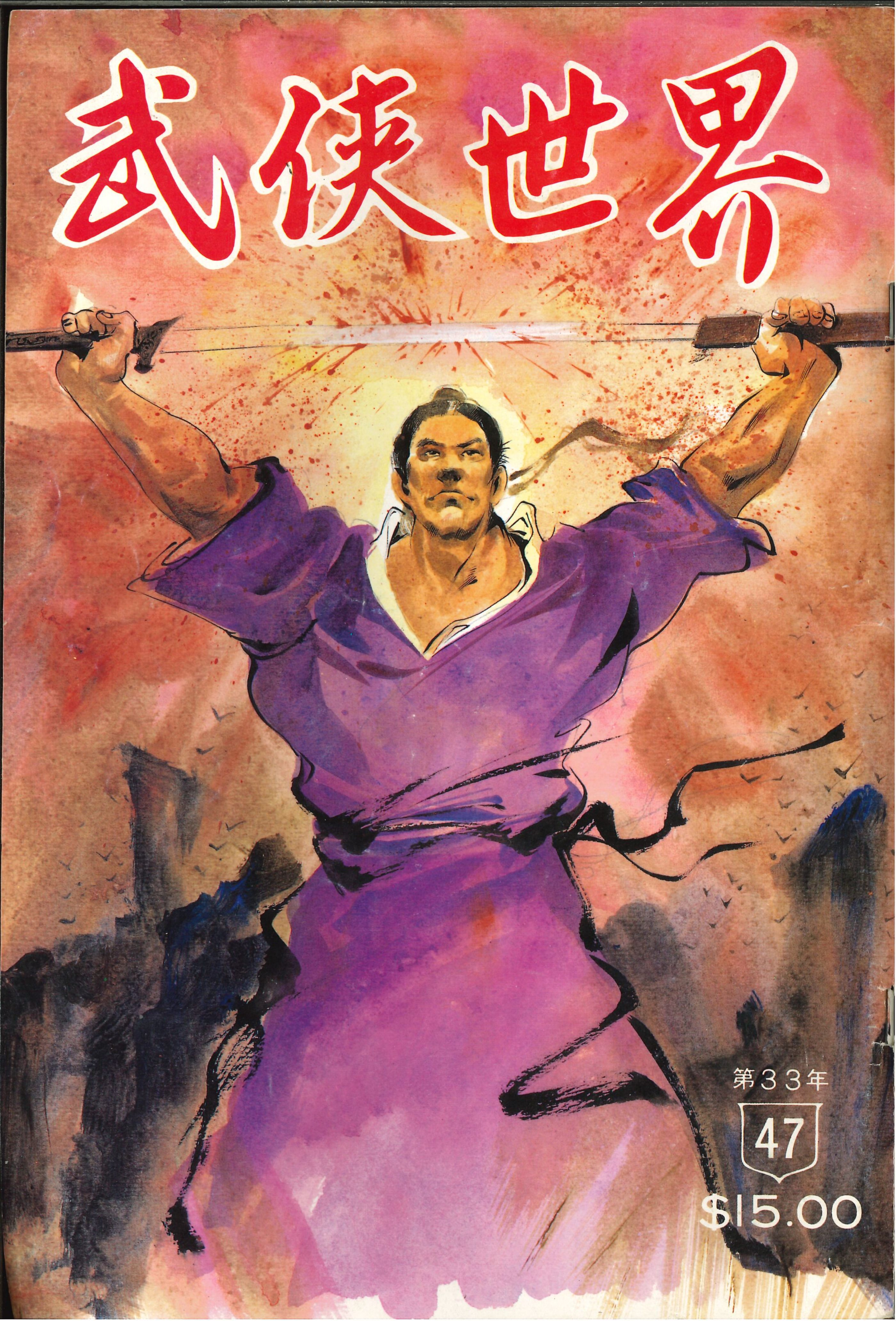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第33年
47
$15.00

編者話

馬騰新著「俠氣動江湖」在今期和大家見面，文中描述退休刑部侍郎一家廿餘口，在黑石潭被蒙面人劫殺而亡，僅餘史侍郎早年送往尼庵寄居之愛女史鳳君一人，史鳳君欲報家仇，自己却是個手無縛鷄之力的人，需求助他人。史鳳君改名棲身青樓，賣藝不賣身，偶然結識齊楚燕，齊楚燕憐其家世凄悲，立誓代之報仇雪恨，而兇手是誰却茫然不知，齊楚燕歷盡千辛萬苦，冒着生命危險，從蛛絲馬跡中探索，終於查出兇手……故事情節曲折緊張，引人入勝，不可不讀！

*　　*　　*

石琪的短篇故事「義士」在今期刋出，另由今期起刋載中國傳統故事「再生緣」，「再生緣」是一部通過孟麗君與皇甫少華的悲歡離合，揭露封建統治階級昏庸腐敗的歷史故事，切勿失諸交臂！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刋登蕭玉寒先生所撰著「風水祖師鬼谷子傳奇」之「乾坤訣」。另有金才所著「飛天神魔」、鐵馬所著「驚天一劍」等。

*　　*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俠氣動江湖（新派俠情技擊故事）
齊楚燕同情史鳳君，決心代她報家仇，但兇手是誰却不知，最後 ……馬　騰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比箭奪婚（再生緣之一）◀一▶ ……任　明　53
義　士（武林傳奇故事）
助圓鴛侶夢　義士捨身亡 ……石　琪　60
七絕金釵（新派湖海恩仇錄）◀下▶
有血緣異父同母　存愚孝仇妹仇兄 ……諸葛連　67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丹　孃（情俠希夷故事）◀四▶
蕭丹狂自逞英雄　齊女暗中助功成 ……巴　人　76
劍嘯江湖（新派武俠奇情故事）
鏢貨內藏奧秘　小高看出端倪 ……臥龍生　85
八劍揚威（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被迷逞色慾　救人失貞操 ……東方玉　91
袁紫烟（俠義奇情中篇連載）
李[illegible]面授機宜　黃雲暗放一馬 ……臥龍生　99
豆腐大俠（新派武俠中篇故事）
包打聽酒樓獨酌　燕雙雙賣弄風情 ……歐陽雲飛　105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一女成名萬骨枯（俠情輕鬆技擊故事）
兩惡搏鬥齊喪命　敖杰臨終交秘笈 ……辛棄疾　111
霧夜快刀（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查仇家惹起紛爭　施術法擺脫强敵 ……司空羽　121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3年
第47期
（總號1699）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技擊故事／馬騰‧文　可飛‧圖

俠氣動江湖



為友犧牲

一條漢子大步來到一座頗具氣派的大宅前，一步走上第二級門階，睜大一雙威光四射的環眼，打量了緊閉着的大門一眼，張口振聲呼喝道：「俺來也，姓洪的，快滾出來！」

靜夜中，呼叫聲份外震撼。

原來，時間已是深夜，幸好這大宅子附近沒有別的民居，要不，準會被那漢子的呼叫聲從睡夢中驚醒過來。

大宅子內即刻有反應，「誰呀？在此大呼小叫！」聽聲音，大概是看門的。

「是俺！討命債來的！快開門，要不俺破門而入！」門外那漢子聲似霹靂！

「好大膽的狗才！半夜三更的，膽敢在此撒野，醉瘋了麼？」隨着從大門內傳出了喝罵聲、拔門栓

俠客援手

的聲音，跟着，左邊那扇大門打開來，走出一個滿臉怒氣的漢子。

看那人一身灰黑的短打裝束，該是一個下人——看門的。

站在門階上的環眼漢子看到大門打開了，立刻飛步躍上大門前的石階上，兩道威凌四射的目光落在那一步跨出門檻外的看門的漢子臉上。「滾開，俺要進去找姓洪的那渾蛋算賬！」

一看那看門的，便知道不是善類——惡形惡相的。翻起一雙眼，兇巴巴地道：「你他媽的，喝了兩盞黃湯，膽敢在此胡鬧，可是欠揍了！」他可是說揍便揍，驀地跨步欺前，一拳砸向環眼漢子的心胸要害。

從其出拳之勢看來，這看門的可不是窮嚇唬，確是有兩下子。

環眼漢子確是喝了酒，還不止兩壺酒，渾身散發出一股酒氣，却沒有一點醉態，眼見看門的一拳砸來，拳勢虎虎，他居然不閃不避，右拳疾出跟看門的拳頭硬碰！

「啪」一聲响，兩隻拳頭擊在一起，那看門的發出一聲慘叫，震退一步，仰身跌下去。

環眼漢子却一點異樣也沒有，握着的拳頭舒展一下，箭步標前，飛起一腳，將那個仰跌下去、將門口堵塞住的看門人踢飛，大步走入門內。

那看門人直飛入大門內約丈許遠的地方，才跌落地上，昏過去。

他是因為手腕骨折斷，劇痛難忍，再加上那一跌，昏過去的。

「何方狂徒，敢來撒野！」隨着一聲叱喝，四條人影凌空撲掠而至，一字排開，擋在環眼漢子的身前。

環眼漢子一下子剎住腳步，掃了那四人一眼。「讓開！俺是來找姓洪的王八討債的，不是找你們！識相的，免吃苦頭！」

那四個一身勁裝的漢子充耳不聞，不但沒有讓開，反而叱喝一聲，一齊出手向環眼漢子攻擊。

環眼漢子沉嘿一聲，身形一動，不退反進，拳掌齊施，虎虎生風，以一敵四，交手不過兩招，便有兩個勁裝漢子悶哼一聲，中招倒地。

剩下兩個勁裝漢子眼見兩個同伴被擊倒，心驚不已，硬着頭皮跟環眼漢子動手拚搏。

「着！」環眼漢子沉喝一聲，一拳擊在一個勁裝漢子的鼻樑上，那人痛叫一聲，上身一仰，連退兩步，跌倒下去。

剩下最後一人，那裏有膽再跟環眼漢子拚搏，慌不迭閃身竄退，但已來不及，環眼漢子的左掌好快，在他身形閃動的剎那，環眼漢子的左掌已結結實實地拍擊在他左肩頭上。

那漢子慘叫一聲，身子一歪，又被環眼漢子一腳掃在其雙腳上，重重地跌落地上，亦暈死過去。

原來，他的肩頭骨骼已被環眼漢子那一掌拍碎了。

「姓洪的王八烏龜，快出來受死！」環眼漢子邊往裏面奔去，邊大聲呼喝。

環眼漢子衝到大廳前，又給一伙人將他的去路堵截住。

沿路上被他打倒三個護院模樣的人。

大廳階上，燈光放亮，照得方圓二丈內一片明明亮亮的。

「呔！爾這賊徒是誰？膽敢來此撒野，活得不耐煩了！」階上一人怒目大喝。

環眼漢子哼了一聲，往上瞧去，只見發話之人是一個年約四十許的中年人，臉色在燈光照耀下青青白白的，一根鬍子也沒有，像是大病初愈的樣子，然而，大病初愈的人不可能目光那樣銳利有神的。

那中年「病夫」的左右，各站着一個身材壯實、奕奕有神的漢子。

「呔！你就是姓洪的的烏龜王八？」環眼漢子威態凌凌地睜着雙眼，瞧着那中年「病夫」。

中年病夫毫不動氣。「你想見某家主人，先過了某家這一關再說！」

「滾開！」環眼漢子夷然道：「俺要找的是洪廣鎮那烏龜王八！不是找你們，快滾開，叫洪王八出來！」

「好傢伙，膽生毛哇！膽敢……不將某家主人放在眼內，實在該死！」那中年「病夫」語聲沉實有力。「殺！」舉手厲喝一聲。

將環眼漢子堵住的六個人立時齊聲吆喝，聲勢倒也嚇人，各仗兵器，從六個角度向環眼漢子攻擊。

環眼漢子在那霎間亦發出一聲唬吼，閃電般亮出他的兵器——一直背在背上，刀鞘用黑布包裹住的長刀。

那六個人使用的兵器也是刀——一種普通的利刀。

環眼漢子那把長刀却是頗特別，又長又闊，形如斬馬刀，但又不是斬馬刀，在場的人當中，只有那個中年「病夫」看出是甚麼刀。

「掩月刀！」中年「病夫」脫口疾叫出聲。

就在中年「病夫」叫聲出口的剎那，只見數道刀光閃掣交擊，有如電閃雷擊般，發出數聲鏗鏘聲，接着一道刀光亮如烈日耀芒，燈光火把爲之一黯，跟着便是兩聲慘叫，三聲悶哼，一聲駭呼。

耀光倏斂，燈光火把復亮，只見那環眼漢子雙手擎刀，雙目圓睜，擺出一個龍虎躍擊之勢，在他腳下周圍六尺內的地上，六個合擊他的漢子全倒在地上。

那六個人有死、有傷，也有絲毫無損的，死者二人被斬殺；傷者三人皆是腿腳受創，站不起來；唯一那個幸運兒也躺在地上，是因爲他暈了過去——是被嚇暈的。

動手不過三招，環眼漢子便將六個漢子全數擊倒，於此，可知他身手如何了。

階上站着的三人都變了臉色。

三人似被環眼漢子的威勢所懾，驚怔地看着環眼漢子，像被「定」住那樣，不言不動。

「快叫姓洪的王八縮頭烏龜滾出來，要不，俺自有法子將他揪出來！」環眼漢子聲如雷鳴。

中年「病夫」終於開口道：「閣下怎樣稱呼？」

環眼漢子振聲道：「俺行不改姓，坐不改名，雷鳴震是也！」

「雷鳴震！閣下就是人稱刀出風雷動的雷鳴震！」中年「病夫」脫口疾聲叫出來。

「嗯！」環眼漢子自豪地挺挺胸。

「雷閣下，以某家所知，某家主人並沒有開罪雷閣下，閣下却口口聲聲要某家主人滾出來，未知閣下因何要見某家主人？」中年「病夫」一下子變得很客氣，與剛才說話的樣子判若兩人。

「姓洪的王八烏龜殺了俺的好友，俺來跟他討命！」雷鳴震憤忿地振聲道。

「未知閣下的好友是誰？」中年「病夫」問。

「趙浿！」

「閣下大概弄錯了吧？」中年「病夫」道：「某家從未聽聞過貴友趙浿之名，某家主人從未跟一個叫趙浿的人有過節……當然跟貴友毫無瓜葛，又怎會殺他？」

雷鳴震不聽那中年「病夫」所說的。「俺從不打誑語，快叫姓洪的王八滾出來受死，要不，俺一樣能夠將他從躲着的龜洞中揪出來！」

話聲未落，一把聲音已接上道：「姓雷的，半夜三更闖進吾宅殺人搗亂，大呼小叫，是可忍，孰不可忍！你這混蛋！吾教你來得走不得，送你到陰曹地府跟你的好友——趙浿相會吧！」

人隨聲現，一錦袍中年人從大廳內現身出來——一下子出現在大廳前，卓然站立，隱然有一股豪霸之態！

雷鳴震聞聲抬眼瞧去，只見那錦袍中年人約四十五六年紀，生就一雙鷹目、獅鼻、海口，頷下留着倒捲的短鬍子，一看便知道不是善類。

雷鳴震雙眼一睜，厲聲道：「王八烏龜！你就是洪八方？」

「正是！」那錦袍中年人一口道：「姓雷的……」

雷鳴震眼中似要噴出火來，一下子截斷洪八方的話。「爲何殺了趙浿！」

「他該死！」洪八方哼一聲，一副理所當然的樣子。

「胡說八道！」雷鳴震勃然道：「該死的應該是你！」

「是麼？」洪八方冷冷一笑。「你憑甚麼本領殺得了我？」

跟着發出連串「嘿嘿」的冷笑聲。「我家可不是茶樓酒館，任爾來去，撒野賣狂，乃是龍潭虎穴，管教爾活着進來死着出去！」

「俺是來宰王八，砸烏龜的！管你是龍潭虎穴，俺也要殺個天翻地覆！」雷鳴震倏地猛地喝一聲：「納命來！」身形急縱起來，揮刀斬向洪八方！

洪八方站着不動，連眼瞼也沒眨動一下。

因爲，已經有人替他截住雷鳴震！

——那是中年「病夫」跟站在他左右的兩個人。

一陣急激的兵刃交擊聲中，中年「病夫」跟兩個漢子總算擋下雷鳴震的撲擊，但三人却被震退一步。

雷鳴震吼喝一聲，仗刀向廳上的洪八方衝殺。

中年「病夫」跟兩個漢子同時叱喝一聲，各仗兵器，攔截雷鳴震。

雷鳴震刀光霍霍，躍眼生芒，聲勢逼人。

中年「病夫」跟兩個漢子全力招架，勉强應付了三招，被逼得退上廳前。

洪八方仍然沒有動，亦沒有出手的意思。

雷鳴震一刀逼開中年「病夫」，颯一聲，掩月刀反手斜揮，斬向洪八方。

洪八方疾退半步，左手一把扯過一個欲揮刀封擋雷鳴震那一刀的漢子，擋在他身前。

「刷」一聲，雷鳴震那一刀斜斬入那個漢子的身上。

那漢子慘吼一聲，血花濺射。一道「血箭」在那霎間自那漢子的體內標射出來，激射向雷鳴震的身上。

事出突然，加上距離又近，雷鳴震雖然反應夠快，仍然躲避不過。

「噗」一聲，那道血箭射入雷鳴震的身上的腰腹部位。

雷鳴震不由張口發出「呃」的一聲痛叫，急退一步。

「啪」一聲，那個被斬殺的漢子被洪八方一掌擊飛，撞向雷鳴震。

雷鳴震負痛急閃，抬刀擋住中年「病夫」斬向他肩頭處的利劍，接雙腳一縱，險險避過另一個漢子的一招秋風掃落葉。

「嗤嗤嗤」一陣破空聲疾响，數點烏芒罩射向縱起的雷鳴震。

雷鳴震身形急墮的剎那，向射來的暗器劈出一掌。

射來的暗器全被他劈出的强勁掌風捲墮落地。

可是，他在落地的剎那，幾乎一跤摔跌地上，蹌踉了兩步，才穩住身形。

原來，他縱起的剎那，由於牽動了傷口，痛得他無法站得住，才會那樣。

——那道「血箭」射入他體內頗深。

「溫赤虎，千萬不可放走姓雷這個狂徒！」洪八方用手上握着的一根長錐——足有三尺八寸長，指着才穩住身形的雷鳴震。

而他手上那根尖銳的長錐上，沾滿了鮮血，錐尖還在滴着血。

原來，刺入雷鳴震腰腹上的「血箭」就是洪八方手上的那根尖錐，他於雷鳴震一刀斬殺那漢子的剎那，他以袖中錐——按動柄上的機簧便會一節節標射伸長，標刺入那個漢子的背上，從其體內標刺出來，由於錐上沾滿了血，看上去便好像一道「血箭」從那漢子身上標射出來，「射」入雷鳴震的腰腹內！

洪八方這一招可謂陰毒殘忍！

那個中年「病夫」原來名叫溫赤虎，只見他呼應一聲，仗劍急攻雷鳴震。

那個漢子亦配合他揮刀攻向雷鳴震。

雷鳴震咬實牙關，揮刀招架溫赤虎兩人的攻擊，兩招後，仍然威猛不減，擊退溫赤虎兩人的撲擊。

溫赤虎兩人才退，雷鳴震馬上擰身便往來路奔掠。

溫赤虎跟那個漢子急追，欲將雷鳴震截下來。

洪八方站在廳前看着，嘴角泛起一抹陰笑，突地喝叫一聲：「窮寇莫追，回來！」

溫赤虎與那漢子聞聲刹住身形，看着雷鳴震奔掠出大門外面，才轉過身，掠回大廳階前。

「主人，姓雷的傢伙殺了咱十多人，爲何讓他逃脫？」溫赤虎心有不甘地躬身向洪八方發問。

洪八方看一眼手上那根沾滿了血的長錐，牽唇笑道：「赤虎，我是爲你與王青着想，趕狗入窮巷，那斯反噬，吃虧的是你兩個，我不想看到你倆死傷在那斯的刀下。」

一頓，又道：「那斯逃得了，也活不了，嘿嘿嘿，我在錐尖上淬了劇毒，那斯挨了吾一錐，已中了毒，一個時辰之後必亡！我要你倆全力截留那斯，不過要令到那斯全力跟你倆拚鬥，加速毒氣在他體內運行，再經一翻奔跑之下，縱使那斯功力再深厚，也無法將體內之毒逼聚柔化，那斯絕對活不了。」

溫赤虎跟那漢子王青聽着，想到洪八方爲了要雷鳴震避不過他的暗算，竟然拿劉昌——那個被斬殺的漢子……來墊刀遮掩他的出手，心裏一陣發寒，表面上却不敢稍有表露，連聲道：「主人英明，不動聲息便置那斯於死地，教小的佩服得五體投地！」

洪八方哈哈大笑。「死了十多人，能夠殺了那斯，仍然值得！哈哈……」

溫赤虎與王青聽得冷汗直冒，幸好一直低首躬身，不致被洪八方看出來。

*　*　*

雷鳴震發覺中了毒的時候，已經太遲了。

他知道自己絕對活不了。

因爲，他才進入屋子內，便感到氣促昏眩，手腳痲木，幾乎口不能言，一跤跌倒在地上，無法掙扎起來。

他拚命運功抵抗將侵襲上心頭的那股痲痺感覺，希望能夠在咽氣之前，等到他要見的人出現，將要說的話告知那個人，否則，他死不瞑目。

趴在地上，他在心裏急切地盼望着，可是，教他好失望，他要見的人仍未回來。

不知不覺間，他已陷於神志不清的境地。

他努力不讓自己失去知覺，他知道，若失去知覺，他便永遠再也不可能恢復知覺。

也不知過了多久——其實不到一盞茶時間，他聽到身邊响起一把聲音。「大哥……你中了毒……快說中了甚麼毒……大哥，別嚇我呀！醒醒啊……」聲音像是從很遙遠的地方傳來，他却恍似被兜頭淋

了一盆冷水般，腦袋陡地一醒，急急說道：「妹子，妳終於回來了，我終於等到妳回來……」

「大哥，你說甚麼呀，我聽不大清楚……」語聲帶哭。

雷鳴震努力睜開眼睛——眼皮却像鉛鑄般沉重，嗡動嘴巴，費力地說出話來。「妹子，妳聽着……不要費氣力……救我……沒用的……我是替趙浪報仇，去找洪八……方那王八……殺了他手下十多……人……，他以陰毒的手段……不惜犧牲一個手下……以袖中……錐……刺中了我的腰腹部位……錐尖上……淬了……烈毒……我身中劇毒……初時並不察覺……直到……返回……這裏……才知道身中劇毒……妹子，一定要替我報仇，記着，小心姓洪的……王八……的袖中錐，切記……」說到這裏，他的嘴唇雖然仍在嗡動，但已沒有聲音發出來。

「大哥，大哥！你說話啊！」俯伏在雷鳴震身邊的少女高聲哭叫，搖動他的身子。「大哥！不要閉上眼啊，你死了，剩下我一個人怎麼辦……」說着哇一聲放聲悲哭起來。

雷鳴震的眼皮沉重地慢慢合上，快要完全合上的時候，陡地一下子張開來，本已凝住不動的嘴唇又嗡動起來，而且，發出聲音。

「別……哭……去找……齊……楚……燕……」

少女驚喜得邊急抹去眼淚，邊喜極叫道：「大哥，你不會死呀，你不要死呀……」

「揚州……記着……」雷鳴震突然全身搐動了幾下，跟着便寂然不動——雙眼仍然張着，嘴巴也張開着。

少女愕然睜大眼看着，陡地用力搖動雷鳴震的身體，放聲哭叫：「大哥，大哥！你說話啊！我不要你死，應我呀，嗚……」哭倒在雷鳴震的身上。

* * *

自唐宋以來，揚州便是繁華之地。

天香樓乃是揚州城中數一數二的青樓。

據說，天香樓的姑娘皆是天姿國色，嬌嬈多姿，且精擅琴棋書畫。進出天香樓的客人非富則貴，乃是一等一的銷金窩。

華燈初上，天香樓其門若市，門前停滿了車馬。

孫天滿這一晚也到天香樓去尋樂。

他說得上是天香樓的常客，且甚受鴇母龜奴及姑娘歡迎。

原因是他出手闊綽。

公子多金，在烟花地自然大受歡迎。

孫天滿雖非貴介王孫，却是揚州城中首屈一指的巨富孫錦川的兒子。老子家財萬貫，做兒子的當然吃得開。

孫錦川這個兒子是個名副其實的花花公子，整天價只會尋歡作樂，替老子散錢。

有錢，自然就有幫閒的趨附着，每日，孫天滿的身邊總有幾個幫閒跟着，出主意尋樂子。

這一晚他到天香樓，身邊只帶了兩個幫閒。

兩個幫閒一叫夜貓子劉福，另一名鐵拳孔方。

鴇母一眼看到孫天滿，臉上刹時堆滿了笑容，顛着屁股迎上去。「喲，孫公子您來了，快請到那邊去坐。水仙姐妹可掂掛着孫公子您啊！」便帶引孫天滿向一個花廳走去。

孫天滿帶笑道：「快叫人去給我把水仙、白蘭幾個姐兒叫來。」

鴇母迭聲答應，招呼孫天滿三人在花廳內坐下，急急走出外面，叫龜奴去請水仙、白蘭幾個姐兒來見孫天滿。

鴇母才走出外面，便有一個模樣俏麗的小丫頭捧上香茗。孫天滿看一眼那小丫頭，輕佻地伸手擰一下小丫頭的下巴，笑說道：「小姑娘，叫甚麼名字？」

小丫頭低着頭道：「婢子叫花兒。」

孫天滿邪笑數聲，一手托起小丫頭的下巴，端詳着：「花兒，嘿嘿，確是一朵花，過不了兩三年，便長成一朵迷人的香花，哈哈哈，不知到那時候，本公子是否還有福氣嚐嚐這朵小花兒的滋味。」

劉福跟孔方聽得嘻笑連聲。「公子福壽齊天，艷福無邊，這朵花兒兩三年後便長成，含苞待放，公子一定能夠嚐鮮，嘻嘻，這朵花兒能夠得公子採摘，乃是她的福氣啊！」

孫天滿聽得可樂了，狂笑道：「待會鴇母來了，本公子可要對她言明，這朵花兒本公子訂下了，本公子未替她開苞之前，任誰也碰不得！」

孔方對羞怯驚怕的小丫頭道：「花兒，能得孫公子青睞，是妳幾生修到的福氣，還不多謝孫公子的寵愛！」

小花雖然只有十二歲，在這種地方棲身，耳濡目染，早已知道孫天滿三人說的是怎麼回事，驚怕得心頭「噗噗」亂跳，說不出話來，只是呆呆地站着。

這可惹起了孫天滿的公子哥兒脾氣，笑容一斂，瞪眼道：「怎麼哪？可是嫌棄本公子啊？呸！本公子看上妳，是抬舉了妳，妳居然不識抬舉，老鼠跌落天秤裏……」

小花嚇得「哇」地一聲，哭起來。

這一哭，可是火上加油，孫天滿揚手刮了小花一巴掌，罵道：「臭丫頭，本公子是來尋樂子的，不是來聽妳哭喪，觸霉頭！妳鬼哭神嚎甚麼？」直拍桌子。

劉福跟孔方連聲呼喝：「不識抬舉的丫頭，還不快滾！別是要撕下妳一層皮才……」

「喲，甚麼事呀，公子爺，那個惹翻了您……」人隨聲現，四五個國色天香，風情萬種的姑娘隨着那個鴇母走入花廳，說話的人並不是鴇母，而是跟鴇母並排走入花廳的一個姑娘。

那個姑娘就是水仙。

孫天滿看到水仙跟四個姑娘走進來，頓時骨頭都酥了，轉怒爲喜。「水仙、白蘭，快過來讓本公子親親。本公子這兩日沒來，可有記掛着本公子？」

水仙跟白蘭等人一擁而上，爭着跟孫天滿親熱，一時間鶯鶯燕語，溫香軟玉抱滿懷，直教孫天滿靈魂兒出竅。

鴇母是何等人也，一眼便看出是怎麼回事，搶上前去，連賞了小花兩個耳括子，口裏罵道：「死丫頭，好好的怎會惹怒了孫公子，還不滾回後面去？待會再收拾妳！」跟着轉身陪笑對正在跟五個姐兒調笑的孫天滿道：「公子爺，請恕過那死丫頭不懂規矩……」

孫天滿迭聲道：「媽媽，快叫人拿酒菜來，本公子要聽芍藥彈琴，水仙唱曲，牡丹吹簫，白蘭斟酒，玫瑰……」

鴇母陪着笑，迭聲答應。

小花捂着又紅又腫的臉蛋，却不敢哭，跌跌蹌蹌地跑回裏面。

不消片刻，桌上已擺放了美酒佳餚，孫天滿左擁右抱，在劉福孔方的起哄湊興下，琴簫吹奏，曼聲輕歌中，尋歡作樂。

醉生夢死。

孫天滿喝醉了。

忽然間，他將身畔的水仙跟白蘭推開，拍着桌子，嚷叫道：「嬌姿，我要嬌姿來見我，嬌姿，馬上叫嬌姿來！快呀！」抓起一個杯子，摔在地上，「啪」一聲粉碎了。

水仙跟白蘭五個姐兒忙嬌聲勸阻他。「孫公子，嬌姿……怎比得上我們？有我們陪你……」

「住口，統通給我滾出去！」孫天滿發狂般怒叫。「我只要嬌姿，今晚……我一定要嬌姿！」用手抓住舖在桌面上的錦布，大力一扯，只聽嘩啦啦一陣碎響聲大作，地上滿是破碎，碗碟杯壺落地開花。

孔方跟劉福不但沒有勸阻孫天滿，反而煽風點火，起哄呼叫。

那是兩人做幫閒的成功之道。

「甚麼事，發生了甚麼事？」鴇母跟兩個龜奴及幾個漢子聞聲急趕來花廳。

孫天滿經已在花廳內鬧得不可開交，還將水仙白蘭五個姐兒趕了出去。

鴇母趕上前去，一把扶住醉得東倒西歪的孫天滿。「孫公子，你醉了，老身叫人送您回去。」

「我沒有醉！」孫天滿打個酒呃，手臂用力一摔，將鴇母摔了個大元寶，痛得她在地上哎唷直叫，一個龜奴忙上前去，將她扶起來。

「嬌姿！快替我叫……嬌姿來！」孫天滿揮動雙臂大叫。「今晚一定要見到嬌姿！」打個跟蹌，差點一跤跌落地上，孔方跟劉福忙上前去扶住他。幫腔道：「媽媽，還不去請嬌姿姑娘來陪我家公子！莫不是想我家公子砸了天香樓？」

孫天滿一個勁地嚷叫：「今晚……見不到嬌姿……誓不罷休……快給我叫嬌姿來！哈哈……我有的是錢，那個姐兒不愛錢……爲何不肯陪我……她是甚麼東西，竟敢對本公子擺身份……莫要惹惱了本公子，一把火燒了這鳥窩，看她還躲得了！」抓起一張櫈子，砸落桌面上，發出「蓬」的一聲大響。

那兩個幫閒……孔方與劉福亦湊興起哄地動手砸東西，一時之間，花廳內響起砰砰、彭彭的砸東西聲，好不熱鬧。

鴇母在旁邊看着，急得直跳腳，又不敢上去勸阻，免得傷及自己，只好大叫道：「孫公子，快請住手，老身這就去請嬌姿姑娘來見你！」

孫天滿這才停了手，在孔、劉兩人的扶持下，癱坐在一張太師椅上。

鴇母立刻顛着屁股，急急往外走。

龜奴跟四個漢子站在一旁，只有乾瞪眼的份兒。

原來，他們都知道孔方跟劉福不但是幫閒，亦是天滿的保鏢，着實有兩下子，他們自忖不是劉、孔兩人的對手，所以不敢莽動。

片刻，鴇母一個人急急走回來，孫天滿立刻站起來，要不是孔、劉兩人手快，將他扶住，他一定會跌坐回椅上。「媽……媽的……嬌姿呢？怎麼不見嬌姿姑娘？擺架子，不肯見我？」

鴇母一副不知怎樣說才好的樣子，猶豫了片刻，才硬着頭皮道：「孫公子……真對不……起，嬌姿她……身子……發熱，躺在床上，起不了床，請孫公子多多……」

「多妳個屁！」孫天滿突然一巴掌摑在鴇母的胖臉上，摑得鴇母一佛升天，二佛出世，打了個半轉，一跤跌坐在地上，痛得哇哇大叫。

龜奴跟四個漢子再也忍不住了，叱喝一聲：「孫公子，天香樓不是你撒野發瘋的地方。」

孔方立時擺出一個架式，厲聲道：「住口！天香樓是甚麼地方？十座天香樓，我家公子也買得起！別亂來，壞了甚麼東西，照賠！」

龜奴跟四個漢子頓時不敢莽動。

被摑得一邊臉又紅又腫的鴇母知道開罪不得孫天滿這個公子哥兒，雖然吃了虧，只好忍氣吞聲嚥下那口氣。「孫公子家裏有的是錢，由他砸吧！砸了天香樓，建一座新的，多好！」龜奴忙上去將她扶起來。

孫天滿突然瞪眼怒叫：「莫嬌姿，妳這個臭娘們！本公子……管妳快咽氣了！妳媽媽的，非要妳陪本公子不可！」掙脫劉福的扶持，跌跌撞撞地往花廳外走去。

鴇母慌忙上前攔阻。「孫公子，請看在老身份上，別鬧了，改天老身一定要嬌姿陪你。」

「本公子非要她今晚陪……」孫天滿一口酒氣噴在鴇母臉上，直噴得她差點「醉倒」(那口酒氣實在叫人抵受不了——酸酸餿餿的)。「滾開！」孫天滿復加一掌，鴇母頓時一跤跌倒下去。

「都別動，要是傷了我家公子一根汗毛，吃不了兜着走！」孔方搶前去，替孫天滿「開路」。

龜奴跟四個漢子頓時給唬住。其實，孔方並不是唬他們，說的是實話，憑孫家的財富，有甚麼事做不到的，一張銀票送入知府衙門，知府大人還不是照辦！

孫天滿在孔、劉兩人的護衛下，跌跌碰碰地向樓上走去。外面，大廳內的客人跟姐兒被孫天滿那麼一鬧，全部走避得不見了影兒。

孔、劉兩人護着孫天滿走上二樓，逕往莫嬌姿的房間走去。

——孫天滿知道莫嬌姿的房間在那裏。

還未走到莫嬌姿的房間前，却聽聞莫嬌姿的房內傳出一縷琴音，清脆玲瓏，孫天滿其實是仗着七八分酒意使氣撒野，如今聽聞嬌姿房中有琴聲傳出，有如火上加油，氣上加氣，不由破口怒罵：「莫嬌姿，臭娘們！好大的架子呀！三番四次推搪本公子，本公子沒錢麼？媽的，如今又詐病拒不見本公子，哼！嘿嘿，算甚麼啊！本公子若不給點顏色妳這賤人瞧瞧，本公子怎咽得下這口……」「氣」字還未出口，由於走得急，腳下一絆，一跤跌倒下去。

幸得劉福一直緊跟在旁，眼明手快，一把扶住他，才沒有跌倒下去。

孔方已先一步走到莫嬌姿的房間前。

「給本公子將門砸開！」孫天滿扯着喉嚨叫。「快砸啊！一切有本公子擔當！」

孔方聽了孫天滿最後那句話，顧忌消除，抬起腳向房門踹去。

房間內的琴聲在孫天滿嚷叫的時候，戛然而止。

「蓬」一聲，那道房門怎禁得起孔方那一腳，應聲被踹開來。

房間內發出一聲低低的驚叫聲。

孔方於一腳踹開房門的剎那，瞧到房中一個妙齡女子花容驚變，霍然從琴櫈上站起身來，驚怕中夾着憤怒，恰好跟他目光相接。

他不由目光一直——天下間居然有如此動人的絕色！

天香樓果然名實相符。

孫天滿在劉福的扶持下，一步走到房門敞開的房間前，向房內大叫：「嬌姿，臭娘們，出來！本公子來也！」

莫嬌姿就那樣站着，沒有動，一雙明眸透着幾分驚怕，瞧着發酒瘋的孫天滿。

「我家公子叫妳出來，還不快滾出來！」劉福吞口口水，向莫嬌姿喝叫。

莫嬌姿猶豫了一下，才嬝嬝娜娜地走出來。

孔方看着，憐惜之心油然而生，陡地心頭一震，醒覺起自己的身份，用力吸口氣，好讓自己清醒，但一雙眼仍不能離開莫嬌姿的身上。

劉福看着莫嬌姿走出來，兩道目光不由自主被吸引住，在心裏讚嘆一聲：「好一個絕色尤物，怪不得公子死心不息，三翻四次也要親近她！確是迷煞人。」

那莫嬌姿確是稱得上天姿國色，風華絕代的佳人，娥眉淡掃，秋水明眸，瓊鼻朱唇，肌膚勝雪，骨肉勻稱，體態婀娜，眞是只應天上有，人間只有圖畫尋！

像她這般人物，只不知爲何會淪落風塵？

莫嬌姿婷婷玉立在房間門前，不言不語，目光中有兩分驚怕，三分討厭，五分自傲。

孔方於莫嬌姿走到房門口前的剎那，已被其那種風華美艷壓逼得透不過氣來，一顆心幾乎停止了跳動。

——若得親近片刻，死也甘心。

他心中忽地生出一種荒唐的衝動念頭。

劉福一副目瞪口呆的傻樣。

孫天滿翻起雙眼，看着出現在他眼前的莫嬌姿，連吞口水，竟然站不直身子，那神態、目光，既有貪婪亦有自卑。

「妳……爲何……詐病不肯見……本……我？」孫天滿舌頭打結，好不容易才說出話來。

「因爲我不想見你。」莫嬌姿說得好直截。語聲雖然冷冷的，仍然嬌脆動人，聽在孔、劉兩人的耳中，如聽仙音。

「爲……何不想見……我？」孫天滿此刻像是矮了半截，無復先前的神氣。

「我討厭滿身銅臭的人。」莫嬌姿道。

孫天滿怔了一下，隨即冷冷一笑，「那妳爲何淪落於此？哼哼，那個姐兒不貪錢……要不，也不會在此拋頭露臉，以色相娛客！」他似乎醒了幾分。

「俗不可耐！」莫嬌姿臉上罩上一層寒霜。「你請吧，我不想再見到你！」轉身便往內走。

「給本公子站住！」孫天滿自出娘胎，從未給女人那樣說過，他要得到的東西，從來沒有得不到的，他被惹火了。

莫嬌姿站住，回身冷冷地瞥了脹紅了臉的孫天滿一眼。「孫公子，我雖是天香樓的姑娘，却不是你的人！聽清楚了麼？」轉回身，移步往內走。

孫天滿氣炸了肺，一頭衝入房中，呼喝道：「本公子有的是錢，妳這賤人既在此出賣色相，本公子出得起錢買哪，由得妳不賣！」伸手便去拉莫嬌姿。

莫嬌姿霍然停步甩袖，寒着臉嬌叱一聲：「住手，這裏不是你撒野的地方！」

孫天滿怒不可遏：「本公子有的是錢，愛撒野便撒野！」又伸手去抓莫嬌姿。

莫嬌姿退一步，勃然道：「孫公子，請自重！」

孫天滿抓不着，更加性起，猛撲前去，張開雙手欲抱莫嬌姿。「本公子就撒野給你這個賤人看，看妳奈何得了本公子！」

莫嬌姿欲退不及，給他摟個正着，情急氣惱之下，「啪」一聲賞了孫天滿一個巴掌。

孫天滿被摑得怔愣住——他可是從未被人掌摑過，撫着火辣辣的臉，陡地，他像一頭野獸般怒吼起來：「賤人！妳膽敢掌摑我？妳可惡啊，妳媽媽的，本公子今日若不好好地教訓妳一頓，不姓孫！」如狠似虎般向莫嬌姿撲去。

「孫公子，有甚麼事好商量啊，別再鬧了，老身……」鴇母在房門外呼叫，欲進入房中，却被孔、劉兩人橫身阻擋住。

莫嬌姿吃驚地退到粧台前，顫着聲道：「別過來，我跟你拚了！」伸手往粧台上急抓。

孫天滿可是一不作，二不休，猙獰地撲到莫嬌姿身前，惡狠狠地道：「拚了？嘿嘿！本公子正想跟妳在床上拚個死活，妳倒比本公子還要性急啊！」

莫嬌姿抓起一個首飾盒子向孫天滿砸去。

孫天滿一把抓住莫嬌姿抓着盒子的手，猙獰一笑：「這麼快便拚命了？待本公子跟妳到床上才拚個欲仙欲死吧！」另一隻手便往莫嬌姿的嬌靨上摸去。

莫嬌姿用手去擋格，偏首罵道：「下流！」

孫天滿其實並不是去摸莫嬌姿的臉，是想抓住她另一隻手，莫嬌姿用手去擋，正好被他一把抓住那隻手。

莫嬌姿雙手被抓住，急得用力掙扎，那裏掙得脫。孫天滿扭頭向擋着門口的孔、劉兩人道：「孔方、劉福，快給本公子將門在外面關上，守在門外，不得讓人進入！萬事皆有本公子頂着！」

孔、劉兩人答應一聲，將房門關上，守在門外，不讓急得直跳腳的鴇母及幾個「打手」進去。

「你想怎樣？」莫嬌姿駭然瞪着一臉邪惡的孫天滿。

孫天滿笑得好淫邪。「本公子今晚要得到你！」邊說邊將臉面湊前去，欲親吻她。

莫嬌姿拚命抵抗，將腦袋往下偏側開去，口裏呼叫：「救命，快來人呀！」

孫天滿用力將她往前拉。「叫吧，沒有人敢來救妳的，待會本公子要妳叫得更起勁！」陡地將她一把摟住，在她臉上親了一下。

莫嬌姿有一種想嘔的感覺，急得要死。

孫天滿嚐到「甜頭」，不但色膽包天，欲火更盛，摟着莫嬌姿便往床前走去。

莫嬌姿拚命掙扎，那裏掙得了，驚急得她幾乎昏過去。

驀地，房外響起一聲叱喝，跟着是一聲慘叫。「砰」地一聲，關上的房門被人撞開來，一個人隨着撞開的房門飛跌入房內，撞在那張擺放在房中央的紫檀木小圓桌上，將之撞倒，人亦跌落在地上。

看清楚，那人原來是劉福！

「放開她！」凜然出現在門前的一個漢子怒目叱喝。「大膽狂徒，竟敢借酒行兇！還有王法麼？」

孫天滿驚得慌忙放開莫嬌姿，心頭打顫，瞧着當門而立的那個人。「你……甚麼人……膽敢管本公子的事，活得不耐煩了……」

莫嬌姿縮着身子，掩臉哭泣。

門外那漢子年約三十上下，一表人材，虎目生威，沉聲怒道：「孫天滿，別以爲你老子有幾個臭

錢，便任意胡爲！別人怕你，某家才不將你放在眼內！」

孫天滿看到劉福躺在房中地上，哼哼呀呀地叫着，就是起不了身，孔方則倒在房外左邊地上，動也不動，沒了兩人保護，他心裏驚怕得雙腳發軟，幾乎站不穩，但又不甘示弱，扯着嚨喉叫道：「有種的站着別動，讓本公子回去找人來跟你算賬！」

門外那魁偉嶽峙般的漢子「哼」了一聲，「姓孫的，你想溜？沒有那樣便宜的事！今晚教某家碰上了，若不好好地教訓你一頓，豈不讓你日後更加肆無忌憚，目中無人，恣意妄爲？」

「你……你想怎樣？」孫天滿嚇得心膽俱顫，幾乎跪倒下去。

「某家要你受點痛苦，以作懲戒！」那漢子淡淡道。

「你……敢傷害……我……我爹不會饒過你！」孫天滿驚恐地哀叫。

那漢子冷冷一笑，「某家是唬大的！」接欺前一步，閃電般出手在孫天滿的身上連點數指。

孫天滿立時怪叫一聲，倒在地上，痛苦地打起滾來。

鴇母在外面看着，生恐鬧出人命，慌忙道：「齊爺，您將他怎麼了？別弄出人命啊！老身可擔待不起呀！」

那姓齊的對鴇母道：「媽媽，放心吧，我擔保這小子不會損傷一根毛髮。」

跟着不再理會鴇母，對莫嬌姿道：「莫姑娘，沒事吧？那小子可有對妳……怎樣？」

莫嬌姿拭淚道：「齊爺，妾身沒事，幸好你及時來到，要不……」

「莫姑娘，齊某因有一點小事纏身，來遲了，害妳差點被那小子……很對不起。」

聽兩人那樣說，兩人早已約好了，姓齊的漢子會來找莫嬌姿。那就難怪莫嬌姿不肯應召陪孫天滿了。

只不知莫嬌姿看上了姓齊的那一樣，竟然捨彼取此。

莫嬌姿向姓齊的盈盈一禮。「齊爺，妾身該向你致謝才是。」

在兩人說話時，孫天滿在地上亂滾，發出像殺豬般的痛苦叫聲。

鴇母看着，恐怕孫天滿會出事，忙向姓齊的道：「齊爺，老身請您……放過孫公子吧。」

姓齊的看一眼在地上打滾哀號嘶叫的孫天滿，哼一聲，道：「媽媽，妳放心吧，這麼快便放過他，太便宜他了！若不好好教訓他，這小子怎知天高地厚，以爲家裏有幾個臭錢，便可以爲所欲爲！」

莫嬌姿雖然恨孫天滿對她言行粗鄙下流，但現在看到他那種痛苦難禁的樣子，不禁心軟。「齊爺，這種人恃財妄爲，作孽敗德，終有報應的。跟這種人計較，失了您的身份，請放過他吧！」

「姑娘既然這麼說，齊某就放過他了！」姓齊的說完伸手一把將孫天滿揪起來，一連在他身上拍打了幾下，手一鬆，孫天滿像一堆爛泥那樣癱軟在地上。

「還不滾？可是還未受夠？」姓齊的喝道。

孫天滿癱在地上，一額汗水，臉白唇青，兀自在喘着氣，似乎連說話的力氣也沒有了。

鴇母不想日後惹上麻煩，忙對幾個打手道：「還不快去將孫公子扶出來？」

兩個漢子立刻答應一聲，快步走入房間，將孫天滿扶起，走出房間。

姓齊的用腳碰一下仍在地上哼哼呀呀的劉福。「還不滾出去？可是要齊某將你踢出去？」

劉福嚇得忙掙扎着想站起來，却力不從心，只好扮狗熊，爬出房外。

——剛才他挨了姓齊的一腳，經已摔得他全身骨頭像散開來一樣，疼痛難當，若再挨一腳，怎吃得消。

姓齊的振聲對被扶出房外的孫天滿道：「姓孫的小子！日後若再敢騷擾莫姑娘，小心性命！」

孫天滿自出娘胎何曾受過一點苦楚，這一次他可說是受夠了，心裏也恨極了，磨着牙道：「姓齊的，有種的報上姓名。」

姓齊的打個哈哈。「可是想日後找齊某晦氣？」

不等孫天滿答他，又自說道：「姓孫的聽着！齊某頂天立地，行不改名，坐不改姓，聽清楚了，齊某大名楚燕！」

齊楚燕！

他原來就是雷鳴震毒發身亡前，要他妹子去找的那個齊楚燕。

「姓齊的，你我會再見面的！」孫天滿咬着牙說，一雙眼却慌怕地瞄着齊楚燕，若齊楚燕撲出來，就算連滾帶爬，他也顧不了了——生命要緊，鼠竄逃生。

齊楚燕沒有動，心平氣和地道：「齊某隨時候教！」

鴇母生怕孫天滿惹惱了齊楚燕，對他不利，忙對那兩個扶持着孫天滿的漢子道：「岑大，江海，還不扶孫公子下去，叫汪禿子駕馬車送孫公子回家！」

兩個漢子答應一聲，扶着孫天滿，急急往樓下走去。

不等鴇母吩咐，另一個漢子扶起劉福，另外兩個漢子抬起仍未醒過來的孔方，往樓下走去。

鴇母眼見一場風波終於平息下來，透口大氣，對房內的齊楚燕道：「齊爺，謝謝你。」

齊楚燕道：「媽媽，舉手之勞，不必言謝。」

鴇母仍然向齊楚燕施禮致謝。「齊爺，老身這就去吩咐下人到廚下捧酒菜上來，好讓你跟莫嬌姿姑娘飲酒談心。」

齊楚燕道：「有勞媽媽了。」

鴇母順手關上房門，才往樓下走去。

* * *

莫嬌姿執壺替齊楚燕斟了一杯，跟着舉杯道：「齊爺，妾身敬你一杯。」

齊楚燕說一聲：「不敢當。」舉杯一飲而盡。

莫嬌姿馬上替他斟酒，酒過三巡，莫嬌姿才說道：「齊爺，請問那件事有眉目了麼？」

齊楚燕點一下頭。「齊某就是來告訴妳這件事。」

莫嬌姿看着齊楚燕，等他說下去。

齊楚燕喝口酒，說道：「齊某經已找到其中一個人的下落。」

「那一個？」莫嬌姿忍不住脫口問。

「蔣于！」齊楚燕一口喝乾杯中酒。「齊某並沒有驚動他。」

「蔣于不過是小腳色。」莫嬌姿邊替齊楚燕斟酒，邊道：「妾身只怕他所知不多。」

齊楚燕笑笑，「莫姑娘，別擔心，既然蔣于是其中一份子，盡管他所知不多，只要就他所知查下去，就像俗語所說的『順藤摸瓜』一節節查下去，總會查出那些主謀人的。」

「妾身怎麼想不到？」莫嬌姿佩服不已。「齊爺，虧你一言點醒。」

齊楚燕搖搖手。「所謂經一事，長一智，齊某二十歲不到，便在江湖上打滾，大江南北皆走遍了，經歷的事情比姑娘所走的路還要多，那就是經驗，那可是以血汗累積起來的。姑娘若是有齊某那樣多的經歷，只怕妳的腦筋比齊某還要靈活。」

莫嬌姿感嘆道：「可惜妾身生來是女兒身，若作男兒，當學齊爺你那樣，仗劍江湖，鋤惡除奸，快意恩仇！何等意氣風發！」說完，端起杯子，一口氣將滿滿的一杯酒喝乾。

可是，她本不善酒，喝下那杯酒後，由於下了喉，禁不住咳起來，一咳之下，酒氣上湧，不但臉上染了紅，連耳根頸脖也紅了。

她本就肌膚勝雪，這一「紅」之下，眞是白裏泛紅，益增嬌艷，看得齊楚燕「砰」然心跳。

齊楚燕不過三十上下年紀，氣血旺盛。何況他本就對莫嬌姿「驚爲天人」，心生愛慕，難怪他會心跳意動的。相信世間上大多數正常的男人，面對像莫嬌姿這麼一個如此嬌艷動人的絕代佳人，鮮有不心動的。

莫嬌姿抬眼看到齊楚燕有點忘形地看着自己，不由亦心頭跳動，臉上更添脂霞，含羞垂下頭。

齊楚燕霍然驚覺自己失態，忙吸口氣，壓下心中那份「意馬心猿」，拿起杯子喝了一口酒，帶點發窘道：「莫姑娘，姓孫的那個登徒子吃了虧，受了氣，大概不會甘心吞下那口氣，妳要小心啊，他可能會來找妳的麻煩。」

莫嬌姿抿抿嘴。「妾身才不怕他！妾身在這裏是自由身，並不是賣了身給天香樓！可以作主陪不陪客！妾身不喜歡陪他，媽媽也不能勉強妾身，他更加不能！就算花再多的錢也不能！」

莫嬌姿那麼說，就解釋了爲何鴇母對她那樣「客氣」，不敢強迫她去見客——孫天滿，而孫天滿也不能仗着花得起錢，逼迫鴇母強要她去陪他的原因了。

像莫嬌姿這種身份在青樓內生活的姑娘，情形有如寺廟的掛單和尚，雖在寺中住宿，却不受寺中住持的管束，可以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寺廟中的和尚根本管不着。莫嬌姿的情形就如掛單和尚那樣，喜歡便留下去，不喜歡隨時可以離去。不像賣了身的姑娘，沒有自主權，一切皆操在鴇母的手上。

「莫姑娘，他要是用强，妳應付得了？」齊楚燕仍然有點不放心。

莫嬌姿輕咬一下嘴唇。「妾身會盡量應付他，應付不了，大不了跟他拚了！拚不了，還可以自己了斷！」

「妳死了，豈不是報不了仇？」齊楚燕不以爲然地道：「那是最笨的辦法。」

莫嬌姿呆了一下，悲哀地道：「除了死，妾身乃一個弱質女流，還能夠怎樣？」

「莫姑娘，這裏終非棲身之地，何不另找一個地方居住？」

莫嬌姿苦笑一聲。「齊爺，那要銀兩的啊。」

「這方面妳不用擔心。」齊楚燕熱心地道：「包在齊某身上。」

莫嬌姿搖搖頭。「齊爺，妾身不能欠你太多。」

齊楚燕截口道：「助弱救危，乃我輩之所爲！」

「齊爺，你的好意妾身心領了。」莫嬌姿帶點歉意道：「妾身怕無法報答你的恩德。」

齊楚燕正色道：「莫姑娘，齊某助妳，非要妳報答，齊某不

是……那種人。」

莫嬌姿忙道：「齊爺俠膽仁心，妾身早知，請恕妾身失言。」

「莫姑娘，凡事請小心。」齊楚燕站起身。「時候不早了，齊某告辭。」

莫嬌姿愕了一愕，欲言又止，眼波如水，瞟了齊楚燕一眼，盈盈站起來。「齊爺好走。」

「莫姑娘保重。」齊楚燕邊往外走，邊道：「若有消息，齊某再來相告。」

莫嬌姿送齊楚燕出房外。「齊爺，有勞了，凡事請小心。」

齊楚燕點點頭。「請回。」大步往樓下走去。

莫嬌姿一直站在房門前，看着齊楚燕下樓而去，才轉身掩上門，眼眸中有一絲悵惘之色。

* * *

蔣于在揚州城中，雖然是個小人物，在市井中却頗吃得開。

那全仗他跟府衙中的捕頭張樂沾上關係的原故。

原來，他跟張捕頭是把兄弟。

市井中人，多的是偷雞摸狗之輩，最怕見的人是衙差捕快，不是避之唯恐不及，便是巴結奉承。蔣于就憑着跟張樂的關係，在市井中被稱為大爺，沒有甚麼人敢得罪他。

這一晚天才黑下來，他便踏着輕鬆的腳步往家裏走去。

他之所以如此興奮，是因為他身上懷着二十兩金子。

那二十兩金子是他剛跟一個珠寶店的老闆交易後得來的。

二十兩金子等於四百兩銀子，他可是從未擁有過那麼大筆銀子，他興奮得心花怒放，心裏盤算着怎去花那麼大筆錢。

往日，這個時候他通常不會在家中，更不會回家中，之所以破例，全因為身上那二十兩金子。

——他要將二十兩金子收藏在家中一個隱秘的地方。

快到家了。

他忽然警惕地左顧右盼，前張後望，一顆心提了起來，一隻手不由自主往藏着金子的地方捂去，加快腳步往前走。

驀地，他忽然停下來，扭身回頭，緊張地往身後張望。

——他似乎聽到背後有隱隱的腳步聲。

身後，除了夜色之外，沒有走動的東西——一隻狗也沒有！

——莫非疑心生暗鬼？

這麼一想，提到嗓子眼的一顆心才慢慢放下，舒口大氣，在心裏說一聲：「自己嚇自己！」伸手拍打一下腦袋，咧嘴笑笑，轉回身繼續往前走。

才走了兩步，他驀地又停下來，霍然回頭張望！

——他又聽到身後有隱約的腳步聲。

身後，黑暗中，就只有黑暗，那有人影。

——莫非是鬼？

此念一起，頓時心中生出一股寒氣，汗毛豎起，頭皮發炸。

三十六着，走為上着！

此念一起，他立刻扭回頭，撒腿往前跑。

「砰」一聲，一頭撞在一個物事上，撞得他腳下一窒，頭往上一仰，一眼看到面前站着一條人影——自己一頭撞上去的就是那條人影！

那剎那，他驚得膽破魂飛，全身發軟，張口驚叫。

可是，叫聲未出口，嘴巴已被一隻手掌捂住，接着，他的腦門上挨了一下，雙眼一黑，暈了過去。

待到他醒過來的時候，他發覺自己躺在家裏那張床上。

他一骨碌想挺身坐起來，才發覺自己全身動彈不得，一把聲音即時響起，「別叫，要不，你會立刻變成啞吧——割下你的舌頭！」

燈光搖曳下，蔣于看到一個雙目威光懾人，相貌堂堂的漢子就站在床前尺許遠的地方，手上執着一柄寒閃閃的尖刀，正在注視着他，禁不住心頭打個寒顫，硬是將到了口邊的叫聲咽住。

「蔣于，你就是蔣于？」那漢子晃動着手上的尖刀，燈光映射下，發出寒閃閃的白芒，寒人心膽。

蔣于顫着聲道：「是……在下……就是。」

咽口氣，壯着膽問：「兄台……在下……跟你從未朝過臉……也就是說……毫無……瓜葛過節……請問……有何貴幹？」

「去年秋天，你幹過甚麼事？」那漢子不是別人，正是齊楚燕。

「閣下……說的……在下不明白。」蔣于驚得手心滿是汗。

「可是要某家割下你一隻耳朵才明白？」齊楚燕一步走到床前，執刀的手一伸，尖利的刀尖輕輕戳在蔣于的耳朵上。

蔣于登時慌恐得打個冷顫，翻起雙眼，顫着聲道：「明白……在下明白了。」

「那還不說？」齊楚燕低喝。

蔣于全身又抖顫了一下，吶吶道：「閣下……說甚麼呀？」

齊楚燕冷哼一聲，執刀的手微一用力，刀尖戳入蔣于的耳朵內，痛得蔣于張口「喲」地叫了一聲。

可是，那一聲痛叫很短促，因他才叫出口，便猛醒起齊楚燕說過的話——割掉他的舌頭，嚇得他忙將叫聲「刹住」。

「兄台，請……你提示一下……好嗎？」睜着一雙驚恐欲絕

的眼睛，蔣于嘴唇直抖嗦。

「九月初七，揚州城外十七里，黑石潭邊，退休刑部史侍郎一家被殺之事！」齊楚燕一字字說出來。

「兄台，那件……事不是在下幹的！」蔣于心驚膽跳，幾乎說不出話來。

「那到底是誰幹的？」齊楚燕緊緊盯着蔣于。

蔣于駭然張大口，嘴唇抖顫着，說不出話來。

「你不是想缺一雙耳朵吧？」齊楚燕手上的尖刀刺穿蔣于的耳朵。

蔣于痛得臉肉抽搐，却不敢叫出聲來，吸口大氣，急急道：「在下……只知道……有一個叫溫百夫的……有份參與。」

「就這一個？」

「在下……只跟他聯絡。」蔣于道。

「你在史侍郎全家被劫殺的那件慘案中，擔當甚麼角色？」

「在下…… 負 責 打 探……史……侍郎一家的行止，然後用飛鴿傳書，通知溫百夫。」蔣于道：「整件事情……在下只跟溫百夫一個人聯絡，其他人在下一概不知情。」

「真的沒有參與史侍郎一家被劫殺的行動？」

「在下……只是個小角色，事前根本不知道那些人會劫殺史侍郎全家，要不，在下也不會替他們沿途監視史侍郎一家的行止，並將消息傳送給溫百夫，事後，在下得知史侍郎全家被殺，在下很後悔……」

「溫百夫如今在那裏？」齊楚燕問。

「聽說……他離開了揚州。」

「去了哪裏？」

「白楊鎮。」蔣于道：「那是五個月前的事了，不知他是否仍在白楊鎮。」

「白楊鎮在哪裏？」

「北門外約二十多里地方。」

「可願意黌夜跟某家去一趟白楊鎮？」齊楚燕將手上的尖刀從蔣于的耳朵上拿開，在他眼前晃動。

蔣于看着那冷森的刀刃，心中直冒寒氣，雙眼被刀芒閃耀得不得不瞇起來，口裏連聲道：「願意，在下願意！」

齊楚燕手上的刀突然貼在蔣于的鼻尖上，輕輕揩擦一下，語聲森冷地道：「若想長命百歲，老老實實陪某家去找溫百夫，知道嗎？」

蔣于被森冷的刀身揩擦得寒毛直豎，慌不迭道：「知道，在下知道。」

齊楚燕這才拿開刀子，左手在蔣于身上一連拍了幾下，喝道：「起來！」

蔣于如响斯應，一骨碌爬起身來。

——這一次，他能夠動了。

* * *

齊楚燕跟蔣于來到白楊鎮的時候，才不過四更時分，距天亮還有一段時間。

押着蔣于，齊楚燕直往鎮上大街內一家最大的酒家走去。

這個時候，那家酒家當然關着舖門。

「拍門。」齊楚燕對蔣于說。

蔣于猶豫着，問：「兄台，想喝酒？」

「別問，快拍門。」齊楚燕催促他。

蔣于滿腹狐疑，舉手拍門。一連拍了幾下，裏面沒有動靜。

蔣于停手道：「店內大概沒人住宿吧？」

「再拍！」齊楚燕不理會他的話。

蔣于只好再拍門。

這一次，裏面有動靜了。「誰呀？」語帶睡意。

齊楚燕不等蔣于答話，馬上答道：「公差，快開門。」

裏面那人似乎被「公差」兩個字嚇得睡意全消，傳出來的聲音清楚了很多。「來了，來了，請等等。」未幾，聽到店內傳出一陣聲響，跟着拖沓的腳步聲，一綫燈光從門縫中透射出來，一把聲音亦傳出來。「公差大爺，請問……有何貴幹？」

「好大的狗膽！問長問短的，還不開門！若是躭誤了大人的行程！擔待得了麼？」齊楚燕大聲咋唬。

裏面那人大概被唬住，慌不迭道：「大爺息怒，小的馬上開門。」話聲中，响起拔掉門栓的聲音，跟着，兩扇門打開來，現出一個手上拿着一盞燈的小伙子。

「讓開！」齊楚燕沉喝一聲，一推蔣于，隨着他跌入店門內的身子，走入店內，反手將兩扇門關上。

直到此刻，蔣于仍不知齊楚燕葫蘆裏賣的是甚麼葯。

「大爺……」那個小伙子閃開兩步，瞧着齊、蔣兩人，下面的話突然打住，驚愕地打量着兩人，半晌，才驚聲道：「你兩個是甚麼人？這個時候……誑門進來……想幹甚麼？」

齊楚燕咧嘴一笑，「小兄弟，別驚怕，咱不是壞人。咱有急事欲打聽一個人，才出此下策，打攪了你睡覺，對不起。」

那小伙子見齊楚燕態度溫和，一顆提起的心才放下來，但仍戒備地看着兩人。「打聽一個人，不可以等到天亮後再找人打聽麼，走吧

，你兩要打聽的人，小的根本不知道。」

齊楚燕笑道：「某家還未說出要打聽的人是誰，難怪你不知道。」

小伙子被說得愕住，抓抓耳朵，讘讘地道：「是呀，你還未說那個人是誰，小的怎麼知道？」

齊楚燕從懷中拿出一錠約三兩重的銀子，遞到小伙子眼前。「只要你老老實實答某家的話，這塊銀子便是你的。」

小伙子看着那塊銀子，連連點頭。

——他一個月的工錢才不過一兩銀子。要做三個月，才有這三兩銀子。

「認識一個叫溫百夫的人麼？」齊楚燕問。

小伙子努力想了一會，失望地搖搖頭。「沒有聽過這個姓名。」

「你在這裏幹了多久？」

「兩年另四個月。」小伙子答。

齊楚燕對一直沒有吭聲的蔣于道：「對小兄弟描述一下姓溫的長相及身形高矮。」

——在路上，他已聽蔣于描述過溫百夫的長相身形，因此，他不怕蔣于胡謅。

蔣于輕咳一聲，對那小伙子描述溫百夫的長相。「尖下巴，腮骨闊大，眉毛疏淡，雙眼微凹……背厚膀粗……跟我一般高矮……」

小伙子眼眨也不眨，留心地聽蔣于描述完，凝眸蹙眉沉思起來。

齊楚燕耐心地看着那小伙子，沒有說話。

蔣于也緊張地看着小伙子，心裏直盼他記起這麼一個人——溫百夫來，那他就可以脫身了。

原來，齊楚燕曾答應他，只要找到溫百夫，便放過他。

小伙子足足想了有一盞茶時間，突地左眉梢一揚，面露喜色，疾聲道：「小的想起一個人了！跟……他描述的一模一樣。」停頓了一下，才又說道：「不過，那個人不叫溫百夫，他姓金名萬富。」

瞧一眼齊楚燕手上那塊銀子，小伙子喪氣地道：「一個姓溫，一個姓金，雖然樣貌相像，不大可能是同一個人啊！」

齊楚燕一把將那塊銀子塞在小伙子手上。「那個金萬富住在那裏？」

小伙子拿着那塊銀子，歡喜得有點不知所措，將那塊銀子緊緊地握在掌心中，半晌，才如夢初醒，急忙說道：「住在鎮北大街盡頭處，左面那條叫寶芝巷內，第二家就是！」

「你怎會記得這樣清楚？」齊楚燕問。

小伙子道：「他經常來這裏喝酒，老主顧，怎會不知道他住在那裏。這個鎮有多大，不認識的人沒有多少個。」

「那個金萬富打從甚麼時候開始，來貴店喝酒？」齊楚燕欲進一步証實那個金萬富就是溫百夫。

小伙子想也不想便道：「大約是四個月前開始來店裏喝酒，聽說，他不是本鎮人氏。」

「小兄弟，咱走了，繼續睡覺吧。」齊楚燕拍拍小伙子的肩頭，一手拉了蔣于往外走。

小伙子忙送兩人出外，在門前猶豫了一下，忍不住問道：「兩位大哥真是官差？」

齊楚燕回頭一笑，「若不那樣說，你怎會開門？」

小伙子咧嘴一笑，關上兩扇門。

齊楚燕「押」着蔣于往鎮北那面走去。

誤墮陷阱　持技逃生

那個小伙子並沒有對齊楚燕說謊，他要找的人——溫百夫亦即是金萬富，確是住在鎮北左面那條寶芝巷內，第二間房屋。

齊楚燕輕易地便找到溫百夫——金萬富。

他撬開後門潛入屋內，在一間房間內，發現溫百夫跟一個女人赤裸裸地摟抱着，沉沉睡着。

他先點了那個女人的暈睡穴，將掀開的被子蓋在那女人的身上，才拍醒溫百夫，接將一直站在他身旁，既不能動也不能發出聲音的蔣于的啞穴拍開。

蔣于自進入房間後，一雙眼沒有離開過床上那個女人赤裸的身子。

溫百夫——金萬富從好夢中驚醒過來，睜開眼，看到床前站着一個人，大吃一驚，張口吼道：「你……甚麼人？」陡地醒覺到自己身上一絲不掛，醜態畢露，慌忙縮起身子，用手掩住那緊要部位。

齊楚燕道：「你就是金萬富？」

金萬富驚恐地點點頭。

「也就是溫百夫！」

金萬富神色驚變，口裏急道：「我叫金萬富。」

齊楚燕身子偏開一點，讓金萬富看到一直被他擋着，僵站着不能動彈的蔣于。「你認識他麼？」

「蔣于！」金萬富臉色驟變，失聲脫口叫出來。

「金萬富可是溫百夫？」齊楚燕看着蔣于。

蔣于道：「是。」

齊楚燕將目光轉回金萬富——溫百夫的臉上。「溫百夫，不否認了吧？」

床上的金萬富——溫百夫沒有說話。

「姓溫的，該猜到某家的來意吧？」

溫百夫眨眨眼。「你……想怎樣？」

一頓，急急道：「那件事我雖然有份參與，却沒有動手殺人。」

「你說的是那件事？」齊楚燕一直盯着溫百夫。

溫百夫又眨眨眼。「史……侍郎……全家……被劫殺……那件事……」

齊楚燕截斷他的話。「記得好清楚啊！」

頓一下，加重語氣道：「既然記得那樣清楚，一定還記得，參與那次行動的還有些甚麼人？」

溫百夫急急接口道：「我不過是替……那些人傳遞消息罷了，就像蔣于那樣……他將有關史侍郎一家的行踪消息傳送給我，我再將之傳送到另一個人那裏。」

「那個人是誰？」齊楚燕緊接着問。

溫百夫猶豫不說。

「不說？」齊楚燕一雙眼瞧着溫百夫用手掩着的地方，語聲冷沉。

溫百夫身子顫抖一下，慌不迭道：「我說，我說。」身子縮得更緊。「那個人叫楊波。」

頓一下，馬上又道：「是他找我幫手的，我只知道他，將消息傳給他，其他的一概不知。」

「那個楊波如今在那裏？」

「揚州城內。」

「揚州城那裏？」

「南門外報恩寺左面不遠處的一座小宅院中。」

「幹甚麼的？」

「在城內開了一家賭坊。」

「說說他的模樣。」

溫百夫於是將楊波的長相、身形描述一遍。

「如何才能找到他？」

「白天他在家睡覺，非到午後不起床外出，晚上，他一定在賭坊內座鎮。」

「你願意跟我回揚州城找楊波嗎？」

溫百夫猶豫一下，說道：「願意。」說完，狠狠地盯了一直僵站着、動彈不得的蔣于一眼。

蔣于苦着臉道：「我是……逼不得已的啊，別怪我。」

「還不起來穿上衣服？」齊楚燕口裏對溫百夫說着，左手却在蔣于的腰背上連拍兩下，解開他被封的穴道。

蔣于長長透口氣，鬆動一下身子。

溫百夫起身，在床裏找回衣服穿上，看一眼沉沉睡着的女人，擔心地道：「你……將她怎樣了？」

齊楚燕道：「放心吧，某家只點了她的黑甜穴，天亮後，她自會醒過來。」

溫百夫聽齊楚燕那麼說，才放心地下床穿上鞋子，跟着齊楚燕往外走。

＊　＊　＊

齊楚燕擔心莫嬌姿可能遭受到孫天滿的「騷擾」，才趕回揚州，將溫、蔣兩人「安置」好後，馬上去天香樓找莫嬌姿。

才走入天香樓內，鴇母一眼看到他，馬上急趨前對他說道：「齊爺，總算盼到你來了！老身曾經派人去找你，却找不到，如今你來了就好了。」

齊楚燕聽鴇母那麼說，已猜到莫嬌姿發生了甚麼事，立刻疾聲問：「發生了甚麼事？」

鴇母大驚小怪地道：「齊爺，大清早的，孫公子便帶了一伙人來大鬧天香樓，聲勢凶凶的，聲聲要嬌姿下來見他，老身攔阻不住，被摔了一跤，如今還感到痛……」

「莫姑娘到底怎麼了？」齊楚燕截斷鴇母的話。

「被孫公子帶人衝上樓上，搶走了！」鴇母憤憤道。「嬌姿欲以死相拒，但被制住，搶去她手上的利剪，生生將她搶走！」

「有報官麼？」齊楚燕怒火升騰。「光天化日之下，强搶婦女，還有王法麼？」

「報官有甚麼用！」鴇母嘆口氣，道：「官府裏的人沒有多少個沒有受過他孫家好處的，還不是不了了之，說不定，還會惹上麻煩！」

「可惡！」齊楚燕怒叫一聲，轉身便往外走。「齊某這就去找他要回莫姑娘！」

鴇母追着齊楚燕。「齊爺，小心點啊，孫家養了不少護院武師……」

話未說完，齊楚燕已走出天香樓，走得好快。

齊楚燕一逕來到那氣派不凡的孫家大宅前，一個箭步標上大門階上，對守在大門前的兩個漢子喝道：「快叫孫天滿那渾蛋出來見某家！」

兩個挺胸瞪眼的漢子眼一翻，粗聲道：「呔！你娘的，那來的野漢，膽敢在此大呼小叫！」

齊楚燕怒火攻心，喝一聲：「狐假虎威，給某家滾開去！」倏地出手一推，那兩個看門的雖然見齊楚燕動手，但却無法來得及有所反應，出手抵擋或是閃避，瞪着雙眼，被齊楚燕一手推得各自跌開去。

齊楚燕箭一樣衝入大門內。

待到那兩個傢伙狼狽地從地上爬起來欲攔截，齊楚燕經已衝了進去，欲追不及，但兩人仍然追進去。

齊楚燕才衝入大門內，往內奔

出不遠，便被數名勁裝漢子攔住。

為首一個年約三十五六的漢子瞪着齊楚燕，厲聲道：「何方狂徒，亂闖孫府！孫家府宅豈是任由人撒野亂闖的地方，還不給咱趴下，爬出去？」

齊楚燕掃了那幾個漢子一眼，喝道：「請讓開，否則，別怪某家手下不留情！」

「好傢伙，好大的口氣！」為首那漢子喝道：「報上名來，所為何事？」

齊楚燕昂然道：「齊楚燕，來找你家公子要人！」

「嘿嘿，你就是昨晚在天香樓出手阻攔我家公子親近那個娘兒的傢伙？嘿嘿！公子本想找你算賬，你倒送上門來，好哇，省得咱們去找你！弟兄們，還不動手將他拿下，送給公子處置！」

一呼百應，其他幾人吆喝一聲，各自向齊楚燕撲去。

齊楚燕沉喝一聲，展開身手，應付那幾個勁裝漢子的攻擊。

從大門前追進來的兩個看門的，看到齊楚燕跟幾個護院鬥作一團，兩人自忖還未夠斤兩加入戰圈，只好站在一旁「作壁上觀」。

齊楚燕以一敵六，不但應付自如，還攻多守少。

能夠在孫家當護院的，手底下都有兩下子，他們以為，含他們六人之力，不消三兩招，便可以將齊楚燕擊倒，好好地教訓他一頓。那知道三招過後，六人莫不心驚，不但奈何不了齊楚燕，還被其佔了上風。

五招剛過，齊楚燕倏地喝叫一聲，身形縱拔起來的剎那，一招旋風腿，只見那六個護院當中有四個各自發出一聲悶叫及慘叫，摔跌出去。

剩下的兩個人毫不放鬆，縱身拔起，追擊齊楚燕。

齊楚燕拔起的身形倏地縮成一團，使出一招搖頭擺尾，只聽「砰砰」兩聲，那兩個護院各自中招，飛跌地上。

站在一旁看的兩個看門漢子，眼見六個護院全都不是齊楚燕的敵手，一時目瞪口呆，自忖只懂幾式三腳猫招式，只怕齊楚燕一根指頭便要他倆好看，那裏敢逞英雄出手對付齊楚燕，眼睜睜看着他凌空一翻，往裏面掠去，兩個傢伙忽然心頭一動，互相打個眼色，急急跑回大門那邊。

齊楚燕掠到一座大廳堂前，一時間不知該往那裏去找孫天滿才是，眼見有人自廳堂內奔出來，便振聲喝道：「快叫孫天滿出來見某家，要不某家殺入裏面，將他揪出來！」

從廳堂裏面奔出來的是一個年約四十上下的中年人，看打扮模樣似是管家，跟在此人後面的還有兩個家丁，奔到廳堂前站住，六道目光射在齊楚燕身上，那個管家模樣的人色厲內荏地朝齊楚燕喝道：「何方狂人？膽敢闖進來胡鬧，逞兇傷人！不怕將你捉到官府裏治罪？」

齊楚燕冷冷地盯了那中年人一眼。「你又是誰？大呼小叫的，某家是嚇大的，天不怕地不怕！再說，某家是來找孫天滿那小子要人的！他強將天香樓的莫姑娘搶擄回來，難道沒有觸犯王法嗎？」

那管家模樣的人翻翻眼。「區區乃是孫府的管家！你胡說些甚麼，我家少爺奉公守法，要甚麼有甚麼，怎會強搶婦女，幹出觸犯法紀之事？」

齊楚燕道：「某家不跟你說，快叫孫天滿出來見某家！要不，別怪某家再出手傷人。」

「寧教頭，快來將這狂徒捉到官裏去！」那管家喝叫。

颯颯連聲，幾條漢子分別從廳堂內及左右兩邊掠撲出來，將齊楚燕圍堵起來。

齊楚燕打量一眼那五個漢子，見那五人身法快捷，動作俐落，眼光有神，顯然身手不俗，暗地裏加了小心。

他亦看出，跟他面對面站着的那個人應該就是管家所說的寧教頭，不由對他多看兩眼。

那人亦在打量他。「閣下報上名來。」

齊楚燕道：「某家齊楚燕。」

那人似乎沒有聽聞過齊楚燕的大名，哼了一聲，厲聲道：「弟兄們，將他拿下來！」

其他四人呼應一聲，各自掣出兵器，撲向齊楚燕。

齊楚燕不敢托大，亦亮出兵器——七星刀，迅即跟四個漢子動上手。

那個喝叫四個手下動手的人並沒有加入戰圈，站着觀看。

原來，那人確是孫府的護院教頭寧風！

寧風外號追風劍，在江湖上有點名頭，孫錦川以重金聘他作府中護院教頭，手下的護院共有二十四人，保護孫府一家大小。

齊楚燕並沒有看走眼，那四個圍攻他的漢子確實有兩下子。眨眼間，他已跟四個漢子拚鬥了五招，沒有佔到上風。

不過，他也沒有落在下風。

五招一過，刀勢倏地展開，與剛才五招之穩扎穩打大異，刀勢迅猛中，凌厲沉雄，隱發銳嘯之聲。

卻原來齊楚燕頭五招不過是試探那四人的虛實，故此沒有使出厲害的招數。五招之後，他試探出那四人的實力，不過爾爾，他不想跟那四人耗下去，於是施展出連環三絕招——風、火、雷七絕三煞招，以最短的時間將那四人擊潰！

七絕三煞招連環施出，但見刀勢如狂飆掠過，猛烈如燎原大火，威勁如暴雷霹靂，給人一種莫之能禦的感覺。

站在階上觀看的寧風就有那種感覺。

他心裏乍驚的剎那，欲喝叫四個手下速退，已經來不及了。

但見刀光飛閃中，跟着那四個人的兵器接連交擊，發出一串鏗鏘聲，跟着是那四個人的驚叫聲，四件兵器飛射向空中，那四個人各自退開去，掩住流血的手腕。

齊楚燕挺立在當地，氣勢威凜，七星刀與手臂似連成一體，直指着寧風！

寧風倒抽一口寒氣，不自禁退了一步，面現震驚之色，瞧着齊楚燕直指向他咽喉部位的刀尖。

那管家也看得張口瞠目，驚呆住。

——那簡直是神乎其技。

「怎麼樣，閣下還想跟齊某動手麼？」齊楚燕冷沉地向寧風發話。

寧風陡地全身震動一下，吶吶道：「閣下……使的可是……七星三煞刀法？」

齊楚燕淡淡道：「果然是個大行家，一眼便看出來！閣下是否想領教一下齊某剛才所施展的七星三煞刀招？」

寧風吸口氣，忙不迭道：「寧某見識過了，寧某不是那種不識進退，沒有自知之明的魯莽之輩，閣下只管去找孫公子，寧某不敢阻攔。」跟着閃身讓開去。

齊楚燕想不到寧風是個識時務的人，能伸能屈，當下對他生出一份好感，刀勢一撤，向寧風抱拳道：「閣下不愧是個人物，齊某失敬了。」

寧風還禮不迭。「與閣下相比，寧某算是甚麼人物！教閣下貽笑了。」

站在廳堂上的管家看到寧風跟齊楚燕忽然說起客氣話來，心裏大急，叫道：「寧教頭，你是怎麼啦？不將那斷拿下，却跟他攀交情，算是甚麼路數，忘了你的身份職責麼？」

寧風聽得雙眼一睜，扭頭朝那管家喝道：「伍總管！你吠叫甚麼，寧某的事，怎到你置啄！再呼三喝六的，寧某管教你從今後，不敢再亂吠！」

那個伍總管被寧風喝得往後退縮一步，邊轉身往裏跑，邊道：「你吃老爺的，住老爺的，花老爺的，居然……」

「住口！」寧風怒喝一聲，作勢往廳上衝去。

伍總管嚇得心膽俱裂，急忙住口，屁滾尿流地急急往裏跑。

齊楚燕抱拳道：「閣下，可否指點孫天滿那斷在那裏？」

寧風一指廳堂裏面。「廳堂後面有一個跨院，跨院後面左右各有一月洞門，孫公子就住在左邊月洞門內的院子內。」

齊楚燕道一聲：「多謝指點。」接又道：「孫天滿那斷是否擄了天香樓一個姓莫的姑娘回來？」

寧風搖頭道：「他沒有帶甚麼人回來，像隻鬥敗的公雞那樣，回來後，一直窩在院子內，沒有露過臉。」

齊楚燕並沒有懷疑寧風所說的話，但有一點他想不明白。「天香樓的媽媽告訴齊某，孫天滿帶了一伙人，擄走姓莫的姑娘，沒有帶回來，莫非他將姓莫的姑娘收藏在別的地方？」

「有可能。」寧風道：「孫家在揚州城內外有不少產業，找個地方收藏一個人，極之容易。」

齊楚燕道：「齊某非要找到那斷問個清楚不可！」

跟着向寧風抱拳道：「適才傷了閣下的兄弟，情非得已，萬望閣下包涵。」

寧風擺手道：「能得閣下手下留情，該說謝謝的是寧某！」接對那四個抱腕忍痛站着的漢子道：「適才若不是齊閣下手下留情，你們的手腕早已斷了，站着發甚麼呆，還不向齊閣下致謝？」

四人答應一聲，齊齊向齊楚燕抱拳行禮。「謝閣下刀下留情！」

寧風接對四人揮手道：「此處不可留！天下間自有好去處，咱們走！」

齊楚燕抱拳道：「寧朋友，後會有期。」

寧風忙抱拳還禮。「齊朋友，後會有期。」帶着四個手下，往他們住宿的小偏院走去，收拾好行李後，離開了孫家。

齊楚燕依照寧風所說的，往廳堂後面奔去。

才奔入左邊那個月洞門內，又遇上攔阻的人。

這一次，攔阻住他去路的人，赫然是孫天滿。

當然，少不了那兩幫閑，孔方與劉福，左右相陪。

只不過，三個人似乎都受了傷，其中孫天滿頭上用布包扎着，看樣子似被打破了頭。

看到孫、劉、孔三人，齊楚燕大感意外，因在他想像中，孫天滿既知他來找他，應該躲避唯恐不及才是，如今却現身攔住去路，莫非吃了狗膽熊心不成？又或是有所仗

侍不成？

他認爲最後那個設想極有可能，因之，暗中加了小心。

「哼！姓孫的，終於肯露面了麼？」齊楚燕兩道目光像利刀一樣射在孫天滿的身上，兩耳却留心傾聽附近的動靜。

孫天滿恐慌地縮縮身子，畏懼地看着齊楚燕。「你……來要人？」

「嗯！」齊楚燕重重地應一聲。「快將莫姑娘放出來，要不，有你小子好看的。」

孫天滿嚇得退了半步。急急道：「莫姑娘不在……本公子這裏……」

「住口！」齊楚燕喝一聲。「你帶人自天香樓搶走了莫姑娘，還想抵賴！」

孫天滿雙手亂搖。「本公子……帶走了莫姑娘……但在路上，遇上一個姑娘……被她……搶走了莫姑娘……本公子說的……句句屬實。」

孔、劉兩人急急幫腔：「齊……大俠，公子說的……絕無半句謊言，莫姑娘確是被一個女子搶走。」

「是搶走，還是救走？」

「是……救走。」孔方遲疑了一下，才道。

印証寧風說的話，齊楚燕相信了三人的話。「那個女子是甚麼人？」

「咱們根本從未見過那個女子，不知她是甚麼來歷，更不知她是誰。」劉福搶着道。

齊楚燕不相信道：「一個不認識的女子，跟你們沒有一點相關，怎會無緣無故的，自你們手上救走莫姑娘？」

孫天滿道：「她大概……喜歡管閒事吧！」

劉福接口補充一句：「那女子說……路見不平，拔刀相救。」

聽到這裏，齊楚燕不再那麼擔心莫嬌姿的下落了。

因爲，那女子既是仗義救走莫嬌姿，應該不會難爲她。換言之，她應該不會有甚麼危險。

「那女子多大年紀？甚麼模樣？可有報上姓名？」齊楚燕一連問出三個問題。

「那女子……很美。」孫天滿吞下一口口水。「跟莫姑娘各有一種……美，很難描述的美。」說完，又吞了一口口水。

「那女子大約十八九歲年紀，她沒有報上姓名，一言不發便動手，武功頗高，要不，咱們也不會被她……搶走莫姑娘。」

齊楚燕想了一下，抬眼看着孫天滿，沉聲道：「姓孫的，若再仗着家裏有幾個臭錢，便胡作非爲，一定會得到報應！」

話落，不再理會孫天滿三人，轉身大踏步往外走。

＊　＊　＊

齊楚燕返回天香樓，看看莫嬌姿是否返回樓中，鴇母告訴他，莫嬌姿仍然未回。

齊楚燕便將去孫家找孫天滿要人的經過對鴇母說一遍，末了，說道：「莫姑娘既被一個女子救走，大概不會有甚麼危險，媽媽不用太擔心，遲些，她可能會回來。」

由於記掛着被他關在屋內的蔣、溫兩人，他馬上告辭，返回居住的地方。

他的居處是向一個朋友借來的，在城北那面。

回到居處，他解開蔣、溫兩人的穴道，指着外面買回來，放在桌上的一包食物，對兩人道：「吃吧。」

兩人餓了大半天，時候已經快近黃昏，餓極了，也不客氣，馬上坐到桌前，打開那包食物，大吃起來。

待兩人吃罷，齊楚燕道：「溫百夫，該帶齊某去找那個楊波了吧。」

溫百夫抹了抹嘴巴。「肉在俎上，你怎麼說就怎麼做好。」

「那走吧。」齊楚燕站起身。

蔣于道：「齊……大俠，既用不着在下，請你放過我吧。」

齊楚燕搖搖頭。「待找到楊波，自會放你。」

蔣于不敢再說甚麼，齊楚燕道：「請躺回床上。」

蔣于欲言又止，乖乖地躺回床上，齊楚燕出手點了他身上五處大穴，連他的啞穴也點了。

蔣于躺在床上既不能動，也不能言，只有雙眼可以活動。

「走吧。」齊楚燕對溫百夫說。

溫百夫跟着齊楚燕往外走。

在趕往城南的路上，溫百夫忍不住問道：「去哪個地方？」

齊楚燕道：「你說呢？越快找到楊波，你會越快得到釋放。」

溫百夫道：「此話當眞？」

齊楚燕道：「齊某要找的是殺害史侍郎的元兇，不是你這種小腳色。」

「到騎鶴樓去找他吧。」溫百夫道。

「騎鶴樓？」齊楚燕不解地看着溫百夫。

「這個時候，他多半會在騎鶴樓喝酒，吃過晚飯後，才返回賭坊。」

齊楚燕不再說話，跟着溫百夫往騎鶴樓走去。

騎鶴樓在揚州城內頗有名頭，樓以詩得名，唐代詩人杜牧一首詩中，其中有一句是：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膾炙人口。因之，騎

鶴樓在揚州便成有名的去處。

騎鶴樓頗具氣派，樓高三層，飛檐紅瓦，遠看恍似一雙展翅欲飛的白鶴，揚州城中，幾乎無人不知有這座名樓。

兩人來到騎鶴樓，直上二樓。

雖然日頭仍未西沉，樓內已上了六成座，可見騎鶴樓生意不俗。

據溫百夫說，楊波每到騎鶴樓，都在二樓飲酒吃飯，可是，兩人找遍了二樓，都看不到楊波的人影。

「會不會還未到？」齊楚燕問溫百夫。

溫百夫仍在左顧右盼。「這個時候，他應該來了的。」

一頓，又道：「或許有點事，來遲了。」

「上三樓看看。」齊楚燕輕輕推一下溫百夫。

溫百夫馬上往樓上走去。

齊楚燕跟着。

樓上仍然找不到楊波的人影。

兩人只好走下二樓。

順着樓梯往下走，走在前面的溫百夫突然停下腳步，張口向一個剛走上二樓的漢子呼叫一聲：「楊波！」

那漢子抬眼一望，脫口叫一聲：「百夫！」陡地一個轉身，縱落通向地下的樓梯。

楊波這個突如其來的反應，可是大出齊、溫兩人意料之外，溫百夫怔愕了一下，隨即大聲道：「楊波，幹甚麼跑啊？」

「颯」地一聲，齊楚燕已自溫百夫身邊掠過，直往梯口那邊掠去。

楊波經已縱落地下，奪門而出。

齊楚燕倏地改變方向，往臨街的窗口掠射過去，自其中一個窗口中穿掠出窗外，凌空一翻，直墮向街上。

於翻墮下去的刹那，他瞥到楊波向大街裏飛奔。

齊楚燕身形再一翻，有如飛鳥般追掠向楊波。

楊波扭頭回望，看不到有人(溫百夫)追出來，不由鬆口氣，正欲放慢腳步，倏地耳聽街上的行人呼叫：「有人飛下來啊！」急忙抬眼瞥望，只見一個人飛鳥一樣自空中向他俯掠追來，嚇得他心頭突地劇跳一下，急忙加快腳步飛奔。

忽然間，他轉入身旁的一條巷子內。

齊楚燕已掠落在那條巷子前地上，若不是楊波突然轉入巷子內，只要一個縱掠，他便可以將楊波抓住。身形一掠一趑，他亦追入巷子內。

楊波赫然站在巷內，沒有跑，手上握着一把刀子，惡狠狠地盯着一下子刹住去勢的齊楚燕。

齊楚燕若不是眼快反應也夠快，及時刹住了身形，準會撞在楊波的身上。

「你想怎樣？」楊波緊緊握着那把短刀，有如一頭怒獅。

齊楚燕吁口氣。「別緊張，只要你老老實實地說出某家想知道的事情，齊某擔保不會傷害你。」

「是溫百夫帶你來找我的？」楊波透口氣，沒有剛才那樣緊張。

齊楚燕點一下頭，楊波馬上道：「要來的終於來了。」

「你猜到？」齊楚燕道。

「嗯！」楊波突然收起短刀。「你是爲了史侍郎全家被劫殺那回事來找我的？」

齊楚燕又點一下頭。「請將你知道的告訴我。」

楊波長嘆一口氣。「史侍郎一家被殺後，我心裏便一直不安，有一個預感——終有一日，必有人找上我，查問那件慘案，果然靈驗了。」

一頓，又道：「這裏不是說話的地方，到騎鶴樓再談吧。」

齊楚燕頷首道：「某家正有此意，請。」

楊波走了一步，突然停下來。「慢着。」

齊楚燕詫道：「甚麼事？」

「有一件事必須說清楚。」楊波道：「我若是將所知的事情說出來，是否放過我？」

齊楚燕道：「只要你不是元兇，我會放過你。」

「那走吧。」楊波說走便走，齊楚燕快步跟上他。

回到騎鶴樓，溫百夫已跑得不見了蹤影。

在二樓一副座頭上坐下來，楊波先叫了酒食，才對齊楚燕道：「想知道甚麼，只管問。」

「殺害史侍郎全家的兇手，是些甚麼人？」齊楚燕一下便問到節骨眼上。

「這個，恕我無法相告。」楊波喝口酒，道：「我根本不知道那些人是誰。」

齊楚燕只是看着楊波，等他再說話。

楊波果然還有話說，道：「那一晚，我只是負責將消息送給負責跟我接頭的那個人，他要我稱他余晚生，見面時，他却戴了一個面具，我始終未見過他的眞面目，每次去找他，必須發出暗號，他才會現身見我。他們動手殺人的時候，我在一個路口把風，若發現有甚麼人往路口這邊走來，我便發出信號通知他們。」

頓一下，一口氣將杯中的酒喝乾，咂咂嘴巴，又說道：「事前，我根本不知道他們會殺人，而且不分老幼男女殺個清光，那個余晚生

對我說，只是劫財，絕不會殺人，我才答應加入，事後，聽說史侍郎一家二十一口全被殺死，我又驚又怒又悔。雖則我沒有動手殺人，算起來，也是幫兇，我雖算不上是正人君子，但仍不至於墮落到一點人性也沒有，我曾經聽人說過一句話：盜亦有道。我雖然幹的是開局設賭的勾當，但從不坑害人，殺人的勾當，我絕不會幹！」

舒口氣，楊波又道：「要是早知他們會殺人，殺了我也不幹。」

「你既然不認識那些人，他們怎會找上你幫手？」齊楚燕問。

「是那個余晚生找上我的。」楊波道：「一晚，我自賭坊返回家中，其時天色微明，快到家的時候，突然有一個人閃出來，阻住我的去路，臉上戴着一個面具，自稱余晚生，要我加入他們械劫史侍郎的行動，事成之後，答應給我二百兩銀子，若不答應，便放火將我的賭坊燒了，令我無以為生，並有辦法令我在揚州城混不下去。也是我一時貪心，加上害怕被他們放火燒了賭坊，今後無法在揚州城內立足，因此，便答應了。何況，那自稱余晚生的人言明只要我負責傳遞消息與把風，不須我動手，條件這麼優厚，不心動才怪。」

齊楚燕道：「溫百夫與蔣于都是你找來的幫手的嗎？」

「嗯。」楊波點一下頭。「他倆都是我開設的賭坊的常客，跟我是朋友，那個余晚生要我找兩個人一起幫忙，我便找上他倆，事成後，他倆每人得到一百五十兩銀子。」

「你如今還能夠找到那個戴面具的余晚生嗎？」齊楚燕兩眼盯瞧着楊波，心裏有點緊張。

——眼下，那個「余晚生」是唯一的綫索，他擔心這唯一的綫索也斷了。

「本來，事後我們三人收了錢，便各不相干。我也不想跟他們再有甚麼瓜葛，因此，我沒有問那個余晚生日後要，怎樣才能找到他，但他臨走時，突然對我說，日後若發生甚麼事——跟史侍郎全家被殺那件事有關連的，可以去找他相告，跟着，他告訴我用甚麼方法可以找到他。」

「甚麼辦法？」齊楚燕接口問。

「在城南外那個集市左邊沿的一棵含抱粗的大槐樹上，刻上一個吉字，再於三日後的晚上到那槐樹上取消息，便知道在那裏找到他。」

「你沒有記錯？」齊楚燕問。

「我一直緊記着，而且，事隔不到一年，怎會記錯？」楊波以肯定的語氣道。

「聽你這麼說，那個余晚生跟他一伙的人，似乎對史侍郎全家被殺之事並不怎樣放心，所以，他才會留下跟你聯絡的辦法！」

「我也是這麼想。」楊波道：「因此，我一直擔心有人因此而找上我，你果然就找上我！」

「你可願意替齊某做一件事？」齊楚燕問。

「要我聯絡那個余晚生？」

齊楚燕點一下頭。

「可以！」楊波爽快地答。「能夠替全家被殺的史侍郎做一點事，我的心也得安慰一點。」

「好！今晚便去南門外的集市留下聯絡信號。」齊楚燕接問：「溫百夫跟蔣于並不知道有余晚生這個人吧？」

楊波搖搖頭。「只有我一個人知道有這個人。蔣于只跟溫百夫聯絡，百夫再跟我聯絡，我則跟余晚生聯絡。」

「那齊某就放心了。」齊楚燕拿起杯子。「來，咱們干一杯。」

楊波拿起酒杯，跟齊楚燕碰碰杯子，兩人一飲而盡。

＊　＊　＊

第三日，楊波跟齊楚燕於南門外的集市左邊沿的那棵大槐樹上，拿到回音——藏在樹梢上的一個紙團。

將紙團打開，上面只寫着寥寥幾個字：「明晚於娘娘廟後相見。」

齊楚燕雖然在揚州逗留了約個多月，幾乎遊遍了揚州城內外的名勝，但却從沒有聽聞過揚州有一座娘娘廟。「娘娘廟在那裏？怎麼齊某從未聽聞過？」

楊波道：「娘娘廟是一座很小的廟，但香火却頗盛，據說，頗為靈驗，沒有生養的婦女若誠心禱拜後，不少都會有喜。因此，信奉者頗衆，香火不絕，小廟位於城北門外約三里處的娘娘石。那塊娘娘石約有大半人高，形狀像一尊送子娘娘像，小廟內就供奉了那塊娘娘石，我曾經去過一次。」

「那裏環境如何？」

「附近沒有人家，廟內也沒有廟祝或住持，廟後有一座小山崗，娘娘廟跟小山崗之間是一塊長了稀疏野松的野地，廟前對着一條道路，從大路走到娘娘廟，約需一刻鐘左右。」

聽完楊波說的話，齊楚燕沒有再說話，跟楊波繼續喝酒。

＊　＊　＊

這一晚的月色很好，清輝如水銀般，瀉滿了一地，如此良夜，若能跟知交好友或是紅粉佳人把酒共酌，實乃賞心樂事也。

想到等一會可能會有一番廝殺，齊楚燕有一種大煞風景的感覺。

楊波站在娘娘廟後十多丈外的一棵松樹前，沐在水的清輝中，不言不動。



齊楚燕上前一步，舉刀砍向余晚生……

其實，他的雙眼一直注視着周圍的動靜。

他不知道那個戴着面具的余晚生甚麼時候出現，因那張紙上沒有寫着，只好苦等。

他已經站着等了差不多半個時辰，仍未見那個余晚生出現，開始感到有點不耐煩起來，伸手折了一根松枝，沒有意識地扯着枝上的松針。

將那支枝上的松針扯脫得精光，附近仍然一點動靜也沒有。

將手上的禿枝用力摔在地上，楊波嘴裏嘀咕起來，驀地，他聽到左前方崗下的一棵松樹後响起一把聲音。「等了很久麼？」

楊波心頭一跳，忙往那邊望去，只見一個人從樹後轉出來，清輝下，雖然隔了約十丈遠，仍然可以看到，那人的臉上戴了一個面具——虎頭面具。

「余兄台？」楊波高聲叫。

那戴着面具的人緩緩向楊波站着的地方走去。「楊波找余晚生何事？」

楊波迎上前去。「余兄台，若沒有要緊事，咱怎敢留下信號跟你聯絡？」

一頓，又道：「有人為了史侍郎那件事，不知在那裏得到消息，找上咱！」

「有這種事？」那戴面具的人——余晚生在距離楊波約兩丈外的地方停下來，如水的月光下，臉上那個虎頭面具好嚇人。

楊波亦停下來，臉上露出緊張的神色。「那人突然到賭坊找上咱，向咱查問史侍郎那回事，幸好咱暗中示意手下弟兄纏住他，乘機溜脫了，要不，只怕有苦頭吃！思想之下，躲着總不是辦法，萬一被他找到……因此，咱不得已留下聯絡信號，希望你可以對付那個人。」

「那個人怎麼對你說？」余晚生一雙目光從面具上的兩個眼洞中射出來，烱烱生光。

楊波吞口口水。「那人自稱姓齊，名楚燕，要咱說出史侍郎全家被殺的經過及元兇，並說，只要咱將知道的事情說出來，便放過咱，咱才不相信他的鬼話！」

「齊楚燕？」余晚生嘟喃一遍。「查出此人的來歷麼？」顯然，他之前並沒有聽聞過齊楚燕的大名，亦沒有聽聞過有這麼一個人。

楊波搖搖頭。「那姓齊的突然冒出來，咱那裏去查他的來龍去脈，他找上咱查問那回事，不用說，必是與史侍郎有關聯。」

「楊波，你回去吧！」余晚生揮揮手。「余某自會處置那人！你找個地方躲一躲！記住，別再聯絡余某，除非事關緊急！」

楊波答應一聲，轉身便去。

余晚生忽然叫道：「楊波，有句要緊話忘了告訴你。」

楊波聞聲停步轉身，張口欲言的刹那，余晚生向他抖手發出一枚暗器！

楊波雖然練過功夫，但與武林中人相比，未入流，反應當然不及武林中的高手那樣迅速，乍見一點烏芒勁射過來，吃一驚，慌忙閃避，同時發出一聲驚叫。

——發出驚叫聲，是通知隱匿在附近的齊楚燕現身，加以援手。

事前，齊楚燕曾承諾，他若遇上危險，必定不顧一切，傾力相救，因此，他才會那樣鎮定。

楊波閃避的動作却快不過那點勁射向他的烏芒。

一點銀星驀地有如流星飛射，自楊波左側約三丈外的一叢齊膝高的草叢中激射出來，飛射向余晚生發出的那點烏芒！

後發先至，可想而知，發出「銀星」的人手勁之强大。

銀星與烏芒在楊波身前約尺許距離的空中迸擊在一起，發出「波」的一聲爆响。

楊波悶哼一聲，跌倒下去。

「楊波！」隨着一聲急叫，一條人影自那處草叢中標射出來，撲向楊波倒下的地方。

余晚生居然一點也不感意外，看着那條撲出來的人影，冷笑道：「閣下就是楊波口中所說的那個齊楚燕？」

那條人影沒有理會余晚生的話，掠到倒在地上的楊波身前，着急地道：「楊波，怎麼啦！」

本來，戴着面具的余晚生大可乘機溜走，但他却站着不動。

楊波倒在地上，一點動靜也沒有。

齊楚燕蹲下去，瞧看楊波到底怎麼樣。

清澈如水的月光下，齊楚燕看到楊波一張臉由白轉黑，頭上及頸上有幾「點」傷口，已流出黑色的血。

——那暗器有毒！

齊楚燕在心裏疾說一聲，伸手探一下楊波的鼻息，看看是否還可得救。

「天下間，恁是誰，若是中了天蝎毒，就是一等一的高手，也活不了，姓齊的，別看了，楊波絕對沒救的了！」余晚生冷酷地向齊楚燕發話。

齊楚燕仍然探一下楊波的鼻息，一絲也沒有，確是死了，口裏緩緩道：「你是誰，怎會有天蝎毒？」

對於楊波的死，齊楚燕不但難過，也感內疚。若不是他要楊波誘那余晚生現身，他不會死的。

余晚生哈哈一笑。「這個麼，說來話長，待你到了地府後，大可問問閻王老子！」

齊楚燕慢慢直起身，轉向余晚生。「閣下到底是甚麼人？」

余晚生吊起嗓子道：「余晚生是也！」

一頓，乾笑兩聲，道：「你知道麼？是你害死他的，無論怎樣，你也救不了他，余某早已算計到了。無論你截不截得下余某發出的、淬了天蝎毒的烏沙丸，楊波一樣會死！閣下的暗器截擊不到余某的暗器，楊波無法躲避得那顆烏沙丸，即使截擊上了，烏沙丸一擊即爆散四射開來，楊波同樣不能倖免，只要中了一小顆烏沙，就算是一條大水牛，也抵受不了天蝎毒的强烈毒性，必死無疑，何況是一個人！」

一頓，又道：「余某接到楊波的聯絡暗號後，便已知道是怎麼回事！哈哈，當日余某給他留下聯絡暗號時，是預算了這一點的，換言之，余某的本意是，他若使用那暗號，便表示史侍郎全家被殺那回事有麻煩，因此，余某早已作好安排，必須斬斷那唯一的聯系——楊波，那就不用再擔心有人能夠循此綫索再找到余某的身上了。」

「既如此，那何不於事後殺了楊波跟蔣、溫三人，那不早就切斷了一切綫索？」齊楚燕一直盯着余晚生臉上的面具，似乎想看穿他的面具後的眞面目。

事實上，他確是很想看到余晚生的眞面目，看看他是何許人物。

余晚生嘿嘿一笑。「余某於事成之後不殺他們，是留下他們作耳目，看看可有跟史侍郎一家有關聯的人出現，替他報仇否，這就應用上了，查出你這個人！嘿嘿，咱們可不想留下禍根還懵然不知！所以，咱們故意留下那一着棋！」

「姓余的，你們不但心狠手辣，亦算無遺策啊！」齊楚燕譏諷。

余晚生道：「閣下過獎了。」

齊楚燕道：「這麼說，齊某的出現，也在你的計算中了！」

余晚生點一下頭。「當然了！不管你今晚是否出現，余某亦已將你算上了。咱們做事，從來都是萬無一失的！」

「佈下了多少埋伏？」齊楚燕並沒有因爲余晚生的話而顯出不安。

「該出現的時候，自會出現。」余晚生道：「總之，閣下今晚絕對不能活着離開這裏！」

「那齊某倒要見識一下了。」齊楚燕毫無所懼。

「閣下跟史侍郎一家有何關聯？」余晚生問。

「這個麼，齊某無可奉告。」齊楚燕故意吊余晚生的胃口。

余晚生冷冷一笑。「余某並非一定要知道！只要你死了，史侍郎那件事從此亦完結了，咱們可以高枕無憂了。」

齊楚燕道：「你以爲齊某只有一個人？」

「若你還有人同來，早已現身了！」余晚生肯定地道：「不管你有多少人，今晚之後，咱們自會着手清理！」

「看，那不是有人現身了麼！」齊楚燕突地伸手一指左側那面。

余晚生不由自主扭頭往那面瞥望。

齊楚燕就在那霎間飛撲向余晚生，七星刀幻起一道弧芒，飛斬余晚生。

余晚生急忙回頭，驚退一步，沉嘿一聲，亮出利劍，招架齊楚燕駭電奔雷般斬來的一刀。

齊楚燕刀勢倏地一連幾個幻變。

余晚生手中劍急展，變招應付。

刹那間，刀芒劍光如電光交擊，發出一連串清脆的交擊聲，濺起星星點點的火花。

驀地，「鏗」地一聲震响，兩人的刀劍重重地碰擊了一下，余晚生被震得一連跌退三步，立足不住，一跤跌倒下去。

齊楚燕亦震得身形一個倒翻，墮落地上。

好明顯，齊楚燕比余晚生高强。

雙腳才着地，齊楚燕立刻腳下一彈，欲彈躍起來，撲向余晚生。

——只有活捉生擒住余晚生，才能夠進一步查下去，並挾之脫身。他相信余晚生說的不是恫嚇之言——附近一定佈下不少埋伏，不讓他生離此地！

那知道他腳下一彈，身子不但沒有彈躍起來，腳下一虛的刹那，一個身子疾往下沉！

這一驚非同小可，腳下分明是一個陷坑，慌忙用刀往前一送，希望可以一刀插入陷坑的土壁上，那就可以制止下墮之勢，並可乘勢反彈翻掠回陷坑上面！

「噗」一聲，七星刀插入土壁內，齊楚燕下墮之勢立時停住。

吸口氣，他的雙腳往土壁上一蹬，借勢往上躍翻起來，往陷坑上面翻掠上去。

一張網子就在那刹那刷地一聲，罩落陷坑口上，齊楚燕一頭撞在網子上，網子往上彈起，他的身子却往下沉墜下去。

大驚之下，齊楚燕再以七星刀插向土壁，欲第二次往上翻掠。

——這一次，他欲以鋒利的七星刀削破那張罩在陷坑口上的網子，破網而出。

可是，已經來不及了。

驀地，他嗅到一股香甜之氣味，頓時腦袋一暈，急忙閉氣，已不起作用，眼前一黑，失去知覺，握刀的手一鬆，直往下墜跌落了。

* * *

齊楚燕醒過來的時候，發覺自已全身動彈不得，忙暗中運氣，發覺身上有五處大穴被點封了。

打量一眼置身的地方，是一間石室，沒有窗，若不是那道門是用鐵枝造的，只怕沒地方可以透氣。

光綫亦是從那道鐵柵門外透入進來的，是燈光。

他猜測置身的地方應該是地牢之類的地方。

被困在這種地方，他知道兇多吉少。

不過，他一點也不着慌。

他一直運氣衝穴，希望可以將被點封的穴道衝開。

他希望那個余晚生及其同謀不要那麼快出現，好讓他有多一些時間運氣衝穴。

外面一點動靜也沒有，似乎沒有人在外面看守。

終於有動靜了——大約一個時辰之後。

從傳來的沓雜腳步聲，齊楚燕猜測來人在三個以上。

腳步聲在一片死寂的空間顯得特別响亮。

齊楚燕睜着雙眼，瞧着那道鐵柵門。

室內一黯，鐵柵門前出現一個人，一把聲音從那人的身後响起：「打開門，將姓齊的招出來！」

門前的人答應一聲，「卡察」一聲，是開鎖聲，跟着鐵柵門打開，那個人走進來，跟着，另一個人也走入室內。

齊楚燕看出，走入室內的兩個人中，沒有一個是余晚生。

兩個人一聲不响，抬起齊楚燕，走出室外。

齊楚燕沒有吭聲，他知道，他要見到的人會在室外看到。

那兩個人將齊楚燕放在室外地上，便往兩邊退開去，好讓另外兩個人清楚地看到地上的齊楚燕。

齊楚燕於那兩個人退開後，馬上看到那另外兩個人。

那另外兩個人的臉上都戴着面具，跟余晚生一樣，並沒有以眞面目示人。

那兩個人當中，有一個是余晚生。

齊楚燕是憑那人臉上所戴的老虎面具認出來的。

「齊閣下，咱門又見面了。」說話的是戴老虎面具那個人。

那人果然是余晚生——齊楚燕認出那把聲音。

齊楚燕舔舔嘴唇。「姓余的，可否給齊某喝口水？」

余晚生對一個站在左邊墻下的

漢子道：「倒碗水給他喝。」

那漢子馬上走到放在墻角處一張木桌前，倒了一碗水，拿到齊楚燕身前，蹲下來，一把抓住他的頭髮，將他拉起來，讓他喝水。

齊楚燕一口氣將那碗水喝光，頓感舒暢。

待那個漢子走開，余晚生才開口道：「齊閣下，想不想活？」

齊楚燕咂咂嘴唇，舒口氣，才道：「螻蟻尚貪生，何況人乎！」

「閣下跟史侍郎有何關聯？」余晚生問。「閣下若老老實實說出咱們想知道的，咱們或許會放過你。」

站在余晚生身旁那個戴着笑面佛面具的人，一直沒有說過一句話。

齊楚燕笑笑。「姓余的，那不公平吧？天下間那有如此便宜的事！」

「你不說也是死，說也是死！」頭戴笑面佛面具的那個人終於開口說話，話聲陰沉。「分別是死得舒服還是痛苦！」

余晚生接口道：「話已說明，閣下自己決定吧！」

戴笑面佛面具的人又道：「其實，你沾上這件事，便已心裏有數——可能會遭到殺身之禍。」

齊楚燕沉默了一會，才道：「史侍郎於齊某有救命之恩。」他之所以撒謊，是不想將莫嬌姿扯出來。萬一他逃不過這一劫，莫嬌姿也不會被他們輕易找到。

「閣下怎樣找上楊波等人的？」余晚生問。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齊楚燕道：「齊某先是找上蔣于，一個連一個，找上了你。」

「閣下有那幾個同伴？」余晚生問。

這才是余晚生最想知道的，亦是他沒有即時殺死齊楚燕的原因。

齊楚燕閉着嘴巴，沒有答。

「你可是想見識一下咱們逼供的手段？」戴笑面佛面具的人語聲好陰沉。

齊楚燕的眼皮跳動一下，仍不吭聲。

「笑面佛」發出一聲陰森的冷笑聲，踏前一步。

齊楚燕臉皮一陣搐動，兩眼看着「笑面佛」，依然不吭聲。

「笑面佛」自面具上兩個眼洞中射出來的兩道目光倏地一寒，再踏前一步，突然俯前的身子飛快地伸出右手向齊楚燕的身上擊去。

「住手！」齊楚燕眼色驚變，急喝一聲。

「笑面佛」探出的手聞聲煞住。

「還有兩個同伴。」

「姓名！」「笑面佛」問。

「胡銳，方勇！」齊楚燕一口說出兩個胡謅的名字。

「笑面佛」兩道目光緊緊盯着齊楚燕。「那裏找到他們？」

「揚州城內一家叫福安的小客棧！」齊楚燕道：「不過，他兩個應該不在那小客棧內落腳了！齊某跟他倆約定，若齊某於三更前還未返回，他們馬上離開那裏，另覓地方落腳。」

「繼續說！」「笑面佛」那隻探出的手一直沒有收回，仍然作出隨時往齊楚燕身上擊去的架式。

齊楚燕明白「笑面佛」那句話的意思，猶豫了一下，才說道：「齊某還跟他倆約定，萬一齊某生還，他倆每天都會回客棧瞧瞧齊某是否留下生還的暗記，以便跟齊某聯絡。」

「除了那兩個傢伙外，還有甚麼人知道你追查史侍郎全家被殺這回事？」

齊楚燕搖了搖頭。「他們是齊某的生死之交，齊某才找他兩人幫忙。」

「笑面佛」沒有再說話，扭頭向余晚生瞧一眼。

余晚生搖搖頭——表示沒有甚麼要問的了。

「笑面佛」扭回頭，對站在兩邊墻下的兩個漢子道：「將他扶起來，拖出去！」

兩個漢子答應一聲，上前去，左右抓住齊楚燕的手臂，將他扶起來，往梯級那邊走去。

那道梯級大概通向地面上。

齊楚燕被兩個漢子拖着走，無從掙扎，破口罵道：「殺了齊某，仍然會有人找上你們的，等着瞧吧！」

「笑面佛」跟余晚生看着驚恐交加的齊楚燕，放聲笑起來。「無論如何，你都瞧不到了！」

「齊某死了，也不會放過你們！」齊楚燕大聲罵。

「笑面佛」跟余晚生的大笑聲將齊楚燕的叫駡聲蓋過了。

＊　＊　＊

齊楚燕被綁在一根柱子上。

那是在一個院子內。

余晚生跟「笑面佛」站在柱子前面，看着齊楚燕。

齊楚燕怒視着兩人。

「齊閣下，想留全屍還是挨刀子？」余晚生開口道：「兩個法子，你都不會感到痛苦。」

齊楚燕咬牙切齒，雙眼像要噴出火來。

「閣下不作聲，那余某代你作主了。」余晚生抬手摸摸面具上的鼻子。

齊楚燕悶哼一聲。「齊某挨刀子，血濺此地，化作厲鬼！」

「笑面佛」目光一厲。喝道：「田寬，賞他一刀！」

站在柱子左邊的那個漢子答應一聲，刷地拔出腰間利刀，「霍」地揮動一下，大步走到齊楚燕身前，伸手一把抓住齊楚燕散亂的頭髮，將他拉得上身往前俯彎下去，好讓他一刀將齊楚燕的腦袋斬下來！

齊楚燕痛得怒吼一聲。

那漢子——田寬往橫跨出一步，半身一轉，舉刀大喝一聲：「斬！」，疾往齊楚燕的頸項上斬落去。

余晚生跟「笑面佛」目不轉睛地看着。

刀光疾閃，颯一聲猛斬下去！

可是，却斬了個空，直斬落地上！

照道理，齊楚燕斷無可能避得過那一刀，因他不但雙手被綑在柱子上，身上被點封的穴道仍未被解開，根本不能夠發勁閃動身子。

但是，齊楚燕却奇跡般於利刀斬下的刹那，上身閃電般往上閃動——閃貼在柱子上，險險避過斬下去的那一刀！

接下來，更不可思議的事情跟着發生，綁着齊楚燕雙手的繩子「颯颯」連聲，一下子爆斷開來，本來不能動彈的人竟然可以動了，還運起內勁，將繩子掙斷！還飛踢出一腳，將那個「劊子手」踢翻的同時，奪過那把利刀！

「煮熟了的鴨子，居然會飛！」教人無法相信。

余晚生跟「笑面佛」看得驚愕住。

那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事却發生了。

齊楚燕奪過利刀，箭步標向余晚生「笑面佛」，手上的利刀有如一道狂飆一樣，「捲掠」向兩人。

兩人驚叫一聲，各自往外急閃，同時間發出一聲怪嘯，狠狽地倒落地上，總算避過齊楚燕那凌厲的一刀！

院子前面的那些房舍內，傳出一陣吆喝聲，跟着是一陣往院子奔來的急促腳步聲。

齊楚燕身形掠撲如風，刀光掣閃如電，跟「笑面佛」於瞬間連對四招，逼得「笑面佛」左閃右退。

「咄！」一聲，齊楚燕隨着那一聲疾喝，連斬三刀。

「笑面佛」手上的仙人掌急舞，招架齊楚燕那霹靂連發般的三刀！

「噹噹」連響兩下震擊聲，接下來是一聲悶窒的痛叫聲，血光濺射中，「笑面佛」仰身跌落地上。

他的左肋近胸處，被劃了一刀，皮肉翻開，血如泉湧。

原來，他只接下齊楚燕頭兩刀，最後一刀接不下，要不是他於生死一髮間身子擰偏，已被齊楚燕最後那一刀開膛破肚。

他嚇得臉色驚變。

有人已奔入院子入口。

齊楚燕欺前一步，利刀疾往「笑面佛」臉上的面具扎下去！

他並不是想將「笑面佛」的臉面扎出一個刀口來，而是想扎破那個面具，瞧瞧「笑面佛」的眞面目，看看他是何許人也！

那刹那，背側面「颯」地一聲，一道寒銳之氣急襲，齊楚燕顧不了扎破「笑面佛」的面具，身形急轉，手上的利刀幻起一道閃芒，截擊那道偸襲而至的劍光上。

襲擊齊楚燕的人是余晚生。

刀劍相擊，發出「錚」的一聲激響，濺起一蓬星火，緊接着，兩人飛快地交手過招。

七八個漢子奔入院子內，奔向齊、余兩人動手的那邊。

仍有人奔入院子。

看來，院子外面房舍中有不少人。

齊楚燕知道，必須在那些人趕到之前脫身溜走，要不，被那些人圍截起來，縱使他武功再高，在寡不敵衆的情形下，恐怕也脫不了身，若再落在余晚生這伙人的手上，只怕他們不會再讓他有機會、時間運功衝穴，會立刻將他殺死！

原來，他之所以能夠死裏逃生，實賴他練成了一種奇妙的運功衝穴秘技，若不是他練的「功力」還未到火候，只需半個時辰便可以將被封的穴道運氣衝開。被封的穴道越多，耗的時間越長，在余晚生跟「笑面佛」逼問他的時候，還差兩個穴道未衝開，因此，他只好胡謅亂說，應付他們，爭取時間衝穴，在他被拖出地牢上面，被綁在柱子上的時侯，他已快將最後一個被封的穴道衝開，若余晚生在那時動手殺他，他便功虧一簣，含恨受死，幸好在那個「劊子手」抓住他的頭髮往下一扯的刹那，他終於藉着那一聲大吼，將最後那個穴道衝開，得以及時發難，逃出枉死城！

他學了那門絕技不過四年。

傳授他那門絕技——救命絕技的人，是一個江湖奇人——一個走江湖玩雜耍的老頭，像他那樣身上被點封了五處大穴，那老頭不用一個時辰，便可以運氣將之全部衝開。

那老頭對他說，已練了三十多年。

總算沒有白練四年，這一次，全憑那門絕技，救回自己一命。

跟余晚生、「笑面佛」一條路上的那些人快趕到來了，齊楚燕沒有走的意思。

他非要在脫身之前，除下余晚生臉上的面具，看看他的眞面目不可。

若連他的眞面目也看不到，豈不是白白冒險一番，空手而回可眞

不值！

他不甘心。

他向余晚生一連斬出十一刀。十一刀有如一刀，可見他刀勢之快。

余晚生奮力招架。

金鐵交擊聲中，余晚生居然一口氣接下齊楚燕那十一刀！

齊楚燕不給余晚生有喘氣的機會，十一刀之後，陡地暴喝一聲，一刀劈斬向余晚生。

那一刀勢如雷霆一擊，齊楚燕以雙手握刀，聲勢駭人。

余晚生來不及閃避，只好硬着頭皮揮劍封擋。

可是，齊楚燕却在那霎間刀勢倐改，本來斬向余晚生腰腹部位的那一刀驀地往上斜上撩，撩向其頭臉！

實則，他是志在余晚生臉上的面具。

余晚生驚覺的時候，已來不及應變，因爲，齊楚燕變招得太快了，不過，他仍然出於本能地將頭面向後偏昂，欲避過那一刀。

可惜，仍然避不過齊楚燕那一刀。

驚呼聲中——余晚生張口發出的，余晚生臉上的面具被閃撩過的利刀刀尖裂開兩半來，墮落地上，露出他的眞面目！

那是一張雙眉粗短，三角眼，鼻子尖削，唇上留了兩撇像筆毫那樣的髭鬚頷下無鬚的臉孔。

看那張臉孔！「余晚生」的年紀不到四十歲。

齊楚燕從未見過這張臉，換言之，並不能從余晚生的眞面目，認出他是何許人物。

余晚生張口瞪眼，呆住。

齊楚燕這時若有心要殺余晚生，大有機會，可是，他並沒有向余晚生動手，身形陡地縱拔起來，凌空再一翻，往院牆外面掠去。

三條人影先後縱掠起來，追向掠向院牆外的齊楚燕。

原來，那些聞聲趕來援手的漢子經已趕到，若不是齊楚燕快那麼一點點縱拔起來，避過急斬過來的兩把利刀，他可能已被堵住，脫身不得。

齊楚燕掠到院牆上，倐地停下來，轉身揮刀，斬向那三個追掠不捨的漢子，將他們逼得往下墮落。

齊楚燕不敢再停留，因爲在那三個漢子的後面，還有幾個人追掠過來，脚下一蹬，身形有如一支箭般，往墻外掠射出去！

待到隨後追掠的幾個漢子縱掠上墻頭，齊楚燕已掠射出十多二十丈外，眼見無法追及，幾個漢子縱落回院子內。

余晚生看着，連連頓足。「給他走脫了，從今後，咱們睡不安枕矣！」

「笑面佛」已被一個漢子扶起來，並替他包紮傷口。他道：「聞達，別擔心，姓齊的跑了，咱們可以去找他的啊！他在明，咱在暗，只要咱們傾全力對付他，他逃不過咱們的手掌的！」

一頓，又道：「還有，他走脫了，對咱們大是有利，他逃回去後，必會找他的兩個同伴，便省却了咱們找尋他的同伴之功，只要找到他，便能夠一網將之打盡！」

「侯捷，虧你一言提醒。」余晚生伸手往臉上輕撫一下（臉上被撩過的地方，隱隱作痛）。「正所謂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原來，「笑面佛」名叫侯捷。

「余晚生」亦叫聞達。

聞達應該是他的眞姓名。

「聞達，你立刻趕去揚州，查探姓齊的行踪下落，我趕回去告知賴兄等人，隨即趕去揚州跟你會合，傾全力除去那條禍根！」

「好！」余晚生——聞達立刻向那些漢子招呼一聲，帶着他們趕去揚州。

「笑面佛」侯捷在兩個漢子的扶持下，亦離開那座院宅。

那座院宅大概不是他們的巢穴。

齊楚燕趕返揚州後，一逕來到天香樓，找到鴇母，問道：「莫姑娘回來了麼？」

鴇母道：「仍然沒有消息，老身擔心死了！」

齊楚燕呆了一呆——他以爲莫嬌姿該回到天香樓的了，「確實教人擔心，媽媽，齊某要去找尋一下，但願她沒有遭到意外。」

他說走就走，別過鴇母，站在天香樓大門外面，一時間不知該往那裏找才是，站着發呆。

忽然間想起被他點了穴道，關在屋內的蔣于經已一夜一日沒有水米到肚，不要餓暈了，忙趕回居處。

趕回居處，看到蔣于躺在床上，一副有氣無力的樣子，忙解開他被封的穴道，再倒碗水給他喝。

蔣于一口氣喝光那碗水，歇了一會，精神略好，摸着肚子有氣無力地道：「齊……大俠，可是……給在下吃點東西？在下快餓死了。」

齊楚燕想到自己仍未吃午飯（這時已過了午時），忙說道：「你還走得動嗎？」

蔣于咽口口水，點一下頭。

齊楚燕道：「走吧，一起去吃點東西。」

蔣于忙站起來，跟齊楚燕往屋外走去。

在一間食肆內吃飽肚子，蔣于猶豫了一下，才鼓起勇氣問：「齊

大俠……請你放了在下，求求你高抬貴手。」

齊楚燕一口答應。「齊某正想叫你走，你走吧！」

蔣于大喜過望，「謝齊大俠開恩。」連連向他打躬作揖。

「記着，以後別再幹傷天害理的事！要不，終會遭到報應。」齊楚燕教訓蔣于。

蔣于連聲答應，看到齊楚燕揮手叫他走，忙又向齊楚燕作了個大揖，一溜烟走出食肆。

齊楚燕看着蔣于消失在門外的背影，腦裏却在想着：莫姑娘到底在哪裏？是否又遭遇到甚麼事故？

清除禍患　連環施殺

莫嬌姿此刻正躺在一家客棧的客房床上，閉着雙眼，似是睡着了。

她的神色頗憔悴。

房門忽然被人推開來，一個女子輕盈走入房內，手上端着碗冒着熱氣的米粥。

那女子反手將房門掩上，走到床前，將手上的粗瓷碗放在桌子上，然後輕輕地坐在床沿上，端詳着床上的莫嬌姿。

莫嬌姿似乎沒有被「驚醒」過來，依舊睡着。

那女子輕輕舒口氣，嘴唇噏動，欲言又止。

仔細看清楚，那女子的容貌跟莫嬌姿一般好看，唯一的分別就是，莫嬌姿的美屬於艷麗，那女子則屬於清麗那一種。

兩個都是美人。

忽然間，莫嬌姿嚶嚀一聲，眼皮睜動幾下，似乎想睜開眼來，却力不從心。

那女子看着，猜她可能在發噩夢，忙伸手輕輕拍打莫嬌姿的面頰，口裏輕輕道：「莫姐姐，醒醒啊，不要怕，小妹在這裏。」

莫嬌姿倐地張開眼，兩道驚恐的目光落在那女子臉上，嘴裏喃喃道：「娜妹……我好怕……」

那女子俯下身，將莫嬌姿摟住，輕輕拍打着她的肩背。「莫姐姐，別怕啊，那是發噩夢的，別當眞。」

莫嬌姿偎入那女子的懷中，哭泣出聲：「娜妹，我夢見……爹娘跟弟妹他們全身披血，說他們死得好慘，要我替他們報仇……」

那女子溫聲安慰道：「莫姐姐，別哭啊，作夢罷了，不是眞的……」

「不，是眞的……」莫嬌姿哀哀哭泣，好不傷心。「我爹娘跟弟妹確是死得很慘，是被一伙惡賊殺死的呀……」

「莫姐姐，小妹知道，你別傷心了，小妹不是答應過妳，替妳報仇的麼？」那女子說着話，眼泛淚光。

莫嬌姿泣道：「娜妹，我不知該怎樣報答妳。」

那女子截道：「莫姐姐，妳的事就是小妹的事，快別這麼說啦，再說，就是不將小妹當作妹子了！」

莫嬌姿忙拭淚道：「娜妹，我以後都不說了。」

那女子柔聲道：「莫姐姐，妳已躺在床上兩天了，既然退了燒，快起來吃點米粥，要不，妳會餓壞的。」

原來，莫嬌姿因爲發熱，躺在床上病了兩天，這日總算退了熱，好了很多。

莫嬌姿感激地道：「娜妹，妳對我太好了……」

那女子輕輕哼一聲，佯裝不悅道：「莫姐姐，妳又說那種話了。」

莫嬌姿慌忙道：「娜妹，是我錯了，妳原諒我吧。」

那女子展顏一笑。「莫姐姐呀，瞧妳這個弱不禁風的樣子，小妹又怎忍心怪你啊！」

莫嬌姿嬌嗔道：「娜妹，你又淘氣了！」將頭埋入那女子的懷中，揉動着。

那女子被揉得癢癢的，忍不住咭咭笑起來，伸手往莫嬌姿的身上格搔。

結果，兩個人在床上摟作一團，嘻嘻哈哈直笑。

吃完那碗米粥，莫嬌姿精神了很多。

「娜妹，我要回天香樓一趟。」莫嬌姿正色對那女子道。

那女子道：「回去幹嗎？難道妳還想在那種地方待下去？」

莫嬌姿搖搖頭。「回去，是想見一個人。」

「誰？」那女子抿嘴一笑，睨了莫嬌姿一眼。「一個……放不下的人？」

莫嬌姿輕輕打了那女子一下，嗔道：「娜妹，妳想到那裏去了，我見那個人，有要緊的事。」

那女子收起笑容。「可以說麼？」

莫嬌姿沉默了片刻，才道：「有關報仇的事。」

一頓，又道：「我之所以呆在天香樓，就是爲了方便查出殺我全家的兇手的踪跡。」

那女子定定望着莫嬌姿。「莫姐姐，關於妳全家被殺之事，小妹只是在妳的囈語中，聽出一二句，可否將整件事說給小妹聽，小妹若有幫得上忙的地方，一定幫忙。」

「娜妹，我知道妳是一個熱心人，我之所以一直沒有告訴妳，是不想妳牽連入內。我知道，妳一定

不會袖手旁觀的。」

一頓，誠懇地道：「娜妹，我實在不想妳牽涉其中，殺害我全家的兇手都是窮兇極惡之輩。」

「莫姐姐，路見不平，應該拔刀相助的啊！」那女子道：「何況，小妹跟妳可說是同病相憐，同樣是孑然一身！」

「娜妹，妳的遭遇跟我一樣？」莫嬌姿詫然道。

「嗯！」那女子悲憤地點一下頭。「本來，我跟大哥相依爲命，那知道，約半月之前，我大哥爲友報仇，不幸被那個惡賊以卑鄙的手段殺害了，如今只剩下小妹一人。我大哥臨咽氣前，對我說，若要替他報仇，要來揚州找一個人！因此，小妹才來到揚州。」

「娜妹，妳兄長必是個俠肝義膽的人！想不到爲惡人所害，我很替妳難過。娜妹，想不到我跟妳同樣慘遭不幸，可惜我不像娜妹，是個巾幗英雄，不能幫助妳報殺兄之仇！」莫嬌姿握住那女子的手，情詞懇切。

「莫姐姐，就是小妹也奈何不了那個惡人，何況是妳！莫姐姐，小妹明白妳的心意，我心領了。」跟着道：「莫姐姐，說說妳一家被殺的事吧。」

莫嬌姿想起全家被殺那回事，便悲痛難禁，眼裏溢出淚水來，悲泣道：「娜妹，詳細的情形我也不大清楚，只知道我爹自京裏刑部退職後，便攜家南返，那知道在距揚州城十七里外的黑石潭，遭到一伙盜賊的截劫，結果，全家皆被那伙盜賊殺害，一共二十一口！」說到這裏，終於忍不住，失聲悲哭。

那女子將莫嬌姿摟入懷中，安慰她：「莫姐姐，別太傷心啊！保重身體，妳的病才初愈，若是悲傷過度又病倒了怎麼辦？要報仇，必須要強健身體，妳比小妹讀的書多，應該明白這個道理呀。」

莫嬌姿強忍悲傷，拭淚道：「娜妹，每想起爹娘弟妹慘死，便忍不住悲從中來，妳說得對，我不再哭，我要替爹娘弟妹報仇。」

「莫姐姐，妳剛才說的那個人是甚麼人？他能夠替妳報仇？」那女子改變話題，免得莫嬌姿傷心。

莫嬌姿極力止住泣聲，吸口氣，道：「那是個一等一的好人，當他知道我的遭遇後，激憤不已，自告奮勇，代我出頭查訪殺我全家的兇手的下落，替我報仇！」說着話，莫嬌姿的眼眸中透出光彩。

——那是感激、敬慕與興奮。

那女子看着，受了感染，笑說道：「莫姐姐，那個人對妳這麼好，妳對他一定心生感激，還有好感吧？」

莫嬌姿由衷地道：「他確是一個值得傾心的人。」話出口，她才發覺自己情不自禁說溜了口，禁不住臉上發熱，瞥眼看到那女子也斜眼瞧着自己抿嘴直笑，臉上更熱，低頭嗔道：「娜妹，笑甚麼啊！不安好心！」

那女子露齒笑道：「莫姐姐，妳敢說不是對那個人動了心嗎？」

莫嬌姿這一次連頸脖也紅了，佯怒道：「妳再說，不跟妳說話了。」別轉臉去。

那女子偷偷瞧她一眼，忍笑道：「好了，好了，小妹不說了，莫姐姐，求妳別生氣啊！」

莫嬌姿不過佯怒掩羞，聽那女子說得認眞，心裏不忍，轉回臉道：「娜妹，我沒有生妳的氣啊！」

那女子一眼看到莫嬌姿染了紅霞般的臉，嗤一聲笑出來，「莫姐姐，瞧妳恍似塗了胭脂的臉蛋兒，嘻嘻嘻，就是最好的招認了……」

莫嬌姿心裏既羞且喜，口裏却道：「妳這小鬼頭……我不依，妳作弄我！」伸手便去格搔那女子。

那女子被格搔得倒在床上，笑個不停，也將莫嬌姿拉倒在床上。

結果，二女在床上鬧了一會，笑得透不過氣來才罷休。

歇過氣後，那女子開口道：「莫姐姐，那個人的武功很高強麼？妳怎知他一定能夠替妳報仇？而且，妳怎知道他值得信賴？」

「娜妹，他跟妳一樣，是個俠骨義膽的人。那天，我看到他在黛香齋外出手拯救一個人，那人遭城內一個姓洪的巨賈府中的護院教頭毒打，慘叫倒地，圍觀的人雖然憤忿不平，但却懼於姓洪的的財勢，沒有人膽敢挺身而出去阻止那個教頭及其手下，眼看着那人被打得口鼻出血，再打下去，不被打死的話，活着也只有半條命，仍然沒有人敢挺身阻止，他就在那個時候出現，挺身喝住那幾個惡人停手，那個教頭眼見有人膽敢多管閒事，二話不說，便動手揍他，眼見奈何不了他，便呼喝其他幾個惡人一起對付他，還亮出兵器，結果，被他赤手空拳，打得東倒西跌，倒在地上爬不起身來，在衆人的喝彩聲中，他扶起被揍得差點喪命的那個人離去。娜妹，妳說吧，這樣的一個人，是否值得信賴？」

那女子連連點頭，忽然有所發現地疾聲道：「莫姐姐，小妹終於明白了，妳混跡青樓，不但想查訪兇手，亦想物色一個能夠替妳報仇的人，是麼？」

莫嬌姿點點頭。「我是個弱質女子，手無殺縛縛之力，如何能替被害的家人報仇，思前想後，覺得一定要求助他人，才有可能報却大仇，而青樓這種地方，最容易結識三教九流中人，也最易打聽消息，

因此，我才拋頭露面，棲身青樓！」

「莫姐姐，妳爲了報仇，不惜拋頭露臉，甘墮烟花，小妹好生敬佩。」那女子伸手握住莫嬌姿的手。

「爲了得報大仇，我已豁出這條命！可是，命可以豁出去，女兒家的清白却不能失！」莫嬌姿正色道：「他並沒有對我有所企求，一口便答應替我盡力追查兇手之踪跡下落，報却全家被殺之大仇！」

「莫姐姐，妳怎會找上他的？」

「大概是父母在天顯靈吧。一晚，他跟一個朋友到天香樓排悶遣興，要我相陪，彈琴助興，他看出我強裝歡顏，乘其友上茅厠的時候，細意相詢，於是，我便將全家慘遭惡賊劫殺的遭遇說出來，他聽得義憤塡膺，動了俠義之心，自動請纓，替我訪查綫索，討還血債！」

「莫姐姐，說來說去，妳還未說出那個人的姓名啊！」那女子極有興趣知道那個人姓甚名誰。

「他姓齊，名楚燕。」莫嬌姿說時，眸中情意柔柔的。

那女子聽着，倏地俏目一睜，失聲道：「莫姐姐，妳說那人名叫齊楚燕？」

莫嬌姿詫異地看着那女子，「是呀！」

那女子用力握住莫嬌姿的手，驚喜無限地道：「莫姐姐，太好了！」

莫嬌姿莫名其妙地道：「娜妹，甚麼意思呀？」

那女子喜道：「小妹要找的人就是他——齊楚燕，莫姐姐，眞巧啊，小妹正擔心人海茫茫的，不知怎樣才能找到他。如今……可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娜妹，咱們不但同病相憐，要找其幫忙的，亦是同一個人，眞可謂巧合了！娜妹，莫非是天意，也是緣份？」

「娜妹，妳我皆孑然一身，同病相憐，何不結爲姐妹？」莫嬌姿忽然提議。

那女子拍手說好。

莫嬌姿於是道：「擇個吉日，咱們結爲姐妹。」

那女子一口贊成，跟着道：「莫姐姐，咱們馬上去找齊楚燕。」

莫嬌姿道：「我不知他的居處在那裏，只能夠回天香樓等他來找我。」

那女子爲難地道：「莫姐姐，那種地方，小妹不想去。」

「那妳留在客棧，我回天香樓，若他來找我，馬上派人來通知妳，好嗎？」

那女子點點頭，口裏說道：「莫姐姐，妳病體初愈，小妹不放心妳一個人回去。這樣吧，小妹陪妳回天香樓，沒甚麼事，便返客棧等妳的消息。」

莫嬌姿含笑點頭。「娜妹，妳眞是個好人。」

那女子道：「莫姐姐，妳再誇讚小妹，小妹面紅的啊！」

頓一下，接道：「妳等一會，小妹送妳回天香樓。」

說了這麼一會兒，莫嬌姿感到神疲氣虛，點了頭，躺下去，歇睡一會。

* * *

齊楚燕一直很擔心莫嬌姿的安危下落，忍不住又去天香樓走一趟，看看可有莫嬌姿的消息否？

對於自己那種近似牽腸掛肚的擔心，他自己也感到莫名不。

他問自己：莫非喜歡上她？

他馬上加以否定——男子漢大丈夫，怎能乘人之危！那算甚麼？

來到天香樓前，忽然間，他心裏泛起一絲不安的感覺，不由放慢腳步，四下溜掃了一眼，沒見甚麼可疑的人。

事實上，街上只寥寥幾個人在行走外，看不到有扎眼的人。

吁口氣，齊楚燕在心裏暗忖：莫非莫姑娘出了事？驀地里，不由心頭一緊，加快腳步走向天香樓。

一個手挽花籃的白髮婆婆突然間在他身後丈許遠的地方跌倒，發出一聲痛叫。

齊楚燕聞聲停步，扭頭回望，看到那個白髮婆婆跪在地上，雪雪呼痛，一雙手却急急撿回散落在地上的花朵。

齊楚燕同情之心油然而生，忙轉過身，快步向那白髮婆婆走去。

白髮婆婆經已將散落地上的花兒拾回籃子內，顫巍巍地站起來，才站起一半，口裏發出一聲呻吟，又跌回地上。

「婆婆，妳怎麼了？」齊楚燕急忙一個箭步掠前去，伸手去扶那白髮婆婆。

白髮婆婆倒在地上，發出痛苦的呻吟聲。

齊楚燕伸出的手快抓住白髮婆婆的手臂，就在那刹那，身後响起一聲嬌脆的呼叫聲：「齊爺！」

齊楚燕聽出是莫嬌姿的聲音，心裏一喜，忙扭頭往發出叫聲的地方望去。

倒在地上痛苦呻吟的白髮婆婆，在齊楚燕聞聲扭頭望的刹那，將那一籃花向齊楚燕的腿腳「潑」去。

齊楚燕跟那白髮婆婆相距不到兩尺，如此近的距離下，又是意想不到，齊楚燕很難避得過。

「小心！」瞥望到跟莫嬌姿一起向他快步走來的女子驀地驚叫一聲，心頭頓時一緊，驚覺地往上縱起來。

「潑」向他腿腳的花兒險險自他腳板底下掠過，齊楚燕驚出一身冷汗。

——那絲不安的感覺，原來應驗在他身上！

他於縱起的刹那，已驚覺到那個白髮婆婆是一個要殺他的殺手！

他一下子拔出七星刀。

白髮婆婆料不到有人撞破她的「好事」，本來萬無一失的一擊，竟然因兩個女子而落了空，恨得她眼中兇光閃射，手一抖，向縱起的齊楚燕發出一顆彈丸！

那顆彈丸挾着掠空聲，激射向齊楚燕身上。

齊楚燕本能地揮刀截擊那射來的彈丸。

白髮婆婆滿是皺紋的臉上泛起一抹獰笑。

可是，齊楚燕接下來的動作，卻大出她意料之外。

就在七星刀快疾準確地截擊上那彈丸的刹那，齋楚燕驀地刀勢一窒，同時身子一拗一擰，在空中怪異地扭開去，那顆彈丸自他的刀鋒邊沿掠射過，幾乎是擦着他的股側射向空中，擊在一根斜伸出來的枝梢上，發出波的一聲爆响，四散濺射。

白髮婆婆眼見一擊又落空，嘴裏叱喝一聲，身形彈起，縱撲向齊楚燕。

一道金光來自那個跟莫嬌姿一起、發出一聲驚叫後、從快步走變爲縱身撲前去的女子手上發出，飛射向白髮婆婆。

白髮婆婆被逼得縱起的身形往後急拗，倒墜回地上。

齊楚燕亦乘這機會，斜掠落地上。

剛才，他之所以臨時變卦，乃是因爲突然間想起楊波之死——中了天蝎毒彈的碎粒，令他猝然收刀，不敢截擊，閃避開去。

從那顆彈丸射擊在枝梢上，爆射開來的情形，足証他的猜測沒有錯，那顆彈丸確是天蝎毒彈。

事實上，那顆彈丸確是天蝎毒彈。

齊楚燕想到剛才從鬼門關前轉了回來，驚出一身冷汗。

「那老太婆是喬裝的！」那女子看到白髮婆婆身法矯捷，避過她發出的金釵倒墮落地時，露出一雙穿着快靴的腳，頓時瞧出破綻，張口呼叫，揭破她的身份。

——會不會是那個余晚生——聞達？

齊楚燕心裏暗猜，疾撲向白髮婆婆。

白髮婆婆將手上的花籃擲向齊楚燕，身形倒縱，往上彈掠，向左邊的屋檐上掠去。

齊楚燕一刀將那個花籃劈爲兩半，口裏叱喝一聲：「賊子，那裏跑！」並沒因那個擲來的花籃而稍停，一陣飄風般，急掠前去。

莫嬌姿早已被那一連串的驚險嚇得目定口呆，站在那裏，說不出話來。

那女子眼見齊楚燕向那白髮婆婆追去，身法比自己還快，便煞住身形，張口叫一聲：「小心啊！」身形一轉，掠回莫嬌姿身前。

——她之所以不去追截白髮婆婆，一來是她自忖無法追及；二來恐莫嬌姿出事，所以，掠回去保護莫嬌姿。

看到那女子掠回來，莫嬌姿才從驚呆中回復過來，透口大氣，用手捂着心口，猶有余驚地道：「娜妹，看得我幾乎……嚇死了，齊爺幾乎……被那……賣花婆暗算得手……」

那女子在莫嬌姿說話時，雙眸機警地四下溜掃，留意附近的動靜。「莫姐姐，那個賣花婆是喬裝的，是個男子，根本不是女子。」

莫嬌姿詫道：「喬裝得那麼神似，簡直維妙維肖，看不出是喬裝的！」

「那個假賣花婆要殺死齊楚燕！莫姐姐，若不是那麼巧，咱們剛好來到，遇到他，他極可能避不過那個賣花婆婆的暗殺！」那女子往齊楚燕追去的方向張望一眼。

「希望他追到那個殺手！」

莫嬌姿擔心道：「齊爺追下去，不知有沒有危險。」跟着又道：「那個欲暗殺齊爺的假賣花婆，莫非跟我父母弟妹等人慘遭殺害的那回事有關連？」

「有可能。」那女子道：「莫姐姐，咱們別站在這裏，小妹陪妳到天香樓去，那裏較安全。」

莫嬌姿道：「萬一齊爺回來，不見了咱們……咦，他回來了。」突然間伸手往齊楚燕追下去的方向指去。

那女子已經看到了，低聲對莫嬌姿道：「莫姐姐，一表人材啊！跟妳眞是天生一對。」

莫嬌姿臉上一熱，嬌嗔道：「娜妹，又笑人家……」跟着沒了下文。原來，齊楚燕已快掠回來，她怕他聽到，所以將下面的話咽住。

「齊爺，沒事吧？」莫嬌姿關切地向掠到跟前，才刹住身形的齊楚燕問一聲。

齊楚燕吁口氣，搖搖頭道：「沒事，莫姑娘，若不是妳跟這位姑娘……齊某恐怕已躺在地上……」說到「這位姑娘」時，他向那女子瞧了一眼。

「齊爺，沒事就好了。」莫嬌姿吁口氣。「剛才……驚得妾身一顆心幾乎跳了出來。」

齊楚燕正想向莫嬌姿相詢那女子怎樣稱呼，那女子已開口親切叫了一聲：「齊大哥，找到你，太好了。」

齊楚燕愕了一愕，莫嬌姿含笑道：「齊爺，這位雷姑娘是妾身的救命恩人，也是妾身結義姐妹，天下間竟有這麼巧的事，妾身跟娜妹同病相憐——孑然一身，所以，妾身跟她結爲姐妹，更巧的是，娜妹是來找你的。」

那女子向齊楚燕襝衽一禮。「齊大哥，小妹雷穎娜。」

齊楚燕心頭一動，脫口道：「雷……莫非姑娘是雷鳴震兄的妹妹？」

那女子——雷穎娜含悲道：「家兄……經已……」悲從中來，泣不成聲。

齊楚燕大驚失色，「雷姑娘，令兄怎麼了？」

莫嬌姿悲聲道：「遭惡人毒殺了！」

「雷姑娘，令兄眞的……」齊楚燕震驚莫名，以爲自己聽錯了。

雷穎娜悲哭着用力點一下頭。

齊楚燕心裏一陣難過，一手不由拳握起來。「雷姑娘，令兄被害，是怎麼一回事？」

雷穎娜强抑悲痛，泣道：「小妹家兄爲友報仇，找上城裏名頭响亮的大豪洪八方，討還那筆血債，那知道，洪八方使出陰鄙下流的手段，以淬毒暗器，將家兄毒殺！」接將雷鳴震臨死前對她說的那番話，照說一遍。末了，說道：「齊大哥，家兄臨咽氣之前，囑小妹到揚州找你：……家兄說，只有找到齊大哥你幫忙，才能夠替他報却血仇！」說完，連連以袖拭淚。

齊楚燕義無反顧地道：「雷兄遽遢被害，齊某痛失知己好友，心如刀割，不要說雷兄臨終前囑雷姑娘妳來找齊某，只要聽聞消息，齊某亦當出頭，替雷兄向那個洪八方討還一命，以慰雷兄在天之靈！」

「齊大哥，家兄在天之靈若得知你仗義出頭爲他報仇，一定會瞑目。」雷穎娜轉悲爲喜。

齊楚燕猶豫了一下，才道：「雷姑娘，替令兄報仇之事，因齊某已追查莫姑娘全家慘遭殺害一事，現有些許眉目，正宜窮追猛打，因此……」

雷穎娜不等齊楚燕說下去，早已明白他的意思。「齊大哥，小妹不介意你先替莫姐姐辦完那件事後再去找洪八方。反正，洪八方他走不了的，遲早都找得到他。齊大哥你正在追查殺害莫姐姐全家的兇手的下落，當然不好中途擱下，俗語謂：打鐵趁熱嘛。」

齊楚燕鬆口氣，道：「雷姑娘妳這麼說，齊某就不用……左右爲難了。」

莫嬌姿將雷穎娜輕輕摟住。「娜妹，你太好了。」

齊楚燕看着二女要好的樣子，心裏生出一絲感慨。

——他是想起了雷鳴震。

雷鳴震是他在遊蕩江湖的歲月中，所結交的朋友之中，最投契的一個知己。他還淸楚地記得，那一回在杭州，兩人同因看不過一個惡少當街調戲一個少女，由於圍觀的人懾於那惡少的家勢背景，因此都不敢出頭，只有他倆天不怕地不怕，出手狠狠地教訓了那個惡少一番。因此而結識，攀談之下，酒逢知己，相逢恨晚，結爲知己。那不過是三個月前的事，如今，雷鳴震已喪生，他失去了一個知己好友，再想到自己孑然一身的身世，怎不教他心生感慨。

「咦！那些花，怎會萎謝得那麼快，而且變黑！」莫嬌姿突然張口驚叫，睜大眼往散了一地花枝的地方望去。

齊、雷兩人忙扭頭望去，那撒了一地的花兒確是全都萎謝變黑。

「那些花全沾了毒！」雷穎娜驚聲道：「那個殺手的手段好歹毒！」

想到遇襲時驚險的一刹那——生死一髮之間，齊楚燕手心冷汗直冒。

三人怔怔地看着地上那些萎謝變黑的花朵，半晌，雷穎娜才道：

「咱們走吧。」

莫嬌姿吁口氣，「去那裏？回天香樓？」

雷穎娜搖頭道：「莫姐姐，還回天香樓那樣地方幹嗎，既已找到齊大哥，返回安寧客棧吧。」

莫嬌姿轉眼瞧着齊楚燕。

齊楚燕道：「客棧人多眼雜……為安全計，到齊某的居處較為方便，兩位意下如何？」

二女互相看一眼，同時點點頭。

於是，齊楚燕便帶着二女返回他的居處。

* * *

才坐下來，雷穎娜比莫嬌姿還要心急，馬上問：「齊大哥，查到些什麼？」

齊楚燕道：「查到兩個關鍵人物，一個叫聞達，另一個叫侯捷，可惜，楊波死了。」便將經過簡略地向二女說了一遍。「齊某最肯定那兩個人跟莫姑娘全家被殺，有直接關連。」

二女聽說齊楚燕遇險，差點被殺，禁不住捏一把汗。莫嬌姿猶有餘悸道：「齊爺，幸好你安然脫險回來，若你有什麼不測，妾身……」

齊楚燕打斷莫嬌姿的話，淡然道：「莫姑娘請勿將之放在心上。齊某答應協助追查，便已將生死置諸度外，那點兇險算不了什麼，齊某以前經歷過的兇險不知凡幾，有過之而無不及，還不是一樣活着？」

頓了一下，又道：「咱們在江湖上打滾的人，只知道去做該做的事情，其他的，不去計較。」

「可是……齊爺你這樣為妾身，妾身……粉身難報。」莫嬌姿眼中滿是感激，還有柔柔的情意。

雷穎娜在莫嬌姿說到「粉身難報」那句話時，忽然向她抿咀一笑，帶點曖昧的欲言又止。

莫嬌姿看在眼內，猜到她那一笑的意思，臉上一熱，含嗔瞪了她一眼。

雷穎娜縮了縮脖子，吐吐舌頭，向莫嬌姿扮個鬼臉。

齊楚燕看着，不知兩人在搞什麼鬼，又不好問，只好笑笑。

莫嬌姿看到齊楚燕在笑，以為他猜到她們之間那不須言說的意思，臉上更熱，忙低下頭，免得被齊楚燕看到她臉上泛起的羞紅。

雷穎娜看着，再也忍不住，亦笑起來。

齊楚燕終於猜到一點點，為怕難為情，向二女說道：「忘了招呼兩位喝茶，齊某到灶下去燒水泡茶。」說完，急急向灶間走去。

待齊楚燕走出去，莫嬌姿馬上抬起頭，向雷穎娜含嗔道：「娜妹，妳又作怪了，求妳別再在……他面前……好嗎？叫人難為情死了。」

雷穎娜咭咭直笑。「莫姐姐，小妹幫妳啊，若不向他表露，他怎知道妳對他的情意，妳該謝小妹才是啊，怎麼反怪我啦！」

一頓，又笑道：「莫姐姐，雖然粉身難報，但以身相許，不就報答了麼！」

莫嬌姿口裏啐道：「娜妹，越說越不像話啊，可小心……聽到。」心裏甜甜的。

雷穎娜道：「正要給他聽到，好讓他知道妳的心意呀。」

「好妹妹，求求妳不要再說了，好嗎？」莫嬌姿哀求。

雷穎娜忽然正色道：「莫姐姐，妳是眞心喜歡他？」

莫嬌姿看着雷穎娜，半晌才道：「不知道，一時間弄不清楚。」

雷穎娜正想說話，却聽到外面傳來齊楚燕的脚步聲，忙收住口不說，隨着越來越响的脚步聲，齊楚燕自外面走進來，手上拿着一個茶壺、幾個杯子，忙起身迎上去。

「齊大哥，讓小妹拿。」不由分說，拿過齊楚燕手上的茶壺杯子，走到桌前，放下來，擺好杯子，逐一往杯子裏倒茶。

莫嬌姿仍然不敢抬眼看齊楚燕。

齊楚燕也不敢正視莫嬌姿。

「齊大哥，莫姐姐，喝茶啊。」雷穎娜擰轉身對兩人說，看到兩人有點尷尬的樣子，抿嘴直笑。

齊楚燕忙拿起杯茶喝起來，藉此消除尷尬。

喝過茶後，果然消除了尷尬，齊楚燕想起一事，對莫嬌姿道：「莫姑娘，剛才忘了問妳，聽聞過聞達、侯捷這兩個人嗎？」

莫嬌姿想也不想便道：「頭一次聽聞，不知道他們是什麼人。」

「原先，齊某以為妳可能認識或是聽聞過他們的姓名，如今莫姑娘不認識，那就有點棘手。」齊楚燕皺起雙眉。「匪賊殺人，大多都有原因，斷不會無緣無故殺人，因此，齊某才猜想殺害妳全家的兇手極可能與妳家有什麼仇怨，才會對妳家下毒手，莫非齊某猜錯了不成？」

雷穎娜接口道：「齊大哥，別這麼快便推翻你的猜想，小妹跟你的猜想一樣，下毒手殺害莫姐姐全家的兇手，小妹認為與莫姐姐一家極可能有關連，只是，莫姐姐不知道罷了。」

莫嬌姿道：「齊爺，妾身對家裏的事確是所知不多，先父自妾身十四歲那一年，便將妾身送回家鄉附近的靜蓮庵寄養，每年先母與弟妹們都會返鄉一行，到靜蓮庵小住

十日，與妾身相聚，晃眼間，經已四年多。起先，妾身不明白先父的意思，以為先父要將妾身先送入庵中，日後要妾身出家修行。如今才明白到，先父那樣做，極可能已顧慮到日後會發生的事情，所以，替家裏留下一個活口，不致絕後。只是，妾身想不明白的是，先父既然有先見之明，為何不將妾身大弟送走，替莫家留下一根苗。」

雷穎娜馬上想到其中的原因：「莫姐姐，這妳也不明白？令尊之所以將妳送走，不將令弟送走，已是想到若日後發生……滅門慘禍，若留下男丁，行兇的兇手在斬草除根的想法下，必然不會放過令弟，殺之而後甘心。但是，由於妳是女兒家，在重男輕女的觀念下，大都對手無縛鷄之力的女子不放在心上，認為一個弱質女子成不了事，不屑去對付。令尊正是猜透了兇手的那種心理，所以，才送走妳，好讓妳家留下一個活口。」

齊楚燕接口道：「莫姑娘，正是雷姑娘所說的原因，妳才能夠活下來，沒有被趕盡殺絕。」

莫嬌姿聽着，呆住。

「莫姐姐，令尊姓史，妳姓莫，那不是妳的眞姓名吧？」雷穎娜問。

莫嬌姿點點頭。「改名換姓，是先父的主意，眞姓名是史鳳君。」

「那小妹該改口叫妳一聲史姐姐了。」雷穎娜道：「史姐姐，妳對令尊及一家被殺之事所知那麼少，對於追查兇手，可說全無幫助啊。」

史鳳君——莫嬌姿抱歉道：「齊爺……妾身幫不上忙……令你要多花力氣去查……妾身……很抱歉……」

齊楚燕忙道：「史姑娘不要自責，如今不是已查出個頭緒了麼？只要順藤摸瓜追查下去，一定能找到有關的兇手，替妳全家報仇。」

「齊爺……妾身擔心……憑你一人之力，會很危險……」史鳳君確實很擔心齊楚燕的安危，但大仇不能不報，恁她一個弱女子，肯定報不了，正所謂進退不是，心裏很矛盾。

「史姐姐，還有小妹啊。」雷穎娜自告奮勇。「多一個人，多一份力量，也多一份照應，齊大哥，你說是嗎？」

齊楚燕猶豫一下，說道：「雷姑娘，這件事可能極之兇險，萬一妳出了事，齊某怎對得起妳2死去的大哥雷兄，這件事妳還是不要插手。」

雷穎娜猛搖頭。「不！小妹跟史姐姐義結金蘭，便如親生姐妹一樣，她的事，便是小妹的事，小妹怎能置身事外，袖手不管！齊大哥，小妹說什麼也要幫忙。」

齊楚燕想不出該說什麼話勸服雷穎娜，而且見她神態堅決，只好道：「那妳要聽齊某的話。」

雷穎娜馬上道：「齊大哥，小妹視你如兄長般，當然聽你的。」

齊楚燕笑了。「齊某擔心史姑娘的安危，恐怕聞達那伙人不會放過她，為免她有危險，也為了齊某可以放手追查下去，雷姑娘，齊某請妳保護史姑娘，跟她一起到一個安全的地方暫住。」

「齊大哥，這就叫幫忙？分明取巧。」雷穎娜叫起來。「小妹不幹！小妹要跟你一起去追查。」

齊楚燕正色道：「雷姑娘，保護史姑娘是很重要的事情，萬一史姑娘落在那伙人的手上，來威脅齊某，齊某能不依從嗎？妳明白了麼？保護史姑娘不但責任重大，也是必要的，妳是個女孩子，正好保護史姑娘，齊某一個大男人……不大方便的啊！」

雷穎娜聽着，想不出話反駁，只好不吭聲，不再反對齊楚燕的安排。

齊楚燕透口大氣。

史鳳君怨怪自己。「都是我沒用，要是我也像娜妹妳……還有齊爺那樣會武功，那就不用人保護，還可以親自去追查……替死去的父母家人報仇。」

雷穎娜忙道：「史姐姐，別責怪自己，要是妳會武功，那些兇徒還會放過妳？只怕妳已不能活到現在，替妳父母家人報仇了！」

齊楚燕道：「雷姑娘，明天妳跟史姑娘返回會洲鎮妳家，齊某循着聞達、侯捷那條綫索追查下去。」

雷穎娜點點頭。「齊大哥，咱們根本不知道那個侯捷、聞達是什麼人，他們要是躲起來，不露面，根本沒辦法找到他們，怎麼追查下去啊！」

齊楚燕不由呆了一呆，但馬上說道：「雷姑娘，這個問題，妳不用擔心，依齊某之見，他們不會不露面的。就如有人挑了一個馬蜂窩那樣，馬蜂必會從窩裏飛出來螫人。齊某既已找到聞達、侯捷，等如挑了他們的馬蜂窩，就算齊某不去找他們，他們也會千方百計找上齊某，除之而後快，否則，只怕他們睡不安寢。」

頓一下，又道：「就像在天香樓前所遭遇到的暗算，齊某敢說，必是聞達、侯捷那伙人的所為，他們已經找上了齊某。一擊不中，怎肯罷休，一定還會再找上齊某的！」

「齊爺，千萬要小心啊。」史鳳君道：「要是你有什麼……妾身一

生一世也不安樂。」

齊楚燕道：「史姑娘，放心吧，齊某自信還應付得了。齊某會時刻小心保護自己……要不，豈不有負史姑娘妳所托？」

雷穎娜眨眨眼，道：「好了，別盡說那方面的話了，說些別的吧。」

史鳳君笑道：「娜妹，妳先說吧。」

雷穎娜眼珠一轉，伸伸舌頭攤攤手。「史姐姐，小妹想不出說什麼好。」

齊、史兩人看到雷穎娜那個惹笑的模樣，禁不住笑起來。

＊　＊　＊

晚飯是史、雷二女親手弄出來的。

想不到的是，二女的厨藝眞有兩下子，齊楚燕邊吃邊讚賞不已。二女見齊楚燕對她倆讚不絕口，都很高興。史鳳君嘆道：「看來，妾身並不是一個一無是處的人。」說時隱含情意的雙眼偷瞥了齊楚燕一眼。

雷穎娜古怪地笑道：「史姐姐，將來，妳的手藝大有用武之地啊。」說完，抿嘴看一眼齊楚燕，又瞧一眼史鳳君，掩嘴直笑。

齊、史兩人都是心思靈敏的人，馬上便意會到雷穎娜話中的含意，頓時感到一陣難爲情，各自垂下眼瞼，不敢看對方一眼。

雷穎娜笑得更厲害。

史鳳君的頭垂得更低。

齊楚燕大感尷尬，正想說話解窘，驀地神色一動，疾聲道：「不好！」伸手同時一拉坐在左右兩邊的史、雷二女，將二女拉得跌倒在地上。

「轟」地一聲震响中，一堵墻壁於磚灰爆飛中，被撞出一個大洞來，緊接着是一片破空聲响，一片暗器自桌上激射過去，射在對面的墻上，發出一陣異响聲。

齊楚燕等三人若不是「跌倒」下去，準會被那片暗器射中。

三人皆驚出一身冷汗來。

「雷姑娘，護着史姑娘。」齊楚燕於低喝聲中，已然一手抓起一張桌子，往那個破墻洞砸去。

砸出去的桌子跟自破墻洞外飛入的一顆物件撞擊上，發出一聲爆响，那張桌子頓時粉碎四射，並着火燃燒。

史鳳君何曾見過如此場面，嚇得一個身子直抖。

雷穎娜已撲到她的身邊，護着她。

齊楚燕看到那張桌子被炸得粉碎，心裏暗驚，接連抓起兩張櫈子，往破墻洞外扔出去。

「雷姑娘，快帶史姑娘走入後面房間，那裏有一……」齊楚燕快速地對雷穎娜說了一番話……說話的聲音很低，於說話間，再將兩張櫈子砸出破墻洞外。

接着，他縱身標掠到破墻洞前，穿出外面。

雷穎娜這時亦已扶起史鳳君，急急往裏面跑去。

才自破墻洞中穿出外面，齊楚燕一眼便瞥到兩條人影各自往屋檐上掠上去，急忙挺身躍起來，口裏叱喝一聲，「那裏走！」亦自掠上屋檐。

那兩條人影聞聲下望，掠勢不變，各自往下擲出一顆暗器。

齊楚燕眼見兩顆物事向他身上擲來，恐怕是天蝎毒彈。既不敢接，也不敢撥擋，往上掠的身形怪異地往橫裏擰移開去，險險避過那兩顆物事。

兩顆物事射在地上，只是發出「蓬」的一聲沉响，沒有爆開來。

顯然，那只是普通暗器。

齊楚燕的身形因那一下挪移，掠起之勢頓往下墜落去。

那兩條人影已掠上屋檐上面，一閃不見。

齊楚燕可不甘心讓那兩條人影走脫，脚才沾地，立刻彈縱起來，往上掠起來。

待到他掠上瓦面上，那兩條人影已掠到宅子的另一邊瓦檐前，飛身往外掠去。

齊楚燕急追，箭一樣往那邊掠射過去。

當他掠過瓦脊的時候，瓦脊那面驀地閃射起一道「電光」，激射向他身上。

瓦脊後原來有一條人影匿伏着。

這可是他意料不到的。

他只能夠將身子往前一傾。

「蓬」一聲，那道閃光射在齊楚燕的大腿上，他發出一聲慘叫，跌墜在瓦面上，順着瓦面往下滾。

那條人影見一擊得手，即時從躲匿的地方標射出來，疾撲向齊楚燕。

那兩條剛掠出瓦檐外的人影亦凌空倒翻掠回去，轉身掠撲向翻滾下去的齊楚燕。

伏擊齊楚燕的人一劍飛刺向他的身上。

齊楚燕負痛一刀揮出，擋開那人的一劍。

夜色中，他瞥到那人的面目，脫口叫道：「聞達！」

那人果然是聞達，這一次並沒有戴上面具，夜色中，以齊楚燕的銳利目光，一眼便看清楚他的面目。

聞達一聲不吭，一劍向齊楚燕的身上斬去。

齊楚燕滾下去的身形一快，險險避過聞達那一劍。

聞達一劍斬空，哼一聲，順着齊楚燕下滾的身形，長劍連刺。

這刹那，兩條人影已飛撲至，兩樣兵器疾往齊楚燕身上招呼。

齊楚燕就算有三頭六臂，在受傷的情形下，也應付不了聞達跟兩個同伙的攻擊，因此，他忽然間刹住往下滾的身形，陡地往下一「壓」，只聽瓦片碎裂聲中，他的身子一下子從下陷的瓦洞中墜跌下去。

三樣兵器——本來是斬在齊楚燕身上的，却一下子斬了個空——斬在破瓦洞上，「啪勒」聲中，但只是將破瓦洞邊上的破瓦斬裂擊碎。

聞達跟兩個同伙一擊落空，急忙刹住身形，各自探手入懷，取出一顆物事，擲落破洞中，接着縱身往上掠起來。

「轟轟轟」一連三聲炸响聲在屋下响起，地動屋搖，瓦面也被震得碎裂破落。

聞達三人擲落破瓦洞中的，原來是火藥彈。

看來，齊楚燕於屋下的接連三下爆炸聲中，不可能倖免，不被炸得粉碎才怪。

往上掠起的聞達三人於爆炸聲停歇的刹那，墜落回千蒼百洞的瓦面上，二人的臉上皆有喜色。

可是，就在三人才墜落瓦面上的刹那，在三人足下當中的瓦面陡地爆裂開來，一條人影挾着破碎四射的瓦片穿射出來，刀光閃掠中，聞達三人同時發出一聲慘叫，往下仰跌。

那條穿射出來的人影身形凌空一翻，往其中一條往下滾下去的人影掠去。

其餘兩條仰跌下去的人影由於壓破撞斷了瓦片桁木，往屋下跌落去。

至於跌下去的兩條人影是生是死，則不得而知了。

齊楚燕雖然受了傷，身法仍然很快，像老鷹攫鳥一樣，一下子便掠撲到往下滾的那個人的身形上面，手中的刀疾向那人的肩頭上插去，「刷」一聲，刀尖插入那人的肩胛上，直透體外，將之「釘」住——刀尖插入一條桁木上。

那人大叫一聲，暈死過去。

齊楚燕颯一聲掠墮在那人的身旁瓦面上，吐口氣，定眼看一下那暈死過去的人的臉。

那人臉上戴着一個面具。

齊楚燕伸手扯脫那人臉上的面具，看到那人的眞面目。

那人看上去約三十四五年紀，長眉細目、蒜子鼻、頷下留着鬚，不知是否就是那叫侯捷的傢伙。

齊楚燕居然沒有被炸死，眞說得上是奇跡。

到底他是怎樣逃過被炸得粉碎之厄的？

原來，他壓塌瓦面，向屋下墜跌下去時，瞥到伸手加刀可及的地方是一條橫樑，靈機一動，急忙伸手，刀尖「噗」一聲插入那根橫樑內，他下墜的身子順勢往橫樑那邊蕩掠過去，翻上橫樑上面，得以避過三顆火藥彈在屋下爆炸，免遭粉身碎骨之厄。

伸手往那個暈死過去的傢伙身上拍打了一下，那人身子震抖了一下，甦醒過來，口裏發出呻吟聲。

齊楚燕盯着那傢伙，低沉地喝道：「說出你的姓名！」

那傢伙眼皮一翻，看着齊楚燕，口裏不住呻吟，沒有理會齊楚燕的喝問。

齊楚燕目光一寒。「說！別以爲齊某不會對你怎樣，再不說，齊某點了你身上的軟痲穴，讓你躺在這裏慢慢痛死。」

那人本已扭歪了的五官突然猛烈地抽搐起來，眼裏透出痛苦與恐懼，眼看齊楚燕的右手快向他身上的軟痲穴點下去的刹那，慌忙啞着聲道：「蔡……文元。」

「蔡文元。」齊楚燕在口裏唸一遍，第一次聽聞這個姓名，當下冷厲地道：「說出所有參與殺害史侍郎全家的同謀！」

那人大聲呻吟，沒有回答齊楚燕的問題。

齊楚燕看到蔡文元那痛苦難禁的樣子，心裏不忍，沒有再逼問他。

蔡文元忽然吐出血來。

齊楚燕看出那人活不成了，若不再問，那便錯失一個機會，當下硬起心腸在蔡文元的太陽穴上輕輕按一下，蔡文元似乎痛苦略減，扭歪的臉孔放鬆下來，齊楚燕忙問道：「說啊！到底還有那些人參與殺害史侍郎一家？在那裏可以找到其他的人？」

蔡文元闔上雙眼，急促地喘息着，沒有作聲。

齊楚燕急得用力握着雙手，要不是蔡文元傷重快死，他眞想一拳將蔡文元的鼻樑擊塌。

「朋友，人道：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你難道不想在死前稍贖罪惡，做點好事？死後得以輪迴，不用打落地獄。」齊楚燕知道强逼不得，只好用話去打動蔡文元。「你若冥頑不靈，怙惡不悛，死後作鬼，史侍郎一家在地府也不會放過你！」

蔡文元聽着，眼皮連連搐動，突然張開眼來——目光經已散渙無神，嘴唇嚅動了一會，終於說出話來。「賴……世豪、……雙橋……鎮……寶馬……」驀地口中吐出大口血來，身子大力抽搐，睜着的雙眼木然不動了。

齊楚燕看到蔡文元快咽氣了，

要說的話還未說完，而那又是最關鍵的，急得他什麼也似的，連聲問：「寶馬……什麼啊，請你說出來……」下面的話突然卡住，是因爲齊楚燕見他陡地猛烈抽搐一下，噴出一口血，頭一歪，咽了氣。

齊楚燕呆住，半晌，才抽出利刀，站起身來，看一眼死去的蔡文元，這時候，他才看到，蔡文元身後流了一大灘血，大概背後挨了他一刀，傷得很重，要不，單是肩頭上挨了他一刀，不會死的。他身子忽然往下一沉，自腳下壓塌的一個瓦洞穿墜落屋下。

屋下炸得亂七八糟的地上，躺着一個人，一動不動，看樣子亦死了。但齊楚燕却不敢大意，小心地走過去，証實那人確是死了，才走近前去，用腳將那屍體挑轉(屍體本來是俯伏着的)，黑暗中，他一眼便看出那人臉上沒有帶着面具，死者就是聞達！

聞達死了！

致命的是被一根斷口尖削的木條插入他小腹上，另一道刀傷是胸前到左肋的一道刀傷。

毫無疑問，聞達是在挨了齊楚燕一刀後，於瓦面上跌墜落屋下地上時，被那根木條插入小腹上喪生的。

另一個人不在屋下，大概負傷逃了。

齊楚燕蹲下來，動手在聞達身上搜查，看看是否能夠從他身上搜出一些對他有用的東西。結果，從聞達的身上搜出幾兩銀子，幾張銀票，一根裝了機簧，只有半尺長短的管子，還有兩顆像鴿蛋般大小的彈子，別無其他。

齊楚燕將銀子跟銀票先往身上收藏——作爲埋葬聞、蔡兩人的費用，跟着拿着那根管子細看。

他看到管子內裝着兩顆龍眼般大小的彈丸，突然間記起——極可能是天蠍彈，要不，何需用這根管子裝着發射，不像那兩顆彈丸一樣，以人手發出？

心頭一動，這兩樣東西說不定有用得上的地方，便將那根管子跟兩顆彈丸收起來。

看一眼炸得一塌糊塗的大廳，齊楚燕心裏對那個借給他這座宅院的朋友生出一份歉意。

吁口氣，他往後面走去。

——去找雷、史二女。

對於雷、史二女的安全，他一點也不擔心。

所以，他才會那麼放心讓二女躲在屋內，自己去對付聞達、蔡文元三人。

＊　＊　＊

走進裏間，齊楚燕用力在地上頓了三下。

放在牆角那邊的一張敞床下面的地面慢慢地往上掀起來，跟着，一個人亦從那三尺寬闊的洞口冒起來，就是雷穎娜。

原來，雷、史二女躲匿在敞床下的地洞中，難怪齊楚燕一點也不擔心二女的安危。

在地上頓足三下，是他們事先約定的暗號——表示平安無事，二女可以現身。

那個地洞確實頗安全，因爲，就算被人發現地洞，二女仍可從地洞裏面的一條地道，逃出地洞。

地洞與地道，皆是齊楚燕那位朋友早已掘下，修好的，以作不時之需，將屋子借給齊楚燕居住時，也將地洞的秘密告知齊楚燕，齊楚燕却想不到，派上了用場，那是他始料不及的。

「雷姑娘，妳跟史姑娘沒事吧？」齊楚燕看着從地洞內爬上來的雷穎娜，關心地問。

雷穎娜吐口氣，用手拂拂衣裙。「絲毫無損，咦！齊大哥，你受了傷？」大驚失色地走向齊楚燕。

原來，她看到齊楚燕的左腿上滿是血漬。

齊楚燕確是受了傷——左腿被匿在瓦脊後伏擊他的蔡文元發出的暗器——短匕射中，直沒入柄，幸好沒有傷到筋骨，他在來找二女之前，才將那短匕拔出來，敷上金創藥，草草包紮好，因此，受傷的地方滿是血漬。

跟着從地洞裏面爬上來的史鳳君聽說齊楚燕受了傷，大吃一驚，急急道：「娜妹，齊爺傷得重麼？」

齊楚燕淡然道：「一點皮肉之傷，不要緊的。」

雷穎娜却不放心，「齊大哥，快坐下來，讓小妹看看。」

齊楚燕退縮半步。「齊某已敷上傷藥，不礙事的了。」他不讓雷穎娜看，是因爲不大方便——男女授受不親。

雷穎娜却堅持要看。「齊大哥，流了那麼多血，還說不要緊，不替你看看，怎放心？」

急急走過去的史鳳君也道：「齊爺，快坐下吧，受了傷一定很痛的了，快讓妾身替你重新敷理包紮好。」

齊楚燕還想推辭，二女不由分說，將他挾到一張椅子前讓他坐下去，然後張羅着替他將褲管剪去，抹去血漬重新敷上金創藥、包紮好。

看到二女不避嫌疑，緊張地專心一意替他敷紮傷口，齊楚燕起先還有點尷尬，慢慢便被感激代替了。

二女替齊楚燕包紮好傷口，各自吁口大氣。史鳳君道：「齊爺，還痛嗎？」

齊楚燕搖搖頭。「謝謝兩位。」

史鳳君道：「妾身應該做的啊，該謝的是妾身，齊爺你受了傷，妾身心裏很難過。」眼波柔柔地看着齊楚燕。

雷穎娜也道：「齊大哥，都是自己人，怎麼說起客氣話來。」

齊楚燕不敢與史鳳君的眼光接觸，微微笑一下，沒有說話。

雷穎娜問道：「齊大哥，襲擊咱們的人，是否是跟殺害史姐姐全家有關連的那些人？」

齊楚燕點一下頭。「其中一人正是那個聞達，他已經死了。襲擊咱們的人一共三個，走脫了一個，另一個叫蔡文元的亦傷重身亡。」

頓一下，又道：「蔡文元於臨咽氣前，說出一個人名，一個地方名，還有未說完的一個名稱，便咽了氣。」

雷穎娜脫口問：「什麼名字、地名？」

齊楚燕舔舔嘴唇。「賴世豪、雙橋鎮。還有，姓蔡的說出：寶馬兩字，便斷了氣，不知他下面想說些什麼。」

史鳳君心細如塵，見齊楚燕舔舔嘴唇，知道口渴，說道：「齊爺，妾身倒杯茶給你。」走到另一邊的桌子前，拿起茶壺，倒了一杯水，拿給齊楚燕。

齊楚燕道謝一聲，接過杯子，一口氣將那杯茶喝光。

雷穎娜在叨唸着：「賴世豪，是人名，極可能是元兇……雙橋鎮是地名，寶馬……會不會是巢穴的名稱……大有可能……」

齊楚燕不知雙橋鎮在那裏，因而問史鳳君。「史姑娘，知道雙橋鎮這個地方在那裏嗎？」

史鳳君頷首道：「聽聞過這個地方，聽說在城外西北面二十多里外的地方，妾身聽一個客人說的。」

「齊爺，會不會是寶馬莊或是寶馬堡，還有什麼園呀，軒呀的，總之，到了雙橋鎮，打聽一下，有什麼叫寶馬的，便一定是那個姓蔡的傢伙所說的寶馬什麼的，準錯不了。」雷穎娜以肯定的語氣道。

「雷姑娘，齊某也是那樣想。天亮後，齊某馬上趕去雙橋鎮。」

史鳳君擔心地道：「齊爺，你腿上的傷……」

齊楚燕道：「一點傷算不了什麼，俗語有謂打鐵趁熱。齊某恐怕那伙人躲匿起來，再要找到他們，未必找得到。所以，一定要趁他們還未來得及聞風先遁之前，找上他們。」

雷穎娜却不同意齊楚燕所說的。「齊大哥，你傷成這樣，行動不便，就算你武功再高，被你找到他們，只怕也應付不了，可能落在他們手上。小妹不讚成你傷勢未好之前，去找他們。而且，他們眼見這一次又失手未能得逞，就算他們躲匿起來，始終還會來找你的，正如你所說：一日不除去你，他們一日不得安枕。他們又焉會就此罷休？錯過這次的機會，仍然有機會跟他們碰頭。」

史鳳君連連點頭。「齊爺，娜妹說得對，……萬一你有什麼意外，妾身一生一世也不安樂，……齊爺，請你先養好傷再說吧，要不，妾身寧願不找那伙惡賊報仇。」

齊楚燕知道無法堅持下去，只好說道：「好吧，就依妳倆的意思，養好傷後，再去雙橋鎮找那個賴世豪。」

二女見說服了齊楚燕，都鬆一口氣，笑了。「齊大哥，這裏不好再留下去，需要找個地方暫時藏起來，讓你能夠安心養傷。」雷穎娜年紀雖輕，却事事週到，像個老江湖。

史鳳君馬上附和雷穎娜的提議。

齊楚燕也無異議。

二女馬上動手替齊楚燕收拾好衣物，離開那座宅子。

三人是從地洞裏面的那條地道離去的。

地道一直通出宅子外面，通到鄰近一座宅院內的一口井內，雷穎娜從井壁上的出口鑽出去，躍掠上井上，再用井繩將齊，史兩人吊上來，然後潛出那座宅院。

三人之所以從地道離開，是怕聞達的同伙中，有人暗中監視這宅子的，若他們公然離開，有可能會落在監視人的眼中，那就不妙了。

＊　＊　＊

襲擊齊楚燕的聞、蔡三人中，除了聞、蔡兩人身亡之外，剩下的那一個逃得一命的，正是那個「笑面佛」侯捷。

此刻，他正坐在一座莊院的內廳中，跟五個人在說話。

他戴在臉上的那個笑面佛經已除下來，露出他的本來面目，斜躺在一張靠椅上，腰上紮着裹傷的布條，血漬殷然。

原來，三人中，他受的傷最輕——腰上被劃削了一刀皮裂肉翻，幸好沒有傷及腎臟，才能夠逃得一命。

那五個人都圍坐在靠椅前看着臉頰瘦削、眉骨顯突、鼻孔略顯、薄唇無鬚的侯捷，只見他臉色蒼白，顯得有點虛弱，幾個人一陣沉默。

——那五個人已聽完侯捷的叙述，知道他跟聞、蔡兩人襲擊齊楚燕的行動失敗了，只有他逃命溜回來。

那是他們意料不到的。

意料中，憑侯捷跟聞、蔡兩人，足以對付得了齊楚燕，將之擊殺，他們自信齊楚燕就算再棘手，也應付不了三人帶備的天蝎毒彈及火藥彈，那知道，他們低估了齊楚燕的能耐。

五人的心頭都很沉重。

「我不信那姓齊的如此厲害，能夠兩番逃過咱們的暗算襲擊，聞六跟蔡八還送了一條命！莫非姓齊的有三頭六臂，飛天遁地之能？」一個海口獅鼻的漢子握拳道。

另一個左眼角長了一顆白豆般大的肉疣的漢子睜眼道：「聽侯七所說，姓齊的確是很棘手，咱們低估了他。」

「老大，侯七說，姓齊的似乎生擒了蔡八。不知蔡八會不會被姓齊的逼得將所知的全都招供出來？正所謂不怕一萬，最怕萬一，老大，為安全計，咱們還是暫離這裏為上策。」一個繞腮鬍漢子對着一個高個子中年人說。

那高個子原來是老人。

「老大」看上去像個書生，皮肉光滑，頷下留了三綹短髯，要不是雙眼不時閃射出精光，沒有人看得出他是一個會武功的人。

一個長了一雙招風耳的漢子接口道：「裘三所慮極是，老大，咱們還是避一避的好。」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老大」的身上，看他如何定奪。

老大掃了衆人一眼，沉聲地道：「怎麼啦？你們都怕了那個姓齊的？」

繞腮鬍道：「老大，咱們不是怕了姓齊的……」

「既然不怕，幹麼要避一避？由他找上門啊！」老大兩道目光在衆人身上溜了一轉，一臉不以為然。「除了侯七，咱們還有五個人，三個臭皮匠尚且抵一個諸葛亮，咱們弟兄五人難道敵不過一個姓齊的？別要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

「老大，咱不是那意思，咱的意思是，咱們在暗，他在明，比較佔便宜。咱們隨時可以向他下手，他只有挨打的份兒。若咱們跟他朝了面，那就跟姓齊的一樣，在明處，既佔不到便宜，也不能再處於上風……咱們何必跟他拚命？一次暗算不成，第二次、第三次，總有一次得手的。」招風耳漢子道。

其他三人都現出附和之意。

老大目中精光一閃，冷笑一聲道：「梁五，別忘了，咱們已先後三次暗算他，都失了手！當然，繼續暗算姓齊的，總有一次會得手，但那要多少次才得手啊？咱們都不知道，是不是？有句話，夜長夢多。咱不想將事情鬧開去！拖得越久，傳開去的機會越大。何不趁着事情剛開始，便一下子將之解決了，除去禍根，一了百了！」

衆人聽着，都被老大的話打動了，也聽出，老大已胸有成竹，因此，左眼角長了一顆肉疣的漢子問道：「老大，將你的好主意說出來吧。」

其他四人（包括受了傷，一直沒有開口說話的侯捷在內）都瞬也不瞬地看着老人，等他說出他的好主意。

老大嘴唇掀動一下，陰沉地道：「咱們既不去找姓齊的，也不需躲避，就在這裏等他找上來，咱們就在這裏佈下天羅地網，讓他踩下去！嘿嘿，看他有多大能耐，能夠闖破羅網，他娘的一舉將那禍根斬除。」

「好主意！」海口獅鼻漢子首先贊成。「老大，咱魯四服了你。」

繞腮鬍子——裘三道：「老大，原來你早有妙計，怎不早點說出來？」

招風耳梁五道：「老大，咱們洗耳恭聽。」

老大看到五人都眼巴巴地看着自己，一時間志得意滿，掃了五人一眼，才說道：「這個麼，倒要大家動腦筋，出主意了，咱不過提個譜兒。」

五人呆了一呆後，馬上動腦筋，出主意。

＊　＊　＊

齊楚燕跟史、雷二女那幾日都躲在天香樓的小偏院中，沒有踏出外面一步。

除了鴇母跟服侍他們的丫頭小花外，沒有人知道他們住在小偏院中。

鴇母之所以肯收留三人並替他們守密，是看在齊楚燕給她的那張二百兩銀子的銀票份上。

有錢果然使得鬼推磨。

齊楚燕腿上的傷勢在二女的悉心照料下，痊癒得很快，才不過四天，傷口經已愈合結痂，走動時，不再一拐一拐的。

在這幾日之中，史鳳君對齊楚燕明顯地流露出絲絲情意，可是，齊楚燕像個白痴般，並沒有絲毫反應。

雷穎娜看在眼內，恨不得要齊楚燕向史鳳君當面表態，心裏直罵齊楚燕不解風情，是個木頭人。

齊楚燕當然不是木頭人，他什麼也看在眼內，之所以一點表示也沒有，是有原因的。

一日，二女在偏院一角的一棵桃樹下說話解悶，雷穎娜終於忍不住說道：「史姐姐，老實對小妹說，妳是不是感恩圖報，才喜歡齊大哥的？」

史鳳君赧然垂下頭，半晌，才幽幽道：「起先，我確是懷着感恩圖報，以身相許的念頭……後來，我發覺……不知不覺間……眞心喜歡他了……他是一個可以托付終身的人……可是，神女……有心，襄王無夢……大概，他瞧不起我曾墮……青樓，配不起他吧。」臉上滿是幽淒之色。

雷穎娜看着，心裏憐惜不已，握住史鳳君的手，輕輕拍着，安慰她。「史姐姐，千萬別妄自菲薄。妳雖在青樓呆過，那是為了查訪殺害全家的兇手的綫索，乃是迫不得已。何況，妳又沒有賣身，只是賣藝。再說，齊大哥並不是那種世俗小人，他不會因此而瞧不起妳的。要不，他也不會仗義伸手，替妳追查兇手的下落。他所以全無表示，可能不想在快要去雙橋鎮找尋那個賴世豪之前，有所分心、牽掛，所以，才不敢表露出來……」

「娜妹，我沒有怨他……紅顏薄命，自古皆然。」史鳳君淒然感喟。「兩情相悅，總要兩相情願啊，勉強不來的。」

雷穎娜看着她那種淒苦自憐的樣子，心裏替她感到難過。「史姐姐……」

史鳳君淒然一笑，打斷雷穎娜的話。「娜妹，不要說了，齊爺若到雙橋鎮找那個賴世豪，是否很危險？」

雷穎娜點點頭。「若殺害妳全家的兇手都窩在雙橋鎮，齊大哥又找到他們，確是很兇險，所以，小妹已決定跟齊大哥一起去雙橋鎮，彼此也好有一個照應，免他孤掌難鳴。」

「娜妹，我很擔心……」

雷穎娜笑道：「不用擔心，小妹與齊大哥會見機行事的，不會硬跟他們拚命。」

「我跟你們一起去。」史鳳君不放心地道。

雷穎娜搖手道：「史姐姐，妳跟我們一起去雙橋鎮，只會……負累我們，妳還是留下來，小妹向妳保証，一定會活着回來的。」

史鳳君拉住雷穎娜的手，情眞意切道：「娜妹，這個世上，我只有妳一個最親近的人，妳、齊爺一定要回來……就算放棄報仇，也甘願。」

雷穎娜想起自己亦是孑然一身，最親近的人亦是只有史鳳君一個，不禁心潮翻湧，鼻子酸酸的，將史鳳君摟住。

史鳳君亦張臂摟住她。

兩個同病相憐的人，互相摟抱着。

歪打正着　雪報大仇

「老大，姓齊的經已在鎮上出現。」如飛般急步走入內廳的梁五對坐在廳上的老大等人說。

與賴老大等一起坐在廳上的，有繞腮鬍裘三、左眼角長了一顆肉疣的趙二，魯四跟侯七並不在座。

老大雙眼一睜，精光閃射。

「姓齊的終於來了！」

「老大，要不要派人去截擊姓齊的？」海口獅鼻魯四一副躍躍欲試的神態。

老大搖搖頭：「咱們已安排下天羅地網，任他有飛天遁地之能，也進不了，何必還要逞一時之勇，冒死傷之險去路上截擊姓齊的？」

裘三與梁五連連點頭。

老大拈鬚道：「不知趙二跟侯七找到跟姓齊的兩個妞兒沒有，若是找到，嘿嘿！咱們更加穩操勝券！」

「他娘的，姓齊的根本沒有別的幫手，只有那兩個妞兒，侯七跟死鬼聞六都被他騙了！」裘三道：「只有姓齊的一個，就算有三頭六臂，何足懼哉！」

老大不愧是個深謀遠慮的人。

「跟姓齊的朝面後，一定要從他口中查探出他跟史侍郎一家的關係，這一次，再不能遺下禍根，必須一了百了，免得日後又有人找咱們的麻煩！」

裘三、魯四、梁五皆連連點頭。

＊　＊　＊

齊楚燕果然在雙橋鎮上出現。

他是一個人，雷穎娜沒有跟他在一起。

他很輕易便打聽到，蔡文元所說的「寶馬」兩個字，原來是寶馬莊。

因為，雙橋鎮上，除了鎮外東南面有一座寶馬莊外，沒有那一處用「寶馬」兩字作名稱的。

打聽莊主貴姓，是姓賴的！兩樣皆脗合，齊楚燕確定寶馬莊就是他要找的地方。

他還打聽到，寶馬莊一共有八個莊主，姓賴的是大莊主，其他七人依次排下去。

在鎮上飽餐一頓後，齊楚燕便往寶馬莊走去。

梁五向老大報告：「姓齊的經已向莊上趕來。」

寶馬莊在雙橋鎮外不到一里外的地方，若是走得快，不用一頓飯工夫。可是，直到黃昏日落，仍未見齊楚燕在莊前出現。

——齊楚燕趕去寶馬莊的時候，不過是午時後。

午後到黃昏日落，少說也在兩個多時辰後。本來一頓飯工夫的路程，齊楚燕怎會走了兩個多時辰？

他去了那裏？

梁五向老大報告齊楚燕的行踪。「姓齊的似乎很小心，一直在莊子外面繞圈子，掩掩藏藏的，以

爲不露形跡，怎知道全落在咱們的眼皮底下。」

「他媽的，姓齊的在搞什麼鬼？」魯四滿腹狐疑。

老大撇咀一笑。「姓齊的一舉一動全落在咱們眼中，能搞什麼鬼？咱說，他不過想看清楚咱莊子的形勢，以便行動。看來，他深悉知己知彼之道！可惜，他這一次只能夠知己而不能知彼，所以，注定他要死在莊內。」

裘三看着梁五，問：「沒有發現別的人？」

梁五搖搖頭。「一直只有姓齊的一個人。」

齊楚燕確如「老大」所說，他想弄清楚寶馬莊周圍的形勢，才對寶馬莊採取行動。

不過，有一點是「老大」等人不知道的，他用自己吸引寶馬莊中人的注意，掩護雷穎娜的行動。

原來，雷穎娜亦來了。

兩人互相配合，一明一暗。

「老大，姓齊的有古怪，一直匿在莊外南面的一棵樹上，沒有動手的跡象。」梁五又向老大報告。

老大看一眼外面漸漸合攏的夜色，笑笑道：「別緊張，咱若是沒有猜錯，姓齊的必是在天黑後，才採取行動！」

頓一下，對裘三、魯四道：「該各就各位了。」

裘三、魯四答應一聲，離座往外走去。

梁五也跟着往外走，只剩下老大一人。

老大仍然坐在椅上，自語道：「不知趙二跟侯七找到那兩個妞兒沒有？」話落，站起來，握拳道：「不管怎樣，姓齊的，今晚本莊就是你喪生之地。」往空中揮擊一下，大步往外走去。

* * *

夜色四合，寶馬莊內亮起點點燈火，莊門關上，夜色中，給人一種不可測的感覺。

齊楚燕終於在莊門前現身，掌腳齊施，將莊門砸開，大步走入莊內。

幾個在附近巡哨的漢子立刻聞聲奔過去，將齊楚燕堵截住。

齊楚燕冷眼掃了那幾個漢子一眼，喝道：「快去告知賴世豪，叫他滾出來！」

幾個漢子互看一眼，擺出撲出的架式。

一把聲音即時傳來。「什麼人要見賴某？敢來本莊撒野？」人隨聲現，老大身法快速地掠到，面對齊楚燕的兩個漢子立刻往兩邊閃開去，好讓老大面對齊楚燕。

藉着火把光亮，齊楚燕打量老大一眼。「閣下就是賴世豪？」

老大也在打量着齊楚燕。「如假包換。」

跟着又道：「閣下何許人？」

齊楚燕道：「齊楚燕。」

老大賴世豪目光閃了閃。「齊閣下，咱們似乎跟閣下你沒有什麼瓜葛吧？」

齊楚燕兩道目光一直射在賴世豪的臉上。「以前沒有，如今有了！不然，齊某也不會來找上閣下。」

「請道來意。」賴世豪不論樣貌跟說話的語氣，都不像一個粗豪的武林人。

齊楚燕道：「齊某是來討血債的！」

「血債？」賴世豪冷哼一聲。「請恕咱腦筋笨鈍，想不起曾欠下閣下什麼血債？」

齊楚燕一直很冷靜。「去年九月初七，揚州城外十七里黑石潭，史侍郎一家被劫殺！該想起來了吧？」

賴世豪倏地雙眼一睜。「咱還以爲那一晚已一個不留，斬盡殺絕，原來還有漏網之魚！閣下是史家的什麼人？」

賴世豪直認不諱，倒叫齊楚燕大感意外。

——在他意料中，老大斷不會一口承認自己就是殺害史侍郎一家的兇手。

「一個朋友。」齊楚燕不想將史鳳君扯出來，免得他有何不測後，會遭到賴世豪的毒手。

「嘿嘿。」賴世豪冷笑兩聲。「史家有你這種仗義拔刀，不自量力的朋友，在泉下也該瞑目了。」

「閣下應該不是那些攔路搶劫的匪賊，齊某要是那樣以爲，未免小覷了閣下。請問閣下因何殺害史侍郎全家？」

「血債血償！」賴世豪道：「史老頭不肯放過先父，硬要誣判先父侵吞軍餉，判先父斬首，身爲人子者，這個仇怎能不報？」

「俗語有云：一人作事一人當，朝廷律例也有一條——罪不及妻兒。閣下要殺，也應找史侍郎一人啊，怎能濫殺無辜？」

賴世豪道：「咱做事從不拖泥帶水，務必趕盡殺絕，不留後患！」

齊楚燕重重地哼一聲。「只怕令尊是罪有應得，要不，當時你怎不上告朝廷。何況刑部開審，乃是三司三堂會審，又豈容史侍郎隻手遮天，誣判你父侵吞軍餉？」

賴世豪語塞，呆了呆，才强詞奪理道：「總之，他害死了先父，咱便要他一家抵命！」

「豈有此理！」齊楚燕勃然道：「那天下間豈不是邪惡橫行，還有王法？」

「咱不管王法不王法！」賴世豪道：「一句話！什麼人欠咱，咱便十倍討還！」

「今晚，齊某也是來討還血債！」齊楚燕目光如刀。

「好啊！」賴世豪笑道：「帶了多少人來，都叫出來露了臉吧！」

「齊某只有一個人！」

「閣下好狂啊！」賴世豪冷笑連聲。「閣下未免太過自信，小覷了咱！」

齊楚燕道：「若沒有幾分狂氣，又怎敢找上門！」

一頓，接道：「還不叫你的幫手現身？」

賴世豪道：「別急，該他們現身的時候，自會現身！只怕你沒有能耐要他們現身。」

齊楚燕道：「劫殺史侍郎一家，閣下是主謀？」

賴世豪道：「冤有頭，債有主，賴某不會抵賴推卸。」

「參與那次行動的人一共有多少人？」

「連賴某在內，一共八人。」賴世豪道：「他們都是賴某的好兄弟。」

「好，咱就先拿下你這個主謀元兇！」齊楚燕可是說動手便動手，倏地身形動，疾欺前去，手上的刀直指賴世豪的頭胸部位。

賴世豪喝一聲：「果然有兩下子！」身形往橫偏閃，一劍刺向齊楚燕脅下。

齊楚燕腳下一移，曲臂變招，刀勢驟改，斜削向賴世豪的腰腿部位。

賴世豪急忙往後縱跳，避過齊楚燕那一刀，突然間往下撲倒下去。

在他身後不到一丈外的地上，突然冒起幾個人，一陣咤咤激響聲大作，火把光下，數十道閃芒激射向齊楚燕。

齊楚燕大吃一驚，身形斜縱，竄撲落地上，那數十道閃芒自他身上腳邊掠射過，原來是用機簧發射的弩箭。

竄撲在地上的齊楚燕即時從地上彈躍起來，掠向數尺外的一棵樹上。

就在他彈躍起來的刹那，另一邊的一間小屋內突然有人擲出數顆物事，落在齊楚燕竄撲下去的地上，發出幾聲爆炸！

掠上樹上的齊楚燕驚出一身冷汗，要不是他即時彈躍起來，他肯定會被炸得血肉橫飛。

看來，賴世豪已發動了他的「天羅地網」。

「轟」地一聲，一顆火藥彈落在齊楚燕掠上去的樹下，那棵樹頓時倒折下去。

齊楚燕疾忙從樹上衝掠起來。

賴世豪向莊內掠去，齊楚燕在空中瞥到，凌空一個橫翻，掠向另一棵樹上，同時大喝一聲：「賴世豪，那裏走！」接發出一聲長嘯。

賴世豪頭也不回，往大廳那面掠去。

齊楚燕沒有追，在樹上看着。

賴世豪發覺齊楚燕沒有追來，馬上停下來，回身大叫：「姓齊的！有種的追上來殺了賴某，要不，你再沒有機會！」

齊楚燕在樹上震聲叫道：「賴世豪，還有甚麼鬼把戲，請使出來，齊某想開開眼界。」

賴世豪叫道：「花樣多着呢，剛才那些，耍耍你罷了，若想見識，追上來啊，包你大開眼界！」

齊楚燕道：「賴閣下，你白費心機了，齊某早已看出你這莊內有古怪，哈哈哈……齊某已領教過你的把戲。如今輪到你見識一下齊某的花樣！」緊接着又發出一聲長嘯。

嘯聲才起，莊院的後面首先響起一聲爆炸聲，跟着響起連珠炮發般的爆炸聲。不絕的爆炸聲中，莊院的兩面突然起火，火勢蔓延得很快，火勢蔓延之處，接連響出爆炸聲，齊楚燕亦從身上取出兩顆火葯彈，向莊內擲去，轟轟兩聲爆炸聲中，跟着又是連串的爆炸聲。

那情形，就像寶馬莊內是個裝滿了火葯的木桶，那接連不斷的爆炸聲好不驚人，整個莊子都被火光硝烟及爆濺飛揚的塵土硝烟籠罩了。停在樹上的齊楚燕感受到那棵樹在震搖晃動，像要倒折下去。

賴世豪已於驚雷般的爆炸聲中，失了影踪。

看着那驚心動魄的爆炸場面，齊楚燕揑一把冷汗。

他若是貿貿然闖進莊內找人，只怕早已被炸成粉碎。

幸好他在寶馬莊周圍巡視偷察的時候，對於莊內的「平靜」起了疑心，覺得不大對勁，猜測莊內極可能有甚麼蹊蹺，因此，他在一處隱蔽的地方跟一直隱蔽得很好的雷穎娜碰過頭後，決定來個火葯攻勢，將莊內的人逼出來，那就不怕中了埋伏。而他則決不貿然深入莊內，免得踩落陷阱中。果然被他猜中了，莊內到處都是埋伏與陷阱。

從連續不斷，四面八方響起的爆炸聲看來，賴世豪在莊內各處埋下了不少火葯彈，及設下各種埋伏陷阱，可惜，却被齊、雷兩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歪打正着辦法引發了，變成害人不成反害己。

事實上，莊內有不少房屋被爆炸波及，損毀燃燒，那些埋伏亦藏身不住，紛紛走避，全都現了形。

齊楚燕在樹上看着莊院內火光處處，土翻屋毀，狗奔豕突，既驚

心，又刺激。

他看到莊內的人都往唯一沒有爆炸的大廳奔去，火光中，大廳上聚集了二十多人。

他看不到那些人當中，是否有賴世豪。

對於雷穎娜能夠在莊內的人毫無所覺的情形下，潛入莊中，在幾處地方暗中洒下火葯，打從心裏讚賞不已。

原來，是雷穎娜提議帶些火葯在身，以備不時之需，果然派上用場。

雷穎娜一直沒有現身。

齊楚燕倒是有點擔心她是否出了意外。

但願她平安無事。

＊　＊　＊

賴世豪就在大廳上那伙人之中。

看着自己精心佈置的「天羅地網」毀於一旦，不但傷不了齊楚燕一根汗毛，還將莊內各處炸得一塌糊塗，死傷了近十人，不少地方仍在着火燃燒，他既心痛又怒恨，恨不得生吞了齊楚燕。

裘三跟其他的人都沒了主意，看着賴世豪。「老大，怎麼辦？」魯四問。

賴世豪一拳擊在柱上，那根柱子震晃了一下，「殺了姓齊的，一定要殺了他！」咬牙切齒的說道。

「殺！」魯四，裘三等人呼喝一聲，衝出大廳，往齊楚燕所在的那棵樹衝去。

齊楚燕並沒有被裘三等人的聲勢嚇倒，「刷」地從樹上掠落地上，毫無懼色。

不過，他在縱落樹下之前，已將得自蔡文元的那根半尺長，裝了機簧的管子暗藏在袖中，隨時可以使用。

在衆寡懸殊的情形下，於逼不得已時，只好動用那支管子了。

當先衝到的十多個漢子不由分說，揮動兵器，向齊楚燕撲殺過去。

齊楚燕大吼一聲，揮刀撲上去。

剎那之間，齊楚燕被那十幾個漢子「淹沒」了，但見刀光掣閃如雷光激射，鏗鏘聲夾着哼叫聲接連响起，不過喝一口茶的時間，於人影接連翻倒中，齊楚燕殺出「重圍」，那十多個漢子倒下了近十人，只有四個仍然站着，却嚇得急急退避開去。

那近十個漢子並沒一人喪生，只是被齊楚燕刺倒斬傷。

齊楚燕沒有下殺手，是因爲不想濫殺無辜，那些漢子不過是小角色，並不是元兇主謀。

殺出「重圍」後，他面對的幾個人才是元兇。

那幾個人是賴世豪、裘三、魯四、梁五。

四人呈半月形將齊楚燕堵住。

齊楚燕夷然不懼。

「姓齊的，果然厲害啊！居然破了咱們的天羅地網！」魯四手上的狠牙棒直指齊楚燕。

齊楚燕淡然道：「過獎了，齊某不過歪打正着。大概是史侍郎一家冤魂在暗中保佑齊某，逃過粉身碎骨之厄。」

聽到「史侍郎全家冤魂」幾個字，賴世豪四人眼中都閃過一抹驚悸之色。梁五還往兩旁閃瞥了一眼。

「賴世豪，他們都有份參與劫殺史侍郎一家？」齊楚燕目光炯炯，掃視着裘、魯、梁三人。

賴世豪道：「今晚，咱兄弟誓要將你送去見史侍郎一家！」

齊楚燕剛想說話，賴世豪已叱喝一聲，當先仗劍撲向他。

裘、魯、梁三人亦叱喝一聲，向齊楚燕撲殺過去。

齊楚燕沒有閃避，揮刀迎上去。

五人立時殺作一團，鏗鏘聲不絕於耳，刀光棒影劍芒中，五條人影有如走馬燈般閃掠跌挪，看得那些漢子眼花撩亂。

以一敵四，齊楚燕雖然不懼，就算武功再高，畢竟寡不敵衆，何況，賴世豪四人都不是省油的燈，十招過後，齊楚燕雖不至於左支右絀，但已處於守勢。

賴世豪四人佔了上風，並沒有放鬆，反而全力施爲，務必將齊楚燕斬殺！

齊楚燕奮力支撐，忽然間被賴世豪乘隙在右腿近股處劃了一劍，痛得他打了個寒顫，手上的刀慢了一剎，被魯四的狠牙棒砸中，震得斜彈起來，裘三的刀乘勢斜削向他的脅下，梁五的短槍亦搠向他肩膊，他根本無法封擋，只好疾落地上，閃避裘、梁兩人的刀、槍。

裘、梁兩人的刀、槍落空，魯、賴兩人的狠牙棒跟長劍已然猛砸閃刺向撲落地上的齊楚燕身上，齊楚燕就在那剎那發出一顆暗器！

暗器急射向賴世豪。

賴世豪發夢也料不到齊楚燕身上竟藏着暗器，而在這時發射，倉猝間急忙上身歪閃，同時回劍擋擊那顆暗器。

魯四亦急忙棒勢一改，幫忙截擊那顆暗器。

賴世豪的劍法好高明，居然以劍尖點擊在那顆暗器上，發出波的一聲炸響聲。

賴世豪脫口驚叫一聲：「天蠍毒彈！」歪閃的身形順勢跌倒下去。

魯四聞聲大驚，但已被炸射開來的碎屑射中，驚叫一聲，暴跳開去。

裘三亦被炸開四射的碎屑射中，只有梁五比較幸運，碎屑射不中他，自他身旁射過。

可是，他却挨了齊楚燕一刀，大叫一聲，摔倒下去。

原來，齊楚燕於發出天蠍毒彈的剎那，身形疾滾向站在他左邊的梁五，一刀搠入他的小腹內！

梁五於聽聞賴世豪驚叫「天蠍毒彈」的剎那，驚得心弦震顫，整個人窒了一窒，以致來不及閃避或是封擋齊楚燕那一刀，結果，死在齊楚燕的刀下。

魯、裘兩人於梁五中刀倒下的剎那，亦倒在地上，滾動抽搐了幾下，便寂然不動，毒發身亡。

天蠍毒彈果然厲害。

賴世豪是四人中倖逃一命的唯一一個，眼見裘、魯、梁三人於剎那間喪生，驚得他魂飛魄散，急忙從地上竄起來，往大廳那邊逃竄。

齊楚燕大喝一聲：「賴世豪，還想走麼？」自地上一躍而起，追掠前去。

賴世豪頭也不回，拚命往前竄掠。

「小心暗器！」齊楚燕眼見追不上賴世豪，呼喝一聲。

賴世豪已如驚弓之鳥，恐怕齊楚燕發出的暗器是天蠍毒彈，慌忙往橫斜竄開去。

齊楚燕根本沒有發出暗器，不過是嚇唬賴世豪，阻嚇其逃竄，就在賴世豪斜竄開去的剎那，他眞的發出一顆暗器。

是一塊碎銀，不是天蠍毒彈。

賴世豪「喲」一聲，跌倒下去。

他的腿肚上被那塊碎銀射中了。

齊楚燕加速掠前去。

賴世豪掙扎着站起來，拐着脚往前奔。

齊楚燕已追到他身後不到一丈處，只要再標掠前去，便追上賴世豪。

「姓齊的，停下來！」一聲斷喝驀地自齊楚燕身後响起。

齊楚燕心頭一震，忙扭頭回望，只見兩個人挾着一個女子如飛掠來，那女子忽然發起一聲痛叫。

史鳳君！

齊楚燕整個人震動一下，急忙停下來，轉身急欲看清楚。

那兩個人扶着那女子在丈外停下來，那女子即時呼叫一聲：「齊爺！」

不用看清楚，齊楚燕這一次已聽出那女子是史鳳君！

他心裏震驚不已，史鳳君怎會落在那兩個人的手上？

「史姑娘，妳沒有甚麼吧？有沒有難爲妳？」齊楚燕急問，一顆心直往下沉。

史鳳君落在那兩個人的手上，不但棘手，對他也大爲不利。

挾持住史鳳君的兩個人肯定是賴世豪的同伙。

「齊爺，妾身沒甚麼，不要理會妾身！」史鳳君已經猜到那兩個挾着她的人將會怎樣做，所以，她事先提醒齊楚燕不要因爲她而受威脅。

「趙二，侯七，捉到那妞兒回來了，太好哪！」賴世豪已經停下來，並拐着脚走近齊楚燕，臉上露出欣喜的笑容，朝挾着史鳳君的兩個人呼叫。

挾着史鳳君的兩個人，果然就是趙二與侯七。

趙二叫道：「老大，我倆幸不辱命！」

侯七驚詫地道：「老大，佈下的天羅地網竟然困不住姓齊的，還弄成這個樣子？」

賴世豪咬牙道：「姓齊的好精靈，破了咱們的天羅地網，還用得自聞六身上的天蝎毒彈殺了裘三魯四梁五！我等決不能放過他！」

趙二接口道：「老大，這妞兒在咱們手上，姓齊的除非不顧這妞兒的死活，要不，他不敢不聽咱們的！」

史鳳君大叫：「齊爺，妾身死不足惜，千萬別因妾身做出傻事來！」

「住口！」趙二喝叫一聲，一手捂住史鳳君的嘴巴。

齊楚燕驚怒得不由自主欺前一步，口裏怒喝：「放手！若敢將她怎樣，決不放過你們！」

侯七冷笑道：「你再動一下，咱立刻將她的衣服撕下來！」

齊楚燕頓時窒住。

賴世豪這時已從驚恐中回復過來，而且顯得頗輕鬆。「趙二，咱眞怕你跟侯七捉不到這妞兒，還有一個呢？」

侯七道：「那一個不見影踪，咱們只好將這個捉回來。就憑這一個，也够姓齊的乖乖就範了。」

賴世豪笑起來，「在那裏捉到這妞兒？」

「天香樓內。」趙二道：「姓齊的，你以爲將她藏在天香樓內，便神不知鬼不覺？嘿嘿，別忘了有些人是既貪心，又怕死的！咱使出那兩樣手段，那個鴇母便將這妞兒躲藏的地方說出來！咱們手到擒來！」

齊楚燕力持鎮定。「她跟齊某與你們之間的事沒有一點關係，你們這樣做，算甚麼？」

賴世豪冷笑道：「算甚麼也好！總之，她跟你有關連，對咱們大大有利，像你這種行俠仗義之人，不會見死不救吧？」

史鳳君在趙二及侯七的挾持下

，不但掙扎不了，連叫也叫不出聲，心裏急死了，若有可能，她會立刻一死了之，免得齊楚燕被賴世豪等人威脅。

齊楚燕怒叫：「放了她，齊某任你們處置。」

賴世豪大笑起來。「姓齊的，好聰明啊，咱們還未說要你怎樣，你便猜到了。哈哈哈……賴某好開心啊！」

史鳳君想叫叫不出來，急得她流下淚來。

齊楚燕忽然想起雷穎娜：「她到底怎麼了，一直沒有露面，不要遭到意外才好。」

此刻，他眞希望雷穎娜突然間殺出來，出其不意從趙二侯七的手上救出史鳳君。

「姓齊的，還不將刀扔掉，趴在地上！」趙二喝叫。

齊楚燕道：「先放了……她！」他幾乎叫出史姑娘三個字來，幸好及時驚覺，馬上咽住。

——他恐怕賴世豪三人聽到史鳳君，從而猜到她的身份。

「嘿嘿，天下間那有如此便宜的事？」賴世豪道：「若放了她，你反悔，咱們怎奈你何？咱們才不會這麼笨！」

侯七道：「不扔掉刀趴下來，那就將你的一條臂膀卸下來，咱們馬上放了這妞兒！」

趙二接口道：「別再猶豫不決，否則，咱就在這裏將這妞兒姦了！」

「你敢！」齊楚燕怒不可遏，陡地踏前一步，手中刀直指趙二。

趙二跟侯七嚇得不由自主退了一步。「姓齊的，有甚麼咱不敢幹！」趙二一手抓住史鳳君的衣襟，用力一扯，「嘶」一聲，將衣襟撕破，史鳳君頓時露出一截雪白的胸脯及胸衣。

齊楚燕雙眼怒睜，胸膛急劇起伏，握刀的手直抖。

「姓齊的，還不動手？可是要咱當着你的面，姦了她？」趙二眼中慾火閃動，貪婪地盯着史鳳君雪白豐滿的胸脯。

齊楚燕渾身直抖，長吸一口氣，震聲道：「好！齊某自斷右臂！」刀交左手，高舉起來。「爾等若不依諾放了她，齊某拚了一條命，也不會放過你們！」話落，手中刀斬落右臂。

賴世豪跟趙二、侯七看着，皆面露喜色。

——只要齊楚燕一刀斬下右臂，他們一齊撲過去，合力將齊楚燕殺掉！

——他們根本就沒打算依諾放人。

斬草除根。

可是，他們空歡喜一場，齊楚燕亦根本不想斬下自己的一條右臂！

他不是白痴，也不是傻瓜。在江湖上闖蕩了這些年，甚麼事情沒有經歷過。他根本就不相信賴世豪三人會依諾放人。自己若斷去一臂，不但救不了史鳳君，反令自己跟史鳳君都要死於敵手！

他才不會傻到自尋死路的地步。

因此，他左手的利刀眼看就要斬落右臂上的剎那，刀勢倏地一窒，左手往外一揮，脫手將利刀甩射向賴世豪。

賴世豪料不到齊楚燕會來這一手，冷不防之下，大吃一驚，急忙揮劍封擋。

挾着史鳳君的趙二侯七兩人亦被那意料之外的變化弄得吃驚分神，同時往賴世豪望去。

兩顆暗器就在趙、侯兩人吃驚分神的剎那，急襲向兩人背後，同時，一條人影向兩人身後左側的地上掠撲過去。

看那纖巧的身形，應該是個女的。

趙、侯兩人驚覺的時候，已經來不及閃避，卜卜兩下疾響，兩顆暗器射在趙、侯兩人的背上，兩人身子抖震一下，發出一聲哀叫，栽倒下去。

於甩出利刀的剎那，飛撲向趙、侯兩人的齊楚燕剛好標掠到，在趙、侯還未倒在地上之前，雙腿齊飛，將兩人踢飛出去，並一手將被帶得倒跌下去的史鳳君抓扶住。

那一下變化，快得雙目不及眨一下。

「雷姑娘！」齊楚燕對跟着掠撲到的那條人影呼叫一聲。

「齊大哥！」那條人影亦呼叫一聲，伸手扶住史鳳君。「史姐姐，妳沒事吧？」

那條人影原來是雷穎娜。

她出現得好及時。

史鳳君被那驚險萬分，根本來不及轉念的變化弄得呆愕住，一時間說不出話來，半晌定了神，才一個轉身撲在雷穎娜身上，叫一聲：「娜妹！」嚎哭起來。

齊楚燕被史鳳君那一哭，陡地醒起還有一個賴世豪，急轉身望去，只見賴世豪已奔掠到大廳前，掠到廳上，忙腳下一蹬，往前標掠追上去。

——賴世豪是元兇主謀，怎能讓他逃了。

「雷姑娘，請照顧史姑娘！」齊楚燕拋下一句話，話聲未過，人已飛掠到大廳前，縱身掠上去，賴世豪經已消失在大廳內。

齊楚燕追入大廳內。

* * *

「史姐姐，別怕，沒事了。」雷

穎娜摟住史鳳君，輕輕拍着她的肩背，安慰她。

史鳳君抽泣了一陣，終於止住泣聲，抬起頭道：「娜妹，謝謝妳。」

雷穎娜柔聲道：「史姐姐，沒有甚麼事吧？」一眼看到她衣襟破爛，露出半截胸脯，忙伸手將那幅撕下來的衣襟替她拉上，並叫她用手掩着。

「娜妹，我沒事，只是受了點驚而已。」

雷穎娜轉身跑到被踢飛出去，倒在地上的趙二身前，一腳將他踢翻，見他嘴角溢血，氣息全無，斷定他死了，才放心地俯身彎腰，將趙二的外衣脫下來，拿給史鳳君穿上，遮掩住胸脯。

「娜妹，齊爺追那個惡人，怎麼還不回來，不會……」史風君已經定下神來，馬上擔心起齊楚燕的安危。

雷穎娜被她一說，也有點擔心，口裏却說道：「齊大哥武功高強，身手敏捷，不會有事的，史姐姐，放心吧。」

話聲才落，一條人影已從大廳內掠出來，看身形，該是齊楚燕。

雷穎娜呼叫一聲：「齊大哥。」

已掠出大廳外面，正向雷、史二女站着的地方奔掠過去的人影呼應一聲：「雷姑娘。」

那人影確是齊楚燕。

「齊大哥，被那個惡賊跑了？」雷穎娜急急問。

齊楚燕吐口氣，道：「被他跑了！」一頓，轉眼看着史鳳君道：「史姑娘，他們沒有對妳怎樣吧？」

史鳳君搖搖頭。「齊爺，跑了的那個……惡賊眞的是殺害妾身全家的元兇主謀？叫甚麼姓名？」

齊楚燕點一下頭：「他就是賴世豪，他親口承認的。」

史鳳君用力咬着嘴唇，半晌，才仰天悲聲道：「難道天無眼？餘兇皆已授首，偏是元兇却逃了，爹娘啊，怎不顯靈，教那姓賴的元兇授首！」

雷穎娜安慰道：「史姐姐，放心吧，小妹跟齊大哥不會讓姓賴的惡賊逍遙法外的，一定會找到他，要他血債血償！」

齊楚燕也道：「他逃不了的，縱使是上天入地，齊某也要將他捉到，取他的狗命，祭你父母家人在天之靈。」

史鳳君感激涕零，忽然向齊、雷兩人跪拜道：「齊爺，娜妹，若不是得你倆仗義相助，妾身一個弱女子，萬不能替父母弟妹家人報却大仇。妾身來世定當結草含環，報答兩位的大恩大德。」

齊、雷兩人吃一驚。齊楚燕急閃開去，急急道：「史姑娘快請起來，齊某怎受得起！」

雷穎娜已快手快脚將史鳳君扶起來。「史姐姐，折殺小妹了！小妹既與妳結爲姐妹，妳的事便是小妹的事，何須言謝！齊大哥也不是那種施恩圖報的人。要不，他也不會仗義相助，替你出頭報仇。」

史鳳君激動地道：「娜妹，齊爺爲了妾身，出生入死，幾乎喪命，妾身怎能無動於衷。」

齊楚燕開口道：「這裏盡是死傷的人，火勢越來越猛烈，不宜在此逗留，咱們快離開吧。」

雷穎娜點了頭，扶着史鳳君往莊外走去。

齊楚燕在二女後面護着，大步往外走。

寶馬莊內，各處的火頭確是越燒越熾烈。奇怪的是，一直沒有人救火。不過，火勢如此熾烈，只怕要救也救不了。

路上，齊楚燕忽然想起一事，問雷穎娜。「雷姑娘，自從妳放火並引燃了火葯後，一直沒有露面，後來又在最緊要的關頭，齊某被脅迫要自斷右臂的時候，妳却忽然出現在身後左側不遠的地方，眞是神出鬼沒啊！」

雷穎娜眨眨眼，笑道：「齊大哥，說起來眞是慚愧，小妹被連串的爆炸聲震暈過去。不知怎的，小妹聽到震耳的鑼鼓聲或鞭炮聲，也會頭暈目眩，小妹的大哥說，小妹自小便是那樣。小妹醒轉過來的時候，不知齊大哥你是否應付得了賴世豪那伙人，急急掠入莊中找尋你的所在，恰好發現史姐姐被那兩個惡賊挾着奔入莊內，小妹不敢造次出手解救史姐姐——投鼠忌器嘛，只好隱蔽身形，暗中跟躡着，伺機下手。賴、趙、侯三個惡賊脅逼你的情形，小妹都看在眼內，聽在耳中，幾次想發難，皆因沒有多大把握而猶豫不決。幸虧你在最緊要的關頭，瞥到小妹向你打出的手勢，互相配合之下，一擊得手！齊大哥，你知道嗎，在出手一擊之前的剎那，小妹緊張得手心冷汗直冒，一顆心『卜卜』直跳。」

齊楚燕吐口氣道：「雷姑娘，要不是得你暗中配合，以暗器射殺趙、侯二人，齊某跟史姑娘都性命難保。」

頓一下，又奇怪地道：「雷姑娘，怎麼那日在宅院內被聞達蔡文元三人襲擊時，炸葯彈爆炸時，妳沒有暈過去？」

雷穎娜道：「差點便震暈過去了，幸好只是一下爆響，不是連串的爆炸，小妹急忙用雙手捂住耳朵，恐防還有第二下爆炸。」

史鳳君道：「那日，妾身看到娜妹用手捂住雙耳，還以爲她膽小，原來她有這種怪毛病。」

說話間，已走到鎮上，三人找了一家客棧，歇一宵，翌早才趕回揚州。

* * *

洪八方忽接下人來報，賴世豪到訪，忙吩咐下人快請到大廳中，他自己則急急向大廳走去。

走出大廳，坐下不久，便見到那個下人帶着賴世豪向大廳走來，忙離坐急步走到大廳前，迎接賴世豪。

賴世豪搶前幾步，走到大廳前，抱拳對洪八方道：「小弟見過洪老哥。」深深一揖。

洪八方抱拳道：「賴老弟，甚麼風將你吹來？快請到廳內坐。」

「數月不見，洪老哥精神今勝於昔啊！」賴世豪邊走入大廳，邊含笑道。

「賴老弟……咦，怎麼……這個樣子啊？」洪八方本想說「怎麼這樣狼狽啊」，省覺不大妥當，忙改口這麼說。

賴世豪確實頗狼狽，不但頭髮散亂，衣衫破損污髒，身上還有幾處損傷，而且神色疲頹。「洪老哥，一言難盡。」

洪八方以手相扶。「老弟，坐下歇口氣再說，無論發生了甚麼事，只要老弟你用得着老哥我的，義不容辭！」

賴世豪感激道：「有你老哥這句話，小弟就放心了。」

洪八方請賴世豪坐下後，才落座，下人捧上香茗退下，拿起茶杯說道：「老弟請用茶。」

待賴世豪喝過茶後，才問道：「老弟，發生了甚麼事？」

賴世豪握拳捶落在自己的大腿上，咬咬牙，才含恨道：「洪老哥，小弟的莊子不但被人毀了，一眾兄弟亦不幸身亡。」

洪八方雙眼倏睜，吃驚地道：「老弟，甚麼人有那種能耐？為了甚麼事？」

賴世豪咬牙切齒道：「史侍郎那件事發了。有一個姓齊的人為了史侍郎那狗官全家被殺之事，找上小弟，結果……弄成這個樣子。」一口氣將發生的事情，說了一遍。

洪八方聽完，驚詫道：「老弟，那個姓齊的何許人？居然如此難對付？只憑一兩個人，便將老弟你弄到如此地步！」

賴世豪恨恨道：「齊楚燕！小弟根本未有聽聞過那斯的名頭，老哥你可有聽聞過那斯的名頭？」

洪八方想也不想便道：「無名之輩，愚兄從未聽聞。」

賴世豪道：「若不是姓齊的暗施鬼計，暗中有一個丫頭幫忙他做手脚，小弟早已將他置於死地！怪只怪小弟並沒有完全弄清楚那斯的底細，以至陰溝裏翻船！」

「老弟，有何打算？」洪八方問。

賴世豪握拳作勢道：「不殺那斯，替死去的眾弟兄報仇，小弟誓不甘休！怎對得起死去的眾弟兄？」

一頓，看着洪八方，說道：「洪老哥，可否助小弟一臂之力？」

洪八方慨然道：「老弟，憑你我的交情，老哥我義無反顧，定必幫你誅殺那斯！除去禍患！」

賴世豪喜道：「小弟知道老哥是個重情義的人，一定會幫小弟。洪老哥，請受小弟一拜。」離座抱拳躬身，向洪八方深深一拜。

洪八方忙起身還禮。「老弟，老哥我怎受得起。想當年，老哥我若不是得令尊放我一條生路，老哥我那有今日？知恩必報，老哥我終於有機會報恩了。」

原來，洪八方昔年犯了殺官差的重罪，依律處死，幸得當年任參軍之職的賴佐材援手相救，從輕發落，得以保存生命，對賴佐材，救命之恩，他倒是緊記心中，與賴世豪結識後，過從甚密，結成知交。

如今賴世豪落難，正好有機會報恩，因此，他一口答應幫忙賴世豪，殲殺齊楚燕。

賴世豪大為感動。「洪老哥，小弟不知怎樣說……」

洪八方截道：「老弟，憑你我過命的交情，還說甚麼客氣話，說說老弟你準備怎樣對付那個姓齊的吧。」

賴世豪道：「趁他正在得意忘形之時，對付他！」

頓一下，將他的計劃說出來。

「老哥，小弟故意洩露踪跡，誘那斯找上小弟，老哥你則在暗中埋伏，伺機出擊，將他擊殺！」

洪八方道：「嗯，這個主意不錯，姓齊的會在那裏出現？」

「揚州。」賴世豪道：「他跟那兩個妞兒一定會先回揚州。」

「那咱們明日馬上趕去揚州！」洪八方道：「老弟，意下如何？」

賴世豪道：「小弟正有此意。」

「就這樣決定。」洪八方道：「老弟，說說跟姓齊的在一起的兩個妞兒的底細，知彼知己，才能百戰百勝。」

賴世豪道：「小弟對那兩個妞兒所知不多，只知一個姓雷，年約十六七年紀，身手不錯！另一個年約二十左右，是個弱質纖纖的女子，可能跟天香樓有關連，所知的就這麼多。」

「嗯，聽老弟你這麼說，咱們要對付的，只是姓齊及姓雷的妞兒。老弟，放心吧，放心吧，一定對付得了！」

跟着又道：「老弟，暫且將一切拋開，先去沐浴更衣，好好地歇

一歇，今晚，老哥替你洗塵，好好喝一頓酒！」

* * *

齊楚燕跟雷、史二女確實在揚州城內。

三人在一家叫昌平的客棧住下來。

本來，在回到揚州後，雷穎娜惱恨天香樓的鴇母「出賣」史鳳君，要去找那鴇母算賬，史鳳君拉住她。「娜妹，算了，得饒人處且饒人，何必跟她計較。何況，媽媽是在脅迫之下，才說出我的所在，怪不了她。」

雷穎娜聽史鳳君那麼說，才不再說甚麼。

在房中吃過晚飯，時候還早，三人便閒談起來。

雷穎娜道：「齊大哥，打鐵趁熱，要盡快找到賴世豪那惡賊。要不，被他逃之夭夭，要想找到他，只怕不容易。」

齊楚燕頷首道：「齊某也是那樣想，明天，你留在客棧內陪伴史姑娘，齊某去打探找尋賴世豪的行踪下落。」

史鳳君道：「齊爺，你身上的傷……」

齊楚燕笑笑：「一點點皮肉之傷，不礙事的，史姑娘，你放心吧，齊某挺得住。」

史鳳君欲言又止。

雷穎娜道：「齊大哥，小心啊，姓賴的說不定會像瘋狗一樣伺機反噬，提防他的襲擊。」

齊楚燕道：「齊某領教過他的花樣把戲後，若還不小心提防，那就該死了。」

史鳳君始終放心不下。「齊爺，為了妾身之事，要你三番四次冒險，妾身實在過意不去，心裏一直很不安，若找不到姓賴的，算了吧，他自會得到報應的。」

「姐姐，妳放心吧。」雷穎娜安慰史鳳君：「齊大哥歷經險厄，依然安然無恙。如今只剩下那姓賴的惡賊，他在孤掌難鳴之下，還能夠要出甚麼花樣來？若被齊大哥找到他，一定手到擒來，逃不出齊大哥的手心的。」

齊楚燕為免史鳳君再擔心起身道：「時候不早了，齊某回房歇息，兩位姑娘也請早點歇息吧。」

二女起身送齊楚燕出房，看着齊楚燕返回隔壁的客房，才關上房門，準備歇息。

* * *

一連兩日，齊楚燕都打聽探查不到賴世豪的行踪下落，不由思疑他經已逃到別的地方。

雷穎娜同意他的想法。「姓賴的惡賊有如喪家犬一樣，那裏還有膽量在揚州附近停留，不急急逃得遠遠的才怪！」

史鳳君道：「若找不到那惡賊，齊爺，算了吧，他逃得了一時，逃不了一輩子，終會得到報應的，妾身經已想通了，何必一定要殺死他才算替父母家人報了仇。」

雷穎娜却不同意她那種想法。

「姐姐，像姓賴的那種惡人，心狠手辣，若是讓他逍遙法外，在江湖上繼續作惡，豈不是會有更多的人受其所害！依小妹之見，除惡必須務盡，決不能讓姓賴的有作惡害人的機會，不但姐姐妳可以報却大仇，也是替江湖除害！」

齊楚燕的想法跟雷穎娜一樣。

「史姑娘，雷姑娘所言極是，賴世豪這種人，決不能姑息放縱，讓其為害江湖！」

史鳳君道：「可是，要齊爺你奔跑操心，妾身一點忙也幫不上，只能夠袖手旁觀，妾身……」

「姐姐，妳就不要說了。」雷穎娜截道：「齊大哥若是那種斤斤計較的人，也不會義伸援手幫妳報仇。小妹的大哥說，江湖中人要麼不幹，若幹，便義無反顧，一往無前，不去計較其他！姐姐，妳現在明白了麼？」

史鳳君連連點頭：「娜妹，姐姐怎會不明白。只是，姐姐心裏實在過意不去。對齊爺的仗義，妾身銘感心中，感佩得五體投地。」

齊楚燕忙道：「史姑娘，太過獎齊某了，齊某不過做了應該做的事。大多數的同道亦會義無反顧這樣做，就像有句話所說的那樣，有所為，有所不為。」

雷穎娜道：「好了，好了，別再在這上面說來說去了，齊大哥，要不要小妹幫忙找尋那姓賴的惡賊？」

齊楚燕搖搖頭：「縱使上天入地，齊某也要找到他！」

一頓，又道：「雖則他有可能遠走高飛了，但亦有可能他就躲在附近，找機會向咱們下手。像他那種人，才不會輕易罷休！雷姑娘，為防萬一，妳不要離開史姑娘的身邊，知道嗎？」

雷穎娜點點頭。「齊大哥，你也要小心啊！」

* * *

齊楚燕點點頭：「放心吧，寶馬莊內姓賴的人手眾多，尚且奈何不了齊某，如今他只剩一人，他還能玩出甚麼花樣來？齊某自會小心提防！」

第四日，齊楚燕終於發現了賴世豪，確定了他落脚的地方後，再在附近監視了一會，才返回客棧。

雷、史二女聽說發現了賴世豪的踪跡，都很驚喜，跟齊楚燕商議如何下手擒殺賴世豪。

雷穎娜主張立刻採取行動，免得被賴世豪溜走，又要費一番工夫

找尋他。

齊楚燕却主張看準了才採取行動，因爲他對賴世豪的突然現出踪跡，感到可疑。

他懷疑那是賴世豪的誘敵之計。

他不相信賴世豪會如此不小心，在他眼前露出踪跡。

他將心裏的思慮說出來。

聽他那樣一說，雷穎娜亦深覺可疑，認爲有可能。「齊大哥，幸虧你這麼一說，眞是一言驚醒，小妹怎麼想不到這些。賴世豪惡賊最會玩花樣、使詭計，說不定，他又在使甚麼詭計。」

史鳳君雖則不是江湖人，但聽多了，見多了，多少知道一點。她也認爲有可能。「齊爺，對付賴世豪那惡賊，必須小心，要不，有可能吃虧。」

齊楚燕連連點頭。「齊某準備再多留意幾日，確定姓賴的不是在玩花樣、使詭計，才向他動手。」

* * *

賴世豪行動很小心，但却似乎沒有發覺齊楚燕已暗中「釘」上了他，亦沒有離開揚州遠走高飛的意思，依然窩在藏身的地方。

齊楚燕一直在暗中監視着他的動靜，連日來，都沒有放鬆，但却沒有發現他有任何異樣的舉動，亦沒有發現有甚麼人跟他碰頭。

齊楚燕終於確定，賴世豪沒有可疑之處。

他決定對他採取行動。

他將自己的決定告知史、雷二女。「雷姑娘，天亮後，齊某便向姓賴的下手，妳跟史姑娘在齊某離去後，最好在客棧內找個隱蔽的地方躲起來，以防萬一。史姑娘，齊某這一次一定不會讓妳失望，若不能將姓賴的生擒，讓你親手誅殺，報却大仇，亦會帶姓賴的人頭回來，讓妳拜祭父母家人之靈。」

史鳳君道：「齊爺，凡事小心啊，妾身會向天禱告，求妾身爹娘及家人的亡靈暗中保佑你。妾身等着你回來，手刃姓賴的惡賊！」

雷穎娜神色欽敬地道：「史姐姐，齊大哥說得出，一定做得到，姓賴的惡賊報應到了！」

* * *

天亮前的夜色，特別黑暗。

齊楚燕伏在一棵樹上，大約半個時辰左右，四下裏萬籟俱寂，連狗吠也不聞一聲，大概，狗隻在這個時候是最好睡的時刻，也熬不住，在屋檐墻角下打瞌睡了。

賴世豪這幾日棲身的地方，就在那棵樹前約三丈外的地方，是一座小宅院，那裏面若有甚麼動靜，全逃不過齊楚燕的雙眼。

驀地，一下嘹亮的鷄啼聲，終於驚破天地的沉寂，引發了此應彼起的鷄啼聲。

雄鷄一唱天下白。

天邊果然泛起一層魚肚白。

齊楚燕就在那時採取行動——「颯」一聲，自樹上有如雀鳥般，掠飛向那座小宅院。

小宅院內一點動靜也沒有。

齊楚燕有如流星飛渡般，掠落小宅院的墻頭上，略一窺探，身形一動，自墻頭上掠入屋內。

待到他再現身的時候，屋子的四面已然起火，他亦掠上正對屋門的檐前。

火勢漸猛，屋內即時有動靜，驚叫聲中，一個人自屋內躍出大門，衝出來。

齊楚燕在檐上覷準，人刀有如飛矢一樣，掠射向那個人。

那人陡然驚覺的時候，已來不及回身封擋，只好往前斜傾，撲落地上，閃避那突如其來的襲擊。

「颯」一聲，齊楚燕人刀自那人的身上掠射過，那人發出一聲痛叫。

原來，那人並不能完全閃避過齊楚燕的襲擊，背側及左臂膀上被劃出一道血口來。

聽聲音，那人不就是賴世豪？

那人確是賴世豪。

齊楚燕身形落地的刹那，立刻一個倒縱，擰身，出刀一氣呵成，疾轉向跌撲地上的賴世豪。

賴世豪在地上急滾。

齊楚燕連刺數刀，以毫釐之差，被他滾身避過。

陡地，賴世豪大吼一聲，疾滾的身形倏地一窒，只聽「錚」的一聲激响，刀劍相擊！他以劍擋住齊楚燕刺下來的利刀。

賴世豪又發出一聲吼叫。

一條人影就在吼叫聲中，自屋內標射出來，疾快地射向被震彈起來的齊楚燕。

賴世豪那一聲吼叫，蓋住了那條人影的掠空聲。

而齊楚燕剛好背對着屋門那面。

賴世豪與那條襲擊齊楚燕的人影配合得天衣無縫。

齊楚燕於銳風襲體的刹那，才驚覺到有人偸襲。

他甚至感覺到尖銳的利器戳在他背左面的衣衫上。

那刹那，他心頭一緊的同時，只能够於生死一髮間，將身子擰動一下。

「嗤」一聲，利物自他背上閃刺過去，將他背上的衣衫劃破，只差毫釐，便劃破他的皮肉！說險，眞是險到極。

不過，他在顧此失彼的情形下，挨了賴世豪一劍。

被賴世豪一劍刺中左手臂。

他在擰身閃避那致命的一擊的

刹那，早已經料到了，但在生死一髮之間，他只能够避重就輕。

他手臂上挨了賴世豪一劍，賴世豪也好不到那裏去，亦挨了他一刀，一刀戳在賴世豪的大腿上，戳出一個血洞來。

賴世豪痛得大叫一聲，亂劍刺斬齊楚燕。

齊楚燕可不想跟賴世豪糾纏下去——他沒有忘了那個襲擊他的人，藉着刀劍相擊的一震之力，身形凌空斜翻掠起，「颯」地一聲，偸襲他的那個人身形如矢，自他身下掠射過去。

賴世豪忍痛自地上彈掠起來，人劍如火箭旗花般，射向齊楚燕。

齊楚燕身形驀地往下滾墮，手中利刀如電乍閃，自齊楚燕身上掠射過的賴世豪發出一聲慘嚎聲，血雨濺洒中，一隻足踝掉下去，身形亦重重地摔下去。

——他的右足踝被齊楚燕那一刀斬了下來。

那個兩番襲擊齊楚燕的人並沒有理會賴世豪那一聲慘嚎，再次撲掠向齊楚燕。

齊楚燕滾墜地上，那人剛好掠撲到，手上的烏錐閃刺向齊楚燕的身上。

齊楚燕揮刀急擋。「叮」的一聲，擋開那人的一擊。

那人「嘿」地一聲，一口氣向齊楚燕刺出十三四錐。

齊楚燕揮刀急擋，刀錐交擊，發出連串如珠走玉盤的叮叮聲。

驀地，一聲呼叫响起：「齊大哥，小心他的袖中錐！」

那人就在那霎間施展出他的袖中錐。

——無聲無息，有如毒蛇吐信般，自袖中閃冒出來，自一個間隙中刺向齊楚燕受了傷的左臂膀！

一點閃掠的金光亦在那瞬間激射向那人的背心要害，同時間，一條人影飛撲過去。

齊楚燕的利刀被那人的烏錐纏住，左臂又受了傷，根本躲避不了那人自袖中閃刺出來的短錐。

「袖中錐」！齊楚燕猛地記起雷穎娜的話，雷鳴震就是死在洪八方的袖中錐！這一驚非同小可，只要錐尖刺落臂膀上，他就活不成了。

可是，他絕對避不了。

那只有死。

死，他並不怕，他只擔心發出警告的雷穎娜。

他聽出是雷穎娜的聲音。

怎麼她會來了？

想到跟好友雷鳴震一樣，死在洪八方的袖中錐之下，他死不甘心。

——他還未替雷鳴震報仇。

以袖中錐暗算齊楚燕的人，確是洪八方。

本來，洪八方一直匿藏在屋內（自從賴世豪故意被齊楚燕發現的那一日開始），只要齊楚燕找上賴世豪，他這顆隱藏着的棋子便會出其不意地襲殺齊楚燕！

爲了確保能够殺死齊楚燕，他那根烏錐錐尖上也塗上了劇毒，希望可以一擊得手。

而他躲藏在屋內時，曾根據不同的時間及情形，隱藏在不同的地方。就像今晚，他便一直隱藏在賴世豪睡的那個房間內靠門口放着的一個箱柜中，隨時可以出手襲殺潛入屋內，向賴世豪出手偸襲的人。

目標當然就是齊楚燕。因爲，他們要對付的人，只有一個齊楚燕。

總之，只要齊楚燕踏入屋內一步，便踏入他們設下的死亡陷阱之中。

可惜齊楚燕並沒有踏入屋內一步，以火攻將賴世豪逼出來。因此，他們佈下的死亡陷阱便白費了。

幸好火勢並不怎樣猛烈，要不，他不可能繼續躲藏在屋內，直到認爲有機可乘，才現身襲擊齊楚燕。

而齊楚燕之難以對付，亦出乎他意料之外。

不過，他終於有機會以袖中錐殺了齊楚燕！

* * *

洪八方雖然可以袖中錐刺殺齊楚燕，可是，他也會被激射向他背心要害上的暗器射中，一命嗚呼，他當然不想跟齊楚燕同歸於盡。

他犯不着爲了賴世豪而丟掉一命。

所以，他只好身形偏閃開去。

他避過了襲射向他背上的暗器，齊楚燕亦逃過一死。

齊楚燕立時往外一滾，彈跳起來。

「洪八方，你殺了我大哥，我要取你狗命！」那條撲掠向洪八方的嬌娜身形悲聲怒喝。

救了齊楚燕一命的，果然是雷穎娜。

驀地，另一條人影自雷穎娜撲掠出來的地方閃出來，悲憤尖叫：「惡賊，還我爹娘家人命來！」奔撲向倒在地上，痛得慘嚎連聲，不住打滾的賴世豪。

齊楚燕聞聲大驚——聽出是史鳳君發出的聲音，急忙喝叫：「史姑娘，快站住！」

俗語有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賴世豪雖然腿上受傷，一足亦被斬去，痛得死去活來，但仍有能力殺死或是制住弱質纖纖，毫無武功的史鳳君。

史鳳君被齊楚燕一喝，頓時從悲憤中驚醒過來，立刻停下來。

——殺得了賴世豪或是死在賴

世豪手上都好，最怕是落在賴世豪的手上，那就慘了，那會害了齊、雷兩人。

寶馬莊的遭遇，就是前車之鑑。

事實上，痛得死去活來的賴世豪眼見史鳳君向他撲過去，心裏暗喜，心裏生出惡念——制住史鳳君，來威脅齊、雷兩人，不但可以逃出生天，亦可一雪斷足之恨，要齊、雷兩人死在他眼前，然後才殺了史鳳君。

他已在暗中强忍劇痛，蓄勁待發。

史鳳君驀地停下來，教他大失所望。

齊楚燕於喝叫聲出口的刹那，經已飛撲向賴世豪，欲將史鳳君截下來，若史鳳君不聽他喝止的話。

紅了眼的雷穎娜經已跟洪八方「撞」上，兩人交手一招，雷穎娜便被震退開去。

原來洪八方也「看上」了史鳳君，欲挾之作人質，因此，他在跟雷穎娜交手一擊的刹那，使上七成內勁。

以洪八方的修為，雷穎娜怎能抵抗得了，所以，被烏錐上發出的强大內勁震得退開去。

洪八方身形一縱，掠撲向站住的史鳳君。

史鳳君驚得驚叫一聲，回身便跑，那知脚下一絆，跌倒下去。

雷穎娜連退幾步，才穩住身形，眼見洪八方向史風娜撲掠過去，忙點足彈身，向洪八方撲去，欲將他截下來。

可是，追截不及。

齊楚燕亦是鞭長莫及。

他才掠落賴世豪的身前，賴世豪突然間從地上彈起來，一劍向他斬去(賴世豪想與齊楚燕拚命——你死我活或是兩敗俱亡)，他只好揮刀封擋，這一阻，便趕不及阻截洪八方。

他知道要是史鳳君落在洪八方的手上，那就大大不妙，所以，他只好做一件事。

左手一揚，自袖中探出一根管子，按動機簧，發出唯一剩下的一顆天蝎毒彈。

他只望那顆天蝎毒彈不但阻截住洪八方，亦能够將他毒殺。

與此同時，他已一刀削斷賴世豪握劍的右手腕。

賴世豪大吼一聲，摔落地上，昏死過去。

洪八方已撲到絆倒在地上的史鳳君身前，驟覺一顆暗器襲射過來，射向他的左肩側背上，同時間亦瞥到齊楚燕經已縱撲過來，另一邊的側背後，雷穎娜亦追撲上來，他在權衡輕重之下，可不想因為閃避那顆暗器而錯過擒下史鳳君的機會，因此，他拚着左肩側背上挨那顆暗器射中，探臂伸手，向地上的史鳳君疾抓落去。

在他以為，肩頭上挨一顆暗器死不了，制住史鳳君則不但可保自己處於上風，還可以脅逼齊，雷兩人聽他的吩咐——自己處死自己，這麼盡佔便宜的買賣，不幹才是傻瓜！

他却想不到，那顆暗器却是歹毒無比的天蝎毒彈，中者絕無倖免，必死無疑。

他已抓住史鳳君，同時，那顆天蝎毒彈已射在他的左肩側背上。

齊楚燕立時刹住身形，疾喝一聲：「洪八方，放開史姑娘！」

洪八方挨了那顆暗器，身子震了震，悶哼一聲，跟着獰笑一聲：「姓齊的，放開她？你以為洪某人是個大傻瓜？捉到手的鳥兒又放走？」

話聲未落，陡地慘叫一聲，全身抽搐，栽倒下去。

眼見史鳳君被洪八方抓住，驟然停下來的雷穎娜看到洪八方慘叫栽倒下去，先是愕了一愕，跟着縱撲過去，劍光掣閃間，洪八方的人頭自頸項上飛了起來，噴洒出一蓬血雨。

史鳳君睜眼看着，被那恐怖的景象嚇得身子一軟，暈倒過去。

剛好，刹那間魂歸地府的洪八方全身脫力，抓不住史鳳君，令到史鳳君往地上跌下去。

撲掠到的齊楚燕來得及一手將史鳳君的身子摟抱住，史鳳君才不至於跌落地上。

雷穎娜看着洪八方那具缺了頭顱的屍體，一腔仇恨全消了。「大哥，我終於手刃了洪賊，替你報了仇！大哥，你在天之靈也該瞑目了。」仰起頭，向天喃喃禱告。

齊楚燕待她禱告完，才說道：「雷姑娘，快來幫忙扶住史姑娘，救醒她。」

雷穎娜如夢初醒，忙道：「齊大哥，史姐姐，咦，你手臂受了傷，快放下史姐姐，待小妹先替你包紮傷處，再救醒史姐姐不遲。」

搶步上前，幫忙齊楚燕將史鳳君放在地上，雷穎娜急急替齊楚燕左臂上的傷口敷上金創葯，撕下一塊衣布，包紮好。

吁口氣，雷穎娜感激地道：「齊大哥，謝謝你幫小妹得報大仇。」

齊楚燕道：「齊某跟雷老兄是知交好友，替他報仇，乃是份所應為的，說甚麼謝！」

一頓，接道：「雷姑娘，請你快救醒史姑娘，她不過嚇暈了。」

雷穎娜點了點頭，動手在史鳳君身上幾處地方拍打了一下，史鳳君便悠然醒轉過來。

「姐姐，妳沒事吧？」雷穎娜將她扶起來。

史鳳君吁口長氣，馬上張望起來。「姓賴的惡賊呢？我要親手殺死他，割下他的人頭，祭我爹娘家人在天之靈！」

雷穎娜立刻用手一指：「姐姐，那惡賊就在那裏。」

史鳳君循指望去，果見賴世豪躺在地上，立時悲憤怒恨地奔過去，含悲叫道：「賴惡賊，報應到了，我要親手斬下你的首級！拜祭我一家之靈！」

雷穎娜怕她跌倒，扶着她跟着跑。

齊楚燕也跟着快步走過去。

站在缺了一手一足的賴世豪身前，看着他那種慘酷的樣子，史鳳君下不了手。

齊楚燕在暈死在地的賴世豪身上踼了兩脚，將他「踼」醒，賴世豪恢復知覺，立時痛得哀嚎連聲，在地上滾動。「殺了我，求求你們，一刀殺了我。」哀嚎聲慘厲異常，教人心底生寒。

雷穎娜道：「姐姐，下手啊！斬下他的首級！」

史鳳君硬不起心腸下手。

齊楚燕看着，沒有說話。

「求求你們，殺了我，一刀斬了我！」賴世豪慘厲地嘶聲嚎叫，自在地上翻滾。

驀地，史鳳君用力一咬嘴唇，伸手拿過雷穎娜手上的利劍，手起劍落，刺落賴世豪的心胸上。

賴世豪全身猛烈地抽搐了一下，大叫一聲，身子一軟，頭一歪，寂然不動。

「我殺了他，我終於報了大仇，爹娘弟妹，我替你們報了仇啦！」史鳳君激動得全身抖顫，喃喃自語。

雷穎娜猶有餘恨道：「姐姐，怎不斬下他的人頭？不要便宜了他！」

史鳳君忽然間恢復過來，不帶一絲喜與恨，道：「娜妹，殺了他，已經够了，那是最緊要的，斬不斬下他的人頭，不過是一種洩恨的形式，並不緊要，毋須太過執着。」

齊楚燕聽着，連連點頭，偶爾瞥到天際已朝霞泛染，原來，天已亮了。

＊　＊　＊

雷穎娜送走了齊楚燕。

她不知怎樣跟史鳳君說才好，但總要對她說，正所謂：醜媳婦終須要見家翁，只好硬着頭皮返回屋內。

史鳳君本是坐着的，一眼看到雷穎娜走進來，禁不住一下子站起身來，雖則沒有說話，但眼神已表露無遺：「怎麼樣？」

雷穎娜不知如何說才好，欲言又止。

史鳳君立刻從雷穎娜的神態看出來。「他走了？」

雷穎娜點點頭。

史鳳君呆了半晌，才悲苦地道：「他走了！不肯為我留下來，難道……」

雷穎娜忽然開口道：「姐姐，齊大哥說，他不能在這個時候留下來跟妳一起，他不想惹人說話，挾恩求愛，他不想擔上那種名聲，更不想妳因為報恩，才要他留下來，那對妳，對他都不公平。他說，妳若是眞心歡喜他，不必急在這一時。若妳眞的喜歡他，等他一年，一年後，他一定會回來，那時若妳仍然喜歡他，他會留下來，跟妳一起。」

跟着，她又道：「姐姐，小妹看得出，齊大哥很喜歡妳，只不過，他過不了自己那一關。」

史鳳君臉上光彩煥發，以堅定的語氣道：「娜妹，我一定會等他回來，不要說一年，一輩子我也會等！」

雷穎娜忽然古怪地嘆口氣，「姐姐，妳有齊大哥等待，小妹想等也沒人可等，眞命苦也。」

史鳳君看到她一臉悲苦自傷的樣子，忙安慰她：「娜妹，妳長得貌美如花……」

雷穎娜突然間咭咭掩嘴笑起來，史鳳君才猛然醒覺，雷穎娜在捉弄她，便頓足笑罵：「好丫頭，姐姐也敢作弄，看我不……」伸手去捉雷穎娜。

雷穎娜一擰腰肢，閃身便逃，笑得更厲害。

二女笑鬧着在屋內追逐起來。

(全文完)

再生緣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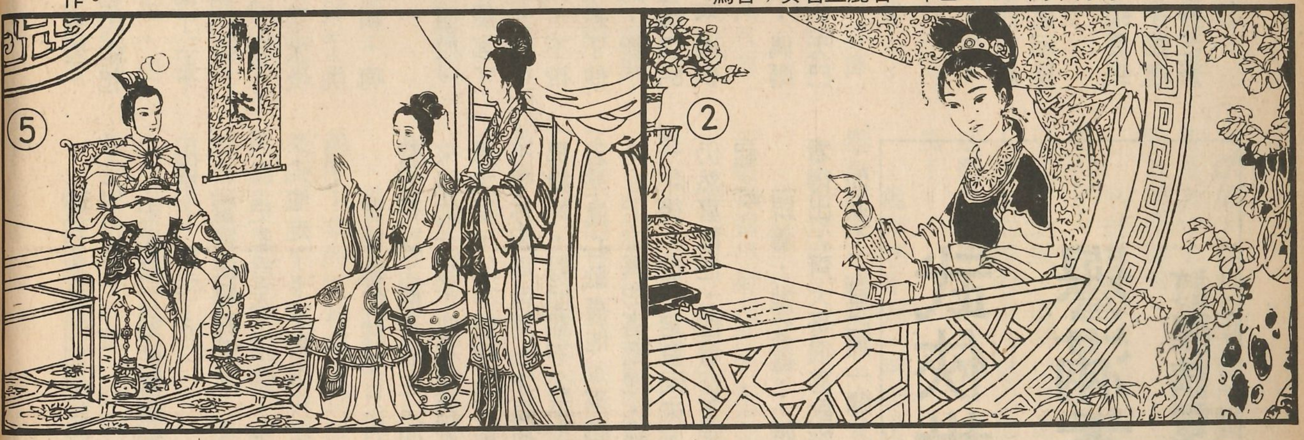
比箭奪婚（上）

任明·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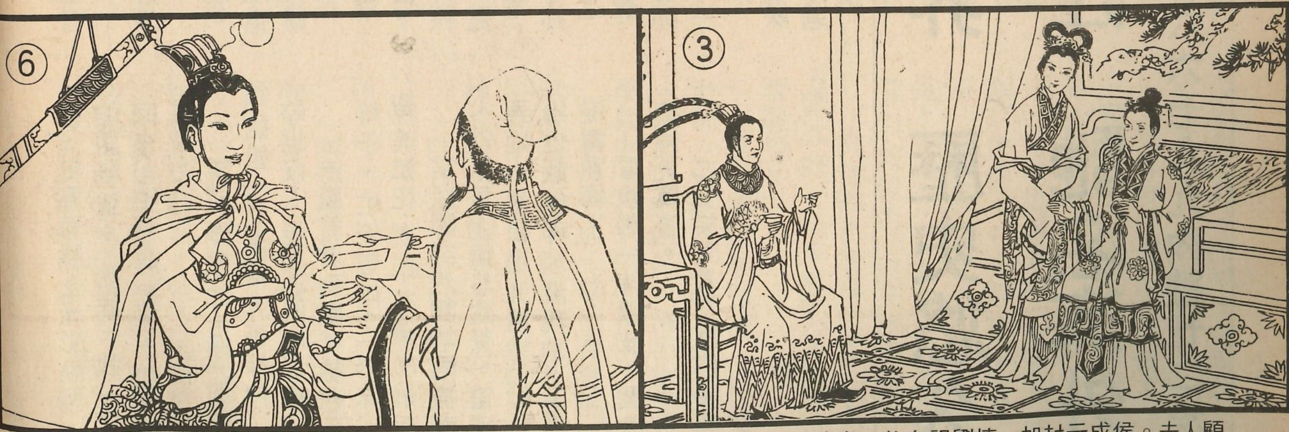
1　前朝成宗至德皇帝年間，雲南昆明地方，有一位名士姓孟名士元，在朝任兵部尚書之職，現因病在家休養。夫人韓氏，生有一子一女。子名孟嘉令，出任爲官；女名孟麗君，年已二八，閨中待聘。

4　劉奎璧年已十七，還未娶妻，聽得孟麗君才貌出衆，就派人到孟家求親。這個劉奎璧胸無點墨，其貌不揚，終日逍遙嫖賭，橫行鄉里，仗勢欺人，無惡不作。



2　孟麗君生得如花似玉，聰明絕頂，才情出衆，讀書過目不忘，琴棋書畫、天文地理，無所不精，就連醫術也十分精熟。人譽爲「雲南才女」。

5　却說此時兵馬大元帥皇甫敬也正欲派人到孟家爲兒子求親。皇甫敬本人在邊關打仗，家有一對孿生兒女：女兒叫長華；兒子叫少華，年方十六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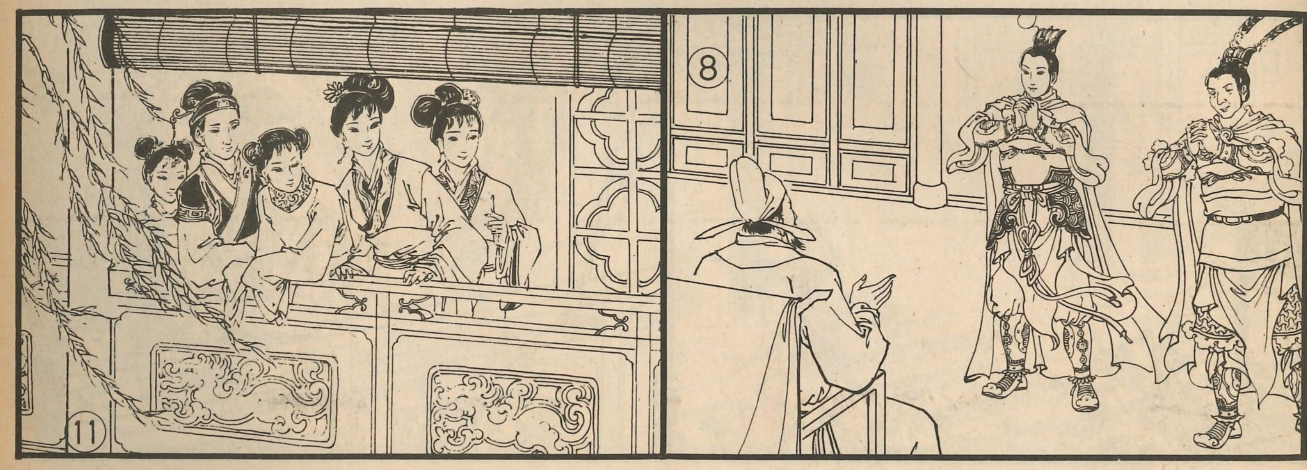
3　西門外住有一位皇親劉捷，加封元成侯。夫人顧氏，生有一子一女：女名劉燕珠，是正宮皇后；子名劉奎璧。還有一個庶出女兒名叫劉燕玉。劉捷在朝當官，夫人十分溺愛劉奎璧。

6　這位皇甫少華公子英俊不凡，氣宇軒昂，眉清目秀，相貌堂堂，眞是文武雙全，一表人才。他久慕孟麗君之才，請人前去求婚。



7　兩家所派的媒人同時登門求親。孟士元只有一女，左右爲難，爲了免生意外，只好請兩位公子三月初三到孟家後花園「比箭定親」。

10　兵部府裡的家將、當差和附近的鄉親，聽說孟麗君才女配親，兩公子比箭，都湊來看熱鬧。後花園裡眞是人山人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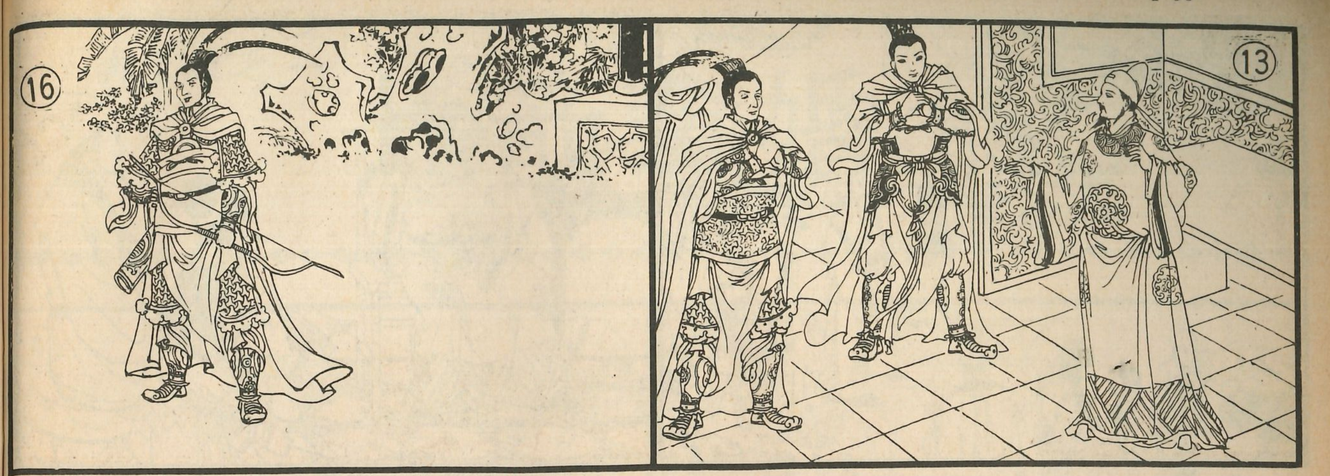
8　到了三月初三，二位公子不約而同來到孟府，拜見老伯大人。

11　孟府女眷也坐在望月樓窗口觀看，唯有孟麗君怕羞沒有出來。只見孟麗君的奶媽蘇大娘，及其女兒蘇映雪、丫環、女傭全都探身窗外朝百花亭觀望。



9　孟士元請了二位公子到後花園，只見百花亭前的柳樹上，早已掛好一件大紅袍和一根紅繩繫着的銅錢，還有一片朱砂塗紅的柳葉。

12　蘇映雪父親窮困早死，母親到孟府當了麗君的奶娘，同時也奶着自己的女兒映雪。映雪聰明美麗，跟麗君一同讀書識字，親如姊妹。麗君是個才女，映雪一直相伴，學文習禮，得益非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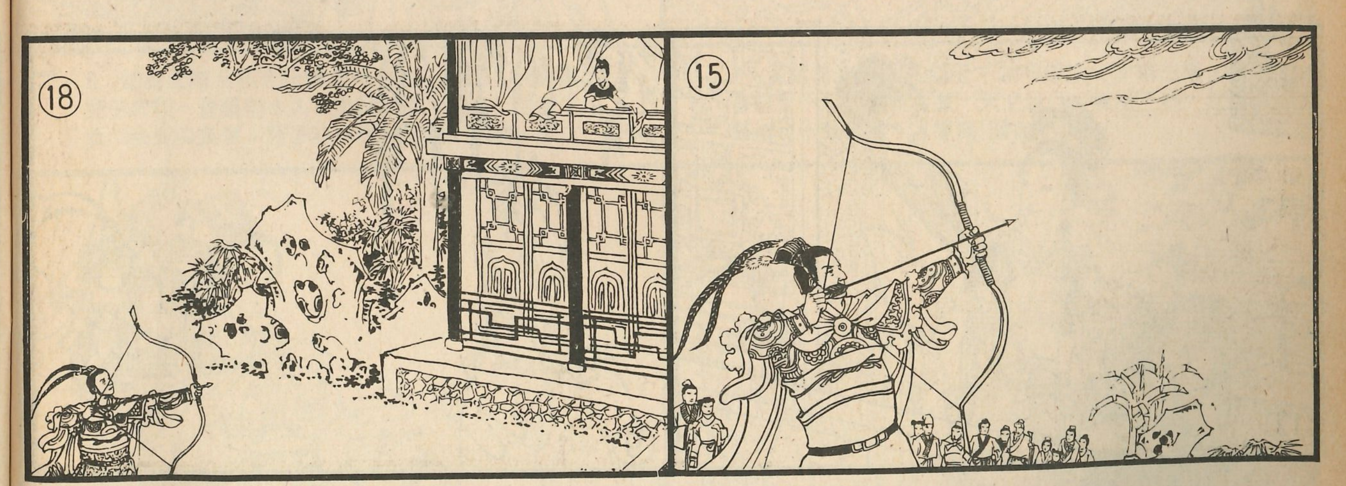
13 百花亭上三人略事休息，孟士元起立宣佈：「兩位賢侄武藝超羣，箭法精通，今日請一顯身手。一箭穿柳葉；二箭中金錢；三箭斷紅繩，使錦袍落地者，披袍聯姻，即爲我婿。」

16 弓弦响處，箭似流星，一片柳葉應聲落地，兩邊看的人齊聲喝彩。劉奎璧暗自慶幸，得意洋洋，認爲自己已穩操勝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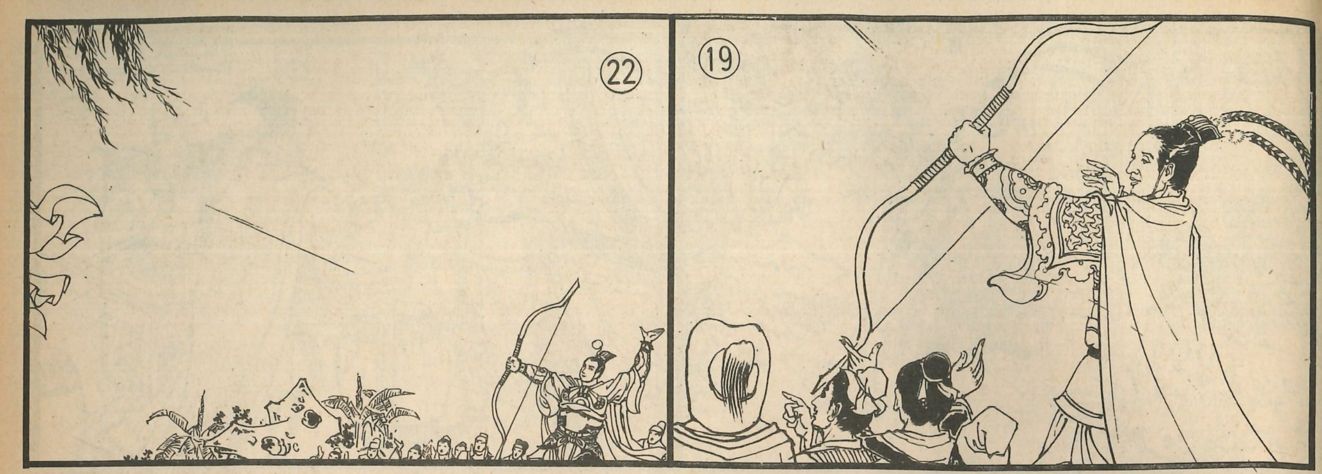
14 劉奎璧並不謙讓，大步走下百花亭。望月樓上衆女眷見他相貌不揚，賊頭賊腦，都很不喜歡。坐在窗前的孟夫人說：「看打扮準是劉奎璧。」立在一旁的映雪姑娘暗暗爲小姐擔心。

17 果然，他乘勝再抽第二支箭，拉弓開足，瞄準金錢，只聽得嘗郎一聲，那金錢在空中前後滾翻搖蕩不已。衆人又是喝彩聲如雷，劉奎璧更是心花怒放。



15 衆鄉親也紛紛議論着劉奎璧的相貌。只見劉奎璧早已取弓在手，抽箭扣弦，弓開滿月，照朱砂柳葉射去。

18 劉奎璧萬分高興，急欲趁熱打鐵，很快抽出第三支箭，對準那懸掛錦袍的紅繩，正要射出。忽然一陣狂風，把對面望月樓上的窗帘吹開。他眼尖目快，看見窗口坐着一位絕色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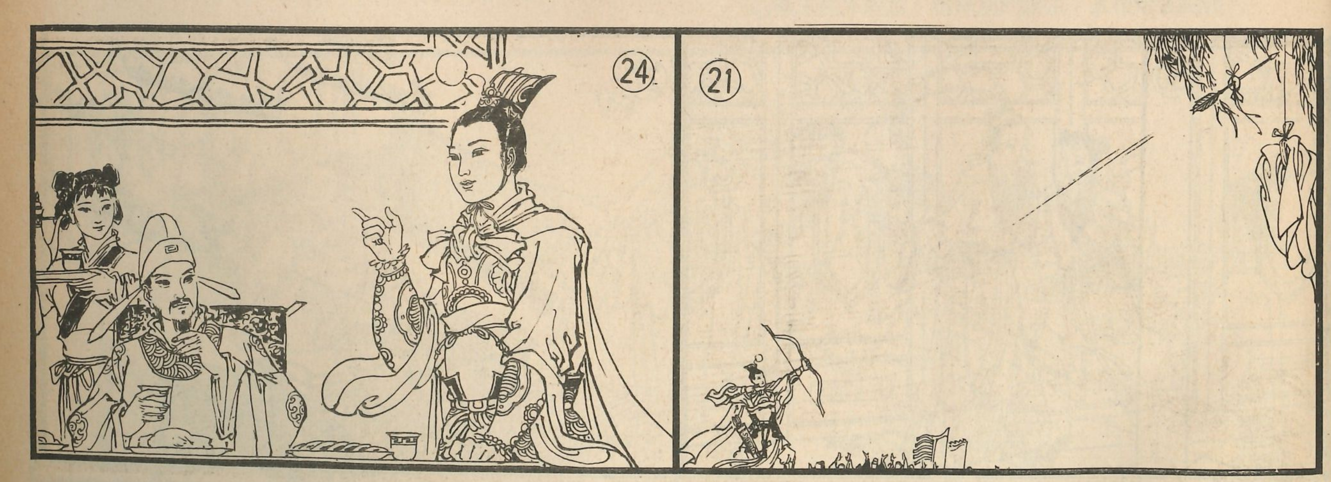
19 他腦子一轉，眼睛一閃，不用說這準是孟麗君！便想多看兩眼，却忘記了手中的弓箭，一個脫手，弓弦一响，那箭已橫空射出，不知飛到哪裡去了。衆人一陣喧嘩，才把他驚醒過來。

22 第三支箭，少華換了姿勢，右手托弓，左手開弦，弓弦响處，紅繩射斷，錦袍落下！衆人鼓掌歡呼：「眞神箭也！」孟士元大笑道：「箭法精通，眞我賢婿。」唯有劉奎璧氣得兩眼發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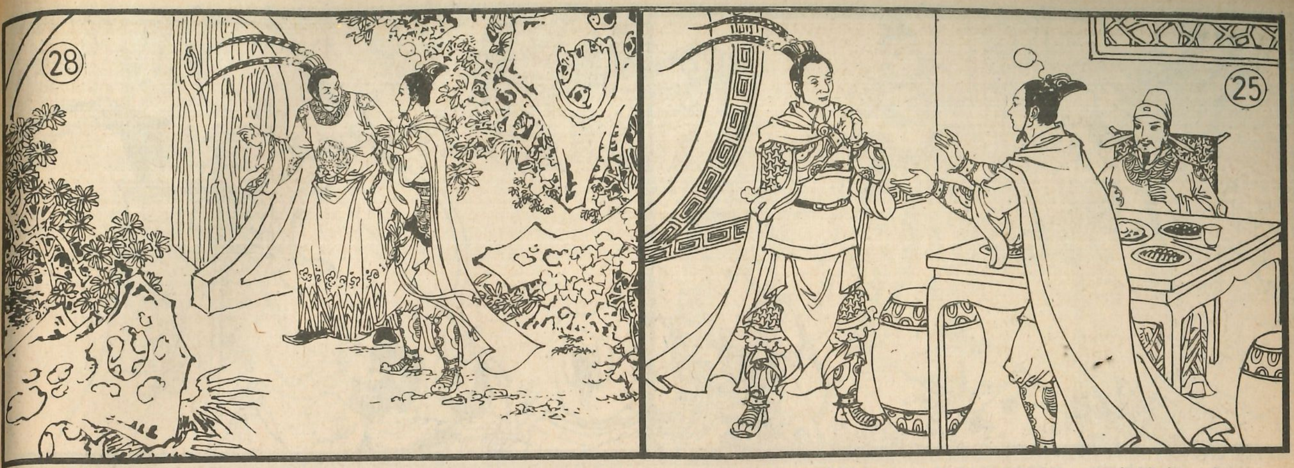
20 劉奎璧滿臉通紅，走上百花亭說：「剛才一陣風，吹得我睜不開眼睛，請讓我再射一箭吧！」孟士元本來就看不上他，便說：「公子說哪裡話，已經說定是每人三箭，你辛苦了，一旁請坐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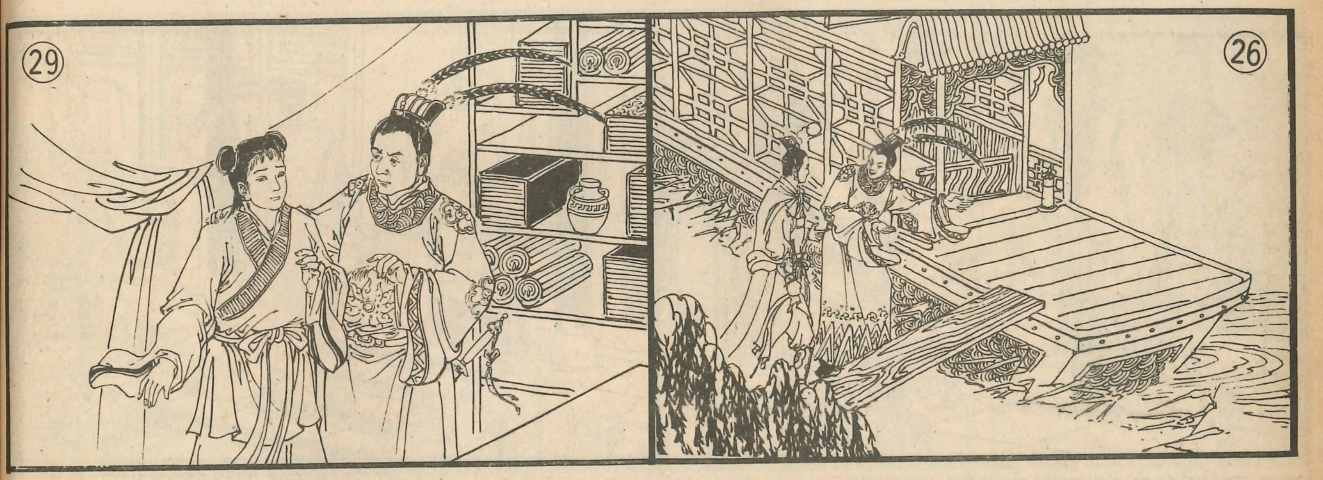
23 望月樓上的女眷們更是十分讚歎。孟夫人親自去給女兒報喜：「今朝園內比雕翎，美滿姻緣好稱心，諒必嬌兒福份好，郎才好貌訂婚姻。」衆丫頭也都向小姐道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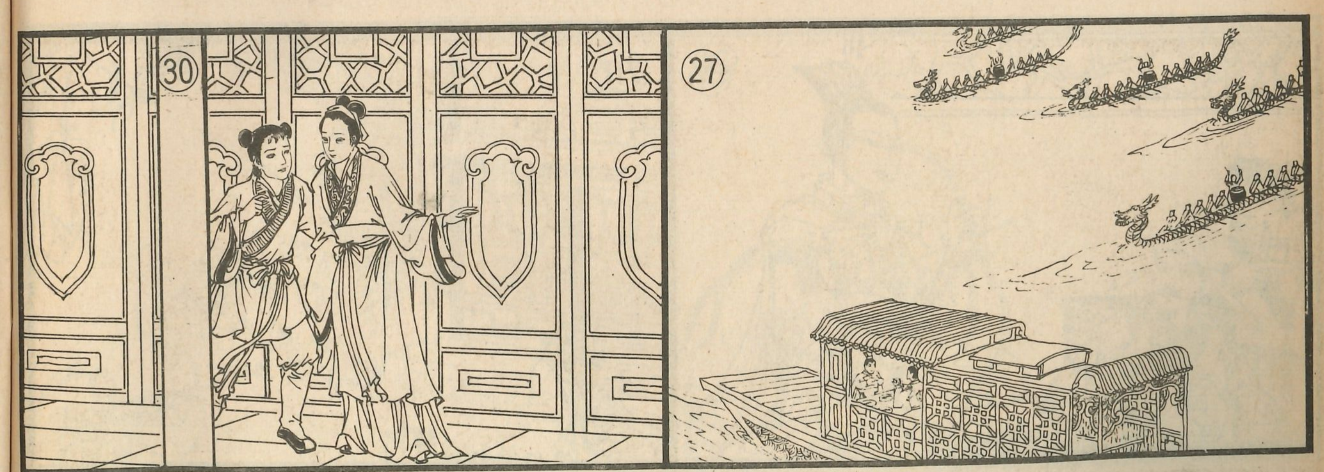


21 劉奎璧只好站在一旁。輪到皇甫少華了，他神態飄逸，一箭射落柳葉之後，又射出第二箭，人們只聽弓弦响，不聞嘗郎聲，再仔細一看，箭正卡在錢眼中間，頓時掌聲如雷動，驚歎不已。原來這叫軟硬功，是箭術的尖端技藝。

24 花廳上設宴祝賀。酒過三杯，孟士元想試試少華文才：「老夫有一上聯是『萬卷千篇，錦綉文章安社稷』，請賢婿對下一聯。」少華順口對出：「六韜三略，淩雲志氣定乾坤。」孟士元大加讚賞。







25　翁婿談談說說，興緻越來越濃，劉奎璧在一旁越想越氣，但他表面上却不露聲色：「少華兄究屬將門之子，名不虛傳，今後我要拜你爲師。」接着又邀請少華共遊昆明湖。

26　過了幾天，劉奎璧親自進城邀請少華到昆明湖一遊。船上酒宴早已擺好，二人一邊喝酒，一邊觀賞湖上風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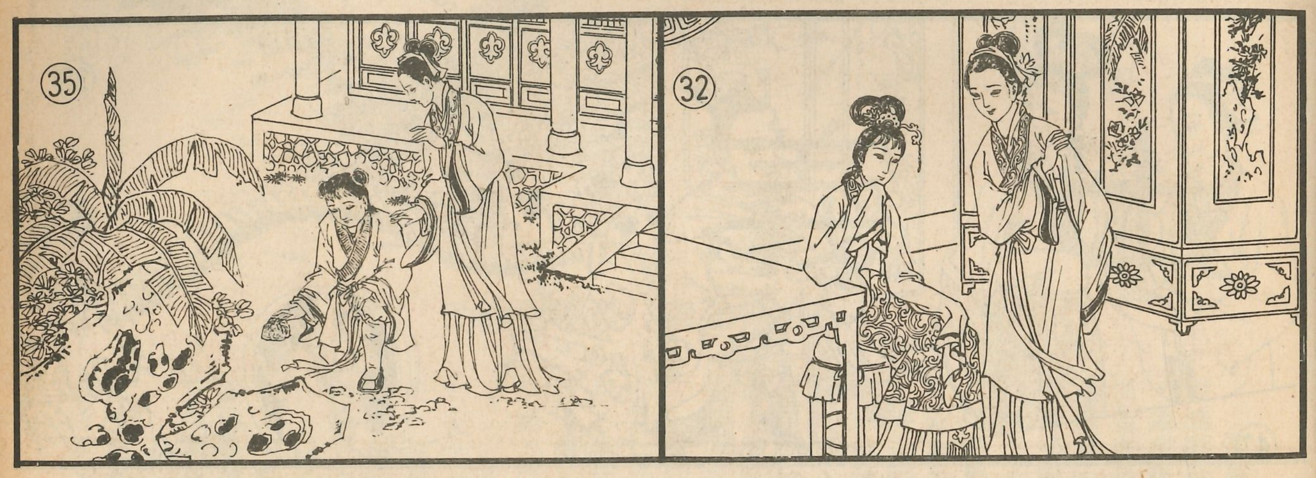
27　這時，湖上的五隊龍船各執青黃赤白藍旗，列陣競渡，眞是乘風破浪齊踴躍，五彩旗幡耀眼明，看得人眼花撩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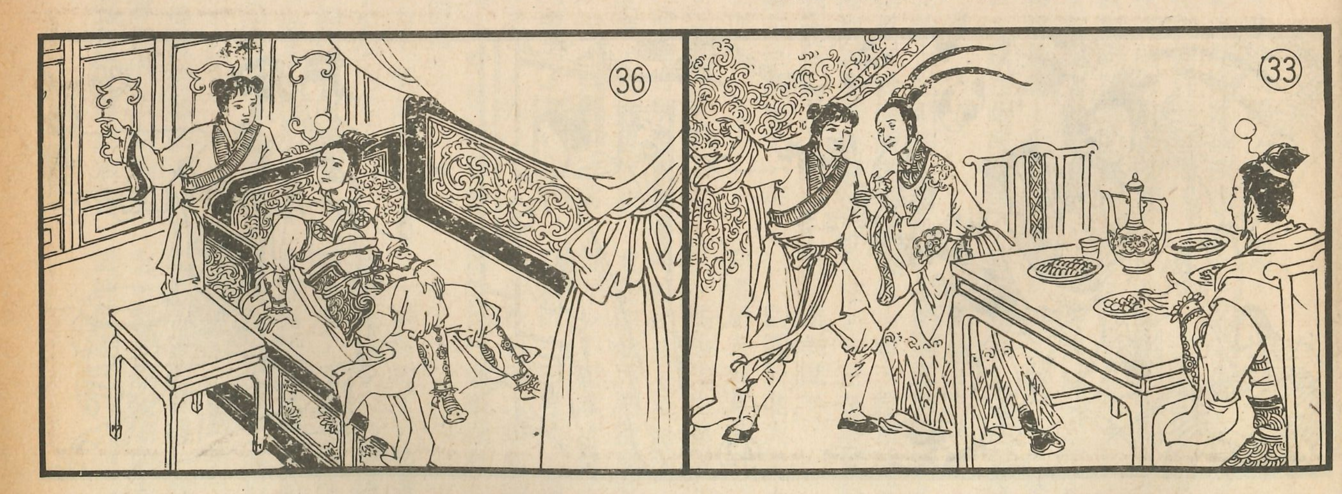
28　直到太陽西墜，少華和劉奎璧才離船上岸。少華要告辭回家，奎璧哪裡肯放，又强拉他到王府後花園的小春庭喝酒吃飯，裝得十分謙虛恭順。

29　不久，劉奎璧借口看望母親，離席來到書房，威逼書僮進喜在少華酒醉睡着之後，於三更時分放火小春庭，將少華燒死，以報「比箭奪婚」之仇。

30　劉奎璧佈置完畢，又回去陪少華喝酒。進喜覺得放火害人不對，就去找母親商量。進喜的母親江三嫂是奎璧的妹妹劉燕玉的奶娘，多年來，一直侍奉小姐。進喜將少爺威逼放火之事告訴母親，三嫂大驚失色。







31　人命關天，怎麼辦？三嫂急中生智，忙對進喜道：「在三更放火之前，你先到牡丹亭上來一趟，到時我自有辦法。」

32　江三嫂回到樓上，對小姐一說，燕玉也十分着急。這燕玉是劉捷七姨太所生，自幼喪母，唯有三嫂陪伴。三嫂說：「要救少華，只有將他藏在小姐樓上。」燕玉先不同意，但無別的辦法，最後勉强點頭。

33　時近二更，進喜奔到小春庭說：「少爺不好了，老太太突然得了急病，中風不語，請少爺快去看看。」奎璧假做心慌，忙隨進喜而去。

34　其實這都是劉奎璧安排好的圈套。他奔出小春庭來到書房，拿出一包硫磺火葯，向進喜使了個眼色。

35　進喜心領神會，撒腿就跑。他來到牡丹亭，母親早已等在那裡。他們一同來到小春庭，把硫磺火葯放在地上，然後，江三嫂叫進喜去把皇甫少華請出來。

36　此時，少華已在小春庭西首的臥室裡睡着了。進喜將他叫醒，把事情一五一十對他說了。少華將信將疑，覺得劉奎璧還不致因「比箭奪婚」的失敗，就把自己燒死。



武林傳奇故事／石琪・文　可飛・圖

義士

助圓鴛侶夢　義士捨身亡

從東方昇起不久的太陽，帶着剛睡醒的倦意，爬上花園的柳樹梢，像在吸着柳枝上的露珠兒解渴，但是從長安城外吹來的西風，却翻過城墻，一下子就把御花園的樹木吹得搖擺不定，所有樹上的露水全給抖下，沒有一顆兒剩着，太陽空自張開乾枯的大口，讓西風捲着漫天的黃土刮滿了一身。

這時，在含元殿上坐朝的大唐昭宗皇帝，也像給風沙欺侮着的太陽一樣，十分疲倦地對管理全國租稅丁役的租庸使劉震說道：「劉尚書，你昨天答應籌三百萬出來，那些錢籌到了沒有？」

「眞是要命！」劉震啓奏道：「臣已經嚴催各州府地方解租稅進京，無奈各州節度使，都把租稅截留下養兵，忙了一天，只籌得三萬銅錢，已經解進內庫去了。」

「三萬，百分之一，太少了，太少了！你總是不肯替我想辦法。」皇帝感着眉頭道。

「臣那敢不盡力，便是這三萬銅錢啊，已經費了不少勁兒了！」

「可是，三萬銅錢能有甚麼用，宮中的花費大，你是知道的，這幾個錢還不夠一天的開銷，難道你忍心教我餓着肚子不成？」

「那只有容臣慢慢想辦法，錢這東西愈急愈不肯來的。」劉震低着頭說，他眞不忍看皇帝那副寒傖相。

「我不管，」昭宗皇帝突然强硬起來，「朕只問你要，明天至少給朕一百萬，否則五十萬也好，沒錢你休想來見朕！」

劉震照例答了幾聲：「是是是。」正欲再言，皇帝一拂袖已經踏下龍座，由左右侍臣陪伴着，退朝進宮去了。

劉震回到家裡，看見府門外有幾輛大車，拉車的牲口拴在門外的石柱上，正在餵草料，把府門口弄得一場糊塗。

劉震於是大怒，進得府內，正要傳家人來責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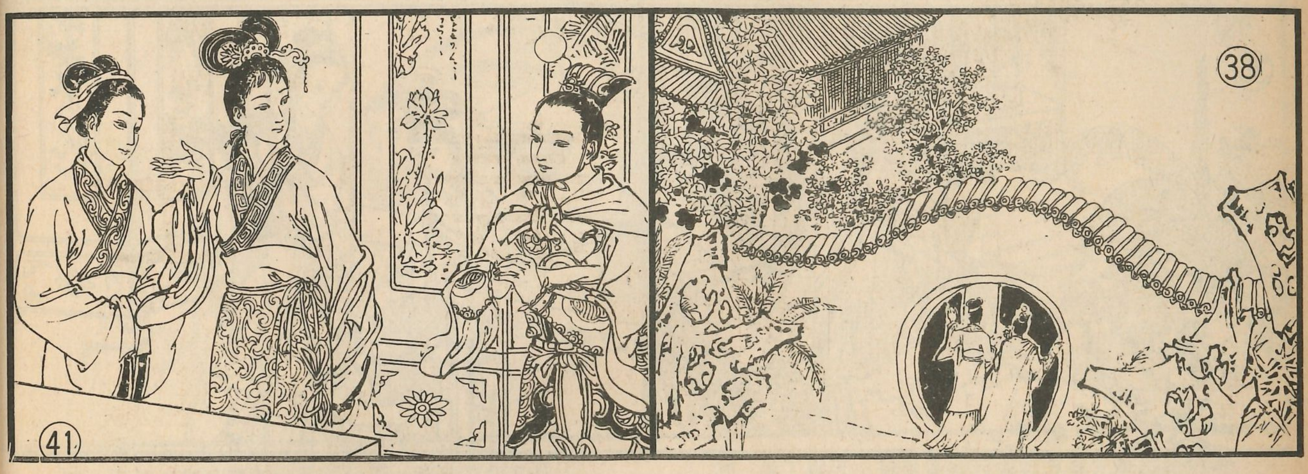
賬房先生捧着一個朱漆盤子笑吟吟的走上來說道：「啓稟尚書，東莊的佃戶納糧車來了，是他們說錢太少不便拿，兌了一百兩金子，四百兩白銀在此，還有四車禮物，不外是肉脯之類乾品，盤的金子和禮物單請尚書過目，銀子及禮物都入車了。」

劉震聽了，知道門外的牲口，是東莊佃戶人的押錢糧車，當下怒氣全消了，就在賬房先生手上解開朱漆盤的包袱，頓時露出幾錠黃澄澄的金子，連忙連包袱拿了過來，吩咐道：「你去拿一百兩銀子，兌了錢，破爛銅錢一概不拘，明天早上，替我解到庫內去吧，那窮皇帝眞的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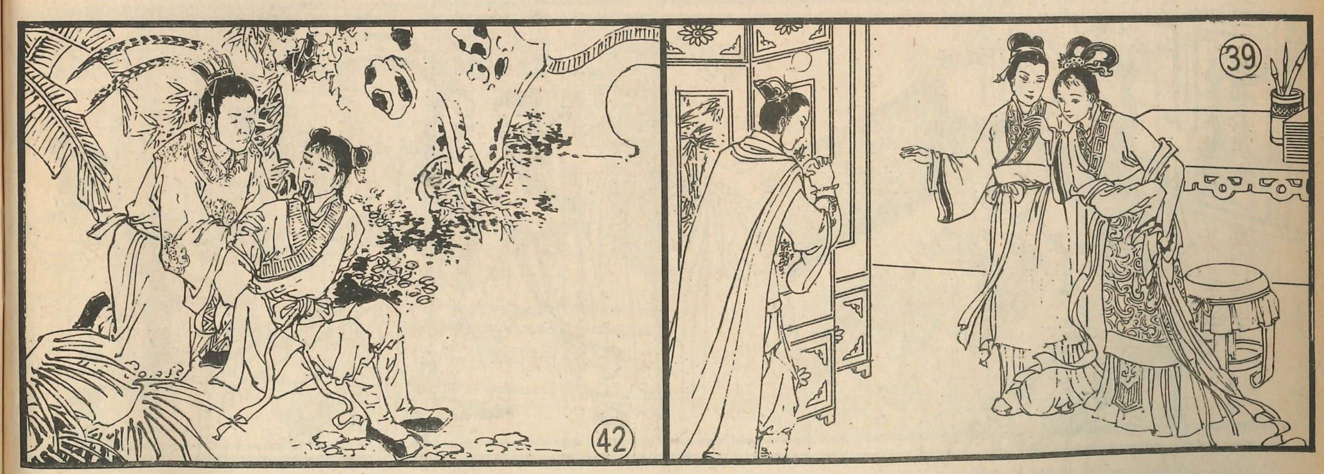
37　少華隨進喜到外面一看硫磺火葯，這才相信。三嫂叫少華將進喜綁起來，嘴裡塞了從衣服上扯下來的布，像是進喜剛要放火，被少華撞見捉住的樣子。

40　少華感到深夜來到此地，實在不合禮法，心中很是不安。江三嫂勸慰他：「小姐深明大義，救你脫險，代阿哥贖罪，以解冤結，請不必多慮。」



38　一切安排停當，江三嫂這才領少華離開小春庭，穿過牡丹亭，進了亭後的月洞門，直奔劉燕玉小姐的書房。

41　少華聽了，爲小姐如此氣度所感動，起身拜謝。燕玉表示：「家兄橫行不法，多行不義，必將自取滅亡。今宵請屈藏小樓暫避，以解燃眉之急，別無他意，請勿多疑。」



39　他們來到小姐的書房，劉燕玉已在此等候。

42　劉奎璧在書房等到三更多不見動靜，就親自來到花園，正想從窗縫看看，腳下卻碰到一件東西，還發出呼赤呼赤的聲音，低頭細看，原來是被綁着的進喜，連忙伸手將塞在他嘴裡的東西拿出來。

（待續）

賬房先生答應着，退了下去。

劉震手提包袱，直進後堂，劉夫人迎着出來，接過包袱，打開一看，原來是金子，不禁喜道：「正說着沒錢打發王郎子回家，錢就到了，該是他的造化。」

劉震吃驚地道：「仙客要回家嗎？好端端的，爲甚麼要回去？」

「你不知，」劉夫人說：「他這次來，一心要向你要求娶無雙的！但你至今沒有答應，他心裡有點氣憤，每日裡總到後花園來張望，要與無雙說話，是我防着不讓他們接近，無雙這孩子也大了，不比小的時候可以大家耳鬢廝磨，是以我想打發仙客回家，免得弄出事來。」

「仙客怨我嗎？」劉震說：「其實他不應該怨我的，這並不是悔婚，我始終沒有答應把無雙嫁給他。」

「怨也好，不怨也好。」劉夫人說：「你既不打算讓無雙嫁他，只有打發他走。」

＊　＊　＊

王仙客是劉震的外甥，劉震自幼沒了母親，由姊姊撫養成人，姊夫姓王，是湖北大族人氏，劉震有這姊夫才不愁衣食，下功苦讀，考取了功名，及至他做了大官時，姊夫也亡故了，只剩下他姊姊帶着一個孩子，就是仙客，劉震知恩報德，接了姊姊和外甥到長安居住，仙客聰明伶俐，劉震很喜歡他，叫他和女兒無雙一同在府中讀書，無雙比仙客小三歲，兩小無猜，時常在一塊兒玩，劉夫人也很疼愛仙客，叫他做「王郎子」，唐朝長安官宦人家，叫女婿做「郎子」，劉夫人不一定要招仙客作女婿，却稱他「郎子」，只不過是鬧着玩的。

可是，劉震的姊姊却有心要娶無雙作媳婦，屢次對劉震提起，直到病重垂危的時候，還向劉震提及，劉震只推說孩子們年紀還小，沒有答應她。

不久，她也死了，在母喪中，仙客更是不敢向舅舅提起娶無雙之事。

無雙和仙客，正是天生一對，別人這樣看他們，他們自己也覺得是的，這一雙小戀人，情苗暗茁，非止一日了。

仙客的計劃，是要將母親遺體運回原籍歸葬後，承受了父親的產業，然後回舅舅處求娶無雙，成家立室，他把這計劃告訴無雙，並與她商量，無雙當然贊成。

仙客回鄉一住就是四年，這四年間劉震的官做到尚書，職務是租庸使，官大了，架子也跟着大了，仙客再到長安時，這位舅舅便不像從前那麼親熱，也不讓他到內宅居住，只把他安置在書房中，與門客在一起。

仙客和無雙便連說話的機會也被剝奪了，一次，仙客偶從窗隙望見無雙，無雙比從前更加艷麗、成熟，使到仙客如醉如痴如狂。

沒多久，劉夫人的生日到了，仙客藉着向舅母拜壽的機會，買了許多貴重的首飾送給劉夫人作生日禮物，並向她求親。

劉夫人本來是喜歡仙客的，但女兒的婚事，得讓劉震作主，當下只得對仙客說：「你等候着吧，讓我和你舅舅商量，然後答覆你。」

不料劉震這時却嫌仙客並不是官宦人家，配不上他的女兒，沒有把婚事答應下來，劉夫人也沒法，只得預備打發仙客回鄉去。

然而劉震却沒有打發仙客走，念姊姊一場撫育之恩，不想使仙客過份失望，他要再三考慮這個問題才答覆。

劉夫人知道丈夫的脾氣，永遠沒有決斷，只得把心事藏起來，慢慢的再說。

＊　＊　＊

轉眼又是十天半月過去，劉震仍然委決不下。而長安的政局，正醞釀着重大的轉變，他更沒心思去想女兒的婚事了。

深秋了，御花園的柳枝只剩下禿條子，西北風逐漸强烈，長安城中風沙彌漫，佈滿陰霾。

大唐天子在陰霾中設朝，天天向劉震要錢，但劉震只按日給他三萬五萬的爛銅錢，這頭解進，那頭已經開銷完了。

皇帝的命運竟和天色一般的慘淡。

這天，劉震從家裡帶着五萬銅錢進朝，劉夫人伺候丈夫出門後，打算再睡一覺，正脫了衣服鑽進被窩，忽聽到門外一陣馬蹄聲直向內院走來。

「是誰這樣莽撞，在宅子裡跑馬？」劉夫人這樣的想着，在床上撐起半邊身子，側耳傾聽着。

「快鎖大門，快！」那分明正是劉震的聲音。

劉夫人一驚立刻從床上翻身下來，披上衣服，走出房門，看見劉震驚魂未定，在內院的廳子裡團團的打轉着。

「大門鎖上了沒有？」劉震戰抖着問道。

「出了甚麼事情？」劉夫人不免上前查問：「你爲甚麼這樣的緊張？」

「不……不好了，」劉震顯得手足無措：「涇原兵變了，剛才姚令言的叛兵已經佔了含元殿，那窮皇帝也不知溜到那裡去了，朝中的同僚，各自奔出城門逃難走了，這這便怎麼辦好呢？」

「我們也逃麼？」劉夫人問道。

「逃呀！」劉震說：「不逃等死

麼？可是！唉，我老了恐怕不能照顧你們。」

「我可以照顧自己的，不過問題是在無雙，她年紀輕，又是那麼美麗，沒有一個男人保護是不行的。」劉夫人說。

「仙客呢？」劉震突然想起外甥來了，「仙客不是要娶無雙嗎？快找他來，我們女兒嫁給他就是了。」

＊　＊　＊

長安城中兵荒馬亂，滿街亂兵在搶劫殺人，到處染滿血汚，愁雲慘霧籠罩着萬餘戶人家，就在這時候，王仙客和劉無雙向當天拜了四拜，然後轉身向劉震夫婦叩頭，他們就這樣結婚了，連紅燭也沒有。

半個時辰後，這對新婚夫婦便要逃難了。王仙客押了二十匹，馱着綾羅綢緞、金銀珠寶的騾馬，上面用禾草蓆子蓋着，扮成客商行旅的模樣子，開了後門，準備動身。

「這是我僅有的財產了，」劉震對仙客說：「你必須替我好好的保存着，至於無雙，還是跟我逃走吧！」

「舅舅，不，丈人，我要保護無雙，這是作丈夫的責任呀！」

「是的，但不是這時候，」劉震道：「我怕你不能兼顧，仙客，這是沒辦法的事，我們只好交換一下，到了長安城外，你把財產交給我，我才把無雙交給你。」

「假如你失落了無雙呢？」仙客躊躇地道。

「我就不怕你失落了我的金銀珠寶麼？」劉震大聲吆喝着：「你快點動身，記着你的路途是由開遠山出城，到了城外找一個僻靜的旅店住下，我們會前去尋你。」

「你和無雙所走的路徑呢？」仙客問。

「我們將繞道啓夏門出城，」劉震說：「然後我們再到開遠門外找你，無論誰先到都在開遠門外的村店等候，走吧！」

仙客默然地騎上驢背，回頭已望不見無雙了。

街上擠滿了逃難的人，騾馬也很難通過，幸而一路上沒有遇到亂兵，仙客平平安安地走出了開遠門，押着二十四牲口，逕投城外的村莊，尋着一間旅舍安頓下來，眼巴巴的盼望劉震和無雙到來。

逃難的人陸續來到了這村莊，其中大部份是官眷，但過了午時，便再也沒有人逃走出來了，長安城各城門全在午前一刻關門，交通已經斷絕了。

王仙客一直盼到日落，依然盼不到劉震和無雙的踪影，他焦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

夜幕張開，長安城中黑沉沉地沒有燈光，誰知道這裡面醞釀的是甚麼變化呢！

城內城外的交通斷絕了，仙客不能打聽出甚麼來，所有逃難出城的人，有些已經遠走，有些留在村莊裡的人和仙客一樣，並不知道城中的消息！

在極度之焦急下，仙客決定親自到啓夏門去打聽，他向店主人借了一個燈籠，騎上了一匹馬，繞了大半個圈子，才來到啓夏門。

城門是鎖着的，城上的守兵三三五五聚在雉堞上，手裡提着燈籠，有幾個還握着棍子，或坐或立，懶洋洋地。

「守城的大哥們。」仙客高聲招呼着：「我是販賣綢緞的客商，要進長安城，爲甚麼這樣早就把城門鎖起來？」

「城裡面出了大事了。」一個兵士回答着：「皇上給涇原的兵馬趕跑了，朱太尉暫時作了皇帝，城門早就關啦。」

「眞巧，」王仙客說道：「怎麼我一來就碰上了這種事，請你們通融一下，讓我進去，行麼？」

「那怎麼可以？」

「給你們幾兩銀子買酒喝行嗎？」

「慢說幾兩，就是幾十两咱們也不能要，我們還得顧着吃飯的傢伙呀！」

仙客賄不動守城的兵士，好生煩悶，只得向兵士們打聽有沒有像劉震那樣的人，閉城以前從這門上出城。

兵士們搖了搖頭，推說不知道。

「有倒是有的，」另一個兵士從暗黑中鑽了出來：「中午時份有這一個人，領着四五個婦人要出城，街上的人認識他是租庸使劉震，朝廷中的財神爺，門司聽了就不放他走，也不讓他回去，將近夜時分，朱太尉的兵馬來到，把他們趕鴨子似的趕到禁城去了。」

「哎呀！」王仙客不由自主的叫了一聲，城上的人早已聽到了，便喝問道：「那漢子可是劉震的人？」

「別放他去，」不知誰在叫：「他和財神一定有關係，大家快來捉財神呀！」

王仙客聽了更加吃驚，忙忙兒撥轉馬頭，向黑暗中奔逃，燈籠扔在地上，熄了。

守城的兵士，並不曾出城追趕，只朝仙客放箭，颯的一聲，便有一枝箭從他耳邊擦過，仙客嚇得魂不附體，伏在鞍上，抱着馬頭狠狠而逃。

回到旅店，已經過了初更，風沙越來越大了。

店主人是個頭髮斑白的老人，幾十年的人生經驗，使他一眼便認出仙客的身份，雖則仙客竭力隱瞞

，謊報是個綢緞行的商人。

「客官帶着這許多的貨物，」店東主說：「在這兵戈擾攘的時候太不方便了，依我看來，不如把貨物送給我，你單身逃命去吧！」

「送給你？」仙客張大了嘴巴。

「不錯，送給我！」店東主冷冷說：「這是客氣的話，要不客氣也可以，我有現成的刀子。」

「你這是黑店麼？」仙客的心幾乎跳到了腔口：「怎敢强要我的財物？」

「不瞞你說，我規規矩矩做了三十多年生意，結果還是要捱窮，現在機會來了，如不趁水混的時候，摸一把魚，死了到陰曹地府，閻王爺也說我笨呢。」

「你不怕王法？」

「王法，哈哈哈！」店主人縱聲的笑了：「你帶着的財物，難道都是合法的嗎？你們這些做官宦的，平時假借權力，拚命在老百姓身上刮錢，用民脂民膏養肥了自己，弄到民怨沸騰，天下大亂，到現在出了事，又想携帶財物私逃，人饒我不饒，我要替天行道。」

「可是，我是個安份守己的商人，並不是作宦爲官的，老丈休要錯認了。」

「你待騙誰？」店主陰惻惻的朝仙客看了一下：「我不是三歲的小孩子。」

仙客還要分辯，村外起了一陣叫嚷聲，人馬雜沓，夾帶着啼哭呼叱的聲浪。

店主人怔了一怔，忙叫伙計到外面打聽出了甚麼事。

「老丈，」仙客頹然的靠在墻上：「不瞞你說，財物是我丈人的，他把財物交給我，却扣留了我老婆，將來要我如數拿回，否則他不把老婆交給我，你如是要了這些財物，等於拆散了我的姻緣，請問老丈於心何忍？」

「一派胡說，」店主人動了氣：「我活了幾十歲人，不曾聽見過這樣滑稽的事，顯然是你撒謊。」

外面的吶喊聲音越來越近了，打聽消息的店小二慌慌張張的衝進來。

「長安派出了斬砍使來了。」店小二說：「眞可怕，一隊大兵，個個背着明晃晃的大刀，擁簇着斬砍使，到村裡來搜索逃官，前面李家店裡，搜出幾個太監，全給押到路旁腰斬了，花花綠綠的腸子流了出來，這麼大的一灘血水。」店小二一邊說着還一邊在比劃着。

仙客聽了，不禁慌了手脚，拉着店東主道：「老丈救我，我情願把財物都送給你。」

「到底命比財重。」店東主說：「也罷，待我指引你一條生路，你且到馬廄裡拉一匹快馬，騎了便逃吧，却別在村前走，店後有條小徑，直通到終南山的，那兒偏僻得很，包管沒有人追你。」

仙客稱謝，急匆匆的跑到了馬廄中選了匹馬來，店小二幫助他在後門上了馬，在馬屁股上一拍，馬便從黑暗中直奔了出去，一刹那，便已無影無踪了。

店主人把二十四騾馬所馱着的東西全部解了下來。

亮晶晶的金銀珠寶，使他眼花撩亂，樂不可支，順手抓了一把珠子給店小二，道：「這是給你的賞賜，你說得眞像，三言兩語，便把那小子嚇跑了。」

* * *

王仙客逃回原籍，一住三年，根本沒有辦法探聽到劉無雙的消息，長安城的狀况也不大淸楚，直到三年之後，才聽見人說，朱溫的叛變，已被削平，長安局面明朗，平靜了。

仙客決心重到長安，尋找無雙的踪跡，他把家中的田產都變賣了，準備了三年的旅費，下定決心，假如找不到無雙，便決不回家。

雖然經過了叛亂，長安城依然是老樣子，所不同的只是韋曲的大宅子，全都換了主人，朝廷上的大官，也不是三年前的人物。

正是：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

過了韋曲，便是新昌南街，劉震那間大屋依然矗立着，後園的杏花，愈發高大了，已有一枝伸到園外來，枝頭開了三五朶紅色的杏花，向他嫣然含笑。

仙客策馬繞至前門，見門前有一個老蒼頭，便停下馬高聲叫道：「老丈，請問這所宅子的主人是不是姓劉的？」

「不錯。」那蒼頭回答道：「正是劉尙書的產業，但那是三年前的事了，現在的主人姓烏吐，是個外國人。」

「那劉尙書呢？」

「他麼，」那老蒼頭抬起頭來，向騎在馬背上的仙客注視，一會兒突然叫道：「哎唷，原來是王相公，王相公不認得我了？」

仙客仔細辨認，依稀記得那個老蒼頭鼻子上的一顆肉痣，當下喜不自勝，叫道：「你是塞鴻，我認得你了。」

塞鴻上前抱着仙客的脚，把臉埋在他的靴上左一揩右一揩的，像狗見了主人似的，表示敬意，然後恭恭敬敬的站着。

仙客對於這個舅舅的舊僕人，不敢擺架子，翻身下來，執着塞鴻的手。

仙客喜道：「眞想不到在這裡會見到你，舅舅他們可好？」

「王相公。」塞鴻躊躇了一下，

回頭向四周一望，見幾位穿皂衣的衙役正在大門外巡邏，於是便說道：「請跟我來。」

塞鴻代仙客牽着馬，彎彎曲曲，走進一條橫巷裡。

巷中全是低簷矮屋，有幾個女人，正打開衣服在門前給孩子餵奶。

到了一家賣畫的店前，塞鴻停下脚步，「到了，」他說：「我已經從了良，現在開了這一畫店。」

（註：唐朝的家奴，是把身子賣斷給主人的，要恢復自由，便得拿銀子贖身，名曰『從良』，男女奴隸都是如此的。）

仙客隨了塞鴻進去，塞鴻把行李安頓好，倒了一盆水給仙客洗脚，一面張羅着酒食。

「別客氣！」仙客說：「你還沒有告訴我舅舅和無雙他們怎麼樣了。」

「他們都好，現住在興化街裡，今兒太晚了，就在我這兒住一宵，明兒我領你去吧！」

仙客想不到這樣容易便得到無雙的消息，心上的一塊千斤大石登時放了下來，恨不能立即飛到無雙的身邊去。

然而，新的憂慮却從他心底泛了起來，舅舅那筆財產給自己失落了，假如追問起來，那怎麼辦？舅舅會不會因此而拒絕把無雙交出，眞成問題了。

在不安寧的情緒下，仙客吃過晚飯，塞鴻就陪着他喝了幾杯酒。

飯後，塞鴻把店門關上，夥計們各自回家，店中再無別人。

於是，塞鴻把椅子挪到仙客身畔，低聲的說道：「好教相公得知，你的舅舅、舅母都已經亡故了。」

「死了？」仙客嚇了一跳：「剛才你還說他們還活着的？」

「那時不便對你說眞話。」塞鴻憂鬱地道：「你舅舅是犯罪被斬決的，你是他的外甥，又是女婿，恐怕有連累，所以，我不敢在人前提起。」

「他犯了甚麼罪？」

塞鴻說道：「叛逆，老主人在朱溫作皇帝時，做了僞官，朱溫一倒，他就活不了，其實老主人是寃枉的，他有甚麼能力來抵拒朱溫的僞命？」

「我那無雙恐怕也一同被斬了。」仙客說着，不禁痛哭起來。

「她倒沒有死，」塞鴻說：「只是隨着家當被朝廷一併沒收了。」

「在教坊做了宮妓嗎？」

「不，祇是在後宮做了宮娥。」

「更糟，在教坊還可得一見，在後宮就永無相見之期了，苦命的無雙呀！」仙客苦着臉說道。

無雙的聲音容貌，一閉上眼便在眼前，這使仙客更加思念。

相思不相見，日子眞難過，思念太深，仙客病倒了。

塞鴻熱心地照料他，並且勸仙客道：「皇天不負有心人，你和無雙也許還有復合的一日，假如你病死了，一切希望都完全斷絕了，相公，還要珍重才是。」

仙客聽了，果然病慢慢地好了，塞鴻又探得無雙往日的丫環採蘋，被賣到金吾將軍王遂的家裡，便勸仙客拿錢贖了採蘋出來，租了一所大宅子，成立了一個沒有正式主婦的家，採蘋權充家政。

塞鴻是個老於世故的人，恐怕仙客的錢日久花銷盡了，無以爲活，便勸仙客拿錢捐了一個官。

錢去官來，不久，仙客居然掛起知縣的官銜，暫派到長樂驛做驛站長，長樂驛是最接近長安的一個驛站，往來的官員很多，仙客迎來送往，忙得不亦樂乎。

清明節到來了，雨量稀少的陝西，居然也下着細雨來了。

仙客滿懷心事，在蕭蕭細雨的黃昏，格外惆悵。

突然，一個驛卒進來向他報告道：「宮中派出的祭陵太監，押了三十名宮娥，就要過境了。」

仙客一聽，心中一動，馬上派人請了塞鴻過來商議，道：「宮娥之中也許有無雙在裡面，你替我打聽一下如何？」

「內宮宮娥不下數千，」塞鴻道：「恐怕不會這麼巧吧！但也不妨試試看。」

仙客命人把驛中的一個大房間，收拾出來，準備給宮娥居住。

塞鴻扮作供應茶水的驛卒，這樣便有接近宮女們的機會了。

剛佈置好，宮女行列便即來到了，押領宮娥的太監，命人在驛站前設起「步障」，就像出殯的孝帷似的。

宮女下得車來，便給「步障」圍起，直送到驛站這房間去，外面的人，根本不可能看到宮女的眞面目。

驛站裡的房間，用布簾遮了所有的窗戶，傳茶遞水，另有十太監負責，這樣一來，塞鴻完全沒有見到宮女的機會，祇聽宮女們在房中嘰嘰喳喳說話的聲音。

到了深夜，房間裡面的語聲漸漸沉寂，塞鴻在房外的院子裡收拾火爐茶碗時，突然聽到一聲低沉的微弱聲音發自簾下：「塞鴻，你怎麼知道我會在這裡面？」

塞鴻一驚，但馬上認出是無雙的聲音，他連忙走到簾下，隔簾大着胆問道：「你是無雙小姐麼？」

這是一種相當冒險的行動，假如被人發覺，他便可能馬上被判處死刑。

然而，為着仙客，他卻不惜付出這重大的代價。

當塞鴻剛把要說的話說完，巡夜的小太監突然在院子那邊走過來，喝道：「兀那驛卒，你在這兒鬼鬼祟祟的幹甚麼？」

塞鴻被喝得三魂少兩魄，人急生智，馬上陪着笑臉道：「不敢，是裡面有人叫喚，要討開水。」

「站着！」小太監喝道：「讓我到裡面看看發生了甚麼事？」

無雙在簾後聽得清楚，早已準備着應付，小太監進來，她按着肚子痛苦地說：「我肚子疼，快幫我弄杯開水給我服藥吧！」

事情雖然是這樣的掩飾過去，但塞鴻和無雙都喪失了詳談的機會。

到了次日，宮女們一早就上道，直往陵園去了。

* * *

宮女們去後，塞鴻清理房間，在一張宮女睡過的床褥下面，撿到一封字跡潦草的信，那是無雙寫給仙客的。

信中告訴仙客說，她在宮裡面聽到長樂驛的驛長叫王仙客，所以才爭取了這打掃陵園的差使，來此一看究竟，見了塞鴻，才知道一點關於他的消息。

「可是，知道了有甚麼用？」無雙信內這樣的寫着：「身在深宮，沒有行動的自由，看來祇有來生再作夫婦了，花箋一張，染着我的眼淚，印上我的脂痕，留下來給你，作為永訣的紀念吧！」

仙客淚眼模糊看到這裡，已忍不住捧信大哭，「啊，無雙，無雙喲！」

「信後頭還帶有一行小字呢！相公。」塞鴻眼快，早已看到花箋的背後，另有一行小字。

「聽說富豐縣有奇人叫古押衙，行俠仗義，何不求他設法救我。」

「古押衙是誰？」王仙客看完了那行小字，回頭對塞鴻說。

「聽說是富豐縣黑道中的頭子。」

「你認識他嗎？」

「不認識，要找他是不難的，問題是他有沒有辦法把無雙救出來。」

「我們去找他談談看。」

「相公，」塞鴻吶吶地道：「這事情必須謹慎才好，萬一洩漏了出去，你和我、無雙都不免受累。」

「這也顧不得許多了。」仙客嘆了一口氣，說：「即使事敗，我能夠和無雙死在一起，也好過這樣朝夕相思。」

* * *

塞鴻領着仙客到山裡去訪古押衙，山徑是那樣的幽僻，好不容易才尋到他的家。

山谷之中，特別幽暗，古押衙的家卻在山谷的深處，除了正午時候，其餘時間日影不到，加上合抱大樹，枝葉蔭蔽着，長年都是陰森黑暗的。

仙客到來時，祇不過是申牌時份，但已經黑得像黃昏了。

古押衙的個子不大，但很壯實，兩隻眼睛小而有神，精光四射，有點像耗子的眼睛，加上他住的地方黑暗有如地獄，更加突出他如耗子的格。

他的家裡，四壁張掛着鹿皮，一張弓掛在當中的壁上，一支長矛倚在牆角，當中擺放着張方桌，桌上放着一壺酒，他正燙熱了一壺酒，在自斟自酌。

仙客上前拜見，塞鴻跟着獻上見面禮，那是一隻盤子，上頭放着兩錠五十兩的金子。

古押衙看見，一抹他的虬髯，說道：「相公送這些東西來則甚，山村野夫，要這些黃金全無用處，唯有窖藏起來。」說罷命人收了進去。

於是，仙客把自己的事情對古押衙述說了一遍。

事情終於發展到重要階段了，古押衙聽了仙客的叙述，很表同情，拍着胸膛，把這件事情承擔了下來，但他沒有給王仙客一個確定的日期。

採蘋跟着古押衙去了，那是因為古押衙不認識無雙，他要求採蘋作他的助手。

王仙客提心吊膽的在家裡守候着，他以為古押衙會直闖陵園把無雙擄走，然後送到自己家裡，是以他不敢片刻離開家門，為了避人耳目，便把家搬到荒僻的山村裡。

轉眼過了十天，古押衙那邊一點消息也沒有，仙客急得直跳脚，正在焦急中，塞鴻卻帶來了驚人的壞消息。

他聽到朝廷派出內廷女官，到陵園去處死一個犯法宮女。

「不會是古押衙露出了馬脚吧？我眞替無雙擔心，塞鴻你替我去打聽眞確的消息。」仙客充滿驚憂的說道。

塞鴻答應着去了，只一會兒，就氣急敗壞跌跌撞撞地進來，說道：「相公，相公，不好了，被殺的宮女正是無雙，一定是古押衙洩漏了消息了。」

仙客一聽，兩眼一翻昏死過去了，塞鴻忙用薑湯灌進他的嘴裡，半晌仙客才哇的一聲哭了出來。

「無雙，妳的陰魂等着我吧，我不久也來了。」

就在這個時候，聽到了非常緊急地拍門聲音。

「不好，朝廷派人捉你來了。」

塞鴻臉色發青的道。

「不怕，無雙死了，是我害死她的，我豈能偷生，塞鴻，你快從後門逃走吧，我不能連累你。」

仙客說着便自己去應門，塞鴻躲在後門外面，探出半邊腦袋來窺看。

門開處，古押衙閃身進來，肩上扛着一個麻包袋。

進來之後，麻包袋向地上一抖，抖出一個女人的屍體來，赫然竟是無雙。

「好啊！」仙客瞪着眼向古押衙怒視道：「我要你救無雙，你卻害死她，現在請你連我也一起殺了吧！」

「她並沒有死！」古押衙拍着緊張的王仙客肩頭：「你快去拿一碗開水來，待我立刻來救活她。」

「眞的？」仙客跳了起來，摸着無雙的心頭，細微的脈搏果然還在跳動。

他回頭向古押衙看了一眼，流下了感激的淚珠。

「活了！」

古押衙把解葯送到了無雙的嘴裡後，不到一分鐘，只見無雙「嚶」的一聲，緩緩睜開了妙目。

「我現在是在地府嗎？」無雙坐起來道。

「不，妳沒有死，妳怎可以死呢！」仙客興奮地擁着無雙道。

這一對戀人熱烈擁抱了段時間，然後，向古押衙雙雙拜了下去，古押衙連忙扶着他倆。

塞鴻在後門外看得很清楚，早已回到屋子裡來了。

「古先生，眞有你的，你用的是甚麼奇謀？」塞鴻代仙客問道。

「說穿了非常之簡單。」古押衙微微一笑，說道：「我弄了一劑劇烈的麻醉藥來，教採蘋冒充宮裡的女官，直到陵園，說無雙叛逆，賜令服毒自盡，無雙服藥後，暫時死了，太監們把她埋葬了，是我星夜掘墳開棺，把她馱了回來。」

「採蘋呢？」無雙問道。

「她代替妳的屍體，現在已躺在墳墓裡，假如埋葬的是一具空棺，將來事發追究起來，就不免有後患，忠心的採蘋情願替你躺在棺材裡，並穿了妳的衣服。」

「啊喲！」仙客無雙同時叫了一聲，哀悼的淚流下來了。

「別哭！」古押衙止住他們，道：「還有一件事要辦的，請塞鴻到屋後掘一個坑吧！」

「為甚麼？」塞鴻問道。

「別管我，你去掘就是。」古押衙催促他，塞鴻只得照辦。

掘到三尺，古押衙說：「夠了。」

塞鴻停了手，古押衙出其不意在他的背後揮刀斬去，塞鴻的人頭立即滾到坑裡。

仙客驚呼一聲，無雙這時已嚇昏了。

「仙客別怕，塞鴻一死，便祇有你和我、無雙知道這件事的經過，你和無雙有切身關係，自然不會洩漏，我呢！我自己也信不過自己，現在我也死了，你們的事，永遠沒有第三者知道了。」

當仙客要搶他的刀時，古押衙已經自刎了，屍身倒在坑裡，恰巧壓在塞鴻身上。

「我們走吧。」仙客埋葬了塞鴻和古押衙之後，回頭對無雙說。

「走吧！」無雙淒然地向新墳看了最後的一眼，嘆氣說了一聲：「義士今無古押衙了！」

（完）

上文提要：故都長安的北曲、南曲是一遊樂區，有娼家、賭坊、茶樓、酒肆。南曲是倫浩天看管的地盤；北曲是楊大桐的地盤，他仇家很多，連自己的養子楊柳青也是仇家之子，髮妻潘紫雲不同意其所作傷天害理之事，棄之而去，還有續娶的金花夫人知道其父被丈夫殺害，離家出走，組成七絕金釵，和南曲聯手，聯絡楊柳青擊殺楊大桐……

新派湖海恩仇錄／諸葛連・文　可飛・圖

七絕金釵

有血緣異父同母　存愚孝仇妹仇兄

秦素娟將「七絕金釵」各自安排了藏身地點位置，她則走上台階，輕抬皓腕扣住銅環，敲打了三下。

角門呀然而開，一個吊眉大漢探出頭喝問道：「幹甚麼的？」

「求見楊大爺。」

「妳是……妳是誰？」

「想必你已經聽說過了，『金花班』班主金花夫人。」

那大漢將頭再向外伸了一下，左右打量，才縮了回去道：「進來吧！」

秦素娟踏進角門，那大漢正要關門，她一掌砍在那大漢的左臂，大漢慘呼而倒。

呼聲引來幾個執刀舉劍的大漢，同聲叱道：「那裡來的潑婦！敢到這裡來撒野？」

秦素娟沉聲道：「我是金花夫人，教楊大桐出來說話，誰敢妄動，這傢伙就是榜樣！」

內中一個大漢十分機警地說：「原來是金花夫人，請到廳堂用茶，待小人入內傳報。」

秦素娟手一擺，道：「前面帶路。」

那大漢轉身向內走，秦素娟緊步相隨，其餘幾個大漢緊緊跟隨在她身後。

就在他們轉身向大廳走去時，七條身影各自向不同的方向踰牆而進，無聲無息地進入「枕留香」的院中。

秦素娟胸有成竹，毫不在乎的進入大廳，在客座上坐下，那幾個大漢分列兩旁，由那引路的大漢向楊大桐傳報。

小童獻上香茗，秦素娟連沾都沒有沾。

約莫一盞熱茶的光景，楊大桐緩步走進了大廳，他所以來得這麼慢，必是預先作了一番安排。

楊大桐那隻獨目充滿了紅絲，也許因為未酣睡之故，他在秦素娟對面站定，獰笑道：「嘿嘿，想不到妳還有臉來見我？」

秦素娟冷冷地說道：「姓楊的，別說廢話壯胆，你該知道我是為何而來的？」

「為送命而來。」

「你說對了，不過是為了送你的命。」

楊大桐冷笑道：「妳在誇口吧！」

「你該明白『來者不善，善者不來。』這句話吧。」

「哈哈！」楊大桐狂笑道：「一個臭娘們也能來要挾我姓楊的，還憑甚麼在長安地面上混，告訴妳，這大廳的裡裡外外，最少也埋伏了一百名弓弩手，我只要一聲令下，管教妳變成一隻刺蝟。」

秦素娟冷笑道：「哼！你沒有說假話。」

「那就識趣點。」

「怎麼樣才算識趣？」

「將妳七位金釵召來，我姓楊的前嫌不計，和妳平起平坐……」

秦素娟冷冷地道：「想必還有同餐同睡。」

「嘿嘿！」楊大桐那隻獨目中暴射出淫邪的光芒，「十年不見，妳風采依然，素娟！這長安『三曲』的地面夠咱們混的啦……」

不待他的話說完，秦素娟就沉叱道：「楊大桐，你簡直不知死活！」

楊大桐神情一變，厲叫道：「臭女人，妳才是死活不知哩！」

「篤」地一聲，一支金釵破空而至。楊大桐隻手撐在桌面上，那支金釵正好嵌進他的指縫中，沒有傷他一絲皮毛。

「楊大桐！」秦素娟沉聲說道：「我同樣可以在一刹那間取你的性命。」

「那……也不過是同歸於盡。」

「這正是我的心願。」

楊大桐暗暗打了一個手勢，有幾個大漢想往大廳之外開溜，大概是想搜索「七絕金釵」的藏身之所。他們腳步剛動，就一一發出慘呼之聲，仆倒於地，每人背心上都中了一支金釵。

秦素娟沉聲道：「楊大桐你最好安份點。」

楊大桐不禁有些氣餒了，嘿嘿連聲地道：「素娟，妳犯不上跟我要狠啊！我姓楊的這幾年的確混得不錯，對待江湖的朋友都沒有虧待過，對妳，我自然不會小器，素娟，說個數目，我姓楊的絕不會打妳的折扣。」

秦素娟冷笑一聲，伸起一根指頭搖晃了一下。

「嘿嘿！」楊大桐乾笑了一聲：「一百両紋銀必不在妳眼中，大概是一千両，沒話說，我即刻派人送到『瀟湘軒』。」

秦素娟冷聲說道：「你弄錯了，我是要一條命。」

「一條命？」楊大桐面色有些發白。

「我要你的命！」

楊大桐立持鎮定地說道：「素娟，我姓楊的犯了甚麼該死的大罪呢？就拿妳當年委身相許來說吧！也是你自己心甘情願的啊！」

秦素娟沉叱道：「少說廢話，秦中雲這個人你可認識？」

「秦中雲……嘿嘿，妳眞會逗人，說起來他正是我姓楊的老丈人哩！」

「他是怎樣死的？」

「不是飲酒暴卒的麼？認識他是在他的後還稱他一聲『醉仙』哩！」

「先父的確飲酒暴斃的，不過是因為你在酒中暗放了『斷腸砂』。」

楊大桐神情一變，沉叱道：「妳胡說！」

秦素娟冷笑道：「別賴賬，『灰鷹』段常已經招了供，『斷腸砂』是你教他放的。」

楊大桐那隻獨目一翻！道：「教他前來對質！」

秦素娟放聲狂笑道：「哈哈！我只是詐一詐你，想不到你就立刻露出了狐狸尾巴，你明明知道『灰鷹』段常已被我宰掉了，你却要我教他前來對質，可見你是作賊心虛。」

楊大桐臉色一沉，道：「妳既然血口噴人，我也沒有話說，妳打算怎麼辦？」

秦素娟大拇指一挑，道：「夠種，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今天我要你的老命。」

楊大桐飛身後退，貼壁而立，沉叱道：「秦素娟，放聰明點，就立刻掉頭而去，遠離長安，妳若一味逞強，就別想走出『枕留香』大院一步，妳要再思再想。」

楊大桐貼壁站定之後，竟有十數大漢將他團團圍住，形成一道肉屏風。

秦素娟粉面微揚，立即有無數道金光飛閃而至，圍住楊大桐的十數個大漢紛紛慘叫仆倒。

秦素娟厲叱道：「寃有頭，債有主，我姓秦的找的是楊大桐，各位犯不着作替死鬼。」

其餘的大漢果然一個個噤若寒蟬，誰也不敢妄動。

楊大桐只要一聲令下，秦素娟一定難逃穿心之危，可是他自己也一定亡魂在金釵之下，是以心存顧忌，不敢妄動。

秦素娟也在等待，只要楊柳青一見面，她就撤兵而回，不到仲秋之夜，她絕不取楊大桐之性命。因此，兩下就這樣的僵持了。

就在此時，大廳門口傳來一聲朗笑，道：「楊掌柜，背牆而立，是在練壁虎功麼？」

赫然是范少陽和倫浩天二人。

秦素娟不禁一楞，指望倫浩天去挽救楊柳青，而他却被范少陽盯住了。

情急之下，不禁大叫道：「倫武師……」

「夫人！」倫浩天也回叫了一聲，似乎有難言之隱。

范少陽冷笑一聲，道：「夫人，咱們有言在先，妳有甚麼行動，先得由我姓范的同意，妳今天，違犯規矩了？」

秦素娟已怒叱道：「我報仇雪恨你管不着的。」

「嘿嘿！」范少陽乾笑了一聲說道：「姓范的管不着？可是我偏要

管，須知『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妳那七位金釵已在我那些精銳飛鏢手的監視下，一妄動就有斷腕之危。」

倫浩天接口道：「夫人，范掌櫃說的是實話。」

秦素娟不禁楞住了，半晌說不出話來。

楊大桐趁機說道：「范掌櫃，咱們南、北二曲，二十年來相安無事，可不能為這個臭女人傷了感情。」

范少陽嘿嘿笑道：「你說得不錯，姓范的正是為此而來。」

「范掌櫃眞夠江湖義氣。」楊大桐一邊說，一邊就要向前走動。

范少陽叱道：「站住，你埋伏在房上的弓弩手傷不到我，我帶來的弓弩手却能取你之命。」

楊大桐駭然張目的道：「范掌櫃，你這是什麼意思？」

范少陽冷聲道：「解救你目前的困境不難，咱們得先談妥條件。」

「沒問題。」楊大桐回答得很快，道：「在下新近在燕京搜購來的玄城四鳳，一個個天姿國色，就拿來獻與范掌櫃。」

范少陽冷冷的搖搖頭，道：「『瀟湘軒』都是南國佳麗，北地胭脂要來無用，咱們說說別的條件如何？」

「那麼銀子五千兩？」

「嘿嘿！你太小看我姓范的了。」

「那麼，一萬兩！」楊大桐一加就是一倍。

「我給你五百兩銀子。」

「你給我？」楊大桐單目圓睜，顯然被范少陽的話弄糊塗了。

范少陽沉聲說道：「給你五百兩銀子帶着你的寶貝侍妾給我滾出長安。」

「甚麼？」楊大桐獨目中怒火昇騰，道：「你不要逼人太甚！」

「我就是要逼你。」

楊大桐大吼道：「向大門口施放弩矢。」

一時弩矢如細雨般向大廳門口集中射去。

范少陽與倫浩天站在門框之外，根本無法射到他們身上。

范少陽冷笑道：「楊大桐，現在看我的了……放飛鏢。」

「颼颼」連聲，銀芒頓現，楊大桐彈身而起，一排飛鏢自脚下破空而過，插入堅硬的磚牆上，整整齊齊排成一條直線。

此時，秦素娟插口道：「范掌櫃，你要楊大桐離開長安，我不能答應。」

「噢！」范少陽臉上掛着陰冷的笑容問道：「為什麼不答應？」

秦素娟道：「殺父之仇未報，豈容他走脫？」

「大地遼闊，只要妳有本領，何處不可以開刀。」

「不行！我父死在『枕留香』院中，楊大桐也要在這裡償命。」

「哈哈！」范少陽放聲狂笑，道：「金花夫人，妳可懂得『拿人錢財替人消災』的道理麼？」

「不懂！」

「不懂，我告訴妳，楊大桐除了帶走于娘和五百兩銀子之外，所有『枕留香』的產業都歸我姓范享有，我怎麼不幫忙他留條活命呢？」

「你難道不怕他活着將來向你尋仇？」

「我不在乎！」范少陽冷冷地搖着頭，道：「我殺他算不了英雄好漢，讓他活着而奪不回去他自己的產業，才顯得我姓范的狠。」

楊大桐暴叱道：「姓范的，你在作夢！」

范少陽冷笑道：「如果你願意被殺的話，你就留下吧！你死後我姓范的再得到你的產業，可就沒有護送你安然離開長安的道義了。」

秦素娟心念暗轉，計上心來，乃向范少陽說道：「范掌櫃，咱們是合夥人，似乎該來個協議，免得作無謂之爭。」

范少陽點點頭道：「絕對贊同。」

「你為爭地盤，目的是財，我為報殺父之仇，爭的是一口氣，我要殺楊大桐，你却要將他放過，使你我的意見相左，現有個折衷辦法，楊大桐謀害我父，我奪他子，將楊柳青交給我，楊大桐就由你全權處置。」

范少陽楞了一楞，道：「楊柳青不是被楊大桐關在地牢裡了麼？」

秦素娟揮揮手道：「可以請倫武師去放他出來。」

「放他出來？」范少陽神情微微一變，然後嘿嘿笑道：「夫人，妳難道不怕惹麻煩麼？」

秦素娟美目一瞟，道：「惹什麼麻煩？」

「楊柳青有『玉面煞劍』之譽，他那柄長劍是不好對付的。」

「我不怕他，如果你怕就不必勉强答應。」

范少陽冷笑道：「我也不在乎，最少他假老子的命攏在我手上，他不敢妄動。」

「那麼，就請倫武師去放他出來吧！」

范少陽揮揮手道：「去將地牢的楊柳青放出來，別忘記告訴他，楊大桐的性命在我手中，敎他放乖一點。」

倫浩天轉身欲去，秦素娟叫住了他。「倫武師，慢走！」

倫浩天轉身問道：「夫人，有何吩咐？」

秦素娟冷聲道：「長安城內你倫武師和楊柳青分庭抗禮，若想獨霸全局，目前就是一個好機會。楊柳青手無寸鐵，大可一劍將他殺死了。」

倫浩天面色一沉，冷聲道：「夫人！姓倫的不是這種小人。」

「哼！」秦素娟冷笑一聲：「但願不會起這種邪念頭。」

倫浩天雖然有些憤慨，却也知道秦素娟對他有所誤會，所以並未發作，轉身離去。

楊大桐突然大叫道：「倫武師請止步。」

倫浩天停步轉身，冷冷問道：「尊駕有什麼話說？」

「千萬不能打開地牢。」

「為什麼？」范少陽插口問道。

楊大桐神色惶然道：「地牢裡除了楊大桐之外，還囚禁了一個武功高强的殺人魔星。」

「噢！」三人同感意外道：「是誰？」

「潘紫雲，就是二十年前離家出走的髮妻。」

范少陽大笑道：「哈哈，你眞會唬人，你那位尊夫人的幾套花拳綉腿，我姓范的早就見識過了。」

楊大桐凝聲道：「二十年的苦練，已不可同日而語。」

秦素娟插口問道：「楊大桐，你那髮妻目下是何等模樣？」

「白髮蕭蕭，形容枯槁。」

「你何時將她囚禁在地牢之中的？」

「昨晚。」

「憑她的武功修為，你能將她囚入地牢麼？」

楊大桐神色正經地說道：「是她幹掉把守衛士，打開牢門自己進去，我得報後，在外面將地牢封死，困住了她。」

「那老婆子昨夜我曾見過她，據我所知，她並無害你之意，你因何要將她囚於地牢之內呢？」秦素娟不解的問道。

「她昨夜曾潛入我的房中，要我當衆殺死楊柳青，之後她又潛入地牢，要楊柳青殺死我，分明有意要我楊家父子自相殘殺。」

秦素娟追問道：「她為什麼要這樣做？」

楊大桐搖搖頭，道：「我也不知，反正，她是一個心地險惡的毒婦人。」

秦素娟轉頭向范少陽問道：「范掌櫃，你打算怎麼辦？」

「我不知妳在問什麼。」

「潘紫雲我昨夜會過，你我無一人是她的對手，如果其來意並非欲置楊大桐於死地，一出地牢，你我就有麻煩。」

范少陽神色一凜，沉吟道：「那該……」

秦素娟接口道：「我想與倫武師同去一遭，探探那老婆子的口氣，反正我手下的七絕金釵尚在范掌櫃之飛鏢手監視中，當不致有何顧慮。」

范少陽正在沉吟不語，楊大桐却大吼道：「賊女人！妳休想走出大廳一步。」

范少陽突然喝道：「對準房頂樓頭放鏢。」

喝聲一落，頓時有百道銀光，向房樓頂上射去。

秦素娟明白范少陽此舉之意，分明是同意她與倫浩天武師同往地牢，所以下令放鏢壓制房樓頂頭的弓弩手，乃使她順利縱出大廳。

其實，秦素娟另有算計，飛鏢一出，她就彈身離座，向大廳外疾縱而出。

范少陽側身讓道，秦素娟突然煞住去勢，皓腕一揚，貼上了范少陽的「命門」，低叱道：「范掌櫃，要想活命就老實點！」

范少陽大駭道：「夫人，妳此舉何意？」

倫浩天因職責所在，「颼」地一聲拔出長劍，沉叱道：「請夫人立即放手，否則在下利劍無情。」

秦素娟冷笑道：「倫武師，你若膽敢妄動，我只要掌勁輕吐，就可震斷范掌櫃的心脈。」

倫浩天果然不敢妄動，悻悻然道：「妳想幹什麼？」

秦素娟沉聲說道：「你我協議之初，就曾說明合力對付楊大桐，如今爾等作隨後之黃雀，分明有了異心。」

范少陽極力地辯道：「我姓范的，可沒有異心……」

秦素娟接口道：「既無異心，就立即下令你們的飛鏢手，身形各自轉動一週。」

不待范少陽有所決定，倫浩天已打出手勢。

就在那些飛鏢手身形一轉之際，「七絕金釵」已紛紛由簷頭飄落，身法伶俐如同出岫彩雲，煞是好看。

「楚婷！妳釘着楊大桐，其餘的監視范掌櫃和那些飛鏢手。」言罷，秦素娟卸去掌勁，縱回階前，向倫浩天招招手道：「倫武師，咱們可以一同前往地牢去了。」

倫浩天喟然道：「夫人，倫某服了妳！」

「得罪了倫武師的主人，不要見怪才好。」

倫浩天默然，二人也無言地向後院奔去。

所有精銳都集中大廳內外，此刻「枕留香」大院中已無能人，剩下來一些婦孺老弱，紛紛走避。

來到了地牢處，二人停下脚步

，秦素娟低聲問道：「倫武師，該用甚麼法子，和地牢中人交談呢？」

倫浩天尚未答話，就聽見有聲音自石板縫中傳了出來道：「外面是甚麼人？」

秦素娟聽得出來，說話之人是昨夜會過的老婆子，連忙答腔道：

「前輩就是楊夫人麼？」

潘紫雲沉聲道：「不許叫我楊夫人，可以叫我潘紫雲。」

「那麼，我叫妳潘大姊好了。」

「妳想必是金花夫人了？」

「是的。」秦素娟頓了一頓，接着問道：「請問潘大姊二十年前因何離家出走的呢？」

「此時不便奉告。」

「那麼此來的目的呢？」

「要來點明楊柳青，楊大桐是殺他親生父親的大敵。」

「眞的？」秦素娟不禁大吃一驚。

「楊大桐是我丈夫，他的作爲我無所不知，絕不會說假話。」

「實不相瞞，楊大桐也是殺死我父之仇人，我現在打開地牢之門，放潘大姊出來，妳該不會阻攔我報父之仇吧？」

「我要阻攔。」

「爲甚麼？」

「楊柳青不但有殺父之仇，還有辱母之恨，仇恨比妳大得多，應該讓他殺死楊大桐。」

「可是潘大姊昨晚曾說要楊大桐殺死楊柳青，和妳現在說法完全相反，這是甚麼一回事呢？」

「我素知楊柳青心地純良，又顧念二十年養育之恩，必然無法下手，所以我唆使了楊大桐來殺他，以激發他自保之心。」

秦素娟喟然嘆道：「原來如此，潘大姊眞是用心良苦了，這正合我意，我也深願楊大桐被他親手撫養的兒子所殺，現在我就打開地牢之門。」

說罷，就和倫浩天合力拉動「轆轆」，那寸厚石板緩緩移開。

潘紫雲一縱而出，楊柳青也跟着縱了出來。

當楊柳青一見到倫浩天時不禁一楞，隨即失聲呼道：「倫……」

倫浩天冷冷的接口道：「楊兄．『三曲』中你我各霸一方，誰高誰低尚未分出，爲了不使劍下較量之機會喪失，自然不能讓楊兄困死在地牢之中。」

楊柳青抱拳一禮，道：「原來如此，小弟先行謝過。」

倫浩天避不受禮，向秦素娟一指道：「請謝金花夫人，若非她一言提醒，在下還想不到前來地牢解救楊兄之困。」

「夫人……」

楊柳青方待長拜，秦素娟皓腕一揚道：「不必大禮言謝，你既知楊大桐是你的殺父大仇人，你有何打算？」

「父仇不共戴天，養育之恩也深如海！實令我萬分爲難。」楊柳青言來唏噓，似有無限痛苦。

秦素娟沉叱道：「眞是孺子不可敎，楊大桐養育你助其爲惡，即使有恩，與父仇一比可說極爲渺小，我看你是妄爲人子了！」

楊柳青喟然嘆道：「也罷，待我報完大仇之後，自戕以謝養育之恩吧！」

「且慢！」倫浩天低叱道：「楊兄是否打算在手刃楊大桐之後立即自戕謝罪，以求兩全其美。」

楊柳青點點頭，道：「不錯。」

「楊兄目下還不能一死了之。」

「爲甚麼？」

「在下前來地牢解救楊兄之困，目的是要楊兄在人間，使在下有討敎之機會，楊兄自戕一死了之，在下之目的豈不落空了麼？」

「解救之情來世再報。」

「解救之情，區區小事，一分高下，才是大事。」

「我死之後，你就可以獨霸全局了呀！」

倫浩天連連搖頭，道：「非也，非也！那是在下坐享其成，並非在下靠武功贏來的。」

楊柳青心情惡劣，見倫浩天一味糾纏，有些不耐，雙目一翻，道：「倫兄意下如何？」

「務必與楊兄比試一下。」

「好，在我得報大仇之後，在自行了斷之前，我一定先來向倫兄討敎。」

倫浩天點點頭，然後道：「楊兄因何一定要自行了斷？」

楊柳青神情一正，肅聲道：

「楊大桐謀害先父，固應殺他以報父仇，然其養育我二十年之恩也不可忽視。故此他死後以身相殉，恩怨分明方爲大丈夫。」

倫浩天抱拳一拱道：「可敬！可敬！不過，楊兄可曾想到，如果楊兄不幸死在在下之劍下，就無法以身相殉，而報楊大桐的養育之恩了。」

楊柳青冷笑道：「恕我說句狂言，倫兄只怕贏不了。」

倫浩天既未激怒，也有凜然之色，微笑道：「楊兄也許並非誇口，不過在下要奉勸楊兄一句話，少時動起手來，楊兄務必一劍穿心置在下於死地，否則楊兄還是達不到以身相殉的心願。」

楊柳青駭然張目道：「這是怎麼說？」

倫浩天從容地說道：「所謂君子報仇三年不晚，在下只要未死，定當痛下苦功精練劍術，以待雪恥之機，而楊兄贏得在下之後，已自

了斷，在下再無湔雪失敗之恥的機會，那麼，在下就要遺恨終身了。」

楊柳青沉吟良久，方沉聲道：

「倫兄如此說，我就少不得多出狠招，尚請勿怪是幸！」

倫浩天微笑一擺手，道：「一言爲定，咱們該到前面去了。」

一旁默然傾聽的秦素娟已察知倫浩天心意，不禁暗暗動容，在四人抬動腳步往前廳奔去時，故意落後一步，和潘紫雲併肩而行，悄聲道：「潘大姊，妳可看出倫浩天之心意？」

「看不出來。」

「他千方百計地不想使楊柳青自行了斷。」

「噢！」潘紫雲低呼了一聲，似乎明白了個中道理，「那可要委屈他了。」

「眞正的英雄豪傑，是不在乎受一點委屈的。」

說話之間，四人已來了前面的大廳門口，戚楚婷長劍一橫，輕聲叱道：「請站在廳外，待我請示夫人。」

秦素娟已搶先一步，揚聲道：

「楊大桐，出廳來說話。」

楊大桐目下唯一的希望就只有寄托在楊柳青的身上，因此叫道：

「青兒，你千萬不要上他們的當，他們贏不了我，所以才利用你。」

楊柳青沉聲道：「請爹……出來說話。」

這一聲「爹」，叫得使楊大桐安心不少，他微一遲疑，就從大廳走了出來。

在院落中，楊柳青和楊大桐對面而立，其餘之人圍在四周，范少陽竟然也忘了此行目的，只關心這場「父子之鬥」了。

楊柳青作了一個羅圈揖道：

「大丈夫要恩怨分明，在下今天了斷一些自身恩怨，請各位作個見證，但是各位絕對不能插手。」

楊大桐那隻獨目倏然一亮，大聲叫道：「各位答應絕不插手麼？」

潘紫雲率先回答道：「你放心，誰要想插手，有我。」

楊柳青又向潘紫雲拱手一禮，這才轉身向楊大桐說道：「二十年來養育之恩，恩同再造，在眞相未明前，孩兒仍尊你爲父，爲父者自不會打誑語，務請您老人家坦率回答孩兒的話。」

「青兒，說吧！」楊大桐竭力顯得慈祥地說道。

楊柳青臉色一凜，沉聲問道：

「戚龍飛你可認識？」

到目前爲止，楊大桐還不知道楊柳青是戚龍飛的親生骨肉，雖然覺得楊柳青此話問得有點蹊蹺，却毫無顧忌地點頭道：「他是我同門師兄，焉有不識之理。」

楊柳青接着問道：「戚前輩是死在『枕留香』大院之中麼？」

「不錯，他因酒醉高臥，適巧那天發生了大火，整整燒了一座西跨院，他也就喪生火窟了。」

「聽說是您在他酒杯中放了迷藥，然後再放火燒屋，可是眞的？」

「誰說的？」楊大桐神色大變。

楊柳青臉色一沉，道：「不要問是誰說的，孩兒要知道實情。」

楊大桐臉上掠過一絲獰色，冷靜說道：「我不殺他，他要殺我，事非得已。」

楊柳青長長吁了口氣，虛弱無力地說道：「行了。」

秦素娟插口道：「楊大桐，我父被你謀害之事，想必你也不會賴賬的了？」

楊大桐沉叱道：「你又怎麼樣？妳如想插上一脚就儘管來，又何必要找藉口？」

秦素娟搖搖頭，道：「楊大桐，未輪到我報仇雪恨，因你的養子要代戚龍飛報仇。」

「甚麼？」楊大桐神情大變，道：「青兒，你要代戚龍飛報仇？」

楊柳青點點頭，道：「這是你我都想不到的事情，如果你當初狠心一劍殺了我，就不會有今天之禍了。」

「戚龍飛與你何干？」

「乃是先父。」

楊大桐頓時如焦雷擊頂，險些打了個踉蹌，獨目望天喃喃道：

「這大概是天意吧！」

楊柳青沉聲道：「你二十年養育之功不可沒，殺你報了父仇母恨之後，我決以身相殉，不使你黃泉孤單。」

楊大桐自然不會束手待斃，獨目中泛起一股兇光，揚聲道：「各位答應過絕不插手，且莫忘了。」

話聲未落，獨臂揚起，五指箕張，閃電般向楊柳青當胸抓到。

「且慢！」秦素娟沉叱一聲，飛身相撲。

楊大桐收住招勢，身形後退，而潘紫雲也攔阻了秦素娟的去勢。

「金花夫人！」潘紫雲冷聲道：

「君子重一諾，怎可以插手？」

秦素娟疾聲道：「楊大桐練的是『獨臂抓』，楊柳青練的是長劍，如今劍不在手，如何能贏？這豈不是太不公平了麼？」

潘紫雲回頭一看，楊柳青果然兩手空空，不禁心頭一怔，沉吟良久，方嘆息一聲，道：「此時，這句話已嫌太晚了……」

「不晚！而且我也不會答應過楊大桐不插手，少爺！接着！」場外傳來一聲嬌叱，接着一柄長劍飛向楊柳青。

眾人移目望去，趕來送劍之人

竟是楊大桐之侍妾于娘，可見無人不想這個獨目魔頭早死。

楊柳青深深一揖，道：「多謝于娘……」

聲落劍出，映日生輝，一道寒光直逼楊大桐的眉宇之間。

楊大桐見楊柳青手無兵刃，尚存僥倖之心，此時心頭大凜，沉叱一聲：「看招……」

單臂閃電揮出，孰料他那如鈎五指竟然抓向于娘，活生生地將她胸前抓了一個大洞，慘叫一聲，踣地而亡。

衆人無不切齒，尤以「七絕金釵」爲甚，莫不想出手置楊大桐於死地。

潘紫雲揚聲道：「多行不義必自斃，各位靜觀其變，且不可輕率插手！」

「七絕金釵」彼此互相一望，只得忍下心頭怒火，以恨恨的目光盯着楊大桐。

楊大桐狂笑道：「哈哈，爲了不使黃泉路上孤單，所以先找個伴兒，孽子你動手吧！」

楊柳青這時幾乎目眥迸裂，他原本還有一點不忍下手，于娘的慘死却激起了他的憤恨之心，長劍一揮，指着楊大桐厲聲叱道：「你太狠毒了，若你不死，天理何存……」

語聲未落，一劍向楊大桐當胸刺去。

楊大桐自知難逃公道，萌生歹毒之心，要想和楊柳青一併兩亡，不但不避，反而撲前，單臂前揮，五指猛向楊柳青咽喉抓去。

秦素娟不禁大叫道：「當心……」

「夫人！」潘紫雲低聲說道：「不要插口，免亂了楊柳青的心神。」

秦素娟那裡聽得進她在說些甚麼，一心一意只注意在楊柳青身上，幸好他已洞悉了楊大桐的毒計，撤招收勢，飛身飄退，使楊大桐的毒計落空。

可是，這樣却落了下風，逼得楊柳青連退了數步，只有招架之功。

倫浩天疾聲呼道：「楊兄，長劍在手，若贏不了空手獨臂，遑論與在下比劍！」楊柳青聞言之後，神情大振，一聲長嘯，接着攻出數劍，楊大桐被逼得連退數步。

在進招中，楊柳青忽然大叫一聲：「當心一劍穿心……」

長劍如靈蛇吐信，直逼楊大桐中宮，變招之快，其勢之速，使人目不暇給。

楊大桐本已心慌意亂，那裡再躲得過，腳下一個踉蹌，身形立刻向後摔倒。

楊柳青順勢前撲，劍尖不偏不

倚地抵住了楊大桐的心窩，卻未刺下。

「青兒……」一聲悲喚之下，楊大桐業已老淚縱橫。

衆人無不想提醒楊柳青不可猶豫，但是爲了顧及江湖道義，誰也不願得個「落井下石」之嫌，只得屏息凝神以待。

楊柳青怔神良久，突然撤回長劍，轉身仰望長天，喃喃道：「爹，你老人家在天之靈，想必業已眼見，你教孩兒怎麼辦？」

俗語說：「人無傷虎心，虎有傷人意！」眼前正是如此，楊柳青甫一轉身，楊大桐陡然彈身而起，五指如鈎，向楊柳青的背心窩抓去。

秦素娟大驚失色，一聲「當心」尚未出口，眼前突然血光迸現。

同時，耳聽倫浩天大叫一聲：「好劍法！」

原來楊柳青長劍自右脅倒穿，反手一劍，刺進了楊大桐的心窩。

楊大桐是自投死路，若非他突下毒手，也許楊柳青眞還不忍心下手殺他。

楊柳青手腕一動，抽回長劍，也未回首看看楊大桐的屍體，仰天長嘆道：「二位老人家！孩兒來了……」

長劍一反，雙手握住劍柄，向自己小腹刺下。

倫浩天早有準備，「鏘」地一聲，長劍自楊柳青腹側劃空而過，硬生生將楊柳青手中的長劍格住。然後冷聲道：「君子重在一諾，楊兄難道忘了與在下有比劍之約麼？」

楊柳青喟然道：「倫兄何苦逼人太甚？」

倫浩天沉聲道：「何謂逼人？你我早該一分高下，今天正是時候，楊兄該不致於臨場畏怯吧？」

楊柳青俊目一張，沉聲道：「倫兄既如此說，我只有多造殺孽了！」

言罷，飛身飄退五步，亮式開戶，嚴陣以待。

倫浩天長劍一指，道：「楊兄小心……」

話聲中，飛身前撲，劍尖指向楊柳青的咽喉，一出手就是殺招。

楊柳青是被逼比劍，根本就沒有傷害對方之心，身形微微一閃，長劍隨勢向左一格。

先是「鏘」地一响，繼而「嘶」地一聲，倫浩天左邊袖管被一劍挑開，左臂上也劃破了一道血口子，一時流血如注。

衆人莫不大驚，唯有秦素娟與潘紫雲二人心中有數，楊柳青更是惑然不解，他不明白自己這一招，怎會傷了對方。

倫浩天目光冷冷地向左臂劍削處瞟了一眼，然後長劍丟地，肅容正色道：「楊兄一招之下，使在下落敗，眞是高明，三年後今天，在『陵園』候駕，幸勿爽約，楊兄也不可一死而使在下喪失雪恥之機。」

說罷，掉頭揚長而去。

范少陽一見眼前情勢，已難逞其心願，揚手一揮，與其手下飛鏢手隨倫浩天之後奔去。

潘紫雲喃喃道：「姓倫的眞是個好漢子，不惜以苦肉計來挽回楊柳青的自戕之心。」

秦素娟接口道：「只怕楊柳青不能領會，就辜負了倫浩天的一番苦心了！」

楊柳青豈是愚昧之人？悵望着倫浩天的背影，長嘆道：「倫兄的一番好意我當心領，但是我却要辜負倫兄一番苦心了！」

話聲一落，復又回劍刺向自己的小腹。

「鏘」地一聲，戚楚婷拔劍前撲，閃電般將楊柳青的長劍格住。冷叱道：「因何一味自戕？」

「以報楊大桐二十年養育之恩。」

「愚不可及。」

「姑娘怎麼如此說？」

「厚葬其屍，已經很夠孝道，何苦以身相殉，此爲愚孝。」

楊柳青怔神良久，忽然問道：「如果姑娘是戚龍飛後代，妳當如何？」

戚楚婷沉聲說道：「殺楊大桐而不感到絲毫難過。」

楊柳青又問道：「如果姑娘是楊大桐的後代，又如何呢？」

戚楚婷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待你殺了楊大桐報完殺父仇後再殺你報仇。可惜我不是他的後代。」

楊柳青手一鬆，長劍砰然落地，挺直了胸膛，語氣平靜地說道：「姑娘請殺我吧！」

戚楚婷杏目一瞪，道：「我和你無怨無仇，你又不曾開罪我，我因何要殺你？」

楊柳青一字一字如敲金擊玉般地說：「因爲妳是楊大桐的親生女兒。」

潘紫雲與秦素娟不禁大驚，但不能阻止楊柳青說出眞相，只得心情沉重地等待另一場的軒然大波。

孰料，戚楚婷却輕笑道：「若是你說我是戚龍飛的女兒，我還有些相信，最少我還與他同姓。」

「妳的確是楊大桐的親骨肉。」

「有憑據麼？」

楊柳青走近一步，悄聲道：「此事可算是妳我之家醜，楊大桐先殺我父，後淫我母，妳就是楊大桐留下的孽……」

戚楚婷大吼道：「我不信！」

「看！」楊柳青掏出胸前佩掛的金牌，道：「這是我母親娘家陪嫁

之物，與妳頸間那塊各爲一對『龍鳳雙牌』，我們是同母異父之兄妹……」

戚楚婷神色突變，仍是太叱叫道：「我不信！我不信！」

楊柳青指着潘紫雲道：「那位前輩是楊大桐的髮妻，她對內中情由知之甚詳，不信妳可問問她。」

戚楚婷轉身問道：「是眞的麼？」

潘紫雲點點頭，道：「的確是眞的，在妳習藝的庵中有一名爲『靜心』老尼，就是妳的母親了。」

戚楚婷面色慘白，楞神良久，方轉身面對楊柳青問道：「我該怎麼辦？」

楊柳青神色平靜地道：「妳我雖然同出一母之體，却各自有父，妳該殺我以報父仇。」

戚楚婷銀牙咬得咯咯作响，良久，方沉聲道：「那麼，小妹就遵命了！」說罷，挺劍就刺。

潘紫雲飛身前撲，閃電般抓住戚楚婷之後領，另一隻手點中了她的「昏穴」，揚聲道：「仇恨不可再延續，老身不忍見同室操戈，金花夫人不會反對吧。」

秦素娟花容慘淡，默然無語。

楊柳青却大叫道：「如此太不公平，還是我自行了斷吧！」

說罷，就要俯身拾劍。

秦素娟揚聲叫道：「老五……」

伍湘雲會意，皓腕一抖，手中的追魂索將楊柳青綑了個結結實實。

楊柳青還要拚命掙扎，秦素娟連忙在他的「昏穴」上點了一下，以使他暫時靜息，然後問道：「潘大姊，有何高見？」

潘紫雲微作沉吟，才答道：「夫人仇家已死，心願得償，似乎該遠離長安去了，楚婷盼能多加照拂。」

秦素娟點點頭，道：「那是當然，大姊妳呢？」

「別忘了我是楊大桐的髮妻，自然該留下處理善後，楊柳青也該爲楊大桐披痲戴孝，那才是報答二十年養育之恩的正途。」

「大姊所言有理。」

「院中姑娘各發盤川遣其回鄉，剩餘財資撥作善舉，也好贖贖楊大桐的罪孽。」

秦素娟嘆道：「只是苦了大姊妳……」

潘紫雲接口道：「爲人在世，捫心能安就好了。」

秦素娟一揮手，伍湘雲立刻解下了楊柳青的繩索，尹金蘭也走過去背負了昏迷的戚楚婷。秦素娟襝衽一福道：「小妹別過了，願大姊多加保重。」

說罷，與「七絕金釵」向大門口行去。

一行人已走到大門之外，潘紫雲連忙又追上叫道：「夫人請留步。」

秦素娟轉身問道：「大姊尚有事吩咐麼？」

潘紫雲指着昏迷的戚楚婷說道：「她以後應該叫楊楚婷了。」

秦素娟點點頭道：「小妹記得，那麼，楊柳青也該易名爲戚柳青了。」

「楊柳青這名字是楊大桐爲他取的名字，他的原名爲戚楚豪。」

「戚楚豪……」秦素娟喃喃地唸着。

「阿彌陀佛……」忽然長街之上，傳來了一聲响亮的佛號。

大家循聲望去，只見一個女尼姑敲着木魚，身背化緣袋向「枕留香」的門口走來。

潘紫雲悄聲道：「夫人，這女尼就是楚豪、楚婷的母親了。」

秦素娟疾聲道：「大姊，我們該叫住她。」

「不必了！」潘紫雲吁嘆說道：「讓她過去吧！」

「總該讓她見見她的子女呀！」

「她取名『靜心』，就是要心靜如止水，又何必以塵凡俗情去擾亂她寧靜的心境呢？」

女尼又高唸了一聲佛號，目不斜視，一直往前走去了。

（全文完）

上文提要：蕭丹從莫愁湖救出丹孃，交給賣藝三兄妹將她護送進京。並告訴他們自己能令丹孃成爲堂堂正正的吏部府新婦。蕭丹放火焚燒梨花院使之蔓延，燒盡了石板街百餘間煙花瓊樓，再將收取之不義財寶交鏢局送往金陵賑災用。接着蕭丹趕到京師，盜去皇宮珍寶，驚動京師內外，皇帝降旨限九門提督三日內追贓回宮，否則斬首。提督正焦急，府中出現了蕭丹……

情俠希夷故事／巴人・文　可飛・圖

丹孃

蕭丹狂自逞英雄　齊女暗中助功成

少年臉上突然紅了，囁嚅道：「小兄弟，你不說我也知道……」

蕭丹一怔，道：「我知道甚麼？」

「我不是……不是情俠希夷，我知道，一開始就瞞不過你。」

蕭丹其實心下樂的，却綳着臉兒，道：「大哥哥，你是，你當然是情俠希夷。」

「我……不是。」

少見正經的蕭丹，竟然正經起來說道：「何謂希夷，可有這樣的姓氏沒有？你忘啦，你是怎麼說來着？」

「我……說過甚麼呀？」

「視之不見之曰夷，聽之不聞之曰夷，希夷，本就是虛無，壓根兒就沒有這樣一個人，但也無處不在，也人人都是希夷情俠，只要他心中有情，行爲俠義，他也就是希夷情俠了，好吧，我對你說了，那當初自稱情俠的希夷，是我的胡大哥，除了我，就沒有第二人見過他的眞面目……」

「當眞！」少年道：「傳說中的情俠希夷，沒有人見過他的眞面目。乍隱倏現，神出鬼沒，除非是怨女痴男，但也只見其人，不見其面。」

「故爾，」蕭丹道：「故爾我大鬧青州又邯鄲，儘管我自稱丹丘生，人家也叫我希夷情俠，我可沒冒充，不，只有一遭兒，那就是大鬧青州時候，不過是要引出胡大哥來，以後，再沒有了，但人家總叫我情俠希夷，你明白了麼，只要爲那怨女痴男，作俠義之行，那就是情俠希夷。」

「但我，慚愧，」少年說：「我自以爲武功了得，天下已去得了，那知，小兄弟，與你相比，簡直是望塵莫及。」

蕭丹竟也有正經誠懇的時候，正容道：「大哥哥，你既知何謂希夷，自然懂得何謂研幾於心意初動之時，有如行善一樣，只要心存善念，雖然力所不能，亦是善人，我不瞞你，大哥哥，那日在莫愁湖畔，若不是看出你心懷俠義，動念悲憫，我也不會叫你大哥哥了。」

那當然是眞的，甚至連她也不自知的是：少年一見就叫她小兄弟，令她產生出親切的聯想，也不耐那獨個兒闖蕩江湖的寂寞，也許，初時動機不過好玩兒，但自與黑牡丹相遇，可就有了主意。

那少年聽她說得誠懇，那頭兒也抬得起來了，蕭丹又道：「有道是：單絲不成線，獨木不成林，難道你不會出過不少力氣，那黑牡丹兄妹護送丹孃來京，更要靠你了。」

「靠我？」

「就像昨兒一樣，」蕭丹說：

「我若自稱是小王爺，人家信不信？你不是一見就叫我小兄弟麼？但說你是小王爺，那虎威鏢局便絲毫不疑。」

那是眞的，蕭丹任她如何改扮，在人家看來，也不過是個小兒郎。

「但我這個假冒的小王爺，可不能收丹孃作義女。」少年道：「小兄弟，當眞，那丹孃即到京城了，你倒像忘了一般，且看那丹孃如何能進入吏部堂上，那食古不化的尚書，如何認她爲媳。」

那蕭丹的眉兒登時揚了起來，少年竟不知她夜入寢宮盜寶，不僅是淸君之側，主要的就是要令那提督大人心生感激，不由他不答應，收丹孃爲義女。

蕭丹且不說破，道：「誰說要丹孃成爲郡主，王爺的女兒，那自是郡主了，吏部尚書那老兒食古不化，固執泥古，你說，那老兒一生耿介，會不會附鳳攀龍，豈願以郡主爲媳，即使是門當戶對的千金，也必要出自友好名門，大哥哥，不瞞你說，我已安排停當。」

那少年如何不信，來京不過數日，蕭丹已作出多少眞是驚天動地的事來，白日裡寸步也不離，他竟絲毫不覺，却又不由他不疑惑，要教一個煙花女子成爲吏部尚書門當戶對的千金，可比殺人、放火、盜寶，更難上百倍。

蕭丹見那少年又搔起頭來，不由她不又揚了眉兒，說道：「大哥哥，好敎你得知，那丹孃已是九門提督的義女，到京之日，提督大人便以綵轎接取。」

「當眞？」

「只不過，」蕭丹道：「那黑牡丹兄妹，尤其是那大哥，雖然盜亦有盜，但說甚麼也是黑道上人物，九門提督，乃是金吾之官，如何能護送提督的千金來京，大哥哥，說不得，要勞你走一趟了，情俠希夷，義薄雲天，可又當別論，而且也沒人見過你這情俠的眞面目。」

少年尷尬苦笑，道：「小兄弟，你已知我……」

「視之不見之曰夷，聽之不聞之曰希，壓根兒就沒情俠，但又無處不在，大哥哥，你當然是情俠，因爲你心中有情，又作俠義之行，何况那黑牡丹兄妹，已認定你是情俠。」

當眞，雖然他從未出過手，殺人、放火、劫銀、盜寶，全是這小兄弟所爲，那不過是，不，應該說黑牡丹兄妹只知那不過殺雞焉用牛刀而已，還有那丹孃，已認定他便是情俠希夷。

那晚在揚子江邊，黑牡丹姊妹得知他便是情俠希夷，雖然全由小兄弟安排，他如何感覺不出，這一雙姊妹的眼兒，不時在他身上溜轉，那自是因爲情俠的名頭响亮，而且，難道他不也英姿瀟洒，比起這小兄弟來，因爲年長些的緣故，不也有英雄氣慨！

「小兄弟，你是說……」

「我是說，」蕭丹道：「提督大人的千金長途跋涉，豈無女侍伴隨，恭喜大哥哥。」

「你……說甚麼？」

「你既護送，自然也有美同行，有美伴隨麼，如何不該恭喜，啊呀！時候眞不早了，咱們這就上路。」

「這就……上路？」

「去長辛店呀！」蕭丹說：「敢是你忘了，那晚在揚子江邊，我怎麼吩咐他們來。」

「不錯，」少年喜道：「你吩咐他們，到京之後，不用先入城，在長辛店等候。」

「等候提督大人以綵轎迎接來京，」蕭丹道：「堂而皇之，這才鄭而重之，要令京中人人皆知，提督有女，那吏部尚書必然來賀，一見丹孃天人，嘿嘿！不用提督開口，我非教那食古不化的老尚書親自求婚不可。」

聽得那少年眉飛色舞，道：「妙極，好主意。」

蕭丹的眉兒自是揚得更高了，道：「那還等甚麼，走啦。」

只道蕭丹即前往長辛店。那知跟隨蕭丹出得店來，竟在街上逛來逛去，找過了一家又一家估衣店，少年道：「咱們的衣衫全是……」

「繡服錦衣，」蕭丹說：「而且是簇新的，咱們冒充小王爺，誰敢不信。」

「是啊！」少年說，嘖嘖兩聲，道：「小兄弟，尤其是你，若不是年幼，那就不僅高貴又瀟洒。」

「却不風流。」蕭丹噘了嘴兒，道：「瞞不了我，有了你在身邊，那黑牡丹姊妹的一雙眼兒，只顧向你這情俠身上瞄，就不瞧我了。」

何用蕭丹說，他早已覺察了，但少年却嘆了口氣，道：「只因你，小兄弟，一口一聲，叫我大哥哥，她們竟以爲我眞是情俠希夷了，慚愧。」

「你當然是。」蕭丹道：「當眞人要衣裝，這番一見你，不僅風度更翩翩，不僅多情的情俠義薄雲天，而且懲惡除奸，淸君之側，必然更對你意亂情迷了。」

「但不是我。」

「但她們知是情俠所爲，你忘啦，她們兄妹是江湖中人，情俠希夷大鬧京城，豈有不知的，而你，大哥哥，她們知道你就是希夷情俠。」

那少年烱烱的雙眸，更光亮了，只不過又皺了眉頭，蕭丹又道：

「你放心，你沒出過手，但你不用出手，因爲殺雞焉用牛刀，小兄弟自當服其勞，大哥哥，我只問你一句，那嬌俏的黑牡丹，是不是可愛的美人兒？任你走遍天下，也是罕見的美人兒？」

少年讚道：「更難得的是：竟是江湖中人。而且滿懷俠義，不僅是罕見的美人兒，可愛更可敬，那一身功夫，更令人佩。」

「好極了，」蕭丹的眉兒又揚了，道：「既然你們心心相印，你們這雙有情人，自當成其眷屬。」

其實她心下哼了一聲，心說：「若他見到齊女，怕不驚爲天人了，若知道她是女扮男裝……

但蕭丹只有高興的，若不如此，豈能擺脫得了那黑牡丹，現在，她不用見過鬼怕黑了。

那少年竟心急起來，道：「咱們，爲何還不出城啊，小兄弟，你不是說他們已該到長辛店了。」

蕭丹道：「我問你，九門提督的千金小姐，豈會穿着粗衣布裳，你忘了那丹孃是怎麼上路的，還有，那黑牡丹姊妹，又作何打扮？千金小姐的侍女，難道會是江湖人？」

當眞，蕭丹想得眞週到，道：「原來你是買女子的衣衫。小兄弟，你找錯地方了，那官宦人家的小姐，即使是丫環，豈有向外面的估衣店購買的。你隨我來。」

找到一家大裁縫舖，吩咐多雇裁縫，連夜縫製一主二婢三套衣裙。

竟是那少年有見識，道：「提督大人的千金出遠門，來京團聚，豈有沒箱籠的。」

吩咐那店家，連貼身衣衫，以及鞋襪，以及出遠門應用之物，皆代爲備辦。用料自然皆錦繡綾羅，當然，各式各樣，各皆要帶備三五套。

少年向蕭丹一指，道：「唔，身段麼，和我這小兄弟是一模一樣，一般兒的肥瘦高矮。」

那店家聽說給雙倍價錢，明兒一早備辦停當，另外有賞，如何不喜極，連聲應諾，有銀子，還會不好辦事。第二天一早，那少年與蕭丹駕了前一天已購備的駿馬高車前來，自然少不了駕車的。

那店家果然依時備辦好了，蕭丹說：「可惜，這車雖好，却不是新的。」

少年呵呵笑道：「小兄弟，經過千里跋涉，新車自也成爲舊車啦。」

當眞，倒是少年有見識，想得到，輪到蕭丹搔起頭來了，打從在金陵莫愁湖畔的酒家樓，和少年初相遇，這少年何曾出過主意，眞像是人逢喜事精神爽，也聰明起來了，興致勃勃，好不起勁。

有甚麼難明的，只要聽他對黑牡丹讚不絕口，蕭丹可不蠢，心下早樂了道：「大哥哥，可惜，還少了一樣。」

「少了……少了甚麼呀？」

「少了一束黑牡丹，那黑牡丹人兒是人中鳳，花兒是花中極品，不是花市中能購買得到的。」

少年知道蕭丹在打趣他，不由紅了臉兒。

蕭丹說：「上車啦！大哥哥，是時候了。」

少年一怔，說：「小兄弟，你……你不去？」

蕭丹向車上一指，道：「駕車的旁邊，只有一個位兒，你護送她們三人來京，那位兒自是你的，難道要我和九門提督的千金小姐擠在車裡不成？再說我少不免還有些安排，我算計她們該已到長辛店了。」

那少年其實心花怒放，有蕭丹在一起，他可被比下去了，連聲答應。

車聲轆轆，少年神采飛揚，那塵土在飛揚，蕭丹目送已去得遠了，拍拍手，好不得意。不但爲丹孃和蕭郎這雙痴男怨女成就了美滿姻緣，而且，哈！蕭丹忍不住，色舞眉飛揚，樂得笑出來，那嬌媚的黑牡丹，雖被她撩得動了芳心，但也給了她一個有情郎，雖明知黑牡丹一心在她身上，但那少年，不也英俊又瀟洒，兩人相處久了，日夕相處，不怕她不對他日久生情。

當然，她已成就了這兩樁公案，再也用不着她了。黑牡丹也再見不到她了。

那知，她這裡才拍拍手，忍不住，樂得哈哈了一聲，驀聽耳邊傳來一聲冷笑，不僅那冷笑之聲遊移，似遠還近，連話聲也如此，說：「好一個盜寶賊，這天子脚下，臥虎藏龍，你竟敢目中無人。」

蕭丹吃了一驚，滑步旋身，但見街上人往人來，車聲轆轆，蹄聲得得。非但無人現身，甚至連一個可疑之人亦不見！

那聲音，分明是傳音，若非內功深厚，而且輕身功夫高絕，豈能如此！

那街道之上，人往人來，擦踵摩肩，她又不能出聲，正驚疑間，驀聽那傳聲的大喝一聲，竟仍是細細的傳音，因是尖銳之極，說道：「休放走這賊，給我拿下了。」

蕭丹暗叫一聲不好，當眞，這天子脚下，眞個是臥虎藏龍，三十六着，走爲上着。

她可不是眞怕，只不過街頭人多了，一旦動起手來，豈不大亂，難免傷及無辜，忙不迭一晃身，鑽入人羣擁擠之處。

那知任她身法如何快，身在人羣之中，也溜滑得如在無人之境，那細細的傳音仍在耳邊，說道：「你這盜寶小賊，上天追你到靈霄殿，下海追你到水晶宮。」

只聽那傳音又尖聲大喝道：「截住他，休讓他往北，休要驚動了皇上。」

蕭丹不是大驚，而是怔了怔，當眞，她慌不擇路，竟然往北了，抬頭一看，可不是遙見一道黃色城垣，城垣裡面，黃色的琉璃瓦，在陽光下閃閃生輝，可不是皇城！

這時倒眞有些心驚了，若不是這傳音提醒，差點誤闖皇城了，皇城之中，自有御林兵馬，不用說，少不了大內高手，若是夜晚也還罷了，在黑夜掩護之下，她輕功了得，但這是大白天，强煞她也是獨自一人，兩拳難敵四手，好漢子也敵不過人多。

一看，認得，已是在崇文門左右，慌忙往西兜了個圈兒，加快了脚步，折而往南。

是她忽然記起來了，那陶然亭就在南面，有山有水，又多樹木，而且又近着城根。

哼！蕭丹脚下不停，心下可有主意，只要不驚動御林軍，也不驚動九城兵馬，倒要瞧瞧，你是甚麼人。

那眉兒不禁挑了起來，嘿嘿！倒要瞧一瞧，會一會天子脚下的臥虎藏龍。

* * *

日麗風和，陶然亭山明水秀，京城之中，難得的好去處，雖然是午前，仍有不少遊人。

奇怪，打從崇文門南來，耳邊竟不再聞傳音了，蕭丹倒有些失望，莫非她眞把那傳音的人擺脫了？

現在，她已來到那陶然亭的高處了，說是山，其實不過是小丘而已，只不過林木鬱茂。

遊人多在水邊，更多的是垂釣的人，高處却無人跡，蕭丹停下步，頭兒一揚，哼了一聲，說：「天子脚下的臥虎藏龍，敢情不過如此，啊！呀！」

那知話聲來了，呔！甚麼人？好大膽，竟敢……

摸着屁股，跳了起來，一跳少說三兩丈，似風擺，脚離地，已把身後左右都已瞧得清楚，竟然連人影也沒瞄見。

有生以來，除了那該死的死鬼老兒鹿杖翁，沒人敢碰她一下，更不要說打她的屁股了，雖然豪爽得勝過男子漢，簡直像忘了她是姑娘，但無論如何，也還是個姑娘，如何不臊得臉紅，也怒極了。

「呔！」落下地來的蕭丹，跺着脚，叫道：「是英雄，好漢子，滾出來！」

當然不是鹿杖翁，不僅要打理無名山莊，而且已派出人南下，正等待他的兒子和媳婦倩倩前去團聚，何況雖說是傳音，分明是個年輕的聲音。

只道擺脫了這人，若不如此，豈會失了防範，若不是一時大意，豈會着了道兒。

打在別處地方，她不會如此羞惱，竟是打在屁股上，而且，分明有意的，別處不打！

狠狠的啐了一口，對方分明有意，令她怎不更羞更惱，恨得再又跺了一下脚兒，跺得那堅實的泥土，也陷出個深深的脚印來，再又喝道：「是英雄，好漢子，滾出來！」

呔！傳音竟又在耳際了，似左邊又似在右邊，竟然先噗嗤一聲，說：「我不是英雄，也不是好漢子，也不會滾。」

「有種的，現出身來，甚麼人？」蕭丹可不敢大意了，不停地滑步，旋身，眼觀四面，耳聽八方，更加一分小心，垂下臂來，兩肘微曲，護着屁股，這人的身手，實是奇詭絕倫，若再被人家打一下屁股，從今而後，那還有臉在江湖上闖蕩。

呔！又是未說先笑，笑聲低沉，分明壓着嗓門兒，說：「我不是早說，一早告訴你啦，天子脚下的藏龍臥虎，別以爲天下無人，你能瞞得過他人，瞞不了我，你這妞兒戲弄人多了，今兒非教訓你不可。」

嘿！好大膽，這番可被她聽出來了，也許蕭丹始終發覺不出他的所在來，更大膽，也大意了，竟來到她身後。假裝不曾聽出，裝得眞像，眞像驚疑害怕，左瞄右瞄，退半步，却霍地暴退一步，快逾電閃，掌在身先，那是無名山莊的絕技，簪花手暗藏擒拿，把方圓一丈之內都罩在掌下了，對方若是硬接她這一掌，功力渾厚的，也許還能化解，若移步躲閃，休想躲得開去，即使不被拿住，也被簪花手，拍、拂、點、掃，閉住他的上身三大穴，好不凌厲奇詭！

那知，啊呀！那知人家更快，分明知道她有此一着，竟制了機先，身後非但無人，才知適才是人家以聲相誘，就是要誘她出手，風聲颯然，光影微暗，呔！她臉蛋兒上，竟被人家摸一把，還捏了一下，待得她風擺柳，鳳點頭，那入耳的笑聲，已在遠處了，而且又復或西或東！

這番蕭丹不僅是怒極了，而且氣得直要哭。

當眞是三十老娘，倒繃了孩兒，想想，她擰過多少人臉蛋兒，齊女、倩倩，還有那嬌俏黑牡丹，她只要一出手，從沒人躲得開的，即

使武功高强的齊女，也沒一次躲得過，不過，都是姑娘呀，那不過是好玩兒戲耍，現在，她可是被一個連人影也沒瞄見的男子漢，聽聲音，分明還是個年輕的男子漢了，又擰了臉兒，那可就是調戲，輕薄了。

她蕭丹，竟被人調戲輕薄了，怎不怒極，羞極，氣得直要哭！

何況，即使是目光再銳利的老江湖，也從沒被人發覺她是喬裝扮的，而這人，她連人家的影兒也沒瞄見，人家却已認出她是女兒身來。

當然，這就是一再對她輕薄了，令她如何不羞不怒，一時之間，却又驚駭得目瞪口呆！天下之間，竟有如此高絕的功夫！

「呔！」蕭丹竟跺痛了脚兒，叫道：「有膽的，滾出來，諒你不敢，呸！只會些偸雞摸狗的功夫，你也配稱臥虎藏龍？」

這人身手詭絕神奇，生平僅見，若連人家的影兒也瞄不見，她這個臉今日不丟大了？罵他，激他，只怕還會現身出來，首先，要逼他現身出來。眞不信，憑眞功夫，也會輸於他？無名山莊的功夫，她爹蕭嘯天，她娘羅利夫人，不伸手則已，伸手就從無敵手，若是江湖武林之中，少有人知，只不過因爲無名山莊與世無爭，她娘本是羅薇夫人，倒是懲責過不少江湖敗類，却以羅利夫人的名頭遨遊江湖，傲視武林，她已得眞傳，眞不信也輸於這人。

却聽那或東或西，游移飄浮的聲音，竟又哈的一聲，笑啦，說：「偸雞，摸狗，哈，敢情我摸的是狗。」

啊呀！蕭丹又羞、又急、又怒，那臉兒本已紅了，而今臊得紅透了。自幼不離無名山莊，雖說已在江湖上闖蕩經年了，學會了些江湖話兒，罵人的話却無處可學，何況除了鹿杖翁，眞還沒罵過人，罵來罵去，只有那麼幾句。噯呀，偸雞摸狗，剛被人家摸了，擰了臉兒，這豈不是罵了她自己？

「喂！」那傳音又在耳邊响起來了：「你這有情的情俠，只會爲他人作嫁，要不要，既然有情又多情，要不要也該找個有情郞？」

雖然又羞又怒，可又怔住了，只會爲他人作嫁，這人，竟知她是情俠，又知她是女扮男裝，可知這人必知她的來歷。

若是一直跟踪在她身後，爲何今日今時，才……

一想到調戲輕薄，又恨得她咬起牙兒來，眞不信天下間有高强得過無名山莊絕世武功的，除非這人和她早已相識，對她的武功步法，皆瞭如指掌，當然也不是她爹、她娘，這傳音的聲音是年輕人的，當然也不是鹿杖翁，但那有這樣一個少年來？

蕭丹越更疑惑了，罵不行，激也沒用，人家就是不現出身來，她是怔了一怔，其實也在耳目並用，只盼這人一時疏忽輕敵，能發現出他的所在來，那知就在這瞬間，忽聽那傳音不再飄忽游移了，且有些兒急促，說：「我說如何，你也太膽大妄爲，目中無人了，天子脚下豈比得他處，眞是臥虎藏龍，你可知道，你的行藏早已敗露了，你的一擧一動，早已被人家暗地裡監視跟踪。」

「咦！」那麼，這人即使和她不相識，也是善意了，道：「你……究竟是誰？」

那人分明就在左面不遠處，說道：「若不是我在暗，一再故佈疑陣，暗中牽制戲弄，人家早已圍捕你了。」這人的聲音更急促了些，說道：「我若不是在人叢中把你引來，你也把那些臥虎藏龍引到這裡來，那少年那會出得了城，別以爲有提督大人作主，說甚麼你也是入宮盜寶的賊，宣揚開來，人家可有皇上作主，提督大人也護不了你。快，上樹去。」

蕭丹已恍然大悟，已知這人是誰了，只不過這人的聲音急促，不由她不也驚疑起來，雖然眉兒已挑起來，仍聽這人的話，騰身上了就近的一株枝椏茂盛的大樹。

果然，她看見了，小丘下，樹林中，有快速晃動的人影，乍現乍隱，僅是正東一面，已是三條人影，顯然已被人家圍困了。

那人的話聲又繼續傳來，說道：「憑咱們的功夫，你只要不輕敵，不怕被他們發現。記住了，這是天子脚下，這般人說大不大，說小不小，都是命官，不許你出手傷害，否則，咱們今後休想在江湖上行走，那麻煩可多了。」

蕭丹又發現了兩個，僅僅是東面，已發現五個人影了，莫不是乍現倏隱，顯然是互相呼應，步步爲營，逐漸向小丘上合圍而來。

那傳聲又在說了，道：「幸是我即時趕來了，你也不想想，皇帝身邊大內之中，豈無侍衛，侍衛之中，豈無高手，京城之中，亦有府縣，那六扇門中，自然皆是頂尖兒的脚色，你也不想想，妳雖沒殺人，却放火盜取財寶，妳也太大膽了，眞是太目中無人，也不想想，妳搬運了多次，這般人的目光何其銳利，你身法雖快，搬運起財物來，難道也能逃得他們那一雙銳利的眼睛……」

蕭丹不氣不惱，也不羞了，心下好不歡喜，只是出聲不得，她雖亦能傳音，可還不到家，只怕一開

口瞞不過這般天子脚下的臥虎藏龍。因爲兎起鶻落，果然全是江湖上罕見的高手。

啊呀！蕭丹心頭一緊，錯眼間，竟不知從何處現出身來，一個五十開外，衣着華麗的人已站在樹下，冷笑一聲，說道：「小兄弟，下來吧，你已被團團圍困……」

蕭丹也不由心下一聲冷哼，嘿！這般人再是臥虎藏龍，人數再多，她豈有害怕的，既已被人家發現了，那知她尚未長起身來，身後已伸出一隻手來，壓在她肩頭上，現在，話聲就在她耳邊了，而且不是傳音，而是耳語。說道：「不許動，我自會打發他們回去，無論見到甚麼，都不許現身，也不許開口。」

耳畔風聲颯然，一人已在身邊飄落，美少年，風度翩翩，儼然佳公子。

敢情是齊女，不是士別三日，刮目相看，而且已是三個月，她早該想到的，錯非是她！

齊女飄然而下，同一瞬間，樹上樹後，花間草叢，現身出來的人，不下五七個，已把齊女圍在核心。

却見衣着華麗，氣度不凡的中年人怔住了，隨一擺手，說時遲，四處已有了更多的人現身出來，便都停步不前，那人道：「怎麼是……你，你是甚麼人？」

那現身出來的已不下十人，也都面面相覷，睜大了眼兒。

「我！」齊女嘻嘻一笑，掃了一眼，說：「我不就是我了！喂，你們也太小器了，我不過瞧着你們腰間的鼻煙壺，這麼多人，都一式一樣，蠻好玩的，取來玩兒罷了，誰稀罕了，還你們就是。」

蕭丹即使在樹上，亦看得明白，齊女的話出口，那現身出來的人一摸腰間，都吃了一驚，都不約而同地退了一步。那衣着華麗的中年人也相同，甚至變了臉色，摸在腰間的手，便放不下來了。

原來這般人全是宮中的侍衛，包括那府縣六扇門的捕快班頭，約定全以鼻煙壺爲標記，以便互相辨認，因爲便衣暗訪，多有不相識的，猶如軍伍中的腰牌一樣，以分敵我。

齊女從袋中取出一個小小的包袱來，那十多人分明全是高手中的高手，環視之下，才眞是目中無人，多一眼兒也不瞧，只見她把包袱打開了來，嘖嘖連聲，說：「玲瓏罕見，難得一式一樣，錯非皇宮大內，那來這麼多精緻的鼻煙壺。」

那十多人無不變了臉色，想想掛在腰間的鼻煙壺，何時何地被人家取去了，竟然不知，若人家要加害於他們，只怕喪了命也不知是怎麼死的。便沒魄散魂飛，那心下也寒透了。

齊女却一揚眉兒，說道：「不過見一式一樣，好玩兒，借來玩兒，我可不稀罕。」

那鼻煙壺乃是有錢，有地位，也有閒的人的玩意兒，因此也成了身份的象徵，那自也是上年紀的人才玩的，年輕的公子哥兒，當然不稀罕，齊女說：「還給你們，接着啦！」

只見她霍地一旋身，登時人影亂晃，也都退了一步，不，有的就不只退一步，甚至連退兩步，才又站得穩了，却沒一人出聲的，分明都大吃一驚。

便蕭丹也差點叫出好來，因爲嗤嗤破空聲落，那般人手中，都托着一個鼻煙壺，可知齊女是以仙女散花的手法打出的，可見勁道還眞不小，更了得的是，她旋身之下，分襲十多個高手，那方位、勁道，都拿捏得極是準確。

蕭丹心下暗哼了一聲，明白齊女不是在賣弄功夫，而是要她瞧瞧，天子脚下臥虎藏龍，眞不是好玩兒的，都有一身了得的功夫。也分明是在告訴她，若不是人家暗中相助，她豈能進行得如此順利。

說時遲，只見齊女手中仍然托着一個玲瓏更晶瑩，玉琢的鼻煙壺，又嘖嘖兩聲，說道：「這一個鼻煙壺兒，沒一千兩，少說也值得八百銀子，若我猜得不錯，必是御用之物，皇上賞給了總管，那總管又送給你了，那自是天大的恩典，只不過而今那總管已打下天牢，若被皇上見到了，會不會說你和那總管勾結？若是我，就不會帶在身邊，定嚴密地收藏起來。給你啦！」

只見那衣服華麗的中年人，面白如紙，必已魄散魂飛。

說時遲，齊女一揚手，那鼻煙壺已冉冉飛出，竟像被一股無形的勁力托着，送到那人面前。蕭丹如何會不明白，齊女分明是在賣弄，別說是那般人了，她也駭然，當眞，她從小就伴着金鳳姑娘練功夫，自然也得到一灯大師心法指點，敢情齊女一直深藏不露！

其實她早就想到的，紫煙蘿令江湖中人聞名喪膽，而更多時候，紫煙蘿不是金鳳，而是這齊女，今天，直到今天，她才眞正見識了禪功心法。

那人伸手接過，那麼冉冉飛出，像是一點兒勁道也沒有的鼻煙壺，那人竟連退了三步，像是重有千鈞，總算那人內功也不弱，只見他一挫腰，總算站得穩了，眞令蕭丹也爲之駭然，因爲那人額上已見了汗。

齊女却已面色一沉，緩緩地，緩緩地掃了四處的人一眼，說道：

「火焚那總管府第，寢宮盜寶，我也不瞞你們，那是情俠懲惡除奸，清君之側，不僅萬家生佛，其實亦功在朝廷，你們好大膽，連皇上也不追究，更有九門提督作主，你們竟敢自不量力，那情俠武功蓋世，更在我之上，你們竟妄想擒賊邀功，若激怒了他，豈會便宜你們？」

那圍困齊女的十多人，自從發覺腰間不見了鼻煙壺，却從齊女懷中取出，早已嚇得不敢出聲了，適才人家露的這兩手，更嚇得魄散魂飛，那敢言語，都變了臉色，一個個呆若木雞。

齊女又冷哼了一聲，再又說道：「你們被人家戲弄了，你們聽說過移形換影沒有？這就是他的家傳功夫，誘得你們追趕我來此，人家却已早在十里外去了，你們若眞有膽，眞要擒住他，我指各位一條明路，去長辛店啦。各位是請自便，還是要我送各位一程！」

最後那兩句，話聲不但冷厲，齊女又掃了一眼，便蕭丹也怔住了，當眞士別三日，刮目相看，齊女的內功竟然精進如此，她不是掃了一眼，而是一道冷芒如電，從那夥人面上，逐個兒掃過。

只見那衣着華麗的中年人拱手道：「多謝閣下手下留情，既然是情俠懲惡除奸，不怪皇宮內苑，鐵壁銅墻，去來也如入無人之境了。若知是情俠，豈敢自不量力。」

只一揮手，那般人來快，去得更快。那人却也見功夫，再又拱手時，不見他移步，已飄然暴退，身子紋風不動，身影却逐漸小去，眨眨眼，已去無踪影。

齊女向上抬手道：「下來啦。」

蕭丹飄身落下，倒嚇了一跳，慌忙把齊女扶住了，那齊女竟然搖搖欲倒。這才明白了，原來齊女適才露的那一手，已耗盡了眞力。

齊女調勻了呼吸，方道：「好險，你已見到了，全是臥虎藏龍不是？」

蕭丹哼了一聲，說：「還道小別三數月，你眞一日千里，還奇怪你的內家功力精進如此了得，原來是……這是何苦，若是你嚇不了人家……」

齊女淡淡一笑，眞是連這麼一笑也沒有力氣了，說道：「必能嚇退他們，因爲在江湖之中，這般全是頂尖兒的高手，沒見過，也聽說過禪功無相！」

「原來，啊……」蕭丹說：「原來這就是無相神功？」

齊女靠在她身上，點了點頭兒，說道：「我能用無相功力送那鼻煙壺出兩丈遠去，那麼三數丈外，若敢與我爲敵，我要閉他們的穴道，那自是易如反掌。這般人正因識貨，不怕他們不膽落。却不知……」

「不知你其實眞力已耗盡，任何人，只要伸一指頭兒，也能把你打倒，你不以爲是在行險麼？」

「一點兒也不。」正因她已渾身軟綿綿，倒顯得嬌弱無力，倚靠着，如何不像小鳥依人。朝着她一笑，眞是一笑百媚生，道：「因爲，有你呀，有你在樹上，怕什麼，我已說過，別忘了，我自小兒就在江湖中行走，江湖上的高手，你說我見過、會過的高手有多少？」

「當眞，」蕭丹說：「忘了你是紫煙蘿。」

「紫煙蘿又不是六臂三頭，若是羣起而攻，也是兩拳難敵四手的，因爲要會的人，全非弱者，皆是橫行的人物，却爲什麼我一現身，大夥兒全都手軟脚軟了？」

「那是……樹的影兒，人的名兒。」

「還有。」幾句話的工夫，齊女已能把呼吸調勻，不但笑得起來，而且還在蕭丹的臂上擰了一把，說道：「見過鬼怕黑。」

她明白齊女那一擰，是什麼意思，了不得，那麼，齊女早跟在她身後，否則怎會知道她要擺脫黑牡丹的糾纏，顯然齊女不但早跟隨在她身後，連她見過鬼怕黑，也被她看出來了。

齊女嘅了咀兒，又道：「還道你有件兒，就不要我了，若不是後來見你把那少年留下在身邊，原來是別有用心，否則，哼！今日就教你識得厲害，瞧妳敢再目中無人？」

身子一晃，險險滑落地上了，蕭丹慌忙托住了，一手暗運氣力，貼在她的背心上，那總是揚起的眉兒，又再皺了起來，道：「你這是何苦，不，我不是目中無人，任這天子脚下，有多少臥虎藏龍打不贏？你忘啦，咱們還有一着。」

那齊女噗嗤一聲，道：「走爲上着。」

她不過眞力耗盡，一時虛脫而已，其實並未傷及心脈，蕭丹這才放心了些。她既能笑得出聲來，可知沒事的。

齊女又再站得穩了，蕭丹道：「別出聲。」

齊女却已面露肅容，正色道：「來，咱們坐下了，你瞧，這湖光翠疊，柳眉花艷。若是染滿了血腥，多煞風景。我且問你，一但動起手來，人家人多，你便不想傷人，也不行了，是不是，你忘了，這可是天子脚下，也不是別州縣府的六扇門中人，殺官已是造反了，何況是宮中侍衛，會不會地覆天翻……」

蕭丹那敢出聲，因爲她必須把眞力，毫不着痕迹地輸入她體內。

但她不出聲，那齊女緩過一口氣來，又繼續說道：「答應我，從今以後，再不許獨個兒溜走。」

蕭丹把她摟緊了，想想其實心寒，今天若不是齊女把這般人嚇走，必有傷亡。道：「我不過一時悶得慌，又怕妨礙妳練功夫，那知出去莊外走走，竟越走越遠了。」

「而且遠到千里之外，遠到金陵去殺人放火！」

蕭丹一怔，說：「咦！你怎麼曉得？」

「若不是我追趕到金陵，怎麼知你北上了。我聽那呼天搶地的鴇兒一說，就知是你了。」

「於是，你就追趕前來。」

「哼！」齊女說：「我且問你，那晚你潛入皇宮內苑，可聽到人聲沒有？若不是我故意現出身來，將宮中的侍衛引開，皇宮內苑，戒備何其森嚴，你豈能如入無人之境？」

「啊呀！原來……」

「還有，」齊女說：「那總管的金銀珠寶，怎會大包小包，先已收拾好了，等你去盜取？」

「原來，都是你！」

齊女的眉兒也揚了起來，本就未傷，何況蕭丹以眞力相助，已然沒事了，道：「我還告訴你，那總管賣官鬻爵，受賄貪汚多年，怎會只得十數萬金，你只得一人，如何搬取得了？大火一起，你又如何能即時搬取，在羣起救火之下，又豈會不被人發覺？走啦。」

齊女站了起來，蕭丹說：「咱們那去啊？不，我已安排停當，我可不去長辛店了。」

齊女噗嗤一聲，笑道：「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你也知道怕啦，我倒是想瞧瞧那黑牡丹，如何會令妳怕成這個樣兒。」

蕭丹明白，她爲了促成少年和黑牡丹的姻緣，這些日，不時提及，讚不絕口，也是被齊女聽了去，齊女那知她的用心，她也是從小走江湖賣藝的，難免也好奇，心下說不定還有些兒妒嫉。

輪到蕭丹揚眉笑了，道：「若不是嬌俏得人見人愛，又豈會令那麼多登徒浪子意亂情迷，當眞是愛煞人，更不知有多少登徒浪子，吃過她的苦頭，受過她狠狠的教訓。說她也是情俠，眞也當之無愧。」

「好，」齊女說：「那我更要見見了，只不過不用忙在一時，咱們還有正經事要辦，不用問，跟我來，走吧，到時你自然知道。」

敢情竟是帶着蕭丹，再又回到虎威鏢局，說道：「小王爺，請。」

蕭丹嘻嘻一笑，挺高了胸脯兒，踏起方步兒來，說：「誰敢說不信，我不是王孫公子！」

可不是才到門口，鏢局中奔出幾個鏢師出來，顯然遠遠見到，便迎了出來。

那知竟不是迎接他這小王爺，而是恭敬地齊向齊女一拱手。一個爲首的，年長，氣概更非凡的像是總鏢頭，道：「已遵照吩咐，備辦妥當了，數百萬金銀，非用五輛鏢車載用不可，只不過，責任重大……」

齊女點了點頭，隨在懷中取出一隻小旗來，迎風一展，那紫色的旗兒上，便現雲煙，道：「拿去插在鏢旗上，還有，我們也要南下，或前或後，雖不同行，你們不用躭心。」

那旗兒一揚，只見那幾個鏢師盡皆肅然拱立，爲首的總鏢頭更恭敬，雙手接過。道：「紫煙令旗，武林至尊，任他是誰，敢不讓路！」

齊女又道：「去到金陵，把鏢銀連同此旗，一併交付與金鳳鏢局，有勞各位了。明日便請上路，我們不便久留，今日要先行一步。」

那總鏢頭喜形於色，道：「那荷池我已勘察過了，只待今晚，即把沉箱取出，且已安排妥當，必無阻碍。」

齊女點了點頭，也微一拱手，即刻轉身走了。不用齊女解說，蕭丹已明白，來到無人之處。道：「我明白啦，我還奇怪，怎麼今日我才到鏢局門口，即有人奔出迎來，那時你必已在鏢局中。」

齊女哼了一聲，說道：「你若不是目中無人，早已被人跟踪了，豈有發覺不出的？我若與你相會，今日在陶然亭，就不會有那場好戲了，又如何把這般人嚇退。」

「原來你把金銀沉在那總管府的荷池中！」

「那麼多金銀，一時之間，如何能搬運，只不過讓你取走一些珠寶而已。」

不由蕭丹不心生慚愧，如何會不明白，齊女已得到一灯大師的禪功眞傳，豈僅武功已了得，其實輕功原已不弱的她，更又苦練了數月，在鹿杖翁的指點之下，傳了無名山莊獨步武林的移形換影，顯然輕身功夫，已在她之上了。

「還有，」蕭丹說：「那旗兒？從沒說過你有旗兒啊？」

齊女微微一笑，圈臂一揚手，紫色煙霞一閃，手中已握着一隻同樣的紫色旗兒，道：「你忘記我是誰了？」

「紫煙蘿？」

「紫煙蘿的旗女。」齊女道：「任誰也沒見過紫煙蘿的眞面目，旗女却發號施令。你沒聽那總鏢頭說：紫煙令旗，武林至尊麼？兩年多來，已不在江湖上出現了，但當年，紫煙旗現，如至尊親臨，誰敢不遵號令，沒法兒，不得不取出來再派一次用場，要把沉在荷池的數百萬金銀起出，不借助他們，如何能夠，何況那雖是不義之財，且來得也不算光明正當，你可冒充小王爺，這爲數鉅大的不義之財，却不能了。你可知你今日好痴麼？幾乎連累了虎威鏢局。」

「你是說……」

「我是說你託他們運送珠寶，若被他們知道了，你這批珠寶何來，如何不連累人家？是以，我那時雖在鏢局，不得不趕快把那些跟踪你的人誘離你那客棧，待得他們知道上了當，再回到那客棧時，幸是虎威鏢局已把珠寶取走了，我這才……」

蕭丹見她說得認眞，倒怔住了，齊女說：「你有膽量沒有？光天化日下，九門提督，統領萬馬千軍，提督府，不戒備，已森嚴，你敢不敢和我較量一下，去來如入無人之境？」

蕭丹眉兒又揚了，昨日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廣衆之中，她也曾把字條兒落在公案上、那提督的面前，道：「你不過是初學乍練，也敢班門弄斧！」

齊女說：「好，事不宜遲，你敢不敢把這個包兒交到那提督手中，要令他連你的人影也見不到？」

蕭丹伸手接過一瞧，只見上面寫着兩行字，寫的是：「不腆之儀，賀于歸之喜。」

蕭丹瞪大眼兒，說：「送禮罷了，爲什麼要故弄玄虛？」

「第一，」齊女道：「那提督雖是個好官兒，但你能說他不是在你的威逼之下才點的頭，那丹孃雖出汚泥而不染，說甚麼也是出身在煙花巷，一旦宮中失去寶物尋回了，繳了聖旨，頭上的烏紗也保全了，事後會不會變掛？怕不怕日久丹孃的身世被人揭穿了，有損他的清譽？」

當眞，可眞是她想不到的。

齊女又道：「這是提醒他，若他敢不履行諾言……」

蕭丹連連點頭，道：「說得是，他若敢不履行諾言，要取他首級，易如反掌。我……不過說說罷了，不是眞要取他首級。」

因爲齊女皺了眉兒，道：「若是善惡、好歹、輕重不分，還算什麼行俠仗義，我不是說他是個好官兒麼？那提督清廉，一旦堂而皇之，鄭而重之地辦起喜事來，可要銀子辦嫁妝。金步搖，玉搔頭，首飾是少不了的，沒上千兩銀子，如何能把丹孃送入吏部堂上，若那提督遵守諾言，他宦囊羞澀，豈不令他爲難了？」

齊女一揚手中的一張字條兒，道：「若我同時把這字條兒，放在他內書房的書案，他不知咱們是兩人，却在同一時間，出現在不同地方，他便是個統領千軍萬馬的將軍，不由他不驚駭，是不是？」

「好主意，」蕭丹道：「不怕他會反悔變掛了，事不宜遲。」

兩人來到提督府，只見車馬盈門，那提督大人恰巧送出那吏部尚書來，只聽那尚書呵呵笑道：「這就是你不是了，令嬡來京團聚，也不知會我一聲，可眞是雙喜臨門，你有家無室，寡人孤家一個，府中必少丫環僕婦，我回去即遣送幾個來。你說今日稍晚即到京了？」

「是，」那提督道：「我已派遣那守備去長辛店接取了，這早晚必可到達。」

「好好，」那尚書道：「明日我即遣內子前來，改日再替令嬡洗塵。虎父無犬子，想必也文武全才。正是，我幾乎忘了對你說，說來也眞奇怪，我那小犬自從由金陵回來後，病懨懨，一直臥床不起的，便你推薦過兩位名醫前來，那知醫藥罔效，令我憂心如焚，不料今日霍然病愈，若不是我說他久病新愈，不宜出外，他竟要隨同我來向大人道賀。」

提督也呵呵笑道：「當眞可喜可賀，改日我亦當帶同小女前去府中道賀。今日人客衆多，恕下官不遠送了。」

蕭丹混在人叢中，身形小巧，却也易掩藏。再滑步一旋身，已把那包金銀塞入提督手中了。

更不怠慢，順着墻根一溜，已來到與齊女約定的約會之處。

風聲颯然，齊女恰也飄身而下，那知兩人才轉出大街……

只見一個武官兒騎着一匹高頭大馬開道，跟着駛來了一輛華麗的高車，車轅上高坐着一個風姿俊朗的少年，却無風塵之色。

齊女才認出來了，正是那個冒充情俠希夷的少年，不由她也直了眼兒，因爲駕車的，竟是一個俏麗，而膚色微黑的姑娘，當眞是：眉似春山黛，眼似秋波橫，好一雙勾魂攝魄的媚眼兒，正瞟向身邊的少年，說：「竟然口沒遮攔，喂！你那個……小兄弟，怎不見人啊？」

不僅是瞟着那身邊的少年，而且在人羣中搜尋，不怪她要駕車了。

那車繡簾低垂，車中自是坐着丹孃。

齊女回頭看，竟已不見了蕭丹，不禁笑了，心下也樂了，好一個潑辣的妞兒，不怪天不怕地不怕的蕭丹，也躲開去了。

那車行從身前駛過了，才見蕭丹從人叢中鑽出來，向她招手。

（全文完）

上文提要： 鏢局的大飛輪馬車裝上機關，可以發射暗器，準備對付蛇娘子、蠍子和蜈蚣兩老頭，總鏢頭方振遠和好友唐瑜應敵，以為萬無一失，豈料前行探子被兩老頭制服，自己卻被蛇娘子用毒蛇咬傷，勒令取出鏢貨，唐瑜不敢逞强，方振遠受毒制住，只好取出最後一箱鏢貨，三毒照收，揚長而去。但大飛輪仍繼續上路，使小高迷惑不解……

新派武俠奇情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劍嘯江湖

鏢貨內藏奧秘　小高看出端倪

程義道：「總鏢頭福星高照，我在九江總局恭候大駕。」

方振遠搖頭苦笑道：「一切都是那麼難以預測，我出道以來，也從未遇過這種事。出現的敵人十分强大，而且現身劫鏢之人都出乎意料之外，此刻還不知誰要劫鏢？」

程義道：「總鏢頭，如此不可預測的未來，你豈可以身涉險，我……」

方振遠擺手阻止他的話，道：「回去吧！照我的吩咐準備。」

程義、馮道應了一聲，抱拳一禮，轉身而去。

坐在大飛輪上的陳三這時突然對小高說：「小高，最後一個機會了，跟程鏢頭回去吧！」

關愛之情，溢於言表。

小高笑道：「你忘了，我已經是九江鏢局中正式的趟子手了！」

陳三苦笑道：「這眞是應了那句：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

小高截道：「陳三哥，你和柯老大都待我如兄弟一般，事到臨頭，我怎能獨自逃走呢？」

陳三怒到：「罷了！罷了！你小子還眞當自己是個人物啊！眞要動手打架，我看我一隻手就打得你爬不起來。」

「我知道……」小高笑得甚邪，道：「陳三哥深藏不露，深得總鏢頭倚重，如果我沒看錯的話，只怕一般鏢頭的武功也不如陳三哥才對。」

方振遠已上馬而去。

陳三一提韁繩，大飛輪急起而追，一面喝道：「想找死，也用不着拍馬屁！」

小高雖受到喝叱，卻是一點也不生氣，他知道那是出於一種愛護之心，是種極度失望後的發洩。

他反而因此生出親切的感覺。

非常意外的是，兩天的行程中，竟沒有發生事故。

這兩天九江鏢局的人都過得很舒適，日上三竿才動身趕路，太陽還未下山就投宿客棧，每餐都叫豐富的酒菜，大吃大喝。

但每個人的神情，卻一點也不快樂，車馬行進，一天只不過走四五十里的路。

方振遠不只沒有約束，並且有意地縱容屬下儘量地去享受。

以他這樣名動江湖的高手，都失去了自信，其他的人哪還有安渡危險的信心？死亡的陰影，正籠罩着這羣鏢客。

他們雖然處於絕望之中，卻沒有一個想到要離開。

只有小高沒有受到這股氣氛的衝擊，他盡力地克制着自己激動的心情。

第三天中午時分，預期會發生

的事情終於來臨了。

那是一條寬闊的大道，艷陽高照，是隆冬的季節，難得有這樣的好天氣，太陽驅走了嚴寒。

可是方振遠卻突然感到一股寒意襲來，他一收馬韁，停了下來。

原來，大道上突然出現了一羣人，他們排列得很有秩序，彷佛很早以前就已經站在那裏似的。

這羣人只有七個人，方振遠手中的子母金刀，曾經闖過數十個黑道人的圍襲，可是眼前這七個人，卻使他完全失去了硬闖的勇氣。

因為，這七個人中的任何一個都能和他纏鬥數十回合。

一襲大紅袈裟的火雲頭陀，全身黑衣的雷方雨仍然帶着兩個蒙面黑衣人。

但最可怕的還是蛇娘子帶着蠍子、蜈蚣。

打量了一下七人排列的形勢，方振遠已明白幾天來擔心的事情，並非是庸人自擾，沒料到的是這七個人竟會合於一處且同時出現。

自知必死，方振遠反而鎮定了下來，他招手叫過何坤，低聲道：「告訴他們，集中大飛輪兩側，聽命行動，不可隨便出手。」

雁蕩四雄本已由兩側包抄過來，準備出手，卻被何坤招呼到大飛輪的兩側待命。

陳三一面檢查大飛輪上的各種佈置，一面低聲對小高道：「成名的江湖人都自恃身份，不喜殺無名小卒。小高，你是個無名小卒，對吧？」

小高點點頭。

陳三取一把單刀放在膝上，道：「小高，大飛輪向前闖時，你就下車去躲在路邊。」

小高道：「到時候看情形吧！」

方振遠回頭看了唐瑜一眼，道：「兄弟，現在已到了絕境，你可以回去了！」

唐瑜笑笑道：「我一直想見見那個主持這次劫鏢的人，可能就要見到了。」

話聲甫落，耳際突然響起了一陣弦管之聲，數十丈外，出現了一頂金黃色的轎子飛馳而來。

四個抬轎的大漢個個健壯高大，快步如飛。兩個在前引導的少女，一著紅衣，一著綠裳。

她們衣袂飄飛，有如凌波仙子般當先開道，片刻工夫，已到了三丈之內。

人與轎都突然停下，停在雷方雨身後一丈左右。

原來是一排橫立的七人，此刻忽然分別兩側，左四右三，兩個少女分站轎門兩邊。

轎中傳出了一個威嚴、陰沉的聲音道：「方振遠，老夫連派了三批人手，只想取到眞品，沒想到你卻一再戲弄老夫。老夫本來不想見你，你卻逼得老夫非出面不可。現在，你還有甚麼話說？」

方振遠望着那頂金黃色的小轎，心裏如風車般不停地轉動，竟想不出江湖上有這號人物存在。

但聞轎中傳出一聲嘆息，道：「老夫不願出手殺人，方振遠，你交出眞品，老夫放你一馬就是。」

方振遠苦笑道：「恕方某眼拙，不知大駕……」

轎中人冷笑一聲，截道：「我要你交出眞品，你聽不懂嗎？」

方振遠道：「聽懂了，不過你要的箱子，方某人都交出去了。」

此時見轎簾啓動，幾團黑影帶着勁風捲舞而至。

方振遠運功戒備，肅立未動。

那幾團黑影接近方振遠時突然輕輕落下，在方振遠的身前，排成整齊的一列。

正是火雲頭陀、雷方雨、蛇娘子等取走的箱子，每個箱蓋都已打開，箱中之物都排放整齊，並未掉落箱外。

把幾個小巧的箱子投出來不難，難在控制在適當的距離之內落地，而且整整齊齊地，箱中存物一絲不亂。

而且箱子的來勢速度奇快，卻又能忽然停下，似是有人操縱一般。

單是這一手凌空送物的手法，不只方振遠自覺難以辦到，就是在場所有的人，都有着難以比擬之感。

小高仔細觀察，看得既興奮又緊張，同時也發覺了雷方雨臉上的神情變化，原本帶着一股冷厲之色，此時卻是含帶恐懼之色。

蠍子、蜈蚣、蛇三大役毒高手也看得神情凜然。

可是柯福率領的幾個趟子手卻是神情平靜，點波不揚。

這等出神入化的送物手法，是屬於那種極上層的武功，它沒有震撼人心的威勢，卻已到了隨心所欲的地步。

只有內功愈高的人，愈知其艱困難為。

轎內又傳出那威嚴的聲音，道：「方振遠，我無意殺人立威，也不想爭雄江湖，只要你將眞正的鏢貨交出，老夫立刻就走。」

方振遠苦笑道：「閣下要的是一個小巧的箱子，區區保送的是幾個小巧的箱子，而幾個箱子都被前面這幾位朋友取走了。」

「可是沒有一個箱子裏是眞品，他們七個人都上了閣下的當。」轎中人語氣更加冷厲，道：「老夫要他們去取一個小巧的箱子，他們是取到了，這就是老夫不懲戒他們的原因，可是他們沒取到眞品，這

和老夫的約定不算完成，所以，老夫也不能放他們離開，你害了他們，他們自然要找你算帳。」

火雲頭陀道：「方施主，珠寶、名器，都是身外之物，何必斤斤計較呢？」

雷方雨道：「方兄，你既然給了我們面子，卻又愚弄了我們，害得大家都白忙了一場……」

方振遠截道：「雷兄誤會了，兄弟受託將幾個小箱子運送到濟南交貨……」

雷方雨冷冷地道：「那方兄卻把這幾個箱子交給了我們，不知方兄要如何向貨主交代呢？」

方振遠道：「約書上訂得很明白，方某負責運送的幾個小巧木箱，只要有一個交到貨主那裏就行了。」

雷方雨似是早經取到了代言人的身份，話入正題，一直由他和方振遠對答交談。

只聽雷方雨冷笑一聲，道：「那是說方總鏢頭還藏有一個小箱子了？」

方振遠也上了火，冷笑一聲，道：「火雲大師取去一個，蛇娘子取走了最後一個，雷兄居中，九江鏢局受託運送的鏢貨，全部都被諸位取走了。至於哪一位取到了眞正的鏢貨，在下也無法指得出來。」

雷方雨道：「方兄，我們七個人取得的小箱子全是假貨。」

方振遠道：「雷兄，諸位要的小箱子事先並未言明箱中放的是甚麼，雷兄不知取走的是何物，在下也不知。」

雷方雨道：「如果事情如此簡單，何用勞動方總鏢頭親自押送？」

方振遠正待發作，心中突然一動，忖道：「表面上看來，他這般步步逼問，言詞尖銳，毫不留情的樣子。事實上，他是在給我一個解說的機會，方振遠哪！方振遠，枉你多年的江湖走動，幾乎誤會了雷兄一番苦心了。」

心念至此，頓感心平氣和，嘆口氣道：「託運鏢貨的主人，條件非常寬大，付酬亦很優厚，只是在約定中指名要由在下親自押送，收貨人亦要在下親自會見。」

雷方雨道：「方兄還有一個箱子了？」

方振遠道：「盡被七位取走了。」

雷方雨厲聲說道：「如此說來，方兄準備毀了九江鏢局的招牌，不準備交貨了？」

「那倒不是。」方振遠神情平淡地道：「自火雲大師出現之後，方某已發現了這是一個圈套，九江鏢局受託護鏢，只是託鏢人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計劃。既然要我交出一個小巧箱子，在下只要劃下圖樣，在濟南府再打造一個交貨就是了。」

雷方雨道：「方兄早已發覺這是假的了？」

「過去只是懷疑，現在自是肯定了。」

雷方雨道：「這個……」

一旦要作決定，雷方雨顯然無法作主，他轉向小轎，拱手道：「請作裁決。」

轎中人沉吟了一陣，道：「我和七位的約定是取到眞正的鏢貨，才算完事。現在事情還沒辦成，咱們的約定繼續有效……」

蛇娘子突然截道：「不成！咱們只答應替你辦成一件事，現在已經辦成了。」

轎中人冷笑一聲，道：「不錯，你們是替老夫辦了一件事，取到了一個小箱子，可是事情並未辦成，自然也不算履行了約定。」

蛇娘子道：「我們都已從九江鏢局取到了一個小箱子，它是你要的東西，九江鏢局全部交了出來，箱中是甚麼，你並沒有說清楚……」

轎中人截道：「老夫要的是眞正的鏢貨，要幾個小巧的箱子何用？」

「那是你的事了，方振遠中人圈套……」蛇娘子理直氣壯地道：「你上了當，表示那託鏢人的手段高明。可是這和我答應你效命一次的約定無關，你總不能推翻約定……」

轎中人哈哈一笑，道：「蛇娘子，老夫的看法不同。這件事的目的是取到鏢貨，取不到就不算完成。這中間有多少圈套，多少曲折都是過程，而老夫跟你們的約定，是結果。」

方振遠心中暗道：「三大毒物皆不是好惹的，而蠍子、蜈蚣又唯蛇娘子馬首是瞻，他們要是鬧起來了，或許能見見轎中的神秘人物。」

他在江湖上見識廣博，耳目衆多，但搜索枯腸，卻一直想不起轎中人會是何方神聖呢？

蛇娘子回顧了蠍子、蜈蚣一眼，六目交接，交換了一個眼色。

蛇娘子膽氣一壯，可是語氣仍婉轉地道：「你自認爲很講理？」

「當然！老夫若不講理，哪容得妳在此說個沒完。」

蛇娘子道：「既然講理，就要以理服人……」

「妳說下去！」

小高忖道：「江湖中各人都有一番自以爲是的道理，轎中人肯講理，大概就不是太過兇狠的人物了。」

只聽蛇娘子道：「小妹認爲，

我們已替你效命一次，完成了任務，也履行了約定，此後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互不相干。」

轎中人嘆息一聲道：「蛇娘子，只要取到鏢貨，老夫絕不爲難你們，老夫認定的是結果，可是絕沒有强詞奪理，只能說是咱們的看法不同，各有一半道理，彼此僵持也難得結論，倒不如想一個別的辦法。辦法由妳想，咱們來做個決定，只要合理，老夫絕對遵從。」

他說得如此委婉，簡直把方振遠給越弄越糊塗了。

轎中人明明佔盡優勢，態度卻如此和緩，如此一個肯說理的人，爲甚麼會動手劫鏢呢？其中有何隱情？

蛇娘子抿抿嘴，道：「其實，你用不着我們的。我們七個人加起來的力量，超過九江鏢局何止一倍，你有對付我們的力量，爲甚麼不直接對付方振遠？」

她實在是一個極具風情的美女，舉止之間，極爲動人，如不是她身上帶了毒蛇，很少有人能拒絕她所散發出的誘惑魅力。

轎中人道：「事情鬧到這個地步，大出了老夫意料之外，方振遠究竟是被人利用，還是帶着鏢貨，各佔一半機會，老夫也無法斷言。」

蛇娘子截道：「現在，你既然親自趕來了，那……」

轎中人截道：「此地的事，可以不用你們插手。可是你們必須等待老夫取得東西之後方能離開。現在，你們可以退後十里，在白茅鎭上等我。老夫如取得眞品，會立刻派人通知你們離去，到時候自然也會奉上你們需要之物，老夫意念已決，不許再囉嗦。」

蛇娘子雙目精光閃動，她凝注小轎良久，才輕嘆一聲，道：「我蛇娘子今年廿七歲，從來沒有遇過這麼窩囊的事，希望你言而有信。」

說完突然轉身，向前奔去。

她一走，蠍子、蜈蚣緊跟身後離去，雷方雨、火雲頭陀和兩個蒙面人，稍作沉吟，也轉身離去。

這時，場中只剩方振遠等人了。

轎中人的聲音突轉冷厲，道：「倚紅，偎翠守住兩側，如有人企圖逃走，立下殺手，不必多說。」

「是！」

守在轎門兩側的紅衣綠裳姑娘，應聲躍出。人如凌空燕子一般，分守東西兩側，二人皆抽出身上的寶劍。

那是不足兩尺的短劍，只有一般寶劍的一半左右。

一寸短、一寸險，閃動寒芒的短劍，配合着她們的倒豎橫眉，圓睜杏眼，倒也有幾分殺氣。

方振遠輕吁一口氣，道：「閣下一直認定鏢貨在區區的身上嗎？」

「我要搜查……」轎中人嚴厲道：「包括縫在你們的身上。」

方振遠截道：「如果搜不出來呢？」

「那就很麻煩了……」

「甚麼意思？」方振遠道。

「老夫的意思是如果搜不出鏢貨，就要你方總鏢頭作爲人質，留在老夫身邊，直到取得鏢貨，你再離開。」

「這條件不嫌太苛刻了嗎？」

「老夫已經覺得很寬大了。」

「除此之外難道沒有別的辦法嗎？」

「有！」轎中人似是已被激怒，他冷冷地道：「憑你們的本領闖過去。不過，老夫要先說明白，只要逼我出了手，就絕不容情，九江鏢局在場之人，非死即傷。」

方振遠一挺胸，道：「方某走鏢近二十年，從未向人低過頭，就算閣下武功高强，方某人也只好認了，不過這些隨行的鏢師、趟子手都屬無辜，閣下能否放了他們？」

轎中人道：「甚麼意思？說清楚點。」

「讓他們離開，方某人單人一刀，領教閣下的武功。」

轎中人沉吟了一陣，道：「老夫並非嗜殺之人，他們可以離開，但必須經過搜身。」

唐瑜冷笑一聲，道：「大丈夫可殺不可辱，寧叫血濺五步，也不能受此委曲。」

「有種！你是甚麼人？」

「區區唐瑜。」

轎中人道：「你是四川唐門中人？」

「不是！天下姓唐的人，何止千萬，區區和四川唐門無關。」

「好！老夫喜歡有骨氣的人……」轎中人緩緩說道：「你和方振遠聯手合作，老夫一人對付你們兩個，只要能接下老夫十招，你們就可以過關了。」

方振遠道：「不行！唐瑜不是九江鏢局的人……」

唐瑜苦笑道：「甚麼時候了？你還把兄弟當外人看。我就不信咱們刀劍聯手接不下他十招。」

這時，雁蕩四雄，何坤同時開口，道：「總鏢頭，我們也算一份……」

轎中人哈哈一笑，道：「方總鏢頭，九江鏢局能夠如此興旺，倒非無因，你能夠使你的屬下個個甘願效命，這是十分難得的。這樣好了，老夫再讓你們佔個便宜，你們有多少人？就一起上，要羣攻，單

打由你們決定。」轎中人笑道：「老夫一一接下就是了。」

這口氣太狂了！

方振遠心中一動，道：「閣下說話當眞嗎？」

轎中人怒道：「老夫一向言出如山，你們現在就可以出手了。」

唐瑜「刷」的一聲，抽出了長劍，方振遠也拔出了子母金刀。

可是此時雁蕩四雄卻率先衝向小轎，四柄雁翎刀，在陽光下閃耀着寒森森的光芒。

這四雄平時很少說話，卻是身經百戰，是九江鏢局中的勇將。尤其四人合作數十年，練成了一套默契良好的刀法。

就算是江湖上第一流的高手碰上他們，也是頭大得很。

雁蕩四雄也想到了這一戰的兇險，四人一接近小轎時，立刻小心起來了，他們緩緩逼近，每個人保持三尺的距離。

那四個抬轎的大漢忽然迎了上來，每人一個，分別對上了雁蕩四雄。

「你們退開！」

轎簾啓動，轎中人緩步走了出來。

方振遠早就渴望一見轎中之人，事實上，場中所有的人都希望一睹轎中人的眞面目。

所有的人都看着他，只見他一襲淡黃色的長袍，白髮如雪，挽一個道髻，長髯如銀，飄垂胸前，頗有仙風道骨的樣子，只是那張臉卻教人不敢領教。

那張臉並不難看，只是平板木呆，毫無表情，不像人臉。

以方振遠見識之豐，一眼之下就看出了那是張戴了人皮面具的臉。

方振遠道：「閣下何以不肯以眞面目示人？」

黃袍人道：「因爲老夫不想趕盡殺絕。」

「噢！」方振遠恍然大悟道：「你的意思是說，誰要是見到了你的眞正面目，誰就非死不可？」

黃袍人點點頭。

唐瑜道：「閣下風格清高，定然是位世外高人，奈何作賊？」

黃袍人吁了口氣道：「唐瑜，你可知道方總鏢頭這一趟鏢保的是甚麼東西嗎？」

唐瑜聽了這問話，呆了一呆，道：「不知道！」

黃袍人道：「江湖上詭詐難測，你連你保送的是甚麼東西都不知道，竟然要拔劍助戰，爲友濺血，如果老夫是作賊，你又算是甚麼？」

唐瑜點點頭，道：「說得有理！」他轉向方振遠道：「方兄，你保送的是甚麼貨品？」

方振遠道：「兄弟要聽眞話還是假話？」

唐瑜一呆，道：「甚麼意思？」

方振遠道：「眞話是小兄弟不知曉。託鏢人告訴我運送的是一批字畫……」

唐瑜皺眉道：「方兄相信嗎？」

方振遠道：「不信，不過託鏢人願意付出很高的代價，小兄當作是一筆生意將它接下，且答應親自出馬，運送到濟南交貨。」

唐瑜苦笑道：「方兄，這眞是上了圈套了？」

方振遠道：「九江鏢局無法拒絕客人託運貨物，就算是一塊瓦石，只要僱主出價合適，鏢局無法拒絕。」

黃袍人道：「你收了多少銀子的保費？」

「一萬兩。」方振遠道。

黃袍人道：「果然是很高的代價，不過，以方振遠在江湖上的聲譽，不明貨物，也肯接受委託嗎？」

「鏢局有三不保，」方振遠緩緩說到：「一是人犯、二是贓物、三是毒蛇猛獸，除此之外，鏢局無法拒絕委託。」

黃袍人抬頭一瞥雁蕩四雄，道：「你們小心了！」

他突然揚手拍出四掌。

黃袍人只有兩隻手，可是雁蕩四雄卻感受到掌力逼身，竟然無法分辨虛實。

但這四人久闖江湖，應敵有方，同時向後躍退五尺。但一退即進，四柄雁翎刀分由四個方位罩向黃袍人。

一出手，就使出了看家絕活，四人合擊的刀陣。

黃袍人哈哈大笑，竟然撲入一片刀網之中。

只聽得一陣悶哼之聲，傳入耳際。雁蕩四雄來不及變化刀勢，黃袍人已撲向前來，四人幾乎同時感覺右臂一麻，長刀脫手，穴道受制。

四人合擊，竟然連一招也未闖過。

方振遠呆住了，他雖知這黃袍人武功高強，卻絕未料到雁蕩四雄合擊刀陣，竟連一招也闖不過。

這黃袍人武功之高，實已到了驚世駭俗之境了。

小高也看得瞪大了眼睛，忍不住說道：「這才是武功的極致，當眞是登峯造極，動如閃電……」

陳三冷冷道：「你看得懂？」

小高淡淡一笑，道：「看不太懂，不過我只是感到他出手好快，古人說『間不容髮』，大概就是這種境界了。」

他心中暗暗盤算着，要如何出刀，才能阻止黃袍人的攻勢。

方振遠拔出子母金刀，道：「方某闖蕩江湖二十年，今天才算開了眼界，見到了眞正的高人。」

他金刀斜指，雙腿半屈，擺出一個拒敵的姿勢。

見微知著，方振遠已知道自己絕非黃袍人敵手，只希望能來個三招二式，不要如雁蕩四雄一般，攻出一刀就被人制了穴道。

因心生顧忌，不敢搶攻，改爲守勢。

黃袍人打量了方振遠一眼，冷冷地道：「好一招『如封似閉』，老夫以右手指劍攻你前胸重穴，左手分花取月逼住你的刀勢，你要如何變招？」

方振遠怔了一怔，道：「我……我……」

黃袍人冷哼一聲，道：「你慢慢想吧！老夫很希望你說的是句句眞話。」

說完轉身登上轎子，如飛而去。

唐瑜嘆息一聲，道：「這人功力已到了化腐朽爲神奇之境。看來，咱們練了二十年的武功，當眞是白練了。」

方振遠喃喃說道：「只有『退避三舍』一招，或能閃開一擊……」

原來，他還心神貫注，想法子破解那黃袍人的攻勢。

唐瑜道：「方兄，人家已經去遠了，只不知他的點穴手法如何？」

方振遠如夢初醒，苦笑了一下，金刀還鞘道：「試試看吧！」

他們走近雁蕩四雄，推解雁蕩四雄受制的穴道。

幸而那黃袍人的點穴手法並不特殊，方振遠施展推宮過穴的手法，解開了四人受制的穴道。

雁蕩四雄拾起兵刃，滿臉愧色，齊聲說道：「屬下無能……」

方振遠一擺手，道：「不要自責，我也未必能接下他三招兩式……」

回顧了唐瑜一眼，他又道：「也許小兄錯了！」

這句話突如其來，唐瑜不解其意，怔了一怔，道：「錯了？甚麼意思？」

方振遠道：「不該接下這趟鏢。」

「這也不能怪你！」唐瑜道：「開鏢局總不能不接生意，唉！可是那位老人家出手劫鏢，卻又似並無惡意。」

方振遠臉上泛起一片愧色，道：「江湖上有這麼一位高人，我竟然想不起他是誰來？」

如果此時唐瑜留心一下方振遠的眼神，也許能看出一些甚麼。可惜，他並沒有注意，以致忽略了。

可是小高注意到了，他看出方振遠的心中似乎隱藏了一些秘密。

＊　＊　＊

鏢車又向前行去，出人意外的是，一路上竟然平安無事。

到了濟南府，方振遠才放下了心中的一塊石頭，他輕輕吁了一口氣，對陳三道：「到大明客棧，把車上的機關卸下來。」

陳三點點頭，長鞭一揮，大飛輪突然加速駛去。

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濟南府景物優美，大明湖水波蕩漾，大明客棧就在大明湖畔。

佔地十餘畝，是濟南府第一家大客棧。

陳三似是對客棧十分熟悉，大飛輪直駛到側門，那是專供車馬出入的門戶，陳三和門口的夥計點點頭，飛車直入。

將車停在一個廣場內，道：「小高，你先下去，我把車停在車棚裏，卸下了車上的暗器就來。」

小高道：「我可以幫忙啊！」

陳三道：「不用了。那邊有座廂房，裏面有茶水招待，你先去歇着吧！」

小高突然感到這趕車的陳三，表面上雖只是九江鏢局的一個微不足道的角色，事實上，可能是方振遠最親信的人物。

於是他步下篷車，向西側廂房走去。

這座三大間的廂房，裏面有木桌、長椅，還有一個小廝招呼，免費供應茶水。

廂房中已有七八個人在坐着喝茶，小高一眼望過去，發覺這些人大多是車把式一類的人物。

小廝迎上來，奉上了一碗茶，笑道：「大哥是陳三爺的新選助手吧？」

小高點點頭，笑道：「你認識陳爺？」

小廝道：「是啊！陳爺上個月才回去啊！」

小高心中一動，忖道：「上個月才回去，這個月又來了，爲甚麼？難道上個月也保了一趟鏢到濟南不成？」

那小廝又道：「上個月陳爺和方總鏢頭，在這裏住了五天才走。我沒有見過你，所以我知道你是陳爺新選的助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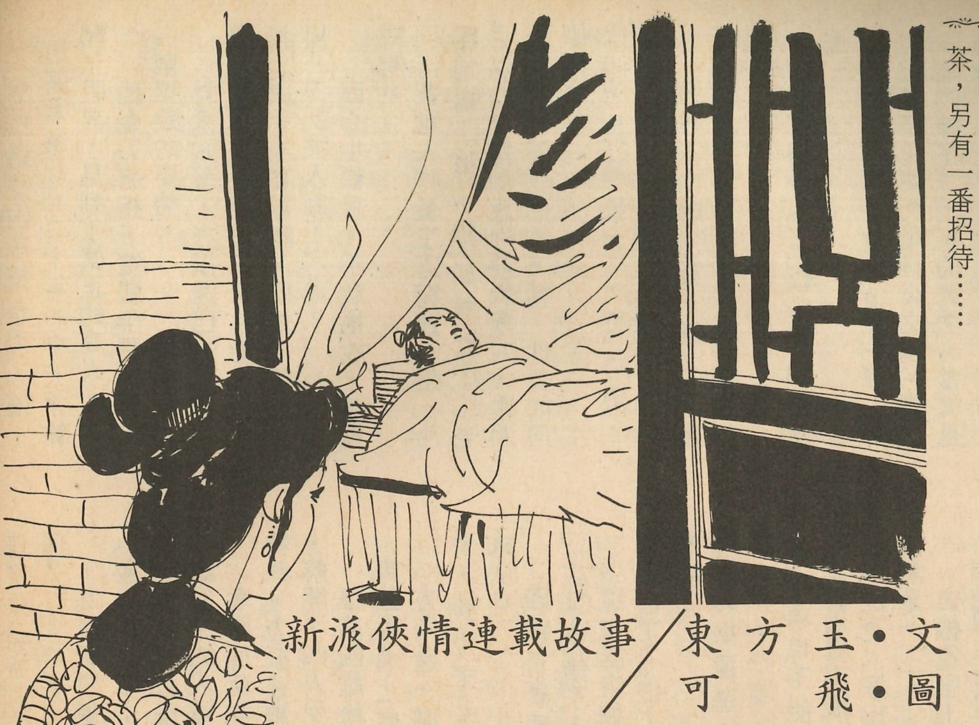
小高道：「不錯，不錯！陳三爺上一次來，我還沒有進鏢局。」

小廝道：「你一路辛苦，坐下喝杯茶吧！」他放下茶碗，轉身而去。

小高心中疑雲重重，他緩緩站起身子，走到窗口，向外望去。

窗外廣場足有一畝地大，東面是一列車棚，北面是馬槽，南面一個圓月門，裏面閣樓毗連，大概是住客的棧房了。

（未完．四）



八劍揚威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被迷逞色慾　救人失貞操

上文提要：江青嵐、白玫在船上激戰中，遇到蘭兒也在此船上，還協助搏鬥，三人併肩作戰，蘭兒不幸被唐門的人擄走，跌落水中，江、白因船毀而隨波逐流，漂浮至巫山朝雲峯，偷吃了兩隻信鴿，被兩個少女糾纏住，驚動的主人錦瑟仙子柳瑤姬，經過詢問之後，知道江、白的底細，立時化戾氣爲祥和，揖請入內奉茶，另有一番招待……

江青嵐憤怒羞急，自己武功全失，身子軟綿綿的絲毫不能動彈，只得任由她們擺佈。

衣服一件件地被剝下來，耳中也不時聽到吃吃蕩笑。一直脫到貼身衣服，江青嵐額上，已綻出黃豆般汗珠。

兩個小丫頭，敢情瞧着他白嫩皮膚，結實肌肉，和男性特有的壯碩，使她們目迷神昏，全動了火。

本來毛手毛脚，吃吃低笑，這時却兩眼直勾勾的窒息了啦！雙頰如火，呼吸急促得喘不過氣來。

「紫燕姐姐，妳怎麼啦，是不是看紅了眼？」

「小蹄子，妳還不是一副急吼吼的饞相？」

「我才不像妳呢！瞧到男人，就會直淌口水。」

「喲！小蹄子，妳敢爛嘴嚼舌？」

「咦！那不是妳前天親口告訴我？什麼春潮泛濫，什麼欲仙欲死。」

「死丫頭，妳再說下去……」

「啊！啊！好姐姐，我……我不敢了，是眞個，仙子等急了呢，我們快替他薰香沐浴罷！」

兩人笑噓乍停，又七手八脚的抬起江青嵐輕輕浸入水中，替他揩抹着身子，膩而滑嫩的手掌，摩摩擦擦，故意挑逗。要是換了平時，江青嵐不把她們立劈掌下才怪，但此時除了任由她們擺佈之外，那有掙扎餘地？

這份活罪，當眞夠他消受，差幸因爲仙子等着的關係，兩人不敢躭擱，洗抹乾淨，又把江青嵐扶上軟榻，還順手替他蓋了一塊輕羅，然後往上房抬去。

恍惚之間，眼前又換了一幅景象，自己躺在一張湘妃綉榻之上，流蘇低垂，鴛枕生香，珠光寶氣，耀眼生輝，榻畔斜倚着一位絕色佳麗。

但見她星眼斜乜，雙頰似火，好一副撩人蕩態，風騷入骨！她，正是錦瑟仙子柳瑤姬，此時全身上下只披着一層粉紅色的蟬翼輕紗，白玉般胴體，凹凸玲瓏，活色生香。

江青嵐瞧得又氣又急，暗暗罵了一聲：「無耻妖女！」但儘管他暗地裡在罵，心中却禁不住一蕩，何止是蕩，而且跳得好猛，一顆心從口腔裡直湧喉頭，要獨個兒跳了出來。

啊唷不好！她……她餓虎撲羊，驀地縱身入懷，緊緊地抱住了自己。不！她簡直扭股糖似的全身纏了上來，溫香軟玉，滑膩勝脂。

江青嵐只覺身如觸電，渾身癱軟，耳中依稀聽到「嗯」的一聲，同時嘴唇也被兩片又燙又熱的東西堵住。

不！還有一條尖細靈活，香甜軟滑的東西，在自己嘴內，作挑撥性的吸吮！他身不能動口不能言，心裡又慌又急，心神也更加飄蕩，心旌搖晃，渾身熱辣辣的似在火燒。

正當緊要關頭，驀聽壁上一陣「叮」「叮」輕響！

錦瑟仙子死命的咬着銀牙，狠狠的在他臉上印了幾個香吻，蛇樣腰肢霍地一挺。江青嵐只覺身上一輕，她已離床飛起，顫聲叱道：「死丫頭，又是甚麼事情，這樣大驚小怪？」

門外一個女子聲音答道：「啓稟仙子，吳老爺子來啦，這時正在樓下等候！」

錦瑟仙子渾身一震，柳眉微蹙問道：「師伯說些甚麼？」

侍女道：「吳老爺子臉上鐵青，衣服也有多處破損，看樣子，好像十分狼狽，他老人家可沒說甚麼。」

錦瑟仙子嗯了一聲，道：「知道啦，妳就說我尚未起身，請他憩息會兒好啦！」

侍女答應了一聲，轉身自去。

錦瑟仙子水汪汪的桃花眼，往榻上一轉，忽然格地笑出聲來。「好人兒，我差點忘了！」

她伸手推開壁櫥，從裡面取出一個精緻玉瓶，倒了兩粒紅色藥丸，自己吞了一粒，把另一粒，納入江青嵐口中。

這藥丸煞是古怪，才一入喉，江青嵐只覺一股暖氣，直透丹田，緊接着心神蕩漾，慾火驟升，全身經脈好像在不停地暴脹，任你玄關已通，身懷絕世功力，此時也被藥力催動，强烈慾流掩沒了僅存的一點靈智。

同時身體也起了急劇變化，雄性的特徵，昂然逞威！

錦瑟仙子紅馥馥的粉臉，水汪汪的眼睛，淫心蕩漾，春情難制！

「好人兒！」

她顫聲嬌叫，驀地又往榻上撲來！

這一下，她雙臂驟環，摟住江青嵐。突然翻了個身，兩人登時上下易位。臉兒相貼，肌膚相親，門當戶對，軟綿綿地頂個正着！這妖婦簡直瘋啦，她雙臂圈緊，正待……窗前突然白影一閃。

「嵐哥哥，你在那裡？」

這是白玫的聲音，她居然在這個時候闖來！

錦瑟仙子柳瑤姬聞聲一怔，恨恨地推開江青嵐，飄身落地，只聽她冷哼一聲，風聲微動，人已閃近窗前！

驀地裡窗外又響起一個蒼老聲音，震天狂笑。「小丫頭，原來你們也尋來了，老夫今天要是讓你們再逃出手去，就不算是飛天蜈蚣！」

白玫敢情和那人對上了面，只聽她驚啊道：「原來你沒有淹死，蘭兒姐姐呢？哼！姑娘難不成怕你……」

錦瑟仙子聲音入耳，知道白玫已被師伯攔住，但這回自己可不能再裝睡了。她恨恨地一頓脚，順手披上一件羅衫，右手抓起擱在桌上的錦瑟，往窗外撲去！

就在她飛身出房的同時，後窗跟着「卡察」一聲，被人震開窗戶，一條紅影，輕靈無比的閃了進來。

那是一個身材婀娜的紅衣少女，手握長劍，俏生生地落到繡榻之前！

當她一眼瞧到榻上躺着的江青嵐，赤裸裸地醜態畢露，登時羞得滿面通紅，尖叫一聲，慌忙別過頭去。

江青嵐別說不能動彈，連開口也是不能，他圓睜着兩隻被慾火燒紅的眼睛，神志模糊，目光盯住在她的身上，一動不動。

洶湧的淫毒，像江河倒瀉，洪流衝撞，使他無法冷靜下來。

紅衣少女別轉身子，正待飛身出窗，忽然覺得事有蹊蹺，怎麼還不見他的動靜。脚下略一停頓，暗想不好，難不成他已被妖婦制住？

一念及此，心頭小鹿不由一陣狂跳，自己此時要不伸手解救，可沒有第二個人進來，但……但……

她一陣遲疑，終於銀牙暗咬，再也顧不得羞澀，一個旋身，飄近榻前，玉掌揚處，迅速往江青嵐身上拍去。

就在這一瞬之間，江青嵐穴道驟解，驀地裡大叫一聲，突然一躍而起，張開雙臂，一把把她緊緊的抱入懷中，他慾火焚身，神志不清，此時軟玉在懷，紅衣少女一對鼓騰騰的豐滿玉球，正好和他胸前肌膚相接，更使他衝動得難以按耐。

這一下大出紅衣少女意料之外，要想掙扎，也已不及，驚顫的一聲嬌呼，手中長劍，同時墮地。只覺他渾身如火，熱氣逼人，不禁芳心鹿撞，怦怦亂跳！

「你……」她心慌意亂，「你」字堪堪出口，驟覺兩片火燙的嘴唇，已把自己櫻口堵住！意亂情迷，她茫然地輕「嗯」了一聲，嬌軀一陣顫動，那裡還有抵抗之力？這是她自己從未有過的滋味，粗獷、溫馨，兼而有之。

她要待掙扎，但他環抱着自己頭頸和纖腰的雙手，有如兩道鐵箍，緊緊地，使自己喘不過氣來，尤其頂在自己……的那……她羞、急、驚、顫之中，驀地用力掙脫左臂，反掌按在江青嵐咽喉之上，往前

推出，同時右掌拍的一聲，摑上江青嵐左頰。

「噗通！」江青嵐因紅衣少女用力一推，咽喉被擊，呼吸受阻，立即閉過氣去，一個身子往後便倒。

紅衣少女驚魂甫定，掠了掠散亂的鬢髮，從地上拾起長劍。回頭一瞧，只見全身赤裸的江青嵐，直挺挺躺在地上，一動不動。渾身皮膚色呈緋紅，尤其一張俊臉好似塗了一層胭脂，艷若桃花，左頰更浮現了五個指印。

方才江青嵐那種近於瘋狂的行動，對一個少女來說，是一種無可饒恕的侮辱，他傷害了她少女的自尊，她可不顧而去。

她平日雖然嬌縱任性，但此時可並沒有如此做法。因爲她從第一次和他見面起，芳心之中，就一直縈繞着他英俊的影子，甚至一聽到他要上長恨谷去，自己就不惜千里追踪，暗暗尾隨，由長恨谷到九宮山。

後來她發現唐門的人，暗中計議，要在牛肝馬肺峽下手，她又趕到峽口，殺了十幾個在牽道上推下石塊的人，並還親眼瞧見黃衣老者挾着蘭兒，泅水上岸，這才在壁上留字，一面隱身附近，跟着江青嵐白玫，前來巫山。

那時正好錦瑟仙子柳瑤姬藉口淨臉洗手，挽着白玫走進盥洗室，她趁白玫不防之際，點住穴道返身扣上房門，就逕自離去。

紅衣少女這多天來，已知江青嵐和白玫之間，只是兄妹關係，心中自然不再存有芥蒂，她等錦瑟仙子一走，立即啓門而入，解了白玫穴道，說明經過，分頭找尋江青嵐而來。

她雖然還是初到中原，但自幼即得師傅鍾愛，江湖上的情形，却聽得多了，這時一見江青嵐艷如桃花的雙頰，再和剛才那幕瘋狂的舉動對照，不由心中猛然一動，這分明是妖婦給他服了極其强烈的春藥所致。

她一想到春藥，粉臉又驟然紅暈起來！還好！自己師門的「冰雪奪命丹」，正好是消解一切熱毒的對症良藥。

她迅速從懷中掏出一個小小磁瓶，傾了四五粒粟米大的藥丸，一面蹲下身去，纖指連點了江青嵐「人中」、「迎香」兩穴，然後撥開牙齒，把藥丸送入他口中。「冰雪奪命丹」，果然靈效無比，入口沒有多少時間，只聽江青嵐長長吁了口氣，忽然雙目一睜，挺身坐了起來。

他這一坐起，驀地發覺自己身上，竟然不著寸縷，口中驚「噫」了聲，一時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才好。

紅衣少女更羞得滿臉脹紅，連忙旋轉身去，背向江青嵐顫聲說道：「還不快穿衣服，你妹妹正在和妖人動手呢！」

她心頭狂跳，話才說完，一縱身形，撇下江青嵐，快疾如風，翩然向窗口撲出，舉目下望，只見樓前一片平台上，正有兩個人打鬥得非常激烈，那是一黃一白兩條人影，一個精紅電旋的，一個鞭影如山，簡直快速得令人眼花撩亂，看不眞切。

紅衣少女凝目瞧了一會，才看清那白影連翩的，正是在長恨谷口和自己動過手的白衣少女，今天由自己親手解開她穴道的白玫姑娘。

另一個使長鞭的，却是黃衫老者，這兩人各自施展全身絕技，互有攻守。白玫身法輕靈，一柄兩尺來長的短劍，劍尖上銀虹吞吐，劃出丈許長的光芒，敢情是一柄武林中罕見的神兵利器。

劍法也神奇莫測，有時還馭劍在空中盤旋刺擊。黃衫老者使一支烏光閃閃的長鞭，矯若游龍，剛猛無儔，揮動之間，但聽一片呼呼厲嘯，威力極强！

在兩人身邊不遠的階台上，還俏生生站着一個柳眉含煞，臉若桃花的少婦，她就是錦瑟仙子柳瑤姬，此時已換了一身勁裝，手中倒提着一面錦瑟，暗暗咬牙。

只要瞧她一臉的不自在，顯然她還認爲是白玫自解穴道，逃了出來，又因礙着師伯飛天蜈蚣，才强捺慾火，硬挨在這裡！

她身後還一排站着六個手捧雙刀的青衣少女，目注場中，一動不動。紅衣少女一眼瞧到錦瑟仙子，心頭不期怒火驟熾，這妖女饒她不得。

她一聲嬌叱：「妖女納命！」紅影電瀉，叫聲未落，人已凌空飛起，往柳瑤姬身前落去。同時玉掌揚處，一片勁急無比的罡風，跟着劈出。

錦瑟仙子柳瑤姬可也並非庸手，紅衣少女嬌喝入耳，眼看一團紅影，疾瀉而下，風聲極强，不由心頭一沉，皓腕向後一擺，六個青衣少女立即往兩旁閃開，她自己也晃香肩，旋身而出。

「砰！」紅衣少女的「玄靈掌」非同小可，雖然柳瑤姬和侍女們，鶯燕亂飛，躲開一擊，但那股凌厲罡風，拍上石階，却打得石屑紛飛，聲勢驚人！

紅衣少女一掌落空，人已掠落實地，她對錦瑟仙子和六個侍女，竟然能够閃過自己凌空一擊，而且身法輕靈，不由也暗暗一怔，心知這幾個妖女，果然有點名堂！

就在她一怔之際，錦瑟仙子柳瑤姬也已看清來人，原來只是一個

十七八歲的紅衣女子。心頭一寬，桃花臉上殺氣陡現，手中錦瑟向前一擺，厲聲叱道：「丫頭，妳是甚麼人？敢來朝雲峯撒野？」

紅衣少女柳眉一挑，氣憤的道：「我叫聶小紅，妳……妳這妖女，姑娘今日饒妳不得！」

她顯然是爲了心上人被這妖女暗施春藥，氣得要命。不！酸得發了酵。話未說完，驀的從纖腰上抖出一條藍光閃閃的精鋼細鱗軟鞭，方待揉身發招！

錦瑟仙子柳瑤姬驟覩對方兵器上，藍汪汪地發光，分明淬有劇毒，不由嬌喝了一聲：「住手！」

聶小紅盛氣的道：「妖女，妳還有甚麼說的？」

錦瑟仙子冷冷的道：「妳鞭上淬有劇毒，是何人門下？」

聶小紅不屑的道：「姑娘北海門下，不錯！鞭上有毒，妳小心就是！」

錦瑟仙子氣得桃臉一靑，怒道：「好個不知死活的丫頭，仙子看妳鞭上有毒，可能和咱們唐氏門中，不無淵源，妳自己找死，可怨不得仙子辣手！」

聶小紅冷笑道：「唐門，我就是找唐門來的，臭賤人，妳嚐嚐姑娘毒鱗鞭厲害。」

紅影倏然欺近，一片藍光，挾着一股觸鼻腥風，驀地往錦瑟仙子身前捲去！柳瑤姬銀牙一挫，手上錦瑟同時擺起。噹！兵刃相接，兩條身影，各自後退了半步。

聶小紅冷笑一笑，玉腕再抖，毒鱗鞭如蛟龍翻海，藍光洶湧，滾滾而出。柳瑤姬以一面精鋼錦瑟，名馳江湖，號稱仙子，自然有她的絕活。這時煞透桃花，錦瑟一掄，單脚站地，上步、拗身、側肩、翻腕，但聽叮叮咚咚一陣弦柱之聲響處，精鋼錦瑟，已扇形般展開，快似電光石火！

兩人這一動上手，快打快接，確也凌厲，眨眼工夫，已走了十來個照面。錦瑟仙子柳瑤姬漸漸落了下風，她可有自知之明，纏鬥下去，自己決非人家敵手。當下揮動錦瑟，繞身一匝，驀地往前送出，「迎風擊浪」，招式未及一半，忽然撤招後躍，退了一丈五六，聶小紅方待跟上，只聽錦瑟仙子嬌聲喝道：「妳們還不與我拿下？」

喝聲未落，她身後六個青衣少女，立即綉刀擺動，向前圍來。聶小紅藝高膽大，那會把她們看在眼內，瑤鼻輕哼，待六人堪堪逼近，毒鱗鞭迎前，暗運功勁，使了一招「八方風雨」，急揮而出。

但聽一陣兵刃擊撞之聲，和連聲驚呼同時響起，十二柄綉鸞刀，全被震蕩得幾乎脫手飛出。

六個青衣少女不約而同齊往後退。錦瑟仙子却在此時，又一擺錦瑟搶上前去，連劈帶鎖，滾滾攻到。六個青衣少女也倏退再進，分向左右後方夾擊而來。

聶小紅眼看她們倚多爲勝，向自己四面圍攻，一時那敢輕敵，皓腕一緊，「玉帶圍腰」，毒鱗鞭閃起點點藍光，由右往左，向後捲出，香肩微晃，人却猛上一步，逼近柳瑤姬身前，左手駢指向她右肋「章門」穴上點去。

錦瑟仙子蓮足輕擺，柳腰款擺，使了一式「平沙落雁」，避開聶小紅點來纖指，右手錦瑟斜橫，改掃雙脚，同時進招。

這一手不但快捷，而且確也精妙無比，正因爲柳瑤姬改攻下盤，六個青衣少女的十二柄綉鸞刀，却聯手直取上盤，霍霍刀光，佈成一片刀網，由上劈下。

這當眞損極！聶小紅心頭一怔，暗想原來她們聯手合擊，訓練有素。哼！妳們再厲害，也不會勝過「北斗七星陣」吧？

她心念疾轉，霍地一個轉身，紅影冉冉，人已飄出上下交征的合擊之外。小姑娘既憤又怒，方待再次出手。

驀聽一聲震耳狂笑。「丫頭，妳見識見識老夫的飛天蜈蚣！」

這是黃衣老者的聲音！聶小紅心中一動，趕忙回頭望去，只見白玫身子盤空，尚未落地。

黃衣老者手中一支蜈蚣鞭，却抖得筆直，只聽「繃」「繃」連響。

鞭頭三節，突然脫出鞭身，奇快無比往白玫身上打去。不！這支蜈蚣鞭十分奇特，每節鞭身，左右兩邊，活像蜈蚣脚似的，還生着兩排精鋼細鈎。

這時三節鞭身脫手飛出，那兩排細鈎居然還會臨風鼓動，生似翅膀一樣，使每節鞭身，劃着弧形飛旋，撲向敵人！

原來那黃衫老者正是錦瑟仙子柳瑤姬的師伯，是飛天蜈蚣吳贊廷。這是他成名兵器三十六節天蜈鞭，每節都可脫手擊敵，而且蜈蚣脚上，還淬有劇毒，見血封喉，他飛天蜈蚣這個外號，也是由此得來。

這時白玫身子凌空，陡見三節鋼鞭劃着弧形向自己激射而來，不由嬌哼一聲，不見她折腰挺足，白衣飄忽，颼的又盤空而起。照理說，她身子上升，總該躲過暗器了罷？那知三節天蜈鞭走的是弧形，白玫身往上拔，三節鋼鞭一圈走空，竟然呼的跟着往上飛起！

白玫再想躲閃，可已是來不及了，不由驚得叫出聲來！聶小紅眼見白玫姑娘就得傷在三節天蜈鞭下，自己即使縱身救援，也是遲了一步，心中更是大急。

就在她驚愕之際，忽然身後響起一陣急驟的錦瑟之聲，還夾雜着絲絲細響，回頭一瞧，只見千百縷細如牛毛的銀絲，宛如一片驟雨，閃閃發光，往自己身後蜂湧襲來。自己因注視白玫，略一疏神，此時再想躲閃，也已無及。

敢情錦瑟仙子從錦瑟中發出的「絕情針」，是和飛天蜈蚣吳贊廷脫手飛出的三節蜈鞭，同時發動。

正當這千鈞一髮的同時，樓前窗口，忽然青影一閃，橫天一劍江青嵐飛身而出。不！他大喝一聲，人還沒有落地，揚手處，三粒金光燦爛的金丸已疾若流星，往三節天蜈鞭上迎去。

只聽接連三聲噹噹清響，三節天蜈鞭全被擊落，他身形和白玫同時落地。白玫姑娘驚魂甫定，喜得叫了一聲：「嵐哥哥！」

嬌軀一扭，驀地往他身上撲去！

却說小聶小紅回過頭去，一大蓬飛針，離自己已只有尺許光景，後退、躲閃、或者想舞動毒鱗鞭，都嫌不及！

「嗤！」有人冷笑了一聲，突然呼的從側面飛出一道白光，掣電般攔到小紅身前，接着一陣沙沙細響，飛針，白光同時消失。

聶小紅心中大感奇怪，低頭一瞧，只見自己身邊四週，散了一地白米，每顆米粒上，都横穿着一支藍汪汪的牛毛細針！

好險！這是誰救了自己？這人居然能「撒米穿針」！她心念疾轉，立即向四外瞧去！噫！那飛天蜈蚣吳贊廷、錦瑟仙子柳瑤姬等人，居然在這瞬息之間、走得一個不剩！

回頭四顧，這樓台前面，除了江青嵐白玫和自己之外，還站着一個十五六歲，頭梳雙辮，一身紫衣，秀美絕倫的小姑娘。

她蘋果似的臉上，微露嬌笑，大眼裡閃動着兩道神光，瞧着自己三人！是她！這小姑娘居然有恁大的能耐，還會「撒米穿針」？

白玫這時早已嬌笑着道：「嵐哥哥，這是聶小紅姐姐，我多虧她相救！」

江青嵐瞧到聶小紅，直羞得無地自容，一張俊臉登時脹成大紅緞子，連忙向她兜頭一揖，口中囁嚅的道：「小生多蒙姑娘相救，失……失禮之處，還請多多海涵。」

失禮？這句籠統話兒，他費了好大的勁，才說出來。聶小紅可早羞得個臉紅耳赤，低垂粉頸，側身相讓。

白姑娘却睜着兩隻大眼睛，啊道：「嵐哥哥，原來你也是聶姐姐相救的？」她望着他，奇怪地道：「咦！你臉怎會這樣紅的？」

江青嵐更窘得無詞以對，額上不覺也綻出汗珠來。

白玫笑了笑道：「嵐哥哥，你一定很熱，方才我和壞老頭也打出了汗呢！」

她像是在告訴自己，也像在解釋給嵐哥哥聽。

江青嵐呢？他瞧到階前獨個兒站着的紫衣小姑娘，先前還當是錦瑟仙子的侍女，也並未在意，這時眼看飛天蜈蚣和錦瑟仙子全都不見，那小姑娘兀自站着不動，心中有點奇怪，再一細瞧，只覺她十分面善，好像在那裡見過，一時想不起來。白玫目光一轉，忽然氣鼓鼓的嚷道：「嵐哥哥，那錦瑟仙子壞死啦，她和壞老頭是一路的，我們快追。」

一擺纖手招着聶小紅，正待往樓前奔去。

只聽有人嗤的笑道：「他們全跑啦！」

白玫聞聲瞧去，發話的正是站在階上的紫衣小姑娘，不由氣往上冲，驀地香肩一晃，直搶過去，口中喝道：「妳就是錦瑟仙子的侍女？她們逃到那裡去了？」

紫衣小姑娘並沒閃讓，只是抿嘴笑道：「飛天蜈蚣和錦瑟仙子，是給小婢嚇跑的呀！」

白玫不信似的撇了撇嘴，還沒開口，聶小紅搶着問道：「方才那『撒米穿針』，就是妳打出來的？」

紫衣小姑娘笑吟吟地點點了頭，道：「小婢奉夫人之命，是給江公子送信來的，正好錦瑟仙子施放『絕情針』，小婢一時情急，暗用『冰魄寒光』，打出一把米粒，飛天蜈蚣因昨晚吃過大虧，心懷恐懼，還當咱們夫人親自趕來，這才匆匆逃走。」

江青嵐聽說她是奉夫人之命，給自己送信而來，又說她曾暗用「冰魄寒光」打出的米粒，不由心中一動，接口問道：「妳是珠兒！夫人命妳前來給小生送信，不知有何見教？」

紫衣小姑娘蘋果似的臉上微微一紅，嬌笑道：「江公子，你眼力眞好！」

白玫啊道：「嵐哥哥，原來你果眞認識她！」

珠兒笑了笑道：「這話說來長呢，咱們夫人昨晚路經前山，忽然發現一條人影，正由遠處急奔而來，光瞧那份矯捷的身手，已算得上江湖上一流人物，這就注意了一眼。咱們夫人功入化境，目能夜視，這一注意，看清來的竟然是西川第一號人物飛天蜈蚣吳贊廷，而且他手中還挾着一個女子……」

江青嵐心中一喜，暗想這女子敢情是蘭兒了，她翻身落江，被飛天蜈蚣接住，兩人同時跌落江心。

飛天蜈蚣沒有淹死，蘭兒可能也還活着。白玫似乎和他想法相同，也「啊」出聲來。

只聽珠兒繼續說道：「這可引起咱們夫人的疑竇，飛天蜈蚣吳贊廷，平日裡除了心狠手辣，還沒聽人說過有甚麼採花行徑……」

小姑娘一時說漏了嘴，要想住口，已是不及。一個女孩兒家，在男人面前，怎好說出「採花」這種話來？不由粉靨上立即飛起兩朵緋雲，話聲也頓了下來。

白玫聽到緊要關頭，忽然粉臉微側，向江青嵐問道：「採花？嵐哥哥，甚麼叫做採花呀？」

她一片純潔，想到就問，這可把江青嵐問得十分尷尬，皺眉道：「那是江湖敗類的下流行徑，玫妹，妳別插嘴，聽珠姑娘說下去吧！」

白玫小嘴一噘，扭頭道：「我要問咯！人家聽不懂，還不許問？」

聶小紅瞧她天眞得一點江湖經驗也沒有，心裡想着甚麼，口中就說甚麼，比自己還不懂事，不由拉了她纖手，附耳過去，輕輕說了幾句。

白玫聽了粉臉通紅，嬌羞的道：「壞死啦！有這種人？」

珠兒接着往下說道：「咱們夫人這一起疑，却發現飛天蜈蚣手中挾着的竟是柳姑娘。」

白玫沒等她再往下說，急急問道：「柳姑娘！誰是柳姑娘？」

江青嵐却心中明白，蘭兒、柳琪，同父異母，生得一模一樣，敢情冰魄夫人也把蘭兒當作了柳琪。他並沒回答白玫的話，只輕輕「唔」了一聲。

珠兒續道：「咱們夫人輕噫了一聲，一下就攔到飛天蜈蚣面前，那老傢伙確也了得，聞風辨位，颼的倒縱出去一丈來遠，微一怔神，呵呵笑道：『原來是夫人芳駕，老夫失敬之至。』

「咱們夫人瞥了柳姑娘一眼，問道：『吳老爺子，你手上挾着的是誰？』

「那老傢伙眞厲害，他敢情聽出咱們夫人口氣不善，却怪聲奸笑道：『夫人莫非認識這女娃兒？這也不難，咱們明人不必說假，老夫得來非易，夫人果眞要出手橫擋，老夫不敢把自己估得太高，也不至就拱手讓人。這樣罷！夫人如能在二十招之內，贏得老夫，老夫撒手就走，和女娃兒這筆恩怨也一起勾消，夫人以爲如何？』」

白玫啊道：「他要和你家夫人硬拚？」

珠兒點着頭道：「他自然是這個意思！咱們夫人，那會把他放在眼裡，點頭笑道：『吳老爺子快人快語，咱們就這麼辦吧。』

「那知咱們夫人話才出口，那老傢伙放下柳姑娘，驀地一聲怪笑，欺身疾進，那雙烏黑有光的手掌，已向咱們夫人遞到。」

「五毒神掌！」江青嵐不禁失聲叫出。

珠兒道：「誰說不是？那老傢伙眞是心毒手辣，他趁着和咱們夫人說話之際，早已把毒氣逼聚雙掌，這一猝起發難，當眞勢如掣電！」

聶小紅緊張的道：「後來呢？」

珠兒淺笑道：「憑飛天蜈蚣那點道行，怎能奈何得了咱們夫人，就在第十五招上，被夫人用『冰魄寒光』逼退，差點還廢了一條右臂哩！」

江青嵐和飛天蜈蚣徒手相對，不下百招，雖然那時自己身在水上，波浪起伏，船身顚簸不平，武功難免大打折扣，但對方功力深厚，也僅次於析城雙兇等人。

珠兒口中所說，冰魄夫人在第十五招就把他擊敗，雖非虛語，也許還有誇大之嫌，否則，一定是「冰魄寒光」對飛天蜈蚣的「五毒神掌」另有一種尅制作用，也說不定。

心中想着，只聽白玫和聶小紅同聲「啊」道：「後來呢？」

珠兒冷笑道：「那老傢伙眞是不知天高地厚，嘿嘿的乾笑了兩聲，道：『夫人高招，老夫佩服之至，一個月之後，老夫當在毒宮候教，不知夫人可肯賞光？』」

白玫咭的笑道：「他還約期再比，眞好玩，唉！可惜咱們等不了一月之後。」

她言下之意，似乎十分惋惜自己不能去親眼瞧瞧熱鬧。

「不！」珠兒也嗤的笑道：「咱們夫人也等不了一月之後。」

白玫睜大眼睛，靜靜的等她再說。

「因爲夫人這次是採藥回去，有要事待辦，那能等到一月之後。」

白玫失望的道：「那麼一定回絕了他？」

「也不！」珠兒瞧了江青嵐一眼，又道：「咱們夫人說：『那倒也用不着一個月，我從這裡去，原是順路，吳老爺子，這樣罷，十天之內，我準到就是。』

「那老傢伙嘿道：『好極！夫人快語，咱們就一言爲定。』說着，回頭就走。」

白玫高興得跳了起來，偏頭問道：「十天之內！唔！嵐哥哥，我們要不要十天？」

江青嵐却躭心着蘭兒安危，這時聽說飛天蜈蚣走了，急忙問道：「珠兒姑娘，那蘭兒呢？」

珠兒訝異的道：「蘭兒？哦！江公子你是問柳姑娘？就是咯！咱們夫人等飛天蜈蚣一走，就往柳姑娘身邊走去，先前還當她只是被老傢伙點了穴道，那知一瞧之後，咱們夫人也着了慌……」

江青嵐心頭一緊，急急問道：「她怎麼了？」

珠兒道：「柳姑娘雙目緊閉，臉如金紙，眉心之間，印着一個小指大的黑點！」

江青嵐越聽越急，不由怒道：「她中了毒？這準是飛天蜈蚣下的毒手！」

珠兒不禁點頭道：「正是呀！咱們夫人說，這是那老傢伙用『五毒神掌』在柳姑娘眉心點了一下。」

白玫恨恨的道：「這人壞死啦！啊！嵐哥哥，那怎麼辦呢？我身邊還有兩片『朱蘭葉』，可解百毒。」

珠兒搖頭道：「不成！咱們夫人說，這『五毒神掌』乃是五種毒涎，吸入掌心，用時又是以內家眞氣逼出，一中人身，不但毒氣攻入內腑，而且還深入骨骼，除了使『五毒神掌』的本人，仍可以運『五毒神掌』，從原處吸出毒涎外，普天之下，只有『雄黃珠』可解。」

聶小紅插口道：「『雄黃珠』，這名字我好像聽師傅說過，只是一時之間又到那裡去找？」

珠兒望着江青嵐道：「不但柳姑娘命在旦夕，要『雄黃珠』才能解救，就是江公子一行，要上毒宮去，也非此不可！」

她微微一頓，又道：「咱們夫人替柳姑娘服了一粒雪蓮子，據說足可緩和毒氣侵入內腑，才要小婢連夜找來，請江公子趕快到劍門山走一趟，向隱居柳池溝的劍山居士柳清河，商借『雄黃珠』一用。」

江青嵐聽得怔道：「劍山居士柳清河！小生從沒聽人說過，素昧平生，冒昧去求，他怎肯隨便把『雄黃珠』借人？」

珠兒搖頭道：「這個小婢可也不大清楚，不過聽咱們夫人口氣，只要公子前去，劍山居士不會不肯。」

白玫和蘭兒十分投緣，人又天眞無邪，她那裡知道蘭兒就是爲了她，才負氣出走的呢？這時一聽蘭兒身中「五毒神掌」，只有「雄黃珠」可解，不由急着說道：「嵐哥哥，劍門山在那裡，咱們這就趕去！」一面拉着聶小紅道：「聶姐姐，妳也和我們同去，好嗎？」

聶小紅心中自然要跟着江青嵐同去，不然，她千里迢迢跟蹤着又爲何來？她自己正難於啓齒，給白玫這麼一說，心中不由暗暗感激，紅着臉點了點頭。

珠兒瞧了瞧天色，道：「時間不早，小婢也要回去向夫人覆命，江公子借到『雄黃珠』之後，就趕到熊耳山去，夫人會在那裡等候。」

她說到這裡，向三人福了一福，便轉身走去。

江青嵐心中一急，忙道：「珠兒姑娘請留步。」

珠兒停步道：「公子還有甚麼吩咐？」

江青嵐道：「姑娘可知毒宮究在何處？」

珠兒睜着眼睛，奇道：「江公子，你不是要趕上毒宮去，怎麼連毒宮在那裡也不知道？」

江青嵐被她說得臉上一紅，珠兒接着抿嘴笑道：「毒宮就在熊耳山咯！」

說着，人已翩然往峯下走去。

白玫也一拉聶小紅，回頭催道：「嵐哥哥，我們也快走路，還要去找劍門居士！」

三人離開巫山，就向劍門出發，他們爲了施展輕功，走的是荒無人烟的叢山小徑，攀崖過嶺，越澗渡溪，翻了幾條綿亘山脈。

第三天下午，便已趕到劍門山附近，向山下居民問明去柳池溝的方向，繼續往山中走去。

原來這柳池溝在劍閣之西，羣峯插天，山路迂迴。三人走了一陣，只見前面一片樹林之外，正有一條白光，隱隱閃鑠！白玫心中好奇，連忙拉了聶小紅一把，往前飛去！

兩個姑娘家這兩天下來，早已好得蜜裡調油，一刻兒也分不開。這回一白一紅兩條人影，宛若兩朵輕雲冉冉飄落！

往外瞧去，只見林外一片草地上，站着一個身材苗條的紫衣女子，那閃鑠白光，就是從她手中一柄長劍上發出！

因爲她正全神貫注，低着頭不住用劍在地上劃來劃去，劍身被日光一照，反射出縷縷精光。

紫衣女子似乎並沒發覺有人飛落附近，只是低頭沉思，用劍在地上劃了許多横横直直的符號，一面又不停地加着圓圈。

那似乎是一幅十分複雜而又變化極多的圖様，只要瞧她隨劃隨抹，一定是在練習着甚麼深奧的東西。

白玫瞧了半晌，依然覺得不知所云，心中大感奇怪，急忙附着聶小紅耳朵，低聲問道：「聶姐姐，她在做甚麼呀？」

聶小紅也輕聲回道：「我也不知道啊！她好像很用心呢，唔！這可能是一種變化繁複的劍法，我們問嵐哥哥去。」

她早已跟着白玫，叫她嵐哥哥了。

白玫喜道：「對咯！我們問嵐

哥哥去。」

她嬌軀一轉，忽然瞧到江青嵐早已悄無聲息的站在自己兩人身後，正在搖手示意，似乎叫自己不要出聲。

白玫耐着性子，又等了一會，只見紫衣女子忽然把劃着的線條一齊抹去，口中低聲誦道：「九宮之義，法以靈龜，二四爲肩，六八爲足，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五居中央……」

說着又舉劍劃了起來。這一次她邊想邊劃，劍尖劃得十分緩慢，線條清晰。江青嵐出身閥閱，飽讀經書，對易理奇門之學，自小即曾涉獵，瞧了半天，漸漸發覺那紫衣女子劃的，竟然是九宮之圖。

紫衣女子邊劃邊瞧，邊瞧邊想，憚心竭智，苦苦思索。劍尖環繞着九宮，東一圈，西一圈的增減遞補，口中喃喃自語：「八九七十二，這裡四個圈，一共十三圈，怎會有十三個圈呢？」

江青嵐瞧她劍尖點來點去，仍然得不到結論，暗想原來她在苦研一種陣法，這種陣法，敢情滲合九宮八卦的變化而來？他漸漸瞧得有點出神，深覺其中變化繁複，極爲玄奧！

「嵐哥哥她在搗甚麼鬼？」

突然有人在耳邊低聲說着，江青嵐驀地回頭，只覺吹氣如蘭，一陣少女特有的幽香，往自己鼻孔中直鑽！他頭轉得太快了，差點還吻上香腮。

那正是紅裳如火的聶小紅，她粉臉緋紅，一雙星目微帶嬌嗔的白了自己一眼。江青嵐不由心神一蕩，幸虧白玫也在此時躡手躡腳的掩了過來，輕聲問道：「嵐哥哥，聶姐姐說她在練習劍法呢，你說對不？」

江青嵐趕緊定了定神，搖頭道：「她……她在研究一種陣法，是從九宮八卦變化而來的陣法。」

白玫聽得十分不解，眨着眼睛問道：「嵐哥哥，甚麼叫做陣法？」

她話沒說完，只聽紫衣女子忽然驚啊了一聲，喜道：「對了，八九七十二，每圈相加，二百九十二，一點不錯！」

她興奮若狂，喜得直跳起來，本來她低頭劃地，大家只瞧到她身材苗條，柳腰弱弱，這一跳將起來，正好面對着江青嵐等三人！映入他們眼簾的，是芙蓉如臉柳如眉。是她！不是她還有誰來？

「啊！」白玫、聶小紅同時一聲驚啊！

刷！刷！一白一紅，兩條人影，快似閃電，往林外飛射出去。

嗆！嗆！兩柄長劍，同時出鞘。

「賤人，原來妳逃到這裡來了！」

聶小紅似乎份外激憤，身形才落，蓮足輕點，刷地一劍，已隨聲往紫衣女子當胸劈去。

她，正是巫山朝雲峯的錦瑟仙子柳瑤姬，此時瞧到兩人從林中閃出，臉上微微一愕，纖腰款擺，一下閃開聶小紅劍招，柳眉一挑，滿面怒容，嬌聲喝道：「妳們那裡來的，敢到劍門山撒野？」

聲音柔軟，嬌軀兒微微顫動。

聶小紅粉臉微赤，怒道：「賤人，妳自己做了甚麼，心裡明白，哼！今天姑娘讓妳逃出手去才怪。」

刷地一劍，又往柳瑤姬當胸刺去！

紫衣女子氣得眼圈一紅，嬌叱一聲道：「來得好！」

手中長劍，一招「迎風破浪」，硬往聶小紅劍身架去！

「嗆！」兩條人影各自震退了半步，紫衣女子劍尖向白玫一指，喝道：「來！妳們兩個一起上好了，免得姑娘多費手脚。」

她目光一瞥，只見白衣女子身邊，不知何時，還多了一個青衫少年。他生得玉面朱唇，風儀英俊，不由多看了一眼，聶小紅瞧着她這副模樣，心中更氣，倏退乍進，冷冷的道：「用不着，憑姑娘一人，就足夠打發妳這無恥妖婦。」

長劍揮動，一大片銀芒，已急若驟雨，疾飄出去。

「誰是妖婦？妳……妳們才是無耻賤人！」

紫衣女子那肯示弱，皓腕轉動，發劍應敵。要知聶小紅出身北海，玄靈一門，講究練氣成力，凝虛爲實，走的是剛猛一路。此時兩支長劍再度相接。聶小紅功運右腕，內力陡增。

但聽一聲金鐵大震，紫衣女子驚啊出聲，長劍幾乎被震脫手！

聶小紅冷峻一笑，道：「妖婦再接我三劍！」

玉腕揮動之間，連環三絕招「叱嗟流寒」、「瑞雪飄香」、「冰封千里」相繼出手，大片寒光，點點銀星，從劍尖上洶湧而出。眨眼工夫，往紫衣女子四面八方洒去。聶小紅這套劍法，連江青嵐和白玫兩人也是初次見到。

只覺寒芒流動，劍光眩眼，不僅奇詭無比，而且還有一股奇寒之氣，逼人而來，心中不由大感詫異，正在驚歎之間，瞥見紫衣女子輕靈的閃了兩閃，便已脫出聶小紅劍尖圍困。

白玫睜大眼睛，忽然低聲對江青嵐問道：「嵐哥哥，那妖婦使的是甚麼身法？」

（未完・三）

上文提要：

虬髯客聽七絕道長的進兵長安計劃，不聽李靖的勸諫，而且還採納七絕道長的意見，叫李靖留守華陰，留一萬精銳部隊由他指揮，李靖以為可借兵力解救二公子，豈料七絕道長暗施詭計，留下八劍客監視動靜，不讓他領兵和李世民會合。李靖和張出塵雖有臥底的聞香近在身邊，也一籌莫展，而一萬兵分別埋伏在華山行宮……



俠義奇情中篇連載

文・臥龍生　圖・飛可

袁紫烟

李清面授機宜　黃雲暗放一馬

黃雲道：「李爺，我不會和人說起此事，但如我一旦說了，一定會實話實說。」

「只此一樁，你黃雲還保有君子氣度。」李靖道：「我們要上華山行宮探望李世民，你們要集中力量，可以撤到華山下面，和伏兵合而為一，現在是放我們過去，還是要我們打過去？」

「我們奉命是不許李爺離開華陰，」黃雲道：「李爺要上華山行宮，我們是恭送如儀。」

「好！集合實力，一次對決！」李靖道：「對雙方都有好處！」

黃雲怔了一怔，道：「集中力量，使我們實力增强數倍，對李爺會有甚麼好處呢？難道在我們大軍四佈地盤上李爺能變出援軍來？」

「兵不厭詐，機貴神出，」李靖道：「諸位就可以見識到了。」

黃雲的目光，突然轉注在聞香的身上，道：「聞香，妳是替李爺送酒來的，現在跟我回去吧，大王凱旋歸來，還要妳斟酒喝呢！」

他已替聞香鋪好了台階，聞香步階而下就成，但聞香不領情，笑一笑，道：「黃爺，你看小婢這個樣子，還能回得去嗎？」

「為什麼不能，妳蘭質蕙心，善解人意。」黃雲道：「識酒之能，天下第一，調酒的本領，無人能及，大王如何能離得開妳？」

「謝謝黃爺的誇獎，可惜，我已經不能回去了。」聞香道：「我穿的是李夫人的衣服，佩的是李夫人賜的寶劍。」

「大王需要妳，不會和妳計較這些小節的，我黃雲敢拏人頭擔保，聞香姑娘絕不會有事。」

「你還是不明白呀！」聞香道：「我只好說了吧！黃爺，我是李爺的伏兵之一。」

黃雲呆了一呆，道：「眞的？」

「什麼辰光了，還會騙你嗎？」聞香道：「我們這番對話，不就是我叛離大王，追隨李爺的明証，還要怎麼樣你才會相信？」

黃雲歎息一聲，道：「李爺能在大王的心腹中，佈下伏兵，果然厲害，但不知像妳聞香的人，還有多少？」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你自己問李爺吧！」聞香道：「我只能告訴黃爺，絕不止於我聞香一個。」

黃雲突然放聲大笑，道：「如果都像妳聞香這樣的人，多幾個也沒有什麼用，手無縛雞之力，慘作刀下之鬼。」

「黃爺，小婢也許不是八劍客之首的敵手。」聞香道：「但三五十劍，我總能接得下來。」

張出塵已然有些不耐，拔劍在手，道：「要出手快些拔劍，否則就快讓開路。」

黃雲道：「如果張姑娘等是到華山行宮，那就請上路，不過，如不是去向華山行宮，那就別怪我們施展各種截擊的手段了。」

「黃雲，你竟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二爺幾時說話不算了。」李靖邁開大步，向外行去。

張出塵、聞香劍已出鞘，緊隨在李靖身後。

黃雲和辛老二保持了丈許左右的距離，倒退而行。

在兩人兩側前後，集結了八大劍客，十四個身着水火服，背插長劍，懷抱尺五長短的黑色筒子殺手，六十四個烏鴉兵，百多位龍、虎戰士，圍在李靖夫婦四週。

李靖很用心去看，但却看不出那是什麼質料作成的長筒，也看不出筒裏儲存的是什麼東西。

李靖前進的方向，果然是華山行宮。

黃雲追隨李靖身後，登上了百層石級，才停了下來，低聲道：「二爺，鍾木魁防守宮門。」

擺脫了隨行同伴，終於叫出了一聲二爺。

李靖回首一笑，道：「我知道，黃雲，這一次反臉成仇，立刻就兵戈相見，來得太快了，也太急了一些。」

「黃雲知道二爺的才能，忠誠，但我無能為力呀！人微言輕。」

「有這份見識存心，就是知己，黃雲，等一下雙方動手時，你留份情意，別太勇往直前，」李靖道：「對你我都有好處。」

黃雲沒有回答，以兩道明澈的目光送李靖一行，登上了華山行宮。

* * *

鍾木魁手執鐵杖，站在宮門口處，枯乾的臉上帶着微笑，說是笑，事實上，比哭還難看，哭時大張嘴巴，還有一定的形態，這微笑就無法形容了，有如刀子在枯木上開一道口子，笑得一臉僵硬。

李靖早已見識過了，知他並非裝作，還以微笑道：「黃雲和辛老二，帶一批劍客、殺手，送我們上華山行宮，木老肯否讓讓路呢？」

「讓，讓，不過，二爺，」鍾木魁道：「上山容易下山難，一秀峯只有這一條路，二爺和張姑娘可以飛過千丈谷，越渡萬重山，但別人不能，李二公子也不能。」

李靖一皺眉頭，道：「木老究竟想說什麼，還是直說的好。」

「我只是說明一聲，免得二爺責怪我不夠朋友，」鍾木魁道：「李世民病得重，二爺應該帶個大夫來。」

「好好一個人，怎麼忽然病了？」張出塵忍了又忍，終於忍耐不住，道：「什麼人害了他？」

鍾木魁道：「什麼人害了他，如玉會說明白，張姑娘請問如玉吧。」

「你答應我照顧李世民的。」張出塵道：「但却言而無信。」

「沒法子啊，大王的命令，老夫可不敢違抗。」鍾木魁道：「也只好睜隻眼閉隻眼了。」

「是大王下令害他？」張出塵道：「他保証不會加害李世民的，我才把他帶來華山行宮。」

「不……不好，不對，」鍾木魁道：「不是大王下令，大概七絕道長拏着鷄毛當令箭，騙了我也不一定。」

張出塵道：「李世民病情如何？」

「還沒有死，不過，也算差不多了。」鍾木魁道：「七絕道人的藥物、手段樣樣絕，也難怪李世民受不了啊！」

驟聞李世民如此病重，李靖也心頭震動了，但想到袁天罡竟未提這件事情，個中必有機巧，當下笑道：「我李靖精通藥物、治理，我就是最好的大夫，李世民只要還有一口氣在，我就能保他不死。」

口氣之大，竟把鍾木魁也唬住了，呆了一呆，道：「二爺，這世上眞有起死回生的藥物嗎？我已給他服了一支千年人參，可是，可是……」

「可是，還不能還魂重生嗎？」李靖笑道：「一根千年老參全給他吃了？」

「對！」鍾木魁道：「李世民沒有死，千年老參也不能使他病好復元，唉！白白糟蹋了那支珍貴的老參。」

「我有點奇怪，木老為什麼要對李世民這樣好呢？」李靖道：「據我所知，仲堅大哥存有的老參不多。」

「只有兩支了，老夫那晚上喝了點酒，眼看李世民奄奄一息，如玉急得眼淚直流，莫名其妙的衝動，就把一支千年老參送給了李世民。」鍾木魁道：「老夫想起來，此事不通，李世民就要死了，還吃得什麼千年老參呢？找到如玉丫頭，想追回那支老參，想不到如玉快手快脚的已經燉成雞湯給李世民喝下去了。」

李靖微微一笑，道：「木老一生千錯萬錯，總算作了這麼一件好事。」

「好事？老夫可是越想越嘔，」鍾木魁道：「很想殺了如玉，出口烏氣，但又要留着她照顧李世民的後事，這檔事一定是聞香搞鬼，在酒中動了手脚。」

目光一轉，突然發覺了張出塵身邊的聞香，道：「哈哈，小丫頭，妳認為換了衣服，就能瞞過老夫

嗎？說！妳在酒中動了什麼手脚？」

「那是大王最愛喝的三花白，用上等汾酒，調和蘭、菊、梅三花之香，名貴得很。」聞香道：「大王常常喝，就沒有事，你怎麼一喝就發了酒瘋，可眞是命窮吃不得雞舌頭，當心被卡死啊！」

鍾木魁道：「小丫頭敢駡我，老夫先斃了妳。」

張出塵長劍出鞘，劍尖已直指鍾木魁的咽喉，道：「你最好祈禱李世民活着沒事，否則，我追你到天涯海角，也要替他報仇。」

鍾木魁吁口氣，道：「沒法子了，一筆也要算，那就十筆加在一起算吧，張姑娘的劍術雖然精絕，但却未必能殺得了我鍾某人。」

「木老，話已經說得很淸楚了，讓讓路吧！」李靖道：「除非你自信能抵擋我和出塵聯手一擊。」

李靖和張出塵聯手一擊，會有多大的威力，沒有人知道，他們從未聯過手，一年前張出塵劍術未成，也無法和李靖聯手。

但却是嚇人得很。

鍾木魁不敢擋在宮門口了，閃到一側。

李靖右手揑着一個拳訣，肅立不動，直待張出塵和聞香進入了行宮之後，才突然揚手擊出。

只見一道異光，擊在山壁間，蓬然一聲，石屑紛飛，擊出一個一尺方圓的大洞來。

鍾木魁吃了一驚，忖道：「如此威勢，擊中我身，定然受傷，這是什麼武功呢？聽說李靖會術法，難道這是妖法？」

他沒有看清楚李靖是否打出了暗器，也無法作正確的判斷，但心中却留下了一片震驚。

李世民那裏像有病的樣子，坐在一張太師椅上，容光煥發，如玉站在身側，袁天罡却坐在李世民身前三四尺處，表示了主從，也易於保護。

李靖快步向前走，李世民也站起身迎上來，兩人在五尺距離處碰上頭，李靖撩起袍角欲跪拜，却被李世民一把抱住了，道：「兄弟，我望眼欲穿了，袁先生告訴我兄弟應我所求的時機已至，但不知是眞是假呀？」

李靖點點頭，道：「虬髯客確如主公所言，翻臉斷交，斷情殺人，不過，主公要求的事，俟回太原再說，還有一些小節，必須處置，眼下重要的是，先要離開此地。」

李世民大喜若狂，兜頭對張出塵一個長揖。

這一禮來得突然，還眞把張出塵嚇了一跳，道：「二公子，這是幹什麼呀！」一面講話，一面還禮。

「感謝嫂夫人，世民很想跪下來拜謝大恩，如非嫂夫人帶我至此，李靖兄還不知要堅持到那一天，才肯答應我的懇求。」

「主公言重了，李靖多次推托，不應主公之命，這方面先行謝罪了。」

他不稱二公子和世民兄，改以主公，心中顯然已答允了登台拜帥的事。

「答允就好，答允就好，李兄何罪之有，是世民之幸也，虬髯客羅致了當世第一英才，却又把他雙手送給了我，世民何德，萬民有幸，天佑世民，天佑萬民。」

口中說着話，人却對着宮門拜了下去，頭着石地，砰然有聲。

張出塵、如玉都要上前攙扶，却被袁天罡示意阻止，低聲道：「讓他發洩一下心中的歡娛，這已是存積在心中數年的心願了，爲此事日思夜慮，一直想不出一個法子，讓李靖答應他，這幾乎使他對爭霸天下的事，也有些灰心了。」

張出塵偸望了李靖一眼，低聲道：「袁先生，拙夫眞有那麼重要嗎？」

「妳看看二公子那份高興，心中也該明白了。」袁天罡道：「李靖是今世第一帥才，誰能得李靖爲帥，天下就半入掌握了。」

「我的丈夫，有着如此的能耐，我却把他逼得流淚天涯，幾乎把夜奔之情，付之東流，此後，要加倍溫柔待他，以補心中之疚。」張出塵心中忖思，凝注李靖的雙目，情愛橫溢。

如玉看在眼中，心中吃了一驚，忖道：「他們夫婦情愛如此深重，我竟對李爺有着近兩年憧憬，總想着有一天能侍奉李爺於枕蓆之上，薄命憐卿甘作妾，有何不可，反正張姑娘心分二用，情繫兩人，半繫大王、半李靖，這對李靖太不公平了，那知張出塵竟然能把情愛和藝事，分配得如此淸楚，學劍歸學劍，愛情歸愛情，這等奇女子，我如玉是難及萬一了，幸得遇上李二公子，一腔妄念野火，自然熄去，也算對得住張姑娘了。」

突聞一聲大喝，道：「鼠輩敢爾。」

耳際間響起了幾聲金鐵交鳴。

轉頭看去，只見鍾木魁長髮披垂，雙手高擧鐵杖，袁天罡手持長劍，擋在李世民身前三尺處。

看樣子，兩人似已交手數招，鍾木魁似是被袁天罡逼在原地，無法前進。

張出塵心中忖道：「李靖誇讚二公子手下多奇人，這袁天罡當是其中之一了，只看他用一把輕靈的寶劍，就能把鍾木魁沉重的鐵杖封住，難越雷池一步，恐怕我就難有這份功力了！」

這時，李世民已站起身子，道：「木老，念在你慨贈千年老參的份上，往事一筆勾銷，請讓開去路，我們要下山了。」

「不行，大王之命，要我嚴密看守你，不得離開華山行宮。」鍾木魁道：「放你離此，如何向大王交代。」

「木老，你自信能夠攔得住嗎？」張出塵道：「昨夜大帳論兵，大王令諭把留守在華陰的軍權交付李靖，竟有人抗命不遵。」

「張姑娘，」鍾木魁道：「一萬大軍仍留華陰，未交李靖統率，也經大王同意……」

「那是大哥負了他的義弟、義妹，」張出塵道：「不是我和李靖負他了，木老如若心存正義，就該助我們一臂之力。」

「鍾某人心中只有大王，大王既有令諭不准李世民離開華山行宮，鍾某豈敢違抗，何況，離開了華山行宮，對你們未必有利，何不留在此地，等大王凱旋歸來，你們是大王的義弟、義妹，如肯求他，大王定會網開一面，放李世民一條生路，至少可以保住他的性命……」

談到性命，鍾木魁突然臉色一變，道：「李世民，你服了七絕道長的藥物，命懸旦夕之間，怎麼突然好了，日前可是裝病欺騙老夫？」

「我本來無病，七絕道人以藥毒我，是陰謀暗算，迫我服毒，更是强行加害，世民略施小計，騙過七絕道人和你木老，有何不可呢？」

「你又騙去了一支千年老參！」

「贈參之情，全出木老自願，」如玉接道：「這份情意，二公子已銘記在心。」

「那就留在華山行宮，等候大王令諭發落，」鍾木魁道：「何況，大軍已調集，一秀峯下，諸位如何能闖過一萬勇士的包圍堵擊，張弓千百張，一旦發射，箭如驟雨飛蝗，你李靖、張姑娘也許能夠躲過，但李世民、如玉、聞香，絕對無法躲過了。」

「朝聞道，夕死可矣！我如玉和聞香雖是小小女子，也不把生死事放在心上，木老請讓讓路吧！二公子心懷贈參之情，不願下令殺你。」

「殺我！殺得了嗎？」鍾木魁道：「當今之世，能夠殺我的人，屈指可數。」

但見白光一閃，一柄長劍，刺入鍾木魁的左肩上，直透肩胛口。

耳際間響起了袁天罡冷冷的聲音，道：「太狂了，如非二公子心懷舊情，這一劍就切下你的腦袋。」

他練的乙木神功，功力已達刀槍不入的境界，行動也快如閃電，能傷他的高人，絕對不多。

但袁天罡就是不多的高人之一。

鍾木魁無法瞧出那一劍是如何刺入肩胛，整個人的銳氣和戰志，也被這一劍刺垮了，緩緩放下了手中鐵杖。

「二公子欠你一支千年老參的人情，袁某代他還了，這一劍不刺咽喉，刺肩胛，全看在那支老參的份上，再要不知進退，休怪寶劍取命了。」右手一抬，寶劍入手。

「這是甚麼劍法，」鍾木魁道：「是法術，還是武功？」

劍透肩胛，似是沒有使鍾木魁有着很大的痛苦，也不見鮮血湧出，這人的修爲果然已到了形如枯木的境界。

袁天罡亦有些微吃驚，忖道：「如果劍穿心肺，也不能讓他不支倒地，豈不成了一個殺不死的怪人了？」

李靖怒聲喝道：「鍾木魁，袁大師已劍下留情，你還不見機而退，眞要找死不成？」

鍾木魁心頭一驚，果然不敢再問，退出宮門而去。

張出塵道：「李靖，要不要借機會殺了他？」

「一勇匹夫爾，殺了他，將激起不少同仇敵愾之心，留下他一條命吧！」李靖道：「咱們衝下山去，天罡兄，請保護主公。」

當先向山下衝去。

張出塵飛身一躍，緊追在李靖身側。

「兩位姑娘請斷後護主。」袁天罡低聲喝道。

如玉、聞香也正感覺到隨行無處，袁天罡一聲令下，給她們一個主要的任務，也定了一個隨行的身份位置。

二女跟李靖練過術法，李靖也盡心盡力的教導過她們，張出塵情心難測，李靖也無法預計出會有甚麼變化，如玉、聞香就是他留在虬髯客大帳中主力人物了。

時間太急促，傳授二人的武功，已經有些來不及了，李靖決定了傳授兩人的術法。

術法是一種充滿着詭異的邪門技藝，但如教的人精通訣竅，那就易學易成，而效用直接、顯著。

如玉、聞香都投注了全部心神，暗中苦練。

所以，兩人都有了相當的成就。

二女也看出來袁天罡刺中鍾木魁那一劍，不是一般的劍術、武功，出劍之快，閃電難及，所以，鍾木魁避不開。

這位袁天罡也是精通術法的高

人。

鍾木魁受傷不重，還有再戰之能，但他被那一劍鎭住了，戰志消退，眼看着李世民等下了一秀峯。

一秀峯下，早已擺好了合圍之勢。

左首是八大劍客，以破天劍黃雲爲首，這是虬髯客親自授藝的八大弟子，虬髯客竟然沒有帶他們進入長安，却留下來對付李靖夫婦。

這顯然是早有預謀了。

「出塵，」李靖歎息一聲，道：「八大劍客是大哥的親傳弟子，也是他的親信，你們常常在一起練劍吧？」

「初學劍術時，常和他們一起練習，」張出塵道：「三個月後，我們就分開學藝了，我試走捷徑，先練馭劍法。」

李靖點點頭，道：「他們是否都已學會了馭劍術？」

「好像沒有，據大哥說，練習馭劍術，要有一股清靈之氣，才易速成。」張出塵道：「我們非常適合習練此術，只是我的基本功力太差，所以，他以珍藏的一支千年老參，助我習成此術，八大劍客中，如有人練成馭劍術，至多一二人而已，破天劍黃雲，應該是最有可能的人。」

李靖目光轉向右邊，辛老二率領二十四個身着水火服的大漢，每人懷抱一個黑筒。

除了這一批列守在前排的高手之下，數十丈後旗幡飄動，可見大軍列佈，要闖出這一關，即將面臨着數千大軍的圍攻。

「出塵，今日之戰，只怕很難善了，」李靖道：「那黑筒之中藏物，必極惡毒可怖，恐怕是七絕道長專爲對付我的安排。」

「會是甚麼呢？」張出塵道：「我以快劍劈開一個瞧瞧！」

「千萬不可，筒中毒物，如若無法制服，我們固是身受其害，二公子和如玉、聞香，也要受其荼毒了，」李靖道：「所以，要設法使其胎死腹中，不要讓它放出傷人！」

「也許是毒水飛針！」張出塵道：「聽你的口氣，似已肯定了黑筒內裝的是活物？」

「妳如仔細看，可以看到那筒上有着細小的孔洞，這是說，筒子不是密封，」李靖道：「如若是毒水飛針，就用不着留通氣孔了。」

「果然如此，你觀察入微，爲妻難及，」張出塵道：「是否也已想好了破解之法？」

「去通知袁前輩，」李靖道：「要他戒備，我去測試一下，是何毒物。」

張出塵明白了，李靖眞正的用心，是把她安置在袁天罡的保護之下，要獨力抗拒毒物，深情可感，不再堅持，緩步向後退去。

李靖右手捏了天雷訣，却未拔劍，緩緩舉步向前行去，但全身的衣服，隨着他舉步的行動，突然膨脹起來，似是灌滿了氣。

辛老二冷笑一聲，右手高舉，正要下令放出毒物，突聞一縷簫音嫋嫋，傳入耳際。

簫聲柔細，但却改變辛老二的決定，突然轉身，疾奔而去。

領頭的一走，全局大變，二十四個穿着水火衣的人全都轉身而去。

張出塵也發覺了李靖確有着自己無法比擬的能耐，李靖舉步而行，看上去斯文緩慢，事實上李靖雙足未落實地，踏空而行，整個人離地三寸，在空中虛浮着行動。

辛老二率人退走，但八大劍客及時補上了空隙，分站方位，把李靖圍在中間。

「要用劍陣合擊李靖了，」張出塵冷哼一聲，道：「想得美呀！」快步飛奔而上，大聲喝道：「諸位忘了，還有我張出塵在此，八劍合擊的打算，就很難如願了。」

「張姑娘！」破天劍黃雲歎息一聲，道：「我們之間，也許難免一場生死的搏戰！但相煎何太急呢？」

「黃雲，彼此都退一步海闊天空，並非是不能避開這一場自相殘殺！」李靖道：「但要出自內心的忍讓，來自胸懷的衷誠。」

「二爺，我們能作主嗎？師父一聲令下，我們那有還價的餘地，」黃雲道：「所以，我們希望能在另一個戰場遇上强敵，拚一個同歸於盡，就可免去和二爺夫婦一場生死之戰了。」

「有此一念，就留了回旋的餘地，」李靖道：「黃雲，七絕道長昧於情勢，在下可斷言大王的長安之行，將鎩羽而歸，留守在華陰的軍馬，對大王就非常重要了。」

「二爺，」黃雲道：「這估算正確嗎？龍將江森，虎將燕可，統帥的六百名龍虎勇士，可都是以一當十的勇士，大王之勇，更是萬夫莫敵，還有七絕道長的三百名勇悍劍手，就別說數萬驍勇善戰的甲兵了，長安城中，只有個宇文成都和他統帥的宮統領禁衛，不過數百名勇士，如何能和大王抗爭？」

「黃雲，我不懂七絕道長在長安城中，玩的甚麼把戲，竟是如此的耳目閉塞，」李靖道：「單是袁紫烟袁國師一人之能，就夠你們手忙腳亂了，何況，還有個防守宮廷的袁寶兒，大王長安之行，勢必受挫，這輕重就要看臨機的舉措了。」

「請二爺指點黃雲一條明路，我該如何？」

「統率華陰大軍的兵符令牌，

現在何人手中？」

「黃雲受命掌理。」

「那就好！」李靖道：「置重兵於華陰城外，佈成一字長蛇陣，十日內，大王必率殘兵敗將退入華陰，如有追兵，就全力攔擊，務求一戰退敵。」

「這！」黃雲道：「大王怪罪下來，在下如何承擔？」

李靖微微一笑，道：「你立下一件大大的功勞，何罪之有，擊退追兵，必要充分的準備，弓箭第一……」

「弓箭存量豐足……」

「糧草呢？」

「足夠三萬人半年之用！」

「這就成了，佈置去吧！」李靖道：「大軍鏖戰，不能逞匹夫之勇，取敵數百人，無濟於事，一定要穩住陣腳，挫其鋒銳，能擊退敵人三波攻勢，大概就可以保住陣地了，我傳你一字長蛇陣的克敵之妙，你要牢牢記在心中了。」

李靖放低了聲音，解說陣勢變化，調度克敵的妙用。

黃雲聽得頻頻點頭，暗道：

「同樣一座一字長蛇陣，加上二爺的調度變化，不但能首尾相顧，而且能陣中有陣，兵力運用上，如增加三倍之衆，統兵才能，二爺當得第一，爲甚麼大王竟然不知珍惜重用？」轉頭望了張出塵一眼，心中突然一酸，忖道：「師父啊！大王啊！紅顏禍水，爲了出塵姑娘之美，你白白斷送了逐鹿皇位基業，劃得來嗎？」

想到了傷心之處，不禁黯然淚下。

「黃雲，還有甚麼未解的事情嗎？」

「二爺，還有一件……」黃雲吞吞吐吐，竟然無法出口。

李靖微微一笑，道：「我明白，你擔心放我走，無法向大王交代？」

「二萬人馬，無損無傷，留不住二爺夫婦，」黃雲道：「大王天威難測，一氣之下，會不分皂白的把我殺了，殺我一人，也就是了，只怕在怒火冲心之中，把我們八個師兄弟，全都宰了。」

李靖暗道：「李世民對虬髯客的看法，眞是入木三分，這個人沒有惡行，也不陰險，就是剛愎自用，好强嗜殺，他本來已是過人的强者，一直成爲天下至尊，任性施爲，就非常可怖可怕了。」

「你的意思，我們之間非得有一場惡戰？」李靖道：「你們才能有所交代了？」

「不！黃雲無此存心，只要二爺給我們一個理由，求一個藉口。」

李靖笑一笑，道：「好一個求字。」突然，由身上摸出一個流星火炮，投入高空。

火炮在數十丈的高空中，爆出一聲巨響，化一片流星四射。

一刻工夫之後，三顆類似的流星火炮，分由不同的方位射入空中，相作呼應。

李靖道：「三路人馬，在半個時辰之內，分由西、南、北，三個方向，殺入華陰，黃雲，你的一萬人馬，經此一番衝殺，很難再振軍威，也無法接迎大王了，要不要試試看？」

「不用了，」黃雲道：「有此藉口，相信可以使大王心平氣和，二爺，多謝了。」

八劍客分閃向兩側，欠身相送。

李靖先讓袁天罡、李世民、如玉、聞香、張出塵等通過，自己走在最後，低聲道：「黃雲，世外有桃源，海外有天地，開府異域，自成一國之主，有何不可？」

「領敎了，二爺，」黃雲道：「那木筒之中，有數百隻毒蛛，專爲對付二爺之用的。」

「簫聲呢？來自何人？」

「聽說是七絕道長一位師妹，身具奇術，能役施各種毒物，」黃雲道：「她一直隱身在暗處，今日突然招回屬下，放了二爺一馬，不知是何原因？也使我等有機會一聆二爺高論，但此事不可持久，變屬意外，二爺，以後還是小心些好。」

「承敎了。」李靖一抱拳，快步走去。

追上李世民，結伴西行，十里後，只見塵土飛揚，鐵蹄雷動，一彪人馬，迎面而來，李世民心中一驚，道：「虬髯客還有埋伏？」

「迎接主公的人馬到了，」李靖微笑說道。

看到了，尉遲恭全身披掛，跨下烏騅馬，身佩雌雄鞭，手執點鋼槍，一騎當先，飛奔而至。

秦叔寶、程知節分由南、北兩方縱騎而來。

三方人馬，會合一處，護擁着李世民上了健馬。李靖才一抱拳，道：「主公請帶領諸位將軍，回轉太原，三千鐵甲兵，亦將功行圓滿，此後戰鼓催征人，要有一番長期征戰，愚夫婦請主公准假十日，十日後必至太原候命。」

李世民心中急了，一下子躍下馬，道：「兄弟，你許我太原拜帥，難道又要延期不成？」

「李靖不敢，虬髯客可以無情，靖夫婦不能無義，我和出塵，行趟長安，如有機緣，亦便稍盡兄弟情義。」

（未完•十七）

上文提要：宋小飛、吳小雲逍遙居相親的一幕活劇，令兩老啼笑皆非，兩小才知道惡作劇帶來的惡果，二老告誡他們注意江湖動態，尤其是神秘人，是否就是當年陰亦陽老魔頭，因該魔亦男亦女……此時南巴族擁廢帝，遺臣葉希賢、楊應能，廢太子朱瞻圭、朱綿綿闖進，要求逍遙居士、快樂婆婆出助恢復帝業，二老婉拒……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豆腐大俠

包打聽酒樓獨酌　燕雙雙賣弄風情

南巴與朱家的人走了。芝罘島又恢復了它原有的寧靜。

然而，僅一夜之隔，第二天一早，便又有貴客造訪。

是北趙擎天堡主趙玉璞，以及三弟玉瑾、四弟玉青、七弟玉郎，另有子侄輩多人隨行。

錦衣衛指揮黃鐵虎也來了，江洋、喬勇、侯建緊隨左右，另外，還有幾位山東濟南府的捕快也結伴而來。

神州二老、宋小飛、吳小雲齊都一怔，大家心裡雪亮，知道來者不善，絕對不會有甚麼好事。

擎天堡主趙玉璞表現得很爽快，一照面便說：「抱歉，打攪了二老的清修，本堡主此來是想查証一件事。」

逍遙居士方敬之淡淡一笑，道：「海島荒山，世外老人，有何事值得趙堡主前來查証？」

三堡主趙玉瑾道：「聽說南巴的人昨日曾造訪芝罘？」

快樂婆婆丁梅香寒臉道：「確有其事。」

黃鐵虎上前一步，道：「另有一位欽命要犯據說也曾在此出現？」

豆腐大俠宋小飛道：「不知黃大人指的是那一位？」

「應文和尚朱允炆。」

「哦，是他，來過。」

「他來此作甚麼？」

「訪古啊！覽勝啊！等等。」

「事情恐怕不會這麼單純吧？」

「黃大人以為怎樣？」

七堡主趙玉郎冷笑道：「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應文和尚與南巴芝罘之行，必與神州二老有所接觸。」

百花公主吳小雲一揚柳眉兒，道：「芝罘只有這麼大，接觸在所難免。」

「都談些甚麼？」

「七堡主是聰明人，何必多此一問？」

「毫無疑問，南巴是請二老拔刀相助，好讓那個跛腳皇帝重登九五之尊？」

「差不多是這意思啦。」

趙玉璞雙眉一挑，目注方敬之，急急追問道：「老英雄可曾應允？」

方敬之神情漠然，僅僅吐出來兩個字：「沒有！」

遠方突然出現一頂極豪華的暖轎，四名轎伕都是健壯如牛的彪形大漢，赤裸的膀臂肌肉結實，古銅色的皮膚油光發亮，一望即知必係身懷絕技的武林高手無疑。

暖轎兩側，有兩名中年僧人相隨。

轎伕的腳程甚速，其快如飛，一霎時便已近在眼前，黃鐵虎、趙

玉璞等人對轎中之人似極敬畏有加，忙不迭的閃讓出一塊空地來，暖轎就在他們中間停下。

氣不喘，汗不流，轎伕果非庸手。

衣不飄袂，面不改色，二僧尤非泛泛之輩。

轎中之人的聽力更加叫人匪夷所思，方老的話他老遠便聽在耳中，這時聲若洪鐘般道：「好，沒有答應那反賊的要求就好，神州二老果然深諳明哲保身之道。」

二僧早將轎帘打開，隨着這一陣話語，暖轎之內步出一位寶相莊嚴，道貌岸然，紅光滿面，神采奕奕，身披一襲黃色袈裟，項間掛着一串亮麗唸珠的老和尚。

這和尚好威風，甫一露面便響起一片呼聲。

「國師請！」

「國師好！」

一個個皆垂首而立，狀至恭謹，連北趙兄弟也彎腰哈背，行禮如儀，絲毫不敢輕慢。

「國師」二字同樣亦使神州二老師徒心頭為之一震，馬上弄清楚了來人的身份。

和尚本名姚廣孝，乃蘇州人氏，後來出家為僧，法名道衍，自稱曾得異人傳授，能預知禍福休咎，是燕王身邊的大紅人，也是軍師。

據說，燕王朱棣當年之所以會背叛朝廷，揮軍南下，攻進南京，進而篡位登基，成為明成祖永樂皇帝，完全出自道衍和尚一個人的主意。

這個主意，使單是死在南京城內的建文帝的手下有名有姓的文武大臣便高達八百七十三人，命喪沙場的兵士更不計其數，成祖朱棣的帝位可謂沾滿了朱家以及天下蒼生的鮮血。

唯一獲利者是道衍和尚，不僅被封為國師，而且權傾天下，位極人臣。

是以，道衍一現，便搶盡了趙玉璞、黃鐵虎等人的光采，齊皆退立一旁，躬身相迎，連大氣也不敢吭一聲。

姚廣孝身邊的那兩名和尚亦非等閑之輩，乃道衍的得意門徒，橫行霸道，狐假虎威，在北京城裡誰也惹不起。

左為知機。

右名知命。

相傳能卜善卦，道行頗深，能知過去未來。

道衍微抬雙目，掃了方敬之、丁梅香、宋小飛、吳小雲一眼，拱手打了一個問訊，不疾不徐的道：「貧僧道衍，四位想必就是名滿武林的神州二老與豆腐大俠、百花公主吧？」

宋小飛道：「國師好眼力，正是我們師徒四人，逍遙居士設備簡陋，如有招待不週之處，尚祈大度海涵。」

知機和尚鼠目微睜，嘴角半抿，擺出一副盛氣凌人的架勢，嘿嘿冷笑道：「不必，這種鳥不生蛋狗不拉屎的地方也沒有甚麼好招待的，只要肯老老實實的回答幾個問題就可以了。」

吳小雲道：「和尚有甚麼事見教？」

知命和尚道：「南巴與朱允炆那一干人是幾時到達芝罘的？」

豆腐大俠據實答道：「昨天。」

「昨天甚麼時候？」

「黃昏時分。」

「一共來了多少人？」

「跟你們差不多。」

「目的何在？」

「剛才已經說過了，欲請二老出山助陣，但兩位老人家並未應允。」

知機和尚道：「是不是條件談不攏？」

百花公主冷聲道：「這不是條件問題，而是原則問題。」

「甚麼原則問題？」

「二老早已退出江湖，不想再管塵世間事。」

「南巴他們是幾時離開芝罘的？」

「話一說完，便即辭去。」

「往何處？」

「腳長在別人腿上，這我們就不得而知了。」

國師道衍一直在注意傾聽，一雙虎目不停的轉來轉去，也不知他在想些甚麼，這時插言道：「老衲得到消息，欽命要犯朱允炆在山東聚集了十萬大軍，準備進犯京師，老英雄可知屯兵何處？」

逍遙居士搖頭道：「小老兒一無所知。」

「那個跛腳皇帝既有求助之心，自當表明自已的實力才是。」

「此乃機密大事，豈會隨便示人，換了國師也會嚴守秘密。」

「嗯，這話倒也言之成理，本座另有一事請教。」

「不敢，國師有話請吩咐就是。」

「如果有人願以高官厚祿封賞，兩位是否願意重入江湖？」

「年邁老人，風中之燭，不會有這種事情發生。」

「客氣了，二老風采依舊，威名仍在，的確有人願不惜任何代價請兩位效力。」

「那位？」

「皇上！」

此話一出，全場皆驚，快樂婆婆丁梅香驚「哦」一聲，道：「謝謝皇上恩典，退隱之人，行將就木，不想再重作馮婦。」

知命和尚臉一沉，道：「拒絕受命，不怕皇上降罪？」

丁梅香冷聲道：「皇上聖明，相信不會隨便加罪於兩個與世無爭的老人。」

「皇上是很聖明，不會無端降罪，不過……」

「不過怎樣？」

「若是投入那反賊朱允炆懷中事情就嚴重了。」

「放心，這事一定不會發生。」

「但願如此。」

久未開口的擎天堡主趙玉璞目注宋小飛，忽道：「那天，在神珠齋，可曾追到千嬌百媚燕雙雙？」

豆腐大俠愛理不理的道：「沒有。」

「那麼，魔戒神珠仍在此女手中？」

「大概是的。」

「可知她的行踪去向？」

「不知道。」

百花公主吳小雲加了一句：「知道也不會告訴別人。」

黃鐵虎怒溢雙眉道：「吳姑娘的意思是打算獨吞？」

宋小飛故意將聲音提高許多，朗聲道：「不是想獨吞，而是神珠本來就應該歸本俠所有。」

七堡主趙玉郎可不答應，怒沖沖地道：「甚麼？魔戒應歸宋朋友所有，你憑甚麼敢說這種話？」

「本俠說這話自然是有道理的。」

「有甚麼狗屁道理？」

「蓬萊堡主張人龍臨終之前已將神珠贈予宋某。」

「哼！姓張的沒有資格說這種話。」

「本俠認爲他有。」

「此話怎講？」

「因爲當時他是神珠的新主人，自然有權處置。」

「放屁，張人龍充其量只能說是運氣奇佳，最早發現古墓，捷足先得，只是過路財神，嚴格來講魔戒仍屬無主之物，人人可搶，人人可奪。」

道衍和尚姚廣孝聞言哈哈大笑道：「阿彌陀佛，善哉，善哉，玉郎之言，正合我心，神珠乃無主之物，人人可搶，人人可奪！」

語氣一頓，笑容消失，轉對神州二老道：「希望兩位言而有信，嚴守中立，勿爲利誘，勿爲勢劫，千萬別替反賊跨刀，如其不然，皇上一聲令下，芝罘島必將會被夷爲平地，鷄犬不留！」

姿態夠高，語氣夠硬，動作也夠快，話一出口，當即率衆揚長而去。

氣得宋小飛七竅生煙，咬着牙根跺脚道：「豈有此理，這個老禿驢也未免太囂張了，狂妄自大，簡直目中無人。」

逍遙居士方敬之喟歎一聲，道：「今天的道衍和尚，已非昔日蘇州的姚廣孝，自從兵陷南京，成祖登基，被封爲國師後，可謂一人之下萬萬人之上，雙脚一跺，半個北京城都發抖，滿朝文武皆懼他三分。」

快樂婆婆丁梅香亦道：「日後如再與姚廣孝相遇，能避則避，能躲則躲，切勿招惹他，應集中全力追殺陰陽老怪陰亦陽，設法奪回魔戒神珠，造福武林，萬勿捲入朱家骨肉相殘的漩渦中，也應儘可能避免與南巴、北趙打交道。」

吳小雲畢恭畢敬的道：「師父的話我們一定會牢記在心，事實上我們也一直跟南巴、北趙他們保持相當的距離。」

方敬之釋然道：「這樣就好，身爲江湖人，最好別管朝中事。你們名份已定，可以結伴同行，明天一早便離開芝罘吧。」

豆腐大俠聽得一呆，道：「這麼快就要趕我們走？多陪兩位老人家幾天豈不更好？」

丁梅香道：「不好，如果咱們的判斷無誤，神秘人、水無情與燕雙雙果眞是陰陽老怪的化身，集魔音及神珠於一身，等於是一顆定時炸彈，隨時都會掀起血雨腥風，老怪物一日不除，天下武林便不得安寧，你們應以蒼生的安危爲重，不可以私害公。」

小雲、小飛聞言互換一道眼神，齊聲道：「好吧，既然如此，我們決定明天就走，如無意外，老怪物很可能仍在魯東一帶逗留。」

* * *

旭日東升。

陽光普照。

二人果然言而有信，告別了神州二老，離開芝罘。

孰料，甫過石橋，行未數里，便與張夢月迎面相逢。

宋小飛一怔神，愕然道：「夢月，妳怎麼會跑到這兒來？」

張夢月先跟吳小雲打了一個招呼，然後才輕聲細語道：「來找你呀！」

「有事？」

「小妹自己沒有事，是爲小飛哥的事來的。」

「爲了本俠的事？張姑娘是指……」

「芝罘之行，小飛哥是爲了踐十年之約，對吧？」

「對呀。」

「見到你那位未婚妻沒有？」

「見到了。」

「一定是個大美人吧？」

「人就在妳面前。」

「啊，原來……」

張夢月一點就透，緊緊的握住

了吳小雲的手，誠懇而又熱情洋溢地道：「小雲姐，恭喜，恭喜，恭喜你們有情人終成眷屬。」

百花公主答得妙。「謝謝妳，夢月，也希望妳能得遇如意郎君，早結連理。」

是很妙，這話另有玄機，叫她早結連理的言外之意，無疑是希望張夢月別再糾纏自己的未婚夫。

偏偏，張夢月的夢中情人正是宋小飛，聞言報以一聲嫵媚嬌笑，拉一下豆腐大俠的衣袖，小聲道：「奴家的事小飛哥說了沒有？」

自然是指拜託宋小飛跟吳小雲打個商量，希望百花公主能大度包容，與她共事一夫的事。

這是一件大事，也極爲敏感，宋小飛可不敢隨便開口，正自猶豫不決，吳小雲發覺事有蹊蹺，已先出言追問道：「夢月妹妹好像有心事不足爲外人道，要不要本公主廻避一下？」

事情已燒到眉毛，宋小飛無可廻避，急中生智，硬着頭皮撒謊道：「小雲，妳想到那裡去了，其實也沒有甚麼大不了的事，張姑娘想拜託我替她謝謝妳。」

百花公主錯愕一下，道：「謝我？謝甚麼？」

豆腐大俠給張夢月使了一個眼色，道：「前不久，本俠與夢月被東張圍攻，若非妳及時援手，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吳小雲格格嬌笑道：「些微小事，何足掛齒，況且出力最大的並非本公主，而是那位才貌雙全，又是金枝玉葉的平燕公主朱綿綿。」

察言觀色，張夢月那敢再提敏感話題，順水推舟地道：「吳姐姐要謝，朱姐姐也要謝，日後再相逢小妹自會當面致謝。」

話題一轉，忽又嘟吸着小嘴，跟豆腐大俠發起嬌嗔道：「小飛哥曾答應要請小妹喝喜酒的，怎麼也不通知人家一聲就悄悄結婚了？」

宋小飛笑道：「如結婚一定會請妳喝喜酒，事實上我們目前還是未婚夫妻的關係，尚未結婚。」

弄得張夢月滿頭霧水，納罕道：「一般少男少女，一旦情投意合，都恨不得馬上雙宿雙飛，兩位怎麼會這樣呢？」

吳小雲正容道：「這當然是有原因的。」

張夢月道：「甚麼原因？」

宋小飛道：「主要的原因是想先將神秘人除去，奪回神珠，免得夜長夢多，橫生枝節。」

百花公主道：「張姑娘從外面來，可知神秘人、水無情、燕雙雙的行方動向？」

張夢月搖頭道：「近來小妹未離蓬萊，不知老魔行踪，這些事最好是去問包大膽。」

說曹操曹操就到，浪子包天的聲音接口道：「謝謝張大小姐的抬擧，包打聽如果查不清楚這些事，飯碗早就砸了。」

話落人現，果然是浪子包天。

豆腐大俠精神一振，道：「浪子，你知道神秘人、水無情、燕雙雙的去向？」

「包某只知其中一人。」

「那一人？」

「燕雙雙。」

百花公主吳小雲道：「只要找到其中一個就行啦，他們三個很可能是同一人。」

包大膽臉色驟變道：「他們三個人是同一人，誰說的？」

「是神州二老一致的看法。」

「究竟係何方神聖？」

「八成是失踪已久的陰陽老怪陰亦陽。」

包打聽聞言好不興奮，雀躍道：「好極了，這可是天大地大的一則大消息，最少可以賣一千兩白花花的銀子。」

宋小飛却不答應。「包天，這則消息不可以賣！」

「豆腐，別死心眼，放着大把的銀子不賺是傻瓜。」

「你只曉得賺錢，可知消息一且走漏，老怪物又變成另外一個人，想再找他就難如登天了。」

張夢月憂心忡忡地道：「魔音威力無邊，又有神珠在握，就算找到恐怕也不易對付。」

浪子包天亦有此同感。「大小姐說得是，不知兩位可有妙計在胸？」

百花公主道：「我們正想聽聽包兄的高見。」

包大膽想了想，道：「這個老怪物不是省油的燈，必須用一番巧思，玩一點手段計謀才行。」

宋小飛道：「浪子，這方面你最在行，想必定有奇策妙計！」

「辦法是有一個，但不知算不算奇策妙計。」

「有屁快放，別賣關子。」

「簡單的說只有四個字。」

「那四個字？」

「投其所好。」

張夢月道：「投其所好？你知道水無情喜歡甚麼？」

包打聽道：「性好女色。」

「哦！」

「男追女，隔層山，女追男，隔層紗，以張姑娘與百花公主的花容月貌，主動的跟姓水的接近，定然易如反掌。」

「可是，水無情是一匹大色狼，這太危險啦。」

「爲了去除這個禍害，自須付出代價，犧牲一點色相在所難免。」

「可有更好的計策？」

「沒有了。」

張夢月心情一沉，如負千斤巨石，沒再言語，吳小雲道：「燕雙雙該如何對付？」

浪子包天道：「千嬌百媚是個騷貨，最喜歡跟男人打交道，美人計對她無效，只能用男人計。」

「包兄風流倜儻，一表人才，應不作第二人想。」

「不不不！豆腐是有名的帥哥，更具吸引力。」

「小飛不可以。」

「豆腐爲甚麼不可以？」

「因爲，因爲……」

本想說「因爲他是本公主的未婚夫」，但又覺得未免私心太重，未便言明，只好住口不語。

包大膽振振有詞的道：「常言道得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跟燕雙雙打交道，如何奪回魔戒神珠？況且與千嬌百媚交往，也不一定非要上床不可，何必大驚小怪？」

這一番話堂而皇之，說得吳小雲啞口無言，縱有一千一萬個不情願，却無詞以對。

張夢月道：「說了半天，你還沒有說燕雙雙到底在那裡？」

包打聽回道：「在烟台。」

「烟台那裡？」

「飯館內。」

「噢，她又改行開飯館了？」

「可能只是食客，並非店東。」

「那一家？」

「各大飯館皆進進出出，並無一定的去處。」

豆腐大俠宋小飛道：「這個爛貨到處流竄，居心何在？」

浪子包天道：「賣風騷，釣凱子，找男人，甚至販售魔戒神珠。」

「這一來烟台必然會出事。」

「是死了好幾個人。」

「是男？是女？」

「男女都有。」

「死於魔音還是神光？」

「現在還不清楚。」

「燕雙雙居無定所，怎麼找？」

「只能到飯館裡去找。」

「烟台的飯館何止百家，找一個人無異大海撈針。」

「爲了節省時間，必須分頭行事，咱們四個人最好分成兩組。」

百花公主吳小雲拉住了宋小飛的手，道：「我倆一組。」

包大膽望了張夢月一眼，嘻嘻笑道：「包某別無選擇，只能與張姑娘結伴同行。」

詎料，張夢月却不接受。「本姑娘寧願單獨行事。」

浪子包天楞了一下，自我嘲笑道：「怎麼？怕包某吃妳的豆腐？」

張夢月是怕他亂吃豆腐，但又不好明言，只能說：「分成三組找到燕雙雙的機會更大。」

宋小飛沉吟一下，道：「好吧，三組兩組都可以，反正彼此會保持連絡，相互呼應，只要有一人踩上了線，大家再共商對策。」

* * *

話是不錯，事實並不盡然，找了三天，迄未踩上燕雙雙的線。

而在這三天之內烟台却又添了兩條冤魂。

死者一男一女，俱皆裸裎而亡。

男的年輕力壯。

女的貌美如花。

男的似是死於採蜂賊。

女的似是死於採花賊。

採蜂賊自然是千嬌百媚。

採花賊又是那一個？

莫非是大衆情人水無情？

同時，在烟台的上空，會發現神光。

可惜一閃即逝，根本摸不準確切的方位。

行行復行行。

尋尋復尋尋。

烟台的大小餐館差不多已經找遍了。

沒見燕雙雙。

沒見水無情。

亦未發現神秘人的一影半踪。

這時，宋小飛與吳小雲踏進了春風得意樓。

春風得意樓在烟台不算最大，生意也不是頂好，裝潢却是一流的，美侖美奐，高雅別緻，來此聚會的多屬上流社會的有錢階級。

食客不多，約莫僅上了五六成的座。

正值午膳時分，二人選了角落上的一副座頭坐下來。

那知，甫一落座，便有驚人發現。

另一邊，臨街，窗前，盆景旁，坐着一位熟得不能再熟的熟人。

是浪子包天。

與他同桌而坐的嬌客赫然正是千嬌百媚燕雙雙。

這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宋小飛呼地一躍而起，準備撲過去。

不料，百花公主吳小雲却伸手把他攔下來，道：「且慢，此時不宜冒進。」

宋小飛道：「好不容易才找到這個婆娘，此時不動手更待何時？」

「燕雙雙有神珠在握，無堅不摧，只能智取，不可力敵，更不可傷及無辜百姓。」

「如何智取？」

「且靜觀其變，再作計較。」

「浪子的功夫濫得很，絕非燕雙雙之敵。」

「這小子功力平平，腦袋瓜子却很靈光，說不定已有成計在胸。」

「小雲，妳的意思是說投其所好？」

「是啊，這方面包天是行家，定可應付裕如。」

* * *

不錯，對女人包大膽是很在行。

實際上事情也進行得很順利。

包打聽是半刻之前才到達春風得意樓的。

剛叫好了酒菜，斟滿了一杯酒，尚未入口，一陣香風過處，千嬌百媚便飄然而至。

一身棗紅色的緊身裝，曲線畢露，充滿了女性的魅力，魔戒神珠就戴在她的手中指上，未語先笑，聲若燕語鶯啼：「我可以坐下來嗎？」

浪子包天先是一驚，隨即鎮定下來，欠一下身子陪笑道：「歡迎，歡迎，能與美人同桌，乃三生修來的艷福。」

燕雙雙表現得落落大方，柳腰一扭，當眞在浪子的對面坐下來。

送上門的豆腐，不吃白不吃，包大膽晃一下酒杯，賊笑道：「怎麼樣？喝一杯吧？」

「你請客？」

「當然。」

「就這幾個菜，不覺得太寒酸？」

「可以再叫。」

「酒也不對本姑娘的口味。」

「大小姐喜歡喝甚麼？」

「美人醉。」

「好，來三斤。」

「三斤太少了吧，五斤還差不多。」

「咱家是怕大小姐會喝醉。」

「傻小子，醉酒的女人才有看頭。」

「對，對，美人醉酒最香艷，唐明皇就愛看楊貴妃喝醉的模樣兒。」

除窰姐兒烟花女之外，從來也沒有漂亮的妞兒給他這樣好臉色看，包大膽受寵若驚，忘掉了時辰八字，忘掉了今夕何夕，忙不迭的命店家撤去殘酒剩菜，重新端整好一桌上好的酒席。

燕雙雙騷勁十足，不時眉來眼去，賣弄風情，把浪子包天撩撥得心癢癢地，如醉如癡，欲仙欲死。

酒不醉人人自醉。

色不迷人人自迷。

正是包打聽最佳寫照。

一口氣喝下去三斤多美人醉，千嬌百媚已有幾分酒意，越發嫵媚妖嬈，嬌艷動人，這時，擧着酒杯，抛了一個媚眼，擺出一副楚楚可人的姿態，嗲聲嗲氣的道：「喂，我說小寃家，我們好像在那裡見過。」

包大膽一雙賊眼直勾勾的凝視着燕雙雙特別發達的酥胸，吞了一口口水，道：「是啊，我們已經見過兩次面。」

「在那裡？」

「一次在千杯不醉樓，一次在神珠齋。」

「還沒有請教如何稱呼？」

「浪子包天。」

「哦，那個大名鼎鼎的情報販子原來就是你，失敬了。」

「那裡，別客氣。」

燕雙雙又笑了，笑得更邪門，更詭異，斜乜着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櫻桃小嘴一抿，神秘兮兮地道：「聽說你對女人很有興趣？」

包打聽答得妙：「正常的男人都對女人有興趣。」

「包朋友對女人似乎很有研究？」

「不敢，只是比別人略有心得而已。」

「有何心得？」

「女人的衣服越少越好。」

「哦，包朋友愛看裸女？」

「媚、騷、嗲，三者缺一不可。」

「高明，有見地。」

「媚而不俗，騷而不賤，嗲而不下流者方爲俏佳人，美嬌娘。」

「果然有研究，有心得。」

「三圍的尺寸也要夠標準。」

「多少？」

「三六、二二、三六。」

千嬌百媚故意挺一挺大胸脯，有意無意之間露出了半邊酥胸，扭一下楊柳細腰笑語道：「你看本姑娘的尺寸夠不夠標準？」

浪子包天眼睛吃冰淇淋，嘴巴吞口水，笑呵呵地道：「夠了，夠了，有過之而無不及。」

「想不想一親芳澤？」

「不想才怪！」

「摟摟抱抱？」

「想死了。」

「再進一步怎樣？」

「再進一步？妳的意思是……」

燕雙雙好乾脆，直截了當的吐出來兩個字：「上床！」

包大膽腦中轟的一響，心頭砰的一跳，魂兒早已飛上了天，結結巴巴地道：「這是求之不得的事。」

千嬌百媚忽然扳起了臉孔，冷聲道：「包朋友，你曉得本姑娘是誰嗎？」

「當然曉得。」

「說說看。」

「千嬌百媚燕雙雙。」

「有人認爲本姑娘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採蜂賊，包朋友意下如何？」

「這不重要。」

「甚麼重要？」　（未完・廿一）

上文提要：小玉兒身上具有學武天資，脫凡師太對她特別垂青，在廟中不需落髮。兩個師姐對小玉兒妒忌，加以虐待，但小玉兒只當閒事。脫凡師太傳授小玉兒峨嵋絕技「屠龍劍」，又叫小玉兒與她一起閉關秘密修練小玉佛上的秘笈「修羅卅一式」。金娘子在關帝廟等了半年不見白樹人送還小玉兒來，急得欲瘋，闖上馬鬃山找到敖杰，兩人由於共同的願望，合謀尋找白樹人，索討親生女小玉兒……



俠情輕鬆技擊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一女成名萬骨枯

兩惡搏鬥齊喪命　敖杰臨終交秘笈

那白樹人在胸口正中央中了七掌，臉上也狠狠的挨了一掌，打得他五官全變了，還吐血不已。

那敖杰的胸脯、肚子上至少被扎了十三個肉洞，一股股的鮮血正不斷的冒出來。

原來敖杰再也難以忍受白樹人的手段，他在白樹人尚在半空之時，悍不畏死的迎上去，兩人便在空中幹上了。

兩個人誰也無法偷工減料，實打實的弄了個兩敗俱「死」，而且死相嚇人。

＊　＊　＊

「樹人哥！」丁香奔向白樹人。

「敖杰，你……」金娘子也奔到敖杰身邊來。

這兩個女人各自抱住血肉模糊的男人哭泣了。

哭得並不淒涼，却可以令人感覺到她們的無奈。

無奈便是痛苦！

世上太多無奈了，也就是說世上到處有痛苦！

＊　＊　＊

白樹人只把眼皮翻了幾下，他啞着血口想說甚麼，但終於還是把頭一偏，死了！

丁香一見大哭起來。

「好端端的人，怎麼惹上鬼上門，樹人哥喲！」

另一邊，敖杰終於把雙目看準金娘子。

他竭盡全力的以右手自懷中摸出個小册子。

他拿着小册子宛似舉着千斤重物般。

「快……收下！」

金娘子也流血，更在掉眼淚。

「是甚麼？」

敖杰道：「混元……一氣……通天功……咱們女兒必修的武功……」

金娘子的淚更多了。

敖杰却帶着鮮血笑了。

「金娘子！想……不到啊想……想不到我死……之前還有人爲……我哭……我……滿足……了……」

他只這麼幾句良心話，也算是人生最大的滿足了！

＊　＊　＊

「颯」的一聲而起，丁香持刀向金娘子殺過來了。

丁香冷冷叱道：「你們太過份了，咱們已把小玉兒的去處告訴你們，想不到你們仍然不放過咱們，我的樹人哥死了，妳也別活吧！」

金娘子並不懼怕丁香，便白樹人她也不懼，只不過她此刻受了傷，那就不一樣了！

金娘子見敖杰已死，忙先把那本小册子塞入袋中，她冷沉的道：「我看死的是妳！」

她此刻不必推車了，她拔刀而上。

丁香一見，厲吼尖叫：「殺！」

金娘子也叫：「殺！」

這兩個女人幹開了。

兩把短刀殺得凶，那丁香果然殺不過金娘子。

金娘子刀刀逼得丁香往河岸退，却也引來幾個男人大吼着奔過來了。

「丁大姐，咱們來了！」

仔細看，來的三人乃是飛天三鼠！

張展不走路，他抄近躍過一道矮樹林便往河岸這面撲過來了！

隨之，胡嘯與蕭音也到了。

三鼠只見金娘子在流血，還以爲是丁香殺的，但又見丁香只有招架之勢而無還手之力，遂一聲胡哨，那張展手一揮，道：「圍緊了，殺！」

三鼠一旦加入，金娘子立覺危機逼身。

丁香在一邊直喘氣，道：「殺了她，殺了她呀！」

三鼠還不知道他們的當家已死了，那張展邊殺邊叫：「那裡來的這個野女人，她是誰？」

丁香道：「她乃敖杰的姘頭呀，快殺了她！」

三鼠圍着金娘子猛揮刀，金娘子已知自己的力氣不如人，如果不受傷，她自不怕此三人。

金娘子見勢頭不利「颯颯颯」一連三刀逼退三鼠，立刻拔身而逃。

金娘子往北奔去，三鼠只追了十幾丈，便因爲丁香的痛哭又折回來。

丁香這才告知三人，白樹人被敖杰打死，敖杰也死在門前了。

三鼠一聽，均吃驚的直叫後悔，應該把金娘子一齊殺死才是。

四人往小屋那面走去，白樹人的死立刻引來妙手幫的人齊來此地，一時間有得他們折騰的。

＊　＊　＊

金娘子負傷奔到平安客棧，他叫小二快備馬，她取出刀傷藥狠狠的按在肩背傷處。

金娘子也緊張，眞怕有人追殺她。

小二把金娘子馬匹拉出來，他可不敢多口問了，當然是問來時他曾背進客棧的那個大喇嘛！

金娘子把銀子拋給小二，她跨上馬便往終南大山方向馳奔而去。

金娘子打算找上峨嵋山了。

她已不管峨嵋山脫凡師太有多麼霸道。

她只有一個思想，她一定要找回她的小玉兒。

如今敖杰也死了，找女兒的責任只有落在她的身上了。

金娘子發揮了母親的天性，那是甚麼也阻擋不了的，她已不把脫凡師太放在心上了。

＊　＊　＊

金娘子的傷令她痛苦不堪，就在她拍馬走過大散關的時候，她已冷汗直冒，幾乎要自馬鞍上摔下來了。

金娘子如果能看到此刻她的臉色多蒼白，她一定會大吃一驚。

＊　＊　＊

迎面，一輛篷車過來了，趕車的人揚鞭「叭叭」響，兩匹拉大車的馬奔得快，轉眼間已衝到金娘子的面前來，那是山道，路面也只夠大車過。

金娘子撥馬往邊讓，却不料趕大車的白面漢子却用力的往懷中攏絲韁。

「吁……吁……」

趕車的把大車停在路中央，一對大眼看過去。

「喲，那不是大妹子嗎？」

他這麼一聲吼，篷車的簾掀起了，有個粉臉佳人把頭伸出來了。

「大妹子在哪兒？」

趕車的把鞭一指，道：「在車右邊呀！」

馬上的金娘子開口了：「姐，是你們呀！」

可不正是來了金娘子的老姐「毒娘子」金蟬呀！

「姐，是你呀！」

金蟬挺起上身看，不由吃一驚，道：「妹子呀！妳是怎麼了，快快上到我的馬車來！」

金娘子一見親人，幾乎把持不住的往馬下跌，幸好被白面大漢托個正着。

白面大漢不是別人，乃十萬大山中的「五毒怪客」李兆元是也！

姓李的今年三十二，臉皮白、皮膚細，虎臂蜂腰六尺高，給人一眼以爲他是個好青年，其實他的心比之五毒還毒幾分，只不過他與金蟬在一起，兩人毒對毒，他倒也安份多多了！

金娘子早就認識李兆元這個人，她對於姐姐跟了姓李的沒意見，反正大家少來往！

却不料金娘子會在這種半絕路的時刻遇上他們。

無奈何，金娘子只得先上車再說了。

會用毒的人，自然也帶有不少刀傷藥，那金蟬先爲大妹子把傷處重新上了藥，這才問起原由來。

金娘子把事情說一遍，金蟬立刻忿怒的罵起來。

金蟬先是罵大喇嘛不是好東西，死有餘辜，她再罵那白樹人可惡，死得好。

金蟬對她大妹子說：「妳跟我回去，先把傷養好，然後我們再陪你去峨嵋。」

金娘子嘆口氣，道：「好像只有這樣了！」

趕着大車的李兆元笑笑，道：「大妹子，妳放心，把擔子擱在我肩上，有一天找上峨嵋山，那脫凡師太敢不把小玉兒交出來，看我不把峨嵋派的人毒死光才叫怪。」

金娘子又嘆口氣……

「你們不知道，那脫凡師太武功高，和她作對討不了一些好！」

金蟬冷笑道：「是又怎樣，咱們也非省油燈。」

於是，大車直往一片竹林中駛過去了。

一片竹海延伸到一座山脚處，靠山面築有一座小小的三合院，這時候不見有人影，靜悄悄的，原來是一座空宅！

其實這兒正是金蟬與「五毒怪客」李兆元的歇脚之地，暫住之所。

金蟬與李兆元不只這一處住宅，他兩人少說也有三個十分幽靜的地方。

他們如果看上甚麼地方好，便直接找上門，大銀票一張當面放桌上，開口就要買宅子，主人如果不答應，他兩人只要略略表演一下施毒絕招，準把人嚇得臉焦黃，誰會嫌命長呀！

那李兆元只要伸手袋子裡摸一把，半尺長的靑背蜈蚣就有十多條，加以金蟬亮一亮她袋中那無色無味的毒粉，她只要站立上風頭，下風頭的人就會死光！

他兩人帶着滿身劇毒走江湖，這幾年他們還眞正的無往而不利。

李兆元「吁」的一聲停住大馬車，金蟬已扶住她的大妹子從車上下來。

李兆元指着院門笑了笑，道：「妳把門開了，先叫大妹子上房歇着，我把馬拉回槽上去。」

李兆元拉着兩匹馬往上走，金娘子四下看看，道：「姐，你們又搬家了！」

笑笑，金蟬道：「大妹子，妳不知道吧！春天我們到此住，夏天就回洞庭湖，要不就去廬山住，冬天嘛……嘻……」

她尚未說完，金娘子道：「姐姐眞會享受人生！」

那金蟬推開門，小院子的花已開滿了，只是也有野草長出來。

兩人走到上房裡，只見裡面的一切罩着白布單，金蟬忙着收起來，這才發現一應傢俱不簡單，大小桌面鑲着玉，景德鎭細瓷八仙像帶畫座，那木頭全是紅棗木，既光滑又美觀。

只不過這時候金娘子無法去欣賞，已被金蟬扶着進睡房大床上了。

就在這時候，李兆元走進來了。

李兆元把個布袋高掛在一個架子上，急忙走到臥室門口，他發現金娘子正坐在床邊上，便笑道：「大妹子，這兒找不到下人吶，一切都要自己動手。」

金娘子道：「倒是麻煩你們了。」

金蟬道：「休說客氣話，我去爲妳弄來好吃的。」

李兆元道：「米麵尚有，等一等我快馬去鎭上，把咱們一應吃喝與用的，一次趕辦買回來。」

金蟬道：「趕明天，我必需去寶鷄，大妹子的傷需要配點藥才行。」

金娘子道：「我傷好了就去峨嵋！」

「別急，去峨嵋咱們一齊去，姐姐不怕那老尼姑。」

李兆元道：「是呀，咱們怕過誰呀！」

＊　＊　＊

李兆元去辦日用吃的東西了！

「五毒怪客」李兆元一走，金娘子便拉住她的姐姐問：「姐呀，你們結爲夫妻沒有？」

金蟬吃吃一笑，道：「我們早就睡在一起了。」

「我是說行過婚禮沒有？」

「重要嗎？」

「怎麼不重要，我怎麼叫他，叫他甚麼才適合？」

金蟬吃吃笑了！

「我同他在一起三年多，大妹子，妳就叫他姐夫吧！」

「可是你們沒有行結婚儀式呀！」

「世俗之禮免了吧，咱們爹娘早不在人世了，誰爲我們兩人主婚呀！」

金娘子黯然了。

「五毒怪客」李兆元天黑之後才回來，他果然趕辦了大批東西，包括兩件大被子，那是爲金娘子辦的。

金蟬把買回來的吃的喝的安排好，便親自下廚做了幾道可口菜餚，只不過金娘子吃得很少。

金娘子也開口叫李兆元姐夫了。

「五毒怪客」李兆元很高興，他爲金娘子把床位擺在另一間客房中。

一應工作安排好，已經是二更天了。

那金娘子睡在客房中，想着敖杰在臨死的時候塞給自己的那本小册子，這時候她忍不住取出來。

金娘子在燈下仔細看，只見竟是書寫的「混元一氣通天神功秘笈」。

金娘子再翻開裡面看，書裡面不但有圖解，也有說明與暗語！

金娘子看了其中九圖之後，發覺最後一圖渾身附着霧氣，不知甚麼意思。

但金娘子明白，此必是西域最厲害之武功，必須好生珍藏才是。

就在金娘子細看那「混元一氣通天神功秘笈」的時候，她再也想不到窗外會有個人。

「五毒怪客」李兆元在暗處看得淸，姓李的鼻子在抽動，當然在琢磨甚麼了。

「碰」，院門關上了，李兆元還大聲對屋內道：「大妹子，睡了，明天見吶！」

金娘子回應着：「姐夫，明天見。」

於是，李兆元走回上房屋內去了，他的關門聲可以傳到十幾丈外。

睡房中，金蟬對李兆元道：「阿元，睡吧，我明天一早去寶雞，妹子的傷要盡快治療。」

李兆元道：「我去可以不可以？」

金蟬道：「寶雞有個郎中是老交情，我去他會盡力的。」

李兆元道：「甚麼樣的老交情？」

金蟬笑吃吃的道：「你以爲呢？」

李兆元也笑了。

「明知道那回事，我何必問。」

金蟬道：「我不是處子跟你的，所以你不必問。」

「哈……」

「你笑甚麼？」

「我很滿意呀！」

「甚麼樣的滿意？」

「至少你跟我以後未再找上別的男人呀！」

「你就不怕我找那郎中？」

「不怕。」

「有甚麼理由嗎？」

「當然有，因爲妳我才是『毒一對』。」

他一笑，又道：「我五毒怪客的女人誰敢碰？哼！」

金蟬笑笑，道：「好，咱們心中都有底，你放心，我不是爲了去重溫舊夢，我爲的是大妹子。」

她說完，一頭撞進李兆元的懷中了。

李兆元哈哈一笑，他誇大其行爲的同金蟬二人在大床上折騰起來。

他是有心的。

他要另一房中的金娘子也聽得到。

＊　＊　＊

金娘子果然受影响，她聽着那種令人心動的原始聲音，豈能睡得安穩。

金娘子翻來覆去難成眠，而另一房間中李兆元似乎故意發出奇怪的聲音來。

李兆元這是挑逗動作，他相信足可以令金娘子無法不去想那回事。

事實上李兆元眞的猜對了，金娘子不但傷痛睡不着，再加上他與金蟬二人的低呼小叫，金娘子更睡不着了。

金娘子想起了大喇嘛敖杰來了。

如果敖杰仍活着，她自會投入敖杰懷抱的……

＊　＊　＊

於是，三更天過去了，對面房中似乎也安靜多了，金娘子好不容易閉上眼，突然聽得金蟬的聲音。

「好了，好了，睡吧，我一早還要去寶雞吶。」

「去了要早回來喲。」這是李兆元的聲音。

金蟬道：「過不了兩天我就回來，我妹子在此養傷，你要盡力照顧喲。」

「當然，當然，妳放心吧！」

「好了，別再壓着我，下去，睡吧！」

李兆元一聲笑，道：「想把妳吃了，哈……」

緊接着傳來一聲「叮咚」聲，也不知這是甚麼怪聲音，聽得人嚇一跳。

＊　＊　＊

金娘子睡得正濃，外面傳來馬嘶叫，吵醒了她的好夢，她抬起頭來看窗外，只見她的老姐已跨在馬上了。

「姐，妳走了？」

外面傳來金蟬聲音，道：「大妹子呀，妳多休養，我去爲妳配葯了。」

金娘子道：「辛苦妳了，姐。」

金蟬道：「還同姐客氣甚麼，此地有妳姐夫招待妳，妳安心吧！」

她拍馬轉入大片竹林中，沒多久傳來馬蹄聲，倒令金娘子眞的過意不去了。

＊　＊　＊

「五毒怪客」李兆元進來了。

李兆元手上端着大木盤，十分殷勤的擱在桌子上。

「大妹子，起來吃點心，這是妳姐爲妳作的，她說妳小時候最愛吃。」

金娘子笑笑，道：「姐眞好。」

她披衣而起，肩上的傷有些痛，金娘子皺皺眉。

桌子上放的好點心，全都是昨日新買的，一邊有把小銅壺，一股酒香冒出來。

「五毒怪客」李兆元笑擧銅壺，道：「大妹子，這是一壺養生酒，酒中浸泡着我特製的藥物，具有生肌活血長筋骨效能，妳喝了便知

道。」

金娘子笑笑，道：「不會放的五毒吧！」

李兆元哈哈一笑，道：「開玩笑，我敢嗎？」

金娘子接過酒先在鼻尖聞一聞，那李兆元一邊直叫着：「快喝下去呀！」

金娘子咕嘟一口喝下肚，她取過羊肉包子吃兩個，隨之又喝了兩杯酒，一邊的李兆元可樂歪了。

李兆元哈哈一聲笑，道：「如何，如何？」

金娘子的臉色變了，她滿面呈現赤紅色。

李兆元伸手去扶金娘子，道：「大妹子，我扶妳床上躺一躺。」

金娘子的雙目也赤紅，她的全身躁熱得不得了。

「水，水。」

李兆元笑道：「我取水給妳喝。」

他取過一杯溫開水，一撮葯粉已放進去了，金娘子只一口喝下肚……

「啊……」

金娘子歪着身子倒在床上了。她的雙目也閉上，口中不清的道：「我……要……要！」

李兆元一見哈哈笑，伸手便在金娘子的袋子裡面掏。

他在掏取甚麼？

當然是金娘子懷中的小册子，那是敖杰臨死的時候交給金娘子的「混元一氣通天功秘笈」。

敖杰臨死也不忘要把小玉兒調教成天下第一。

此刻，李兆元自金娘子的口袋中摸出那本小册子，他衝着大窗看一遍，他的臉上笑開顏了。

「啊，這是神功秘笈呀，太好了！」

「五毒怪客」李兆元把那本「混元一氣通天功秘笈」收入懷中，他搓搓雙手，瞇起眼睛看向半呈迷糊的金娘子，忍不住伸手去解金娘子的衣帶羅衫。

這光景姓李的再也不管金娘子受傷重不重，他早已發了情，動了邪念。

他這是要了秘笈，人也要，大不了金蟬回來吵一架也就沒事了。

心念及此，李兆元再也不管那麼多了。

他這是一狠心，一咬牙，伸雙手先就抱住那光赤溜溜的金娘子好一陣熱吻。

金娘子全身如火般燙人，李兆元知道那是他的葯力在生效。

他乃「五毒怪客」，對於毒物有一套，但他對付女人更厲害，金蟬就有吃不消的感受。

此刻，李兆元的慾火高漲，迫不及待的剝衣裳。

眼看着一場「搏殺」就快展開了。

* * *

「五毒怪客」李兆元在這大床之上「鬪戰場」，當然這是屬於一面倒的戰爭。

那金娘子半迷糊半帶羞，就在慾火催動下，她也只不過幾聲無奈的嬌嗔而已。

金娘子的表現倒令李兆元的膽子更大了。

李兆元已忘了還有個金蟬就快回來了。

* * *

其實李兆元心中明白，金蟬少說也要兩三天，因爲金蟬八成是去會她的舊相好去了。

「毒娘子」金蟬是不會帶着李兆元去寶雞的。

再笨的人也不會把丈夫帶去會情郎，有幾回，李兆元要陪金蟬去寶雞，都被金蟬拒絕了。

像這樣的事情是不能明着戳穿的，李兆元如果想同金蟬在一起，他就得裝糊塗。

而今來了金娘子，李兆元便決心照單全收了。

那金娘子也算黑道女羅剎，她與金蟬不一樣，金娘子一向獨來獨往，孤單隻影已十年，如今被這李兆元那麼細心的侍候得順了心也遂了意，便也坦然了。

她笑了。

當李兆元半夜裡睡在她身邊面帶微笑打着鼾的時候，金娘子彷彿以爲他就是自己的丈夫。

金娘子曾忍不住的偏頭吻着李兆元。

她也對於姐姐金蟬多少產生些妒忌。

想不到李兆元比之敖杰高明多了，而金娘子也得到了一定的滿足。

當然，李兆元更滿足，他也似乎忘了金蟬了。

* * *

時光匆匆過，金蟬去寶雞已五天了，她爲甚麼還不回來？李兆元當然高興，最好一個月之後再回來。

金蟬是爲她的大妹子去配葯的，爲何一去這麼久？此事李兆元不急，當然，金娘子更不急，因爲，金娘子的那點傷，在李兆元的細心呵護之下，已經結了痂就快好了。

* * *

酒是醇的，菜是香的，在這樣的搭配下，房中對坐的男女二人愉快的把氣氛堆聚得再舒服也沒有了。

李兆元見金娘子十分高興，他哈哈的一笑，道：「大妹子，妳可知道有件事情我瞞着妳嗎？」

不料金娘子笑笑，道：「你偷

去了我身上的一册武功秘笈。」

李兆元雙目一亮，道：「妳……知道了？」

「第二天就知道了。」

「可是妳怎麼不生氣？」

「生氣？爲甚麼？」

李兆元道：「武功秘笈，江湖上有多少人爲之爭奪而丟了命，妳怎麼不在乎？」

金娘子道：「我太在乎了。」

金蟬道：「那妳怎麼不生氣？」

金娘子道：「你拿不走的，只不過暫時你收着，等我走的時候，我自會向你要回來。」

李兆元道：「如果我不還給你？」

金娘子道：「我便殺了你。」

李兆元哈哈笑了。

「妳就不怕我的毒物？」

金娘子也笑了。

李兆元道：「大妹子，我已看過册上的圖解與內容，這玩意兒眞不簡單。」

金娘子道：「你想練？」

李兆元道：「當然。」

金娘子道：「我勸你還是免了吧。」

李兆元道：「怎麼說？」

金娘子道：「如果能練，那大喇嘛敖杰早已成爲天下無敵了。」

李兆元道：「原來這小册子來自敖杰，那番僧的武功已經高絕了。」

金娘子道：「如果練成此神功，他豈不更高絕？」

李兆元道：「無論如何，我還是要練。」

金娘子道：「可是，我等我姐回來就要走了。」

李兆元道：「我們陪你一同上峨嵋。」

他伸手，一把拉過金娘子入懷，又道：「大妹子，我有另一想法。」

「想法？甚麼想法？」

李兆元道：「讓我們三人生活在一起吧，妳就別去找小玉兒了。」

金娘子道：「你好自私。」

「因爲太愛妳了。」

他抱起金娘子往床上走去。

金娘子不拒絕，而且回抱，兩個人刹時之間又滾在一起了。

於是，蕩笑之聲傳出來了。

* * *

幾番風雨幾番柔情，歡笑之聲天天從竹林深處的小庭院中傳出來，不知不覺間就是一個月了。

金娘子的傷早已好了，但她也想到了姐姐金蟬。

趺坐在李兆元的雙膝上，金娘子原是吃吃笑，却突然間她不笑了。

「五毒怪客」李兆元急問：「怎麼了？妳又想到甚麼了？」

金娘子道：「我姐姐。」

「哈，妳姐她樂不思蜀了。」

金娘子道：「不，我以爲出事了。」

李兆元道：「除了那個走方郎中，何人敢惹她？」

金娘子道：「我的預感。」

李兆元道：「我們這樣不是很好嗎？」

猛古丁，金娘子「哇」的一聲，她把剛吃下去的酒菜一古腦全嘔出來了。

這光景嚇了李兆元一跳。

「妳……怎麼了？」

金娘子摸摸肚子，不由吃驚的道：「我……不……」

李兆元道：「快說，妳怎麼了？」

金娘子忙去披外衣，道：「姐夫，快，咱們去寶雞！」

「幹甚麼呀？」

金娘子已匆匆的穿好衣裳，她甚麼也不多言！

李兆元道：「妳怎麼說走便走，同妳的老姐一樣急躁性子！」

金娘子道：「如果你不走，我自己去！」

李兆元道：「妳走，我怎放心啊，妳等等，我這就去備車！」

金娘子點點頭，她表現得很緊張的樣子。

李兆元一見也慌了，側房拉出馬，後屋套上車，又把毯子抛車上，拉着馬韁停在大門口。

金娘子攀上車，她白了李兆元一眼，叱道：「都是你，害苦了我啦！」

李兆元怔了一下，道：「我害妳？」

金娘子却不再多言，爬入車廂躺下來：「快！」

李兆元跳上車轅趕大車，他還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把她害慘的。

李兆元想着這一個月二人那麼愉快，便金娘子的傷也養好了，爲何她會說把她害慘了。

李兆元當然想不通。

他在迷惘中把車子馳往寶雞去了。

* * *

「五毒怪客」李兆元只知道寶雞有一家大葯舖，他也知道那個五短粗壯的大夫叫史水樂，那家葯舖叫「大元堂」，葯舖開在半山坡的街中央，如果站在大門台階上，還可以看到渭水河面上來往的船隻。

李兆元知道這史水樂與金蟬有一手，原因是姓史的也是個用毒高手。

* * *

現在，大車停在「大元堂葯舖」店門外，李兆元小心的扶着金娘子走下來。

他扶着金娘子走入葯舖裡，兩個伙計迎上來。

李兆元道：「快叫你們大夫來！」

有個伙計立即往二門跑，他以爲這是急診。

這伙計匆匆往後面走，他站在一處小屋邊低聲叫：「大夫！大夫！」

「甚麼事？」

這聲音好像來自地下面却又在小屋裡。

那伙計忙回應：「大夫，急診吶！」

「去告訴他們，我馬上出來。」

伙計應了一聲便走回前店舖中了。

* * *

「二位請坐，大夫馬上出來！」

李兆元扶着金娘子坐下來，金娘子直往二門瞧……

金娘子要看看這個大夫是何方高人，竟然敢搭上她姐姐金蟬。

果然，沒過多久，只見一個紅面精壯中年人，還在扣着衣扣匆匆地出來了。

這人走到前店裡，一眼看到金娘子，先是一瞪眼，隨之大剌剌的坐在一張桌子旁。

伙計已把脈枕紙張放在中年人的面前來。

這中年人不認識李兆元，但李兆元却認得他。

爲了金蟬，李兆元暗中觀察過此人，李兆元心中在冷冷的笑，他怎會忘了金蟬！

金蟬說是來爲她大妹子配葯的，爲甚麼一配就是一個多月不回去？

如果李兆元不是有個金娘子，只怕他早就找上門來向這大夫要人了！

* * *

低頭哈腰一聲笑，李兆元對大夫道：「大夫，你快快看看我這大妹子，她如今全身不自在。」

那大夫，不錯，正是大元堂的史水樂大夫。

姓史的看看金娘子，他把右手食中指併起來：「請把手伸過來。」

金娘子把她那嫩手臂擱在脈枕上，史水樂立刻爲金娘子把起脈來！

他只那麼稍作把切，立刻對一邊的李兆元道：「恭喜二位了。」

李兆元道：「恭喜？」

史水樂道：「夫人懷孕了，怎不能恭喜呀，哈……」

金娘子吃一驚，自己竟然懷了孕，這可如何是好，自己還打算上峨嵋。

金娘子幾乎怔住了，她目迷十色似的緩緩站起來。

李兆元立刻上前扶住她：「大妹子，妳……」

金娘子道：「我好累，回客棧休息吧！」

李兆元忙取出一錠銀子，扶了金娘子便往外走！

身後面，史水樂看得直點頭，他還不知道李兆元乃是金蟬的現任丈夫吶！

* * *

李兆元扶着金娘子上了大車，便立刻趕車到街北頭那家平安客棧外！

這家客棧的伙計是認識金娘子的。

金娘子與大喇嘛二人就曾來這家客棧住過，伙計想不到前不久才死了大喇嘛，這女子又與這個白面大漢搞在一起！

只不過伙計在心中想，口中不敢問，引着二人進到後院客房中。

李兆元吩咐伙計把吃喝送到房間裡，他與金娘子二人關緊了房門不出來。

金娘子對李兆元道：「我怎麼辦？」

李兆元哈哈一笑，道：「生呀！」

金娘子道：「我姐知道了我就慘了。」

李兆元道：「錯了！」

金娘子道：「怎麼說？」

李兆元道：「我便老實告訴妳，我與妳姐這幾年，我們是弄了不少銀子在身邊，只不過銀子再多有甚麼用，沒兒沒女的才不快樂……」

他指着大街方向，又道：「妳姐說是爲妳去配刀傷藥，其實她也爲了找靈葯，她一直想有個一男半女呀！」

金娘子道：「她是她，我是我，我怎好爲你們生孩子？」

李兆元笑了。

「大妹子，妳生她生都一樣，以後我們三人在一起，三人一樣過日子，我李兆元拿妳當心肝，大妹子，妳千萬要把這娃兒生出來！」

金娘子道：「這是你說的，我姐不會就這樣罷休的，她若生了氣，你我都不好過日子。」

李兆元道：「我相信妳姐聽了以後必高興。」

金娘子道：「也罷，你去把我姐找來，如果她眞的高興，我就生這個娃兒了！」

李兆元一聽可樂了，他舉杯，道：「大妹子，我敬妳，今夜我就去找妳姐。」

這二人在房中吃吃喝喝到了二更天，李兆元小心翼翼的把金娘子安撫在床上。

他立刻自己束裝準備往外走了！

金娘子叫住李兆元：「姐夫，

回來。」

李兆元轉到床邊沿，先是在金娘子的面頰上香一下，笑問：「甚麼事？」

金娘子道：「我發覺葯舖的大夫不簡單，你是明去還是暗察？」

李兆元道：「明去不好問，我暗地裡摸進葯房的後院裡，嘿……別以爲他不簡單，我李兆元也不是省油燈。」

金娘子眨動美眸，道：「還是小心些好！」

她的聲音美，好像妻子對丈夫，李兆元立刻心中暖暖的，忍不住又是一吻！

* * *

一身夜行衣靠，李兆元腰上掛了個小布袋，單刀斜插腰背後，一擰身人已躍在屋面上。

二更天外面已不見有行人，打更的遠遠在大街上一邊敲打一邊叫：「夜深了，小心火燭！」

那李兆元像個幽靈似的在屋面竄高走低，直到半坡的街中央。

這時候還眞靜，沒有一家人掛燈籠，幾隻野狗也懶懶的趴在屋簷下不動彈。

那李兆元站在「大元堂」葯舖台階前，左右只稍打量，拔身「颯」的一聲上了房。

這李兆元的輕功稱得上一流，他站在屋面上穩當當不帶半點聲音。

就在李兆元越過屋脊往院子裡落時，忽見院子裡燈光一亮，有個漢子端着木盤提着燈籠走向一間小房門。

那漢子站在房門外低聲，道：「大夫，送來了。」

他一共叫了兩遍，只見小房的木門拉開了，果然史水樂伸出手來接。

「去睡吧，這兒沒有你的事了。」

伙計正要走，姓史的又回頭，道：「後街家中如來人，就說我忙着，不許他們來打擾。」

「是，大夫！」

伙計匆匆走了，小屋的木門便也關上了。

他二人怎知道，屋面上正躲着李兆元。

* * *

李兆元已匐伏在那間小屋頂上了，他伸手掀起一角瓦片低頭看，小房中堆了許多葯材，燈光照射一綫光，只見那位史大夫一手托着木盤子，另一手彎腰掀起屋角一塊三尺多長的木板。

木板看上去是墊葯材用的，但當史水樂掀開木板，才發現原來是個地道口……

史水樂斜着身子走下去，回手又把木板蓋起來，小屋中頓時又暗了！

房頂上的「五毒怪客」李兆元立刻躍到院子裡，他先是左右仔細看，葯舖的兩個伙計已吹熄了燈。

史水樂到底在幹甚麼，李兆元決心要弄個明白，當然，重要的乃是金蟬怎麼不見了。

李兆元輕悄悄的撥掉門閂推房門，門臼發出「吱」聲來！

李兆元不再去推門，他往灶房弄了一碗水，很快把水澆在門臼裡。

李兆元當然懂得這一套，木門如果「吱吱」响，難保不被人聽到。

史水樂也是黑道一惡也。

* * *

現在，李兆元推門不响，他閃個身便進裡面去，急急的找到那塊木板掀起一條縫往下看。

李兆元幾乎甚麼也看不見，隱隱約約的似乎有一條小小甬道在下面。

於是，李兆元錯身往下面走，他記得很清楚，一共走了九級台階才站住，原來這時候他似乎看到不遠處有一片紅光照過來。

李兆元剛舉步欲走過去，忽然傳來一聲笑！

「哈……不吃會餓的……」

「吃了又上當！」女人的低叱聲。

李兆元一聽就知道那是金蟬的聲音，他不由得血脈賁張氣往上冲。

立刻，他準備出手了。

猛古丁又是一聲嘿嘿笑，那史水樂又道：「金蟬女，咱們不是過得很愉快嗎？此生我是不會再放妳飄蕩江湖了，哈……」

金蟬道：「你不能永遠把我關在此牢內吧？」

史水樂道：「金蟬女，我怎會那麼狠心？我當然不會關妳一輩子在此地，只不過是當我知道妳懷了我的娃兒之後，我就會把妳送到我在高原上的花園小築去住，我要找三個侍女侍候妳，把妳當成我的皇后般。」

金蟬道：「這話你已說過上百次了，我也回答你上百次，如果我能懷孕生孩子，早幾年就生了。」

她頓了一下，又道：「你雖然生了兩個娃兒是白痴，但終歸是你的孩子，何必……」

史水樂突然低叱：「別說了，想起他們我就氣，我要妳爲我生兒子，來，吃下去。」

金蟬道：「吃了也沒用，你別白費心機。」

史水樂道：「我這葯很靈，不怕妳不懷孕。」

原來他叫金蟬生孩子，配的葯要金蟬吃。

金蟬發出無奈的嘆息，聽得李

兆元怒火三丈高，他緊閉嘴巴運力氣，立刻往梯階上奔過去。

李兆元已上了梯階，他發現那是個窖洞。

西北高原多窖洞，寶雞靠山坡的人家，多是把後屋連在坡邊再開窖洞。

史水樂的這間窖洞較隱蔽，上面是看不到的，只有從地道才進得來。

李兆元便是由地道進來的。

此刻，李兆元已奔往窖洞室了，卻突然間感到一陣天旋地轉起來。

李兆元不禁一聲叫：「姓史的你可惡！」

「咚」李兆元跌在地上昏過去了，只不過他還是扯開了腰間的布袋，他顯然中了毒，但他「昏」得不甘心。

＊　＊　＊

是的，李兆元在上台階時中了史水樂佈在地上的毒，那李兆元的布袋口一旦扯開，幾十隻大而青的蜈蚣紛紛往外爬出來。

仔細聽，似乎還有「吱吱」聲眞嚇人。

「甚麼人？」

史水樂一躍而過來，他便也發現許多大蜈蚣往他爬過來。

姓史的是用毒高手，他只不過哈哈一笑，隨手抓出一把白色粉末往那些蜈蚣撒去，立刻間，蜈蚣不跑了，一條條蜈蚣蜷曲着身子全死了！

金蟬一聲呼叫：「阿元哥！」

金蟬的一手被銬在大床一邊，那是一張大銅床，銬她的鍊子發黃光，金蟬必是被史水樂弄昏之後銬上的。

如今金蟬大聲叫，史水樂便樂開了懷。

姓史的走到李兆元身邊低頭看，冷冷道：「膽大包天，我的地方也敢闖，找死！」

金蟬叫道：「快救救他。」

史水樂道：「死了你的心上人，斷了妳的念頭，以後安心跟着我好了，哈……」

金蟬道：「你好毒的心呀！」

史水樂道：「玩毒的人應該心眼毒，這不奇怪。」

姓史的在這兒佈下毒，一大半爲了防範金蟬逃走，他當然知道金蟬也是使毒名家，但他佈下了更厲害的毒，只要有人踏過那些毒粉，很難不受感染而立刻昏倒的！

李兆元也想不到會上這種當。

金蟬再叫，而且淒厲的叫着……

「阿元哥，阿元哥。」

「你的阿元哥……他……」

史水樂突然一聲嘿嘿笑，又接道：「是你呀！你這個小子，你白天已來過我這裡，你的女人懷了身孕呀！」

他舉着燈往李兆元的臉上仔細瞧。

李兆元的臉皮是緊繃的，也是忿怒的。

銅鍊聲响，金蟬叫道：「我看看，我看看他的模樣。」

史水樂閃身靠邊站，手上的燈照上去。

「妳瞧瞧，他是……不是……」

金蟬只一看便叫了。

「阿元哥，他是我的阿元哥呀！」

史水樂大笑了。

「哈哈哈，太好了，太好了。」

金蟬大叫：「快救活他呀，久了就沒命了！」

史水樂道：「妳知道我用的是『五更雞鳴招魂粉』？」

金蟬道：「當然知道，你還不快救他。」

史水樂道：「好，我想知道，他身邊懷孕的女人，那個很美的女人是誰？」

金蟬吃驚，道：「懷孕女人？」

「不錯，也剛懷孕不久，頂多只有半個多月。」

「她……」

「誰？」

金蟬道：「一定是他把我妹子弄上鈎了，他……唉，沒良心的人喲。」

這是無奈的低喚，金蟬道：「把他弄醒，我要親自問問這狠心狗肺的。」

史水樂道：「行，我答應，但妳也休叫我失望。」

金蟬道：「老實說我原是對你不錯的，你對我用葯令我不高興。」

史水樂道：「那妳先吃了我爲妳燉的東西。」

金蟬道：「你又在這些東西中加了『百子散』？」

「我要妳爲我生兒子呀！」

「我說過我生不出來。」

「妳一直拒絕我。」

金蟬咬咬牙，她是爲了救李兆元，便伸手，道：「拿來，我喝。」

史水樂高興的把瓷碗捧到金蟬的手中，笑了。

「喝下去，好香吔！」

金蟬道：「喝了你才相信。」

她果然張口全部喝下肚，喝了個碗底朝天，姓史的笑歪了嘴，立刻他也喝了另一碗。

於是，這二人起了變化了。

史水樂道：「多日辛勞，妳每次都摔了碗，妳今天總算吃下去了，哈哈……」

金蟬忽然也吃吃笑了，她的臉上泛桃花。

她的雙目瞇起來，全身上下不自在。

「你……喲，來嘛。」

史水樂的雙目睜得圓，他也咬牙切齒發低吼，道：「寶貝，寶貝，嘿……哦……」

他來了個餓虎撲羊式，只見他上去扯衣衫。

他當然扯金蟬的衣衫，更扯自己的衣衫。

金蟬發出蕩笑聲，迎着壓下的身子扭起來。

這男女二人糾纏得緊，幾乎忘記附近地上還倒着一個李兆元。

也不知折騰有多久，但男盡力女盡興應是無問題。

＊　＊　＊

街上傳來四更鑼，敲鑼的仍是那句話：「夜深了，小心火燭。」

誰還四更天點火呀！

如果眞有，那也只有史水樂在「玩火」，他玩的是男女之間的慾火。

＊　＊　＊

喘息聲帶着幾分愉快，金蟬還伸手在史水樂的光屁股上打了一掌。

「你還不快把他救醒呀，五更天一到他就完蛋了。」

披衣而起，史水樂笑了。

「妳呀，仍與當年一樣蕩，眞叫領教了。」

「可惜我生不出兒女來。」

拉過被子蓋起來，金蟬道：「去，救他起來。」

史水樂低頭看床下，他站起身來走過去。

「小子，你太不長眼睛了……」

桌上取來一杯水，姓史的自懷中摸出一包紅葯粉，他冷笑不已。

金蟬道：「那是甚麼東西？」

史水樂道：「好東西。」

金蟬道：「你又想在他身上動陰險呀？」

史水樂道：「金蟬呀，咱們都是道上走過十幾二十年的人了，誰也不想陰溝裡翻船吧！」

金蟬道：「你用的甚麼毒？」

史水樂得意的道：「每月來取一次解藥，十月以後他就沒事了。」

金蟬道：「爲甚麼要十個月？」

史水樂道：「讓妳十月懷胎好爲我生子呀，哈……」

金蟬道：「你會失望的。」

史水樂道：「我對我的葯效充滿信心的。」

於是，姓史的把葯粉和了水，一古腦的灌入李兆元的口中了。

＊　＊　＊

「哦……」

李兆元醒過來了。

李兆元雙手抱住頭，大叫着：「痛死我也。」

銅床上，金蟬忙道：「阿元哥，快調息。」

李兆元根本不想死，聞言盤膝坐下來。

一邊站的史水樂道：「你原來是『五毒怪客』呀，失敬，失敬。」

李兆元半天才起來，他怒道：「可惡！」

史水樂道：「甚麼可惡？是你偷進我這兒呀！」

李兆元指着銅床上，吼道：「金蟬是我的女人，你把她鎖在這裡，我……」

史水樂道：「你今天不是帶了個太太來嗎？那女子美，她也懷了身孕，怎麼金蟬也是你的？」

李兆元看看床上的金蟬，金蟬正等他回答了。

咬咬牙，金蟬道：「說呀！你把我大妹子怎麼了？」

李兆元嘆口氣，道：「金娘子懷孕了。」

金蟬嘿然道：「你還找我做甚麼？」

李兆元道：「意外呀，我仍然愛妳呀！」

金蟬笑了。

李兆元道：「我拚命也要救妳出去。」

史水樂道：「救你自己吧，姓李的。」

李兆元道：「她是我的女人。」

史水樂道：「她現在是我的女人。」

李兆元道：「爲甚麼鎖她？」

史水樂道：「等她爲我生個一兒半女呀！」

李兆元道：「我的女人爲你生子？」

史水樂道：「借腹生子有甚麼奇怪呀？」

「可惡啊，我要……」

金蟬忙道：「兆元，你已服了他的毒葯，每個月你得來取一次解葯。」

李兆元幾乎跳起來了。

「混蛋吶，你……」

史水樂道：「放心，我只借十個月，十個月以後她仍然是你的。」

金蟬道：「不出幾個月，你必定失望。」

史水樂哈哈一笑，道：「那就叫我嚐嚐這失敗是個甚麼滋味吧，哈……」

他突然對李兆元低叱，道：「姓李的，你可以出去了，我不招待你。」

李兆元看看銅床上，金蟬對他點點頭。

「去吧，小心我大妹子，把孩子生下來，她如果不要咱們要，妳知道我生不出甚麼屁蛋的。」

李兆元還眞聽金蟬的，他重重的點點頭。

（未完・九）

上文提要：魚得水得徐世芳托夢，具名贈「菊花天」五招，果然在瓦面上找到，覺得太玄了，聯想小童和湯堯對招，追問他的師門，湯堯懷疑蒙面女人是徐小珠，她又絕口否認……現在湯堯又和蒙面女人各出奇招，他想置她於死地滅口，對師門負責，但未能操勝券，只好溜走。在路上湯堯遇到師門五柳先生的姪女兒夏侯蘭同回家裡，徐小珠還未回來……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　飛・圖

霧夜快刀

查仇家惹起紛爭　施術法擺脫強敵

徐小珠掙開，走到一邊，道：「你眞的知道我爲何要提防你？」

「你和岳丈都以爲我的師門可能是當年向岳父施襲的兇手，對不對？」

「你這套詞令，眞叫人敬佩，『可能』二字用得多妙？要不是他，爲何叫你深藏不露？」

「練武之人不炫耀是一份美德，有甚麼不對？」

「只怕不是那樣，而是怕被害者認出施襲者的武功。」

「小珠……」

「我和家父已談過一次，他雖是童稚的身子，却是大人的靈魂和學識，他說可以認出，你偶爾炫露的絕技，就是當年向他施襲者的路子。」

湯堯吶吶無言以對。

事實上本來就可能如此。

「你如果眞的還承認我們是夫妻，就該承認。」

湯堯並非不愛其妻，在目前眞的不便承認。

他的師門要他嚴緊守密，但並未告訴他說是昔年偸襲過人而致死，儘管他自已猜都可以猜出來的。

「你不承認？」

「不是不承認，而是一無所悉。」

「那麼這些年來你爲何藏拙？」

「這是家師叮囑的！」

「你難道想不通，他爲何要你藏技不露？」

「師門的事，作弟子的不便置喙！」

「你對我父似乎要下殺手，這一點也能否認嗎？」

「那只是爲了自衞！」

「你請吧！我們的夫妻關係到此爲止！」

「小珠，我不能沒有妳！」

「這話已經不能打動我了！」

「小珠，妳聽我說……」他走近她，她却以爲他想趁機殺她，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沒有了，就會如此的。

徐小珠突然穿窗而出。

湯堯追出，不知她藏在何處，或者已經走了。

湯堯找不到人也走了，但他遇上了夏侯蘭。

這一次不是坐在馬車上，而是騎着馬。

湯堯見到她就有一種罪惡感，他對不起小珠。

「大師兄，你要去哪裡？」

「去辦一件事，要趕時間……」

他不敢說出地點。

不然的話，她又會說正好她也要去那裡。

「正好，你趕時間，咱們合騎一馬。」

「不成，兩人一馬，跑不了三十里，就把馬累壞了。」

「不妨，到時候再換馬！」

「謝了，師妹，我先走一步了。」

向斜路小徑上疾射而去，進入小徑百十步，再竄入路邊高粱田中，由於小路兩邊都有高粱田，夏侯蘭也不知他進入左、右還是邊的高粱田中。

再說，騎馬也不能進入高粱田。

眞把她氣壞了，她知道他在迴避她。

似乎粉紅色的陷阱並未陷住他，只是給他佔了一次便宜。

*　*　*

徐小珠脫身出鎭，在五七里外遇上小童。

現在她已相信，這就是她的亡父。

「小珠，我們必須合作，才能擒住敵人。」

「怎能使我相信你眞是亡父托生的？」

小童道：「妳希望知道甚麼？」

「我希望看到家父以前原來的形象。」

「如果看到你就信了？」

「當然！」

「那麼妳閉上眼睛，我叫你睜開才睜開！」

小珠不敢，怕他施襲。

「小珠，妳如此不信任我，我很難過。」

「請原諒，我現在不能不小心！」

「我站在你的十丈以外好了，我要接近妳，不可能一點衣袂聲也沒有的，這樣還不放心嗎？」

小珠終於點了頭。

於是二人各自後退了近五十步。

二人的距離約百步，見四周開闊，一目瞭然。

小珠閉上眼，但十分警覺。

只不過她聽不到動靜，不一會小童道：「睜眼。」

小珠睜開眼來，不由猛然一震。

在七八步外站定一人，正是她的亡父。

她的亡父才死了幾年，而非幾十年，音容宛在，一看便知。

小珠渾身一陣涼意，吶吶道：「您是爹嗎？」

「當然，小珠……」

「剛才的小童呢？」

「他就是我，我也是他。」

「爹會幻身術嗎？」

「也可以這麼說，爹的道基不淺，爲了使妳相信，不得不施此術，其實這是逼不得已呀！」

「爲甚麼？」

「因爲小童之身才是爹的正身，這是幻身……」

小珠有點怕，道：「爹，你不能以這原身出現嗎？」

「可以暫時，但不可永久，因爲小童即我，我即小童。」

「爹，我總是不太相信……」

「我知道妳的心情，這種事我對妳解說，妳也未必能全懂……」

「爹，說說看如何？」

徐世芳道：「爹數年前，道行已經很深，服氣辟穀，已可不食人間烟火，但因怕驚世駭俗，所以還是照常。」

「爹那時的確吃得很少！」

「那只是作作樣子，那時我的道胎已成，以文火溫養，神蟄氣藏，深入混沌，曾大蟄七日，有如氣絕身亡，七日之後，玉液依舊再生，各日七返九還，如七日之外仍然不醒，可以用鐘磬在耳邊敲擊，再用掌輕拍背心，呼其名字，自然還陽，七日之後若喚不醒，元神靜中出舍，墜於六道輪迴，世人以爲坐化屍解，豈知前功盡棄。」

「爹是說坐在缸中坐化的人不是得道了？」

「形神俱滅，那能得道？但勇氣可嘉！」

「爹怎能被襲不治之後再世爲人？」

「這是天機，不能洩漏，但爲父仍要告訴妳，因爲已有『宿命通』之六通之一，能知生前死後之因，因此在我臨死一刹，魂魄已完整出竅……」

小珠信了，只是感覺上如此則像其老父，若恢復小童之身，就不產生眞實感了，但小童才是眞身！

「爹還要變回去？」

「對，而且還不能太久……」這一次沒有要小珠閉眼，似乎在眨眼間，他的身子化幻爲矮小了。

徐小珠怔了半天，道：「爹的身子是小童，等於魂附童體，這小童的身子還會繼續長大嗎？」

「會！但長大後還是原樣，不會變成爹的樣子。」

「爹，你有何打算？」

「仇人要消滅我們，我們也要找仇人索債。事實上爹托生之後，已無意復仇，但我們能放過別人，別人却不能放過咱們，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是的，爹！」

「妳的功夫還不夠，不足以應付湯堯或其他敵人！」

「爹，他深藏不露。」

「我們也沒有全拿出來。」

「爹有把握勝他？」

「是的，但並不一定有把握勝他背後之人。」

「是他師父『五柳先生』夏侯心？」

「大概是吧！所以爹要加强妳

的應變能力。」

二人進入深山，在一秘洞中一天一夜。

徐小珠獲益不淺。

現在她才知道，老爹的確還保留了很多高深的武功，事實上徐世芳此刻已是半仙之體了。

父女分手前，徐世芳道：「小珠，我要找妳娘很容易，隨時可以找到，但也要隨時小心……」稍後就分了手。

＊　＊　＊

湯堯已遇上了夏侯蘭。

事實上不是遇上，而是咬上了他的尾巴。

這是高人提供線索找到他的。

事實上，「四絕」「松竹梅菊」四人都有點道基。

只不過道基最差的是「南天一朶雲」南宮遠。

道基最深的是誰？目前看來似是「菊夫子」。

「師哥，你想甩掉我？」

「這怎能用上一個『甩』字？」

「你本來就想甩我，玩過還想撒手！」

「師妹，那可是妳主動送上門的。」

「怎麼，你要推卸負任？」

「那夜在車上，毫無疑問是妳用了迷葯。」

「你胡說！」

「夏侯蘭，妳忘了，我是個有家室的人。」

「我才不管你有無家室，反正你佔有了我，你就是我的了！」

湯堯道：「我却不這麼想。」

「你怎麼想？」

「妳以爲我是妳的，我却不以爲妳是我的……」

掉頭離去，衣袂破空，她攔住了去路。

「夏侯蘭，妳可別以爲我是個軟柿子——好捏。」

「我以爲你這個柿子並不怎麼硬！」

「勸妳收斂些！」

「怎麼？你要教訓我？」

「看在師門份上……」

「我也看在家叔面上，爲你留個下台的機會。」

「我不領情，你再攔路我就不客氣了！」

「你沒有個交代，就休想離開。」

「甚麼交代？」

「承認那件事實！」

「我以爲我只是被一個女人倒採了花的人，到現在還在窩囊。」

她厲叱一聲，拔刀攻上。

湯堯三招內未拔刀，第四招他不能不拔刀了。

他深深吃驚，一個縱慾的女子，居然有如此深厚的功力和凌厲的招術，他發現對方絕不遜他。

他所學的奇招異式，她幾乎都會。

她所會的絕招，他也有極少數不會的。

因而他們半斤八兩，誰都無法在百招之內擊敗對方，五十招後，湯堯更吃驚，甚至百招內他會失招。

這情況打下去就很不樂觀，湯堯以爲師父是以他的姪女來監視他，控制他，甚至她和他作那事都可能經過師父之許可。

這樣的師父，他起了反感。

湯堯要脫身却脫不了身，正自焦急，忽然有人大聲道：「住手！」嗓門很高，四山回應。

兩人立刻就停止了打鬥。

湯堯當然知道是誰，因爲一聽口音就知道了。

這是小熊的口音，正是小熊和小郭兩人。

夏侯蘭正要斥責他多事，小熊道：「姓湯的，你欠的這筆債何時還清？你不會再打馬虎眼吧。」

「甚麼債？」

小郭道：「他娘的！看到沒有？他想賴債！」

湯堯道：「我賴甚麼債？」

小熊道：「三年前，你倒楣那段日子，向我的伯父陸續借了九千多兩，怎麼？你已經忘記啦！」

湯堯知他在胡扯，道：「要錢沒有！」

小熊道：「沒有不行。」

湯堯道：「不行就看着辦！」

小熊道：「看着辦當然要錢。」

湯堯道：「錢還是沒有。」

「沒有不行。」

「不行就看着辦！」

「看着辦當然是要錢。」

「要錢還是沒有。」

「沒有不行。」

「不行看着辦。」

夏侯蘭厲聲道：「你們重復這幾句話是甚麼意思？」

小郭道：「湯堯！這女人和你是甚麼關係？」

湯堯吶吶道：「是……她……是我的師妹……」

小郭繞了夏侯蘭一週，上自胸部、中自柳腰下至雙腿及雙脚，仔細打量了幾匝，看得她很不自在。

夏侯蘭道：「小崽子，姑奶奶身上有花？」

小郭道：「花嘛，本來是有，只不過已經謝哩！」

「呸！你嚼甚麼舌頭？」

小郭道：「湯堯，你能不能保證她是清倌？」

湯堯攤攤手，表示不能保証。

小郭道：「這麼說，你們上過床了？」

魚得水和李悔藏在十步外樹叢

後，魚得水連連搖頭，以「蟻語蝶音」道：「這兩個傢伙太不像話了！」

李悔道：「我却以爲，遊戲人間，也沒有甚麼！」

湯堯聳聳肩不回答，小熊道：「這就表示你們玩過『床上摔跤』的把戲，這就不值錢了。」

小郭道：「話是不錯，儘管已不是處女了，九千兩還勉强值，怎麼樣？用以抵債如何？」

夏侯蘭跋扈慣了，那吃這一套，立刻撲向小郭。就在小郭疾退，夏侯蘭堪堪揪住他的肩衣時，小熊的一枚「火棗」(火器)已向她的下身射到。

夏侯蘭非比等閑。

說得確切些，也許比湯堯還厲害些。

這「火棗」怎會擊中她，她一閃，正要去接，乍見不是鏢、箭之類暗器，也就放棄接它。

那知這兩枚「火棗」到了她的身旁，突然互擊。

「蓬」地一聲，烟硝四射。

這「火棗」就像北方的乾棗子大小差不多，爆炸聲也不太大，但威力不算小，看起來很不起眼。

由於火棗是自她的下盤旁射過相撞爆炸，正好是在她的臀部及大腿根附近部位炸了開來。

「忽」地一聲，她的裙子上起了火。

「火棗」的燃燒性很强，裙子一炬成灰。

裡面是內褲，也被燒破了一些孔隙。

最重的是屁股上，皮肉被灼傷多處。

夏侯蘭氣得「哇哇」大叫，道：「你們兩個小崽子給我報上名來，姑奶奶不報此仇，誓不爲人。」

小熊道：「我姓祖，他姓宗，好記得很，有沒有炸到最重要的部位，以致影响『床上摔跤』行動？」

夏侯蘭咆哮着狼狽奔掠而去。

這工夫魚、李兩人走了來，魚得水道：「她是你的師妹？」

「她是家師的姪女夏侯蘭！」

「她那兩套似乎不比你差！」

「該說比我高明。」

「可見你師父偏心！」李悔道：「如你師父肯教，你的吸收力應該比夏侯蘭高得多！」

湯堯攤攤手，似乎不便多談。

魚得水道：「湯堯，我信你有難言之隱，但看在老友份上，你該說出你的心事，讓大家爲你拿個主意。」

湯堯微微搖頭。

小熊道：「怎麼？你不信任我和小郭這兩個鳥人，難道連魚老大和李悔也不信任了嗎？操……」

湯堯對魚得水以「蟻語蝶音」道：「得水，我有苦衷，暫時不能對你說，你一定要原諒我。」

魚得水道：「是令師要你保密嗎？」

「我不便多談！請擔待。」

魚得水道：「算了，我不會爲難你，但是，你這樣隨波逐流，未來會有甚麼結局，知道嗎？」

「不知道，但我目前只好如此了。」

說完抱拳道：「得水，我要失陪去辦點事了！後會有期。」掉頭向夏侯蘭相反的方向掠去。

小郭大聲道：「湯堯這小子不夠意思！」

小熊道：「他似乎不願和咱們一道了。」

魚得水道：「他有苦衷，不能怪他。」

李悔道：「他此刻可能陷入極難抉擇的困擾中。」

小熊道：「我看未必，以過去他和魚老大的交情，甚麼事不可以攤開來談，我們也可以爲他出個主意呀！」

魚得水道：「湯堯可能眞有不可開交的苦處。」

李悔道：「但湯堯多多少少變得有點生疏了吧？」

魚得水不出聲，這工夫魚得水忽然低聲道：「咱們有麻煩了，來人沒有一個不是頂尖人物……」

果然，九個人四面包抄，不帶衣袂聲。

這九個人大約都在四十左右，一色黃衫。

每人背上插柄長刀，不但行動一致，連表情也一樣。

沒有表情，就是强烈的表情，嘴抿得很緊。

魚得水抱拳道：「九位是爲我們而來的？」

爲首的中年人冷冷地道：「可以說就是爲你而來的。」

魚得水道：「何事？」

「警告你，少管閑事。」

魚得水笑笑道：「閑事我絕對不管，管的就不會是閑事。」

兩小拍手叫好，表示回答得痛快。

中年人一字字地道：「你可知這話出口的後果嗎？」

魚得水道：「任何後果本人都會面對它！」

「狂妄無知！」

小郭道：「如果我當衆以『×你娘』這三字經回敬你們，你們會不會以爲我更狂妄無知？」

中年人抬抬下頦道：「老九，教訓一下……」

語音未畢，其中一人已如風馳電掣般射到小郭身邊，第一個耳光，把小郭的身子打得向右轉了五六匝，第二個耳光，又把他打得向左

轉了七週。

最後小郭倒地昏了過去。

那人向後一退就是兩丈，似乎未見他移步。

李悔心頭一緊。

這算是武林中的特級人物，她正要出手，魚得水道：「且慢！」示意李悔不要輕舉妄動。

李悔對魚是百依百順，立刻打住。

魚得水道：「幾位可不可告知大名和來歷？」

「你不配！」

魚得水攤攤手，道：「的確，只不過剛才兄台說我多管閑事，是管了甚麼閑事？這一點應該告知吧！」

爲首之人道：「以後少爲湯堯出主意！」

魚得水道：「朋友之間相互協助扶持，這有甚麼不對，如果這也算管閑事，世上還有甚麼不是閑事？」

爲首之人厲聲道：「不要你管，你就別管！這已經是對你客氣了，不知好歹的東西……」

小熊道：「你他娘的自一出現，就板着臉訓人，你有沒有撒泡尿照一照，你算甚麼東西？」

爲首之人道：「老八，這次教訓交給你了。」

那人往上一貼，李悔較近，迎了上去。

魚得水要攔已是不及，只好跟上。

那人見李悔逼近，頭也未回，撩出一掌。

這當然是輕視，他大概低估了李悔。

只不過此人確有輕視別人的本錢，李悔一閃，又攻出一掌，這一掌用了九成半的內力，非同小可。

豈知這人又一甩手，李悔竟被震出五步以外。

此刻魚得水已到，疾扣此人的脈門。

這人雖然未被扣住脈門，却不能不作守勢。因爲魚得水這一扣變化太多，可攻可守，他的底子和李悔不同。

這人不甘心被這年輕人逼得採取守勢，稍退即進。

進要有進的實力，不能躁進。此人就有點躁進。

魚得水是聰明人，此時要佔此人的便宜不太難。

只不過，還有八個虎視眈眈地在一邊監視。

他們四人是絕對不成的，好漢不吃眼前虧嘛！

因爲他相信，爲首之人的功力比此人高出多多。

魚得水該勝不勝，放了水，兩人身形分開。

這人道：「小子，我還以爲你有多麼棘手呢！」

爲首之人道：「老八，人家讓你，居然不知，未免讓人家笑話了！退下來！」

這人臉一紅，低哼了一聲退了回去。

小郭道：「教訓人的人，差點被人教訓了！」

李悔以「蟻語傳音」道：「小郭，今夜很凶險，收斂一點吧！針鋒相對是沒有甚麼好處的！」

爲首之人道：「老三，你試試看！姓魚的是『四絕』門下，還有過其他遇合，不可輕敵……」

「是！」這個老三就穩健得多了。

老三道：「姓魚的，出手！」

魚得水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這人立刻就出了手。魚得水本身的「梅花操」就是一絕，後來又學過「叟」白雨亭的武功，然後再學車秀的絕學。

這些人無一不是武林大豪，別具一格。

魚得水非但能吸收，還能把各家之長滙集一起，取長補短，熔於一爐，發揮更大的潛力。

這個老三全力以赴，本以爲二十招內可以擊敗魚得水，近三十招，還沒有辦到，他以爲這是恥辱。

這九個人的確非比等閒，但在武林中却藉藉無名。

也正因爲如此，才會被這個大豪所重用。

魚得水駭然發現，此人比那老八和老九高得太多。

只不過他要是全力搏殺，六十招內可以挫敗他。但他却不急急取勝，甚至表現了疲態和不支。

六十招後，魚得水落了下風。

看樣子很狼狽，也不大可能支持八十招以上。

爲首之人道：「老三，收手。」

這人收手退了回去，爲首之人道：「魚得水，你應該知道，管閑事也要夠料子才成，你不夠！」

魚得水急喘着，道：「剛才並未分出勝敗！」

爲首之人道：「已經沒有必要了，我們走吧……」

九人走後，李悔低聲道：「得水，你的藏拙技巧很夠，居然瞞過了這九個一流高手的耳目。」

魚得水道：「爲人處世，本應如此！」

李悔道：「小熊、小郭，這就叫着大智若愚，大巧若拙！要不，咱們可能要灰頭土臉，甚至喪生！」

小熊道：「魚老大多少招可以擊倒那個老三？」

魚得水沒有出聲。

李悔道：「六十招以內。」

小郭道：「如果魚老大對付爲首的那個人呢？」

李悔望着魚得水，魚得水仍未出聲。

李悔道：「百招以內……」

「不，」魚得水道：「百招以後我可能失招……」

衆小默然，他們不以爲魚得水說謊。

＊　＊　＊

小童，也就徐世芳遭遇了大敵。

這大敵也就是九個陌生中年高手。

他們是誰的人，也就不問可知了。

「九龍治水」是龍家九兄弟的綜合綽號。

事實上他們並非高手，也許是因爲姓龍，而且身手高超，才被冠上「九龍治水」的綽號。

徐世芳當然認識這九個人。

這九個對徐世芳也熟，只是人死托生變成童體之後，他們就不怎麼熟了，爲首的龍老大道：「你是徐世芳？」

「你們不配如此稱呼老夫……」

爲首的叫龍騰，以下是躍、飛、現、隱、昇、天、圻、在，共九人。龍騰道：「你是不是自視太高些？」

「至少在你們九個奴才面前有這麼高的身份！」

「今夜，你可能要回老家。據說你頗有道基，有人信，也有人不信，我們倒想試驗一下……」

「那是謠傳。」

「既爲謠傳，你徐世芳怎麼會變成小童了？」

「世上的奇事很多，我是例外。」

「怎會返老還童？」

「對你們說，也不過是對牛彈琴！」

龍騰手一揮，道：「兄弟們，咱們接着，這可是一份榮寵，咱們比人家矮了好幾級哩……」

「嗆朗朗」聲中，九人的長刀一齊出鞘。

九柄刀在星光下，璀璨奪目，閃電似地掃向小童。

徐世芳仍未撤兵刃。

九人聯手，非同小可，應該說，就算徐世芳以十成十的功力拚搏，也討不了好去。

的確，才三十招左右，徐世芳撩衣撤下短劍。

一個八九歲的小童，就算長得不矮，也總是個孩子。

一個孩子衣內有劍而看不出來，這劍之短也就可想而知了，大約只有普通長劍的一半長度。

他的手中有劍，情況就不同了。

九柄長刀中的一柄短劍，居然捷若游龍，穿射於九柄長刀之間，無阻無礙，神出鬼沒，神奇無比。

只不過九人聯手却未落下風。

五十招左右時，龍騰發出一聲「龍吟」，九人立刻以陣式攻擊，這叫着「迴龍陣」，妙在一個「迴」字上。

「迴」有繚繞迴環，循環不已的意思。

此陣是他們的主人專爲他們苦研而成的。

除了他們的主人，單人破此大陣，幾乎沒有這等高手。

徐世芳開始走下風了。

任何陣式，不論是三人、五人、十人、二十人乃至於數十人或百人，都有一個目的，就是以團體之力，產生相乘的威力。

三人合擊之陣式，也許能衍化成六人或九人之力。

八人的陣式，可能產生二十四或六十四人的威力。

總之，陣式的目的就是以變化的活力驟增力量，造成奇大的壓力，甚至能以泰山壓頂的聲勢取勝。

不戰而屈人之兵，也就是這意思。

九條龍迴環曲折，昇降穿掠，似已把徐世芳圍住，徐世芳非但落了下風，且感不支。

他步步後退，對方迂迴攔截。

徐世芳再退，而且退得極快，很快就退到霧中去了，今夜有霧，但最初他們都未發現有霧。

現在都發現了。

龍氏兄弟不由全都愕然，剛才爲何未見到霧呢？

霧很濃，人一退入霧中，五六步外就不見人影了。

「且慢……」龍老大見多識廣，道：「這一手可能叫着『霧遁』，不要冒然進入大霧之中……」

龍老九冷笑道：「菊夫子也只會夾着尾巴逃走而已！」

「老九，這種逃和一般人的逃不同！」

「有甚麼不同？」

「這是一門道家極深的工夫『吞雲吐霧』。」

老五道：「他會造霧？」

老大道：「據我所知，『四絕』之中的梅鐵骨，也就是『梅花操』的創始人也會『吞雲吐霧』。」

「可是魚得水也不見得……」

龍老大道：「也不可小看他，主上把他列爲危險人物之一，諒不是高估他，我們走吧……」

龍氏兄弟走後，霧已消散了。

霧一散，徐世芳顯出了原形。

喃喃地道：「九龍治水非同小可，他們的主子就可想而知了！」

就在這時，遠處冉冉飛來一片

雲。

這片雲不大，方圓不過三四丈。

霧可以落到地面半尺以上，但雲落地則少見。

除非是在山頂或山腰上。

即使是在山頂或山腰上，雲也不會落在地面上。

這片雲由林中冉冉下落，又穿出疏林，向徐世芳冉冉飄近，停在他的前面約十餘步之地。

徐世芳知道，造霧和造雲都不容易，但造雲似乎更難些。古人形容會法術的人，往往用：呼風喚雨，撒豆成兵。

道基有根基的人，呼風喚雨，並不太玄。

佛家「六通」中的「神境通」即可辦到。

徐世芳道：「在下猜得出你是誰。」

雲中有人道：「那眞是榮幸……」

「你應該是『五柳先生』夏侯心！」

「嘿……」對方並不否認，也未承認。

徐世芳道：「你昔年的施襲，造成了我今日的形象，但也可以說是焉知非福，事到如今，我仍有一言奉勸……」

「不必饒舌，我要教訓你的栽臟！」

「栽甚麼臟？」

「誣我昔年施襲！」

「你敢發誓嗎？」

「當然，但本人的身份，豈能在你面前發誓。」

徐世芳喟然道：「大明江山在風雨飄搖之中，滿狗大肆猖狂殺我族人，你這絕世高手，就無動於衷嗎？」

雲中人道：「大明氣數已盡，看看他們的後人即知端倪，有人說自史可法死後，大明就已經亡了。」

這話徐世芳也不能否認。

史家評斷，大明弄到這地步，應由崇禎說起，他雖不花天酒地，却因用人不當，應負最早斷喪國家元氣之責。

「你不能以眞面目相見嗎？」

「你敢不敢進來？」

進入雲中和進入霧中差不多，他當然吃虧。

對方進入已久，自然佔便宜了。

徐世芳知道，此人的道基這些年來已是突飛猛進了。

徐世芳慢慢地步入雲中，立刻傳來了金鐵交擊聲。

徐用短劍，夏侯心用刀。

刀長劍短，在這種高手之下，强弱就分出來了。

霧和雲不同，霧鬆雲密，在視野上就大爲不同。

三十招後徐世芳在雲中團團轉。

只要他退出雲的範圍之外，即算落敗。

徐世芳當然並不在乎這些。

他要報仇，也要爲武林除害，勝敗乃兵家常事，維護武林正義及法統才重要。

就在他堪堪被逼出雲外時，夏侯心突然沉聲道：「甚麼人攪局？這算甚麼人物……」

果然，徐世芳極目望去，一個蒙面女人的淡淡影子正在和夏侯心動手，這女人用劍路子頗熟。

不出五七招，這女人就落了下風。

徐世芳心頭一震，這女人極似他的妻子鄺眞。

也就是白毛女鄺眞。

夫妻在此境況下相遇，眞是恍如隔世。

事實上，也眞是隔世，因爲他是已經死去的人。

於是徐世芳也出了手。

這夫妻兩人聯手的威力，該如何形容呢？

但是，夫妻兩人合擊，居然並未佔到多少上風。

這人的功力進步了多少？他的劍在雲中不見劍芒！只見他的手臂揮動着，這是劍術至高的境界。

這就是所謂「心中有劍，手中無劍」的境界。

夫妻兩人內心有說不出的驚震與愁緒。

十餘年的闊別，在此相見，以前他以爲她死了。

他的妻子的功力也大見增長，兩人却不能殺死這個陰險的傢伙。因爲「五柳先生」以前的風評是很不錯的。

當然，夏侯心要擊敗他們，也並不容易。

只不過這已經看出，二對一之下雙方的差距了。

夏侯心劍上湧出更大的潛力，夫妻兩人都可感受到。

只不過也就在這時，夏侯心突然眼前出現奇景。

他是個藝高膽大的人，連這兩個頂尖人物聯手都不怕，他還怕甚麼，但是，他的確還有怕的東西。

在雲氣之中，影影綽綽出現了兩個人影。

一個五十多歲，長髮披散，雙目中淌出兩行鮮血。

在雲氣中的夜晚，面色青中透綠，表情木然。

另一個約三十五六歲，是個美婦。

只不過現在是不會有美感了，因爲她一臉鮮血，而且七竅還在淌

血，儘管如此，仍可看出，她不淌血時必然很美。

夏侯心凝目望去。雖然影影綽綽不甚清楚，却絕對不會認錯了人，於是，他發出尖嘶。

尖嘶聲驚心動魄。

徐世芳夫婦立刻停手。

他們當然也可以看到這兩個一臉血汚，足不沾地的人。

尖嘶之後，夏侯心狂奔而去。

兩個影子也已經消失了。

雲自然也就漸漸地散了。他們夫婦兩人互相打量着。

徐世芳道：「是眞妹嗎？」

多不自然！一個八九歲的小童，叫她這個四十多歲的婦人爲妹子，但自他的口音中，可以聽出正是她的丈夫。

「我是鄺眞。」

「你不知道我又轉世了嗎？」

「近來聽說過。」

「這些年來妳在何處？」

「在黨河流域金窟中……」

「也就是在我當年被襲不遠的地方？」

「正是。」

「眞苦了妳哩！」

「是剛才的兩個人影把夏侯心嚇跑了？」

「大概是的。」

「是甚麼人？」

「那不能算人，是已經死去的人……」

「鬼？」

「也可以這麼說。」

「是夏侯心的甚麼人？」

「是他的父親和他父親的外室……」

「莫非你會……」

「我未被襲之前，道行頗深，已有兩個『神通』了，尚幸被襲時神形未滅，脫殼而出，那時在十里外有一婦人正要生產，我就……」

「眞是奇事，要不是你親口說的，我幾乎……」

「有了道基之人，進出陰陽，根本不當一回事。」

「剛才是你把他的父親及庶母請來的？」

「對，這是道家丹道機要，一時也說不完，如黃帝九鼎、太清丹經、地元眞訣、承誌籙及漁莊籙等，都是指地元丹道，丹並非我們吃的中藥丹丸，而是道家的術語——修煉之途徑和方法，也就是天元、人元及地元，又分三成：初成、中成及上成。除此三元大道以外，還有九十六種外道，三千六百旁門……」

「眞有所謂旁門左道？」

「旁門也是門，左道也是道，只看是不是用於正途！請他父親及庶母顯靈，也是左道……」

「由此可見，夏侯心連這左道也不會。」

「怎見得？」

「他若是會，就不會被嚇跑，他應該知道這是人鬼溝通的引鬼術把他們請來的，是不是這樣？」

徐世芳道：「大致不錯。但夏侯心未必不懂，而是乍見父母亡魂，驚悸而不可自持。」

「你見過咱們的女兒？」

「見過。」

「你可知她嫁的正是仇人之徒？」

「當然知道。」

「當初爲何不阻止？」

「當他們成爲夫妻時，我已經被襲轉世投胎了！眞妹！走，我們去找女兒去……」

鄺眞和他携手離開了現場，她道：「我能修道嗎？修成正果該是甚麼樣子？甚麼境界？」

「可以這麼說：屆時能舉足千里，遍遊萬國，眞空妙有，隱現莫測，通天徹地，步日玩月，入水不溺，入火不焚，陰陽不能陶鑄，反能陶鑄陰陽，五行不能變遷，反而變遷五行，閻羅不能制其死，帝釋（玉皇大帝）不能宰其生，欲在人世，則護國佑民，欲超凡入聖，則凌霄而霞擧，飛昇而宅技，度盡衆生而傳燈。」

＊　＊　＊

湯堯被夏侯蘭所暗算，人事不醒，弄回了師門。

現在小湯躺在客廳地上。

這是一個鎮上後街的一幢民房，前後兩進。

「五柳先生」隱在塵世間，居然無人知道。

大隱隱於市，大概也可以如此解釋吧！

夏侯心岸然道貌，人品出衆，如果光看外型，沒有人會以爲是個陰詐的人，簡直是個君子。

「把他弄到椅上，使他醒過來。」

「叔叔，叫他躺在地上就可以了，他這種人……」

「他這種人又如何？」

「朝秦暮楚，不負責任！」還是把湯堯弄到椅上。

夏侯心哼了一聲，道：「湯堯……」

「師父……」湯堯醒來連忙拜下，道：「徒兒無狀！」

「你有甚麼錯？」

「師父不知道徒兒和師妹的事，徒兒也要講。」

「師父可以猜出事情是如何發生的。」

「徒兒也有錯……」

「先不談這件事，師父要你去作的事，你一件也未做到。」

「徒兒無能！」

（未完・廿四）

廣西玉林牌

金裝 正骨水



王林
YULIN

購買時請認明
廣西玉林牌才是正貨

隆重介紹最新配方第二代產品"金裝正骨水"，效力更上一層樓，質純清澈，滲透力特强，搽後不污染衣物。

玉林牌金裝正骨水，曾兩度榮獲國家頒發優質獎。對骨折、脫臼和跌打扭傷，運動後肌肉疲勞，風濕酸痛均有特效。搽後能迅速鎮痛，消腫去瘀和旺盛局部血液循環，促進新陳代謝，消除疲勞，加速痊癒。

金裝
正骨水
ZHENG GU SHUI

總經銷：仁泰公司 電話：5713173 國貨公司•葯行有售



首烏酒

首烏汁

烏髮駐顏•健脾和胃
滋養補血•强腎壯身





經銷處：中慶國產葯品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北角健康東街25號
電話：5632251-4